

第31年

19

$10.00

編者話 吳道子先生撰著的「無敵之劍」在今期和大家見面，內容描述自從魔教的楊柳山莊被南宮世家擊敗，魔教教主遁入空門，而護法投靠蝴蝶谷的金鈴夫人，南宮世家和埋劍山莊對金鈴夫人的勢力擴張存有隱憂，尤其是埋劍山莊老莊主倫鎮英遭受挫折，告誡孫兒倫少亮要重振聲威。倫少亮尋師學藝，勸服死灰復燃的女魔教教主西門瑛，組織力量再和金鈴夫人一決勝負，一場惡戰迫在眉睫，誰勝誰負，難分軒輊……本故事有緊張曲折的情節、纏綿悱惻的愛情故事，更有出人意料的結局，佳作當前，不容錯過！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刋登蕭萬貫先生所著「香港世家商戰黑幕故事」之完結篇「鏡花水月」，故事道出金成公司董事局主席沈松柏如何投機取巧，以小量資金通過銀行按揭，套取巨額貸款，變戲法般閃電發迹，在短短的兩三年時間內搖身一變，成爲香港首屈一指的幾家財團的巨頭之一……故事內容新穎、精彩，請拭目以待！

*　　*　　*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520.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289.00
一年港幣 $577.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346.00
一年港幣 $69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300半年26期NT.$12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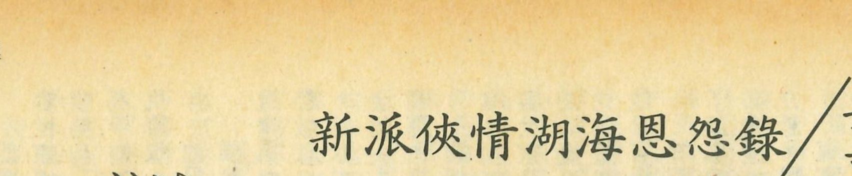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1年
第19期
（總號 156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元・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吳道子·文
可飛·圖

無敵之劍

初次交鋒 知難而退

山西省太原府西郊，聳立着一座規模頗爲宏偉的碉堡，這裏正是享譽江湖近百年的南宮世家所在。

雖以南宮世家爲名，住在這兒的，却不是全部屬於南宮家族中人，事實上，外姓人還佔了大多數，達八九成以上。

有此情形，純粹因爲上代南宮世家宗主有孟嘗作風，雖無爭霸江湖之心，却喜歡廣納賢能，而武林中人亦因他處事嚴明、義薄雲天而爭相歸附。

當代的南宮世家宗主南宮奇，秉承父親遺風，使南宮世家聲譽、實力蒸蒸日上，領導江北武林，比諸已有數百年歷史的少林寺不遑多讓。

不過，南宮世家却有一樣頗令武林中人不解之事，那便是南宮世家嫡系子弟，乃以劍法高明稱著，江湖中，只有倫家的流雲劍法比之稍勝，然而，四十年前，倫家的倫鎮英不知何故，宣佈退出江湖、倫家劍永不重現後，南宮世家亦從此不再參加五年一度的黃山論劍大會。

沒有倫鎮英這强勁對手，南宮世家若要奪劍中之魁名銜，可說易如反掌，因此，武林中人對南宮世家不參加黃山論劍此舉，均大爲奇怪。

難道南宮世家對劍魁之虛銜根本毫不看重，或是認爲沒有倫鎮英作爲對手，參加也沒有多大意義了？

箇中眞正原因，只有南宮世家，或應該說他們這兩代的宗主才知道。

這時，南宮世家正舉行慶功宴。

因爲不久之前，南宮世家現任宗主南宮奇率領數十名高手，把魔教藉楊柳山莊名義死灰復燃之主力一舉擊潰。

雖然此役中，身份神秘莫測的魔教教主逃去無踪，而且教中兩名護法天王鬼醫余勝陀及倪堅沒有露臉，但餘下的兩名護法劉玄、司馬雲龍一誅一擒，七名年輕劍侍暨數十名教徒不是被殺，便是被擒，可說全軍覆沒，於短期內再也難以有所作爲。

南宮世家出師大捷，自然值得慶祝一番。

只可惜慶功宴中，少了兩個主要功臣，那便是力敵身手高不可測的魔教教主之倫家大少爺倫少光，以及居功至偉、把魔教陰謀揭穿的倫家二少爺倫少亮。

因此，席中雖然仍有出力頗多的武林前輩怪傑甘不凡在座，也略覺美中不足。另外，與南宮世家齊名，而且與南宮奇有姻親關係的慕容世家之被魔教剷除，宗主慕容松夫婦暨數十名高手遇害，繼承人慕容傲雪志切成爲絕頂高手，而隨一代妖姬金鈴夫人離去，也使慶功宴蒙上一層陰影。

席間，南宮奇大爲惋惜地道：「甘大俠，倫家兩位俊彥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在下當日忙於收拾殘局，失諸交臂，實乃憾事。」

甘不凡搖頭道：「賢侄，小搗蛋這趟出谷，純粹是遊山玩水、到處看熱鬧性質，插手管魔教之事，只不過是被我拖進渾水，那還敢和你們這些武林人物打交道，所以才會溜之夭夭。至於大搗蛋，說不定還是偷偷從埋劍山莊溜出來，所以趕着回去。你今次沒機會結識他倆兄弟，的確有點兒遺憾，不過來日方長，他倆亦不是甘心永遠躲在深山之輩，何愁沒機會再見？」

「甘老前輩，你爲何叫倫家兩兄弟大小搗蛋的？難道他倆頑皮得很，經常闖禍嗎？」南宮奇之獨生女南宮婉兒道。

「大搗蛋尚還好一點，比較定性，倫少亮這小搗蛋便不同了，我每次見到他便頭痛，在埋劍山莊時，我經常被他作弄得啼笑皆非哩！便是他爺爺倫鎮英老兒，也拿他沒辦法。別說其他人了，便是他家裏的丫頭，那一個不……」甘不凡隨即想到南宮婉兒的侍婢，已隨倫少亮而去，那一句「沒有和他有一手」實在不宜說出，以免南宮婉兒爲小菁之幸福擔心。

果然，南宮婉兒急急問道：「老前輩，他和家中的丫頭怎麼樣了？你爲甚麼不說下去？」

甘不凡輕咳了數聲，道：「我是說，他家裏的丫頭有那一個沒有被他戲弄得哭也不是，笑也不是。放心吧，小搗蛋雖然個性不羈，却從來不欺負女子的，定會善待妳的小菁，妳大可不必爲她擔憂。」

南宮奇突然道：「婉兒，聽說在論劍舉行之前，妳曾經與小菁雙雙找上倫家二少爺，給他留下一個極爲不好的印象，有這一回事嗎？」

南宮婉兒垂頭道：「女兒一時胡塗，尚請爹恕罪。」

南宮奇哼了一聲，道：「眞是胡鬧，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如有再犯，定用家法處置！」

南宮奇如何會得知這事呢？原來他從甘不凡口中，得知當日協助他擊敗魔教的兩個青年，竟是倫家後代，突發奇想，打算把南宮婉兒許配其中之一，便找了甘不凡來商討。

但是倫少光早已娶妻生子，只餘下倫少亮仍是獨身。

可是，甘不凡早從倫少亮口中得知，他對南宮婉兒毫無興趣，却不便言明，便說出當日南宮婉兒曾持劍到客棧，企圖殺掉倫少亮，因此給倫少亮留下一個不良印象。不消說，這宗婚事自然沒有成功希望。

南宮奇不是打算把女兒許配給慕容世家的唯一繼承人慕容傲雪嗎？爲何突然改變主意了？

難道令南宮奇改變主意的原因，是慕容世家已沒落，實力蕩然無全？他竟然是如此一個勢利的人？

當然不是！不錯，南宮奇的確曾有意把獨生女許配給慕容傲雪，以求

親上加親，使南宮、慕容兩家關係更爲密切，互爲照應。

他這次改變心意，却不是因爲慕容世家名存實亡，事實上，他若是這般勢利，也不會勞師動衆，親自率領高手南下找楊柳山莊，替慕容世家報仇雪恨。

他只是對慕容傲雪大爲失望。

雖然父母雙亡乃是個重大打擊、重建慕容世家乃是個沉重擔子，以慕容傲雪目前的武功修爲來說力有不逮，但亦不可求諸邪魔外道，追隨妖婦金鈴夫人而去，以冀於短時間內武功精進，達到天下第一人之境界。

對這不擇手段之行爲，南宮奇只有一句評語——卑鄙無恥，不但對慕容世家是一種恥辱，更是對練武之人的一種恥辱，南宮奇絕不容許南宮婉兒有這樣的一個夫婿，無論慕容傲雪他日有甚麼成就，也不可以。

甘不凡道：「經一事，長一智，婉丫頭畢竟還年輕，不懂事，賢侄也不必責怪她的，況且小搗蛋不會爲這事介意，追究到你們南宮世家頭上來。」

南宮奇隨即作出一驚人宣佈：「各位，這次聲討楊柳山莊，乃本着姻親及武林同道之本份，替無辜遇害的慕容世家中人復仇，如今大功告成，我們之責任亦告完畢，慕容世家各罹難者在天有靈，亦該瞑目。現在，鄙人鄭重宣佈，舍甥慕容傲雪不肖，與妖婦金鈴夫人爲伍，從今天起，與慕容世家再無任何關係，各位日後遇上，可視作邪魔外道，若其有任何有違我輩俠義精神之行爲，更可格殺勿論，以免其他武林的人誤會，認爲南宮世家袒護親人。」

南宮婉兒大吃一驚，急道：「爹……」

南宮奇叱道：「住嘴！妳難道還要替這不肖東西辯護嗎？」

甘不凡道：「賢侄，我本不應該干涉你們家事的，只是，也許婉丫頭並非替慕容小子辯護，而是有意見提出，何不讓她一吐心中話。」

南宮奇礙於甘不凡情面，只得道：「有甚麼話便快說吧！」

南宮婉兒向甘不凡投過感激一眼，道：「爹，也許表哥只是一時胡塗，何不給他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呢？」

南宮奇長嘆一聲道：「婉兒，一失足成千古恨，自從他跟隨金鈴夫人這妖婦而去那一刹那開始，他已陷入萬劫不復之境，再也難以回頭的了。爲父可以肯定，若有機會再見他，他也不會再是昔日的慕容傲雪，妳還是對他息心吧。」

南宮婉兒仍然心有不息，正要替慕容傲雪繼續求情，請父親收回成命，身旁的甘不凡却輕扯了她一下衣袖，並給她一個眼色。

南宮婉兒並非蠢人，知道這江湖怪傑一定別有主意，連忙閉嘴坐下。

＊　　＊　　＊

南行往開封府的棧道上，正有一老一少兩人兼程趕着路，老的衣衫襤褸，比叫化子好不上多少，少的却是一身潔白簇新儒服，兩人顯得那麼的不相襯，却會走在一起，使旁人爲之驚訝不已。

這兩人正是遊戲風塵的江湖怪傑甘不凡，以及易釵而弁的南宮婉兒。

「老前輩，爲了晚輩之事而令你老人家勞碌奔波，晚輩實在抱歉萬分。」

「丫頭，我生下來便是辛苦命一條，只要閒下來片刻，一身老骨頭便會這裏痛，那裏酸的，事實上，即使妳不打算找那慕容小子，難得這麼巧找着那妖婦居處所在，拚了這副老骨頭，我也要找她一算舊賬。」

「咦，老前輩，你不是說，那妖婦住在金陵附近的蝴蝶谷旁之密林的嗎？但這條路是前往開封府的啊！」

「婉丫頭，憑妳我兩人這樣貿貿然前往蝴蝶谷，還不是白白送死？我們現在先去埋劍山莊找小搗蛋幫忙。」

「老前輩，聽爹說，金鈴夫人這妖婦雖然擅使邪術，但對象都是年輕俊朗的劍客，而且從來都不出手殺人，我們這次找她，只是求她讓我們見表哥一面，勸表哥回家，並不是找她動手，何必勞煩倫二少爺啊？」不知怎的，倫少亮雖然不拘小節，平易近人，但南宮婉兒和他相處數日後，竟對他產生一種又敬又畏的感覺，很多時，甚至不敢與他目光相接。

「丫頭，妳懂得奇門遁甲之術嗎？」

事實上，甘不凡是多此一問，因爲他早已知道，慕容世家一向視這爲旁門左道，嚴禁門中弟子修習。

果然，南宮婉兒搖頭道：「晚輩不懂。」

甘不凡笑道：「這便是了，奇門遁甲這玩意深奧萬分，我天資蠢鈍，怎麼學也學不來。妖婦居處之外，佈有甚麼桃花陣，妳我兩人若貿然闖進，定被困其中，不累死也得餓死。小搗蛋對奇門遁甲之學却是頗有心得，所以一定要找他幫忙。另外，我們這次找上妖婦，雖不打算動手，却也不能排除用武之可能性，有小搗蛋在，雖然不能穩勝，但這小子腦袋靈活，鬼主意甚多，即使不敵，脫身機會也大得多，現在妳該明白我爲何要找他了吧？事實上，見到這小搗蛋便令人頭痛，我也不大願意和他走在一起哩！」

「老前輩，當日在黃山時，倫二少爺對表哥不大理睬的，似是對他毫無好感，他會答應幫忙嗎？」

「小搗蛋最討厭的便是獃在埋劍山莊，有這藉口讓他溜出來，便是要他營救一個極爲討厭的人，他也會毫不考慮，搶着答應，何況他對你那寶貝表哥並不那麼討厭。不過，我倒擔心倫老兒那一關難過。」

「倫前輩竟是個如此不近人情的人嗎？」

「不，正好相反，他這人開通明理，並非迂腐之輩，否則也不會弄到小搗蛋如斯模樣，只是不知爲何，總不喜歡兒孫輩跑到江湖裏管不平事。」

「老前輩，這如何是好？」

「船到橋頭自會直，屆時隨機應變吧，小搗蛋鬼主意極多，定能想到辦法溜出來的。」

可是甫抵達埋劍山莊，倫少亮的爺爺找來了小菁，吩咐她招呼南宮婉兒在山莊到處遊覽後，便把甘不凡罵個狗血淋頭。

「老怪物，你這傢伙眞是要不得，不但帶着小東西到處跑，還要教唆他管這管那的，更替他做媒納妾，是不是打算把我活活氣死！」倫鎭英把甘不凡拉進書房，關上門便大罵。不過，即是瞎子也能感覺到他並不是眞的大發雷霆。

「怎麼了，你對小菁不滿意嗎？既然如此，我便把她帶走吧，反正她的舊主人也在，毋須我親自帶往山西南宮世家。」甘不凡嘻皮笑臉地道。

「如果可以讓你帶走的話，我還用你來說？小傢伙鬼精靈得很，唯恐我不答應，回來之前，早已弄成事實，教我無從反對。」

「既然米已成炊，我也沒有辦法了。貨物出門，如有損壞，恕不退換，還有甚麼好說的？事實上，我只是要小搗蛋把小菁帶回來給你過目，看看你滿意不滿意罷了。」

「不必多說了，你以爲我不知道你們兩老少狠狽爲奸嗎？我只是問你如何善後！」

「倫老兒，你既然不能反對，亦不反對，兩口子亦是你情我願，毫無強逼成份，何須善後？日後有暇時，補送一份禮金回南宮世家便成了，你不是打算把禮金也省掉吧？」

「聘禮方面事小，只是未娶妻，先納妾，成何體統？而以小菁的身份，又不能娶爲正室。」

當年的思想，極爲講究門戶身份，一個侍婢之歸宿，通常都是被主人許予其他下人爲妻，較爲幸福的則被主人看中，納爲侍妾，或送予別的大戶人家作妾，絕無可能飛上枝頭作鳳凰。倫鎭英雖說開通，對這看法也是執着得很。

「這還不簡單，快點兒給小搗蛋找個老婆，便甚麼也解決了！說不定還可以把他治得貼貼服服，替你省掉不少煩惱呢。」

「你以爲我不想嗎？小傢伙在家裏時，除了練功，便是和家裏的丫頭鬼混，每當我向他提出成親這回事，便顧左右而言他，甚至借機溜掉。是了，小傢伙這次外出，除了小菁外，可還有其他身份相當的女子嗎？你今次帶來的南宮婉兒倒也不錯，你可知道她對小傢伙可有意思嗎？」

「倫老兒，這不是別人對小搗蛋有沒有意思之問題，事實上，南宮奇那像伙極想把女兒許配給小搗蛋哩，只不過小搗蛋對南宮丫頭不感興趣罷了。」

「這倒奇怪了，雖然剛才只是見過片刻，但誰也能看出南宮婉兒各方面之條件都比小菁好，小搗蛋爲何反而看上小菁？難道南宮婉兒有甚麼缺點？」

「南宮丫頭那有甚麼缺點，只不過喜歡到處跑罷了，這對一個武林世家後人來說，根本便不是缺點，難道你能苛求一個身懷高明武功的女子，終日躲在家裏，對着女紅過日子嗎？只不過小搗蛋是嫌她這點，我有甚麼辦法。」

「哼，他自己還不是定不下來，終日到處跑，怎能怪別人！不，我得在這方面動動腦筋，向小傢伙施加壓力，否則未娶正室，先行納妾，實在貽笑大方。」

「對，對，事實上，也該對這事負上部份責任，所以我定會助你一臂之力，撮合小搗蛋和南宮丫頭。」

「老怪物，這拜託你了，若你想到有甚麼好辦法，可要立即通知我，現在，另有一個問題，必須想個辦法來解決。」

「是甚麼問題？」

「老怪物，你應該知道小搗蛋和家裏的丫頭們之關係了，這次突然從外間帶回小菁作妾，若然小菁身份不同，那自然好辦，只可惜她只是南宮世家的一名侍婢，這教我如何處理？總不能把她們全部給予妾侍身份的啊！」倫鎭英皺眉道。

甘不凡眼珠一轉，便已計上心頭，道：「倫老兒，家裏丫頭之中，可有那個給小搗蛋弄大了肚子？」

倫鎭英嘆了一口氣道：「沒有，一個也沒有。當初我因爲有感於倫家人丁單薄，所以才隻眼開、隻眼閉的讓他胡來，希望能藉此替倫家多添後代，誰知道小傢伙也不知用些甚麼辦法，竟然沒有一人能夠熊夢有兆，這才使我心中有氣，早知如此，當初也不會讓他胡來了！」

甘不凡笑道：「倫老兒，小搗蛋之鬼域技倆層出不窮，他用上辦法避免家裏丫頭有孕，實在不足爲奇。你可曾正式答應小搗蛋和小菁之事，並向家裏宣佈？」

倫鎭英苦笑道：「這問題沒有解決之前，我怎敢正式公佈？小搗蛋方面，我只是表示納妾之事，必須留待娶妻之後，方作打算。」

甘不凡道：「這便易辦了，不但解決問題，而且一舉兩得。」

倫鎭英道：「是甚麼辦法？快說來聽聽！」

「那還不簡單？你只要對小搗蛋說，納妾不是問題，但一定要先有孩子，後有名份，不論是誰，小菁也好，家裏其他的丫頭也好，均一視同仁，只有正室例外。這豈不是解決所有問

題?保證你把這條件提出後，不出半年，小菁甚至家裏個別討他歡心的丫頭，都會有所表現。」甘不凡道。

「老怪物，眞有你的，小搗蛋回來後，我一直都爲這問題困擾着，竟想不到你這一着！」倫鎭英道。

「這種要挾別人的辦法，你這類大俠又怎能想得到。」

「別說廢話了，今次你帶南宮婉兒來這兒，有何目的？我知道你一定不會是爲了給我一見那麼簡單。」

甘不凡看見倫鎭英這時心情大佳，連忙順水推舟，把來意說出。

倫鎭英聽畢，眉一皺道：「慕容傲雪和南宮婉兒有甚麼關係？」

「除了表兄妹關係之外，甚麼也沒有，事實上，南宮奇亦已宣佈與慕容傲雪斷絕一切關係。我只不過不忍看見一個大好青年從此沉淪，慕容世家因此而蒙羞，所以才找小搗蛋幫忙罷了。至於南宮丫頭，她是聽見我來這裏，才嚷着跟我一起，順道探望小菁。」甘不凡說起謊話時，可說眼皮也不眨一下！他這樣說，自是暗示南宮婉兒來這裏，除了探望小菁外，主要還是想多與倫少亮接近。這樣一來，倫鎭英會爲了撮合兩人，答允讓倫少亮外出。

誰知道倫鎭英竟長嘆一聲，道：「老怪物，你可知道我當年爲何退出江湖，並宣佈倫家劍永不再重現武林？」

甘不凡道：「你又沒有提及過，我怎會知道？是否和當年與西門逸那一戰有關？」

倫鎭英道：「也可以這樣說，事實上，我是被金鈴夫人所逼的。」

甘不凡大爲震驚，道：「你是爲了這妖婦而退出江湖？」

倫鎭英點頭道：「一點也不錯。當日我擊敗西門逸不久，金鈴夫人便找上我，要和我比劍，替西門逸雪一敗之辱，更要證明金鈴宮的劍法，比我的流雲劍法高明。」

「這妖婦懂得邪術，你怎是她的對手？」

「當年我亦以這理由斷然拒絕她的要求，誰知她竟提出保證，更發下毒誓，不在比劍中施展攝魂術，而且把腕間的金鈴除下，收進懷裏。在這情況之下，我能拒絕嗎？」

「是否妖婦其後食言，施展邪術？」

「不，我是眞眞正正敗在她的劍下。她的內功不但比我優勝，劍法也高明很多，我可說是敗得心服口服！」

「於是你便退出江湖了？」

「她戰勝後，便要求我及倫家後人今後行走江湖，不得用劍，只能於家裏練習及抵抗敵人侵襲家園時方可使用，更嚴禁倫家流雲劍法傳於外人，借外人之力，把流雲劍法流傳於江湖上。由於比劍前沒有言明關係，我當時便嚴加拒絕，寧可當場死於她的劍下。」

「倫老兒，你做得極對。但是，爲何其後又答應了？」

「她當時表示素來不喜歡殺人，這生連螞蟻也沒有踩死過一隻，即使我不答應她的條件她也不會殺死我，只會帶走我兒子，但却不是加害於他，而是把他撫養成人，不但給他享盡人間溫柔，更把他造就成爲天下第一高手，只是日後我兒子會否記得自己乃是倫子明，那便不敢保證。」

「妖婦手段果然毒辣！」甘不凡道。

「當時我氣得說不出話來，但是妖婦不必使用邪術，我已非其敵手，那有能力阻止她帶走子明？曾經把心一橫，便要效法西門逸橫劍自刎，一死了之，可是回心一想，如此死掉，子明還不是難逃一劫，被妖婦帶走？無可奈何之下，只有答應她的條件，更在心灰意冷之餘，宣佈退出江湖。」

「原來有這麼的一段往事，難怪你當時甚麼原因也不說，突然有此宣佈了。要知道一個人厭倦江湖生涯而宣佈退出，實在不足爲怪，却沒有人像你那樣，連後人也限制的，誰不想自己家傳劍法留傳萬世，載譽武林？

「唉，我當眞是倫家的大罪人，他日百年歸老時，也不知如何向祖先交代，只是當時爲了保存唯一子嗣，已無其他選擇，要是我還有其他兒子的話，便寧可犧牲子明，也不會向妖婦屈服。因此，我才會鼓勵子明以及少光、少亮兄弟多養孩子，以免重蹈我之覆轍。」

「倫老兒，如此說來，你是不打算讓小搗蛋隨我而去的了？」

「老怪物，你亦該知道小傢伙之個性了，若然他有意插手，即使我不批准，他還不是悄悄溜掉，寧可日後回來受罰？這時他應已和南宮婉兒見過面，知悉一切，即使立即把你們趕走，隱瞞這事也來不及，你還是親自徵詢他的意思吧！」

「倫老兒，你眞明理。」

「坦白說，我實在是非常不放心的。要知道小搗蛋的武功，雖比我當年高出很多，但比諸金鈴夫人應還有一段距離，尤其是她的攝魂鈴聲，更使人防不勝防，我又不能吩咐少光也一起去。」

「爲甚麼？是不是因爲少光最近身爲人父，嬌妻誕下女兒關係？」

「你還不明白，若然只是少亮外出，即使出了甚麼意外，也只是不見一個孫兒，若然兩個都被妖婦以邪術攝去，倫家香燈，誰來繼承？」倫鎭英苦笑道。

「放心吧，小搗蛋不但武功高强，腦筋靈活，而且精於各種古怪雜學，定不會有甚麼意外的，噢，是了，你們倫家是何時開始鑽研雜學的？怎麼總不聽見你提起？」

「倫家上下，只有小傢伙一個人懂得，也不知道他是從何處學回來的，問起他時，却說答應了別人，不便奉告。」

「倫老兒，終有一天，他有多少老婆你也會不知道。」甘不凡笑道。

「何須說那麼遠，今天我已經不知道了。」倫鎭英大搖其頭。

* * *

臘月時分，雖然身在江南，山中也是寒風刺骨，除了必須打柴維生的樵夫外，誰也不願意跑到山裏去。

這時，金陵以北的一個山谷裏，却來了四個不怕嚴寒的男女，正是到這裏來找尋金鈴夫人的倫少亮、甘不凡、南宮婉兒及小菁。

望着蝴蝶谷旁的一片密林，倫少亮心中不禁掀起一番惆悵。因爲短短兩個月之前，他曾在林中救起當時全身赤裸、瀕臨死亡邊緣的施英。

他有點怨恨，怨恨命運爲何這樣作弄他，驅使他把施英從鬼門關前拉回來。

如果施英就此死掉，他豈不是永遠不知道施英便是神秘莫測的魔教教主？

雖然，他再也不能見施英一面，但最低限度，他不會像這時般那麼痛苦啊！而且，沒有林中那一幕，他和施英之關係，亦只限於一對萍水相逢的知音朋友。雖然在小丹霞寺的數天相處，施英的影子已深深刻在他心裏，但眞正把他和施英之間的距離拉近之時，却是那天在這林裏。

如今佳人何在？

即使佳人現在便出現身前，那又如何？

他能娶施英爲妻嗎？當然不能。

難道他嫌棄施英是魔教教主身份？不，當聽過施英那番話後，對於魔教的遭遇，他只會同情，而不會憎恨。

只是，他很清楚爺爺倫鎭英之脾性。

無可否認，倫鎭英在某些方面，的確是很開通明理，只可惜，他亦在某些事情上執着得很。

因此，倫少亮知道他和施英間的一段感情，是沒可能有結果。

如今，他只有一個希望。

他只希望施英聽他的話，就此收手，不再謀求東山復出，以免得到一個悲慘收場，畢竟江湖中能接受魔教存在的人實在太少了。

甘不凡的話打斷了倫少亮的思潮：「小搗蛋，可有信心嗎？」

「甚麼，你說甚麼了？」

「看你神不守舍的，稍後如何應付那妖婦？我是問你有沒有信心，抗拒妖婦的攝魂金鈴啊！」

「老怪物，你現在才問，是不是稍嫌遲了一點啊，早在埋劍山莊時，你應該問的了！若然我現在告訴你沒有信心，難道便可以打退堂鼓，轉去金陵秦淮河玩上數天嗎？」

「這樣說來，你是極有信心的了，否則亦不會跑來這裏，對嗎？」

「不，正好相反，我一點信心也沒有，只希望能夠憑藉內功以及堅定的意志，與那鈴聲抗衡。」倫少亮道。

「小搗蛋，你不是說笑吧？一路上，你都是談笑風生，似是蠻有信心擊敗那妖婦的，現在你却說一點信心也沒有。」

「老怪物，你應該聽過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這一句話啊！我自己知道有多少斤兩，可是那妖婦的身手如何、攝魂鈴之威力有多大，我只能從你口中獲悉一鱗半爪，又怎可稱得上知彼了？既來之，則安之，暫時來說，也不要想那麼多了，讓我會一會這妖婦後再說吧。你們在這裏稍候，我很快便會回來。」

小菁聽了大吃一驚，道：「少爺，你不是要單身涉險吧？」

倫少亮道：「當然不是了，若由我單身闖進去，即使僥倖遇上慕容傲雪，我以甚麼身份和他說話？只不過我上次進陣時，尚沒有眞正研究出破陣之法，所以必須深入陣中，推敲箇中變化，需時多久，我也不敢肯定，有你們在，不但影响我的思維，更浪費不少清心解毒丸，所以，我寧可在找出破陣方法後才回來找你們，一起找那妖婦算賬。」

小菁道：「少爺，你得小心一點啊。」

倫少亮道：「放心吧，我絕對不會出事的，但你們切不可亂跑，附近極有可能另有這類奇門陣式的；還有，無論發生了甚麼事，也不可以跑進林裏，必要時便回金陵，我出來時若不見你們，便會到雲來客棧找你們的了。」說畢便飄身進入林裏。

金鈴夫人於林裏所佈下的桃花大陣，看似正反九宮，實則另有文章，暗藏其他變化。

倫少亮掏出一顆清心解毒丹吞下，在林中深處靜坐，研究破陣之法。

沉思了近半個時辰，他才若有所悟的站起來，開始在林裏慢慢走着，比他進林時的速度慢上了一大截。

走了片刻，倫少亮似乎已摸索到破陣之法，逐漸加快步伐。

驀地，他停了下來，俯身從地上拾起一個黑布頭罩。

不消說，這頭罩定是月前施英經過這裏時，因體內桃花瘴毒發，全身熾熱難擋而扯下來，隨手扔掉的。

經過兩個月的日晒雨淋，頭罩已變得殘舊不堪，可是倫少亮仍細心把其上塵埃泥污揩拭掉，收進懷裏，珍而藏之，繼續迂迴曲折地走着。

不久後，倫少亮亦已看見當日施英所見到的莊院，只是角度有所不同，而且距離亦接近得多。

倫少亮停了下來，略爲打量附近形勢，確定自己業已把這桃花陣破掉後，便回轉身，打算從原路回去，找到甘不凡等人再來。

誰知道甫轉過身，身後不遠處已响起一陣如銀鈴般的嬌笑聲：「小哥兒，既然已來了，爲何不進來喝杯茶才走啊，難道你恐怕奴家這別院乃閻羅殿、鬼怪出沒之所嗎？」

倫少亮略一皺眉，回過身來，笑道：「平生不作虧心事，即使有鬼怪出沒，在下也毫不放在眼裏，擔心的只是遇上一些專門勾引大好青年的妖狐。」

他身前不遠處，已不知何時出現了一個年約廿七八歲，美艷如花，身上只披着輕紗的妖媚女子，美妙成熟之軀體若隱若現，定力稍差的男人見了，不爲之色授魂與才怪。

不用細表，這妖媚女子當然便是不久之前，把慕容世家唯一繼承人慕容傲雪帶走的金鈴夫人。

聽了倫少亮的冷嘲熱諷，金鈴夫人倒也不怒，仍嬌笑着道：「喲，小兄弟，你這樣說，豈不是認爲奴家乃是狐仙之流？」

倫少亮搖頭道：「妳錯了，我只知道這世間上只有狐妖，沒有狐仙。事實上，以妳的所作所爲，稱妳爲狐妖，一點也不過份。」

「小兄弟，你認識奴家？」

「素未謀面，不過，看見妳這身打扮，誰也能推測得到妳是誰。」

「換言之，你對奴家之認識，只限於道聽途說了，對嗎？小兄弟！」

「也可以這樣說。不過，金鈴夫人，請不要再小兄弟前，小兄弟後的叫我，我年紀尚輕，無福消受這稱呼。」

「喲，你這樣說，豈不是認爲奴家很老了？既然如此，你爲何不尊稱奴家爲老前輩啊，妳妳我我的，豈不是對長者不敬？」

「德高望重者，才值得後輩尊敬，以妳的所作所爲，配稱老前輩嗎？」

「小伙子，很多時候，親眼目睹的也不一定是事實，何況由道聽途說所知？你能肯定奴家便是二十年前或四十年前的金鈴夫人嗎？也許奴家只是她們的後人哩？若是同一人，奴家今天又怎會這般年輕啊？」

「金鈴夫人，妳這番話拿來欺騙一個三歲孩童倒還差不多。駐顏之術，在妳這善使邪術，精於採補的人來說，還不是雕蟲小技！」倫少亮不屑地道。

「喲，小伙子，想不到你年紀輕輕，見聞倒不差哩！只可惜你太相信別人的話了，你又沒有親眼目睹奴家施展那些邪術，採補術，怎知這不是別人誣衊奴家的啊？以你的學識，總不會沒聽過三人成虎這句話吧？」

「以耳代目，智者所不爲。今天之前，我對別人加諸夫人身上之評語，尚有數分保留，不敢十足相信。見到夫人後，已證明了最少有一半傳聞屬實，只待證實另一半。」

「小伙子，眞的嗎？你證實了些甚麼？是否奴家容貌的確與傳聞相符，美艷動人？」

「不錯，夫人的確是美艷動人，但我對此不感興趣，怎會老遠跑來證實這點？我只證實了夫人精於採補，所以從容貌看，永遠像是廿餘歲的年紀。」

「噢，你是從那一點看出來的，可以告訴奴家嗎？」

「有何不可？夫人臉泛桃花之色，肌膚晶瑩通透，白裏透紅，眼神蕩漾，水汪汪的帶着淫意，眉心處若隱若現的呈現一點淡紅，這分明便是採補術已達登峯造極之境的特徵，妳能否認嗎？」

「了不起！了不起！不但見識廣博，而且目光銳利，見微知著，的確是個不可多得之人才，比慕容家的小子强得多了！小伙子，你叫甚麼名字？師父是誰？可懂得用劍？」金鈴夫人一雙媚眼不停地上下打量着倫少亮。

「我姓倫，其餘的，妳毋須知道。」

「唷，原來你姓倫，其餘的，你不說奴家也清楚了。你是倫鎭英的孫，倫子明之子，劍法高明却不能用，對嗎？你是老大少光還是老二少亮啊？」

倫少亮無暇追究金鈴夫人爲何對倫家上下各人之名字如此清楚，只冷冷道：「金鈴夫人，我今次來這裏，並不是與妳談天說地的。一句話，請妳把慕容家的慕容傲雪喚出來，讓我帶走。」

「本來，讓你把慕容傲雪帶走並不是甚麼一回事，事實上，奴家對他也有點膩了，只是目前奴家又找不着另外一個代替他的，才勉强讓他留下來吧。不過，若然你願意留下來代替他，奴家自然會趕他離開這裏，怎麼樣？」金鈴夫人嬌笑道。

「很抱歉，倫某只對年輕女孩子有興趣，對着妳，只有令我嘔心的份兒。」倫少亮邊說邊拿出另外一顆清心解毒丹吞下。

金鈴夫人臉色一沉，道：「倫少亮，你以爲奴家不能把你留下來嗎？」

「這要看妳有多大本領了。」

「好，若果你能勝過奴家，不但慕容傲雪可以任由你帶走，便是別院裏所有人，包括奴家在內，也任從處置。」

倫少亮搖搖頭，道：「我早已說過，除了慕容傲雪，我對這裏任何人也不感興趣，包括如在內。」

很明顯地，倫少亮用意在把金鈴夫人氣怒，希望在對方盛怒之下有機可乘。

薑是老的辣，金鈴夫人年紀比倫少亮大上不知多少，怎會不明白他的用意，媚笑道：「奴家對你的興趣可大得很呢，倫少亮，你若敗了，可得要留在這裏陪奴家一年啊！」

倫少亮道：「很抱歉，我沒有這個習慣，敗了便逃，逃不脫便死，絕不會有甚麼許諾。妳若有本領，大可以把我生擒，屆時妳可以留我多久也可以，若果我逃左掉的話。」

「哼，臭脾氣果然和你爺爺一模一樣！不過，屆時諒你也難逃奴家五指山外，林裏狹窄，難展所長，隨奴家來吧。」

倫少亮知道這一戰始終都會發生，遂暗運護體眞氣防身，隨金鈴夫人出林，來到莊院外的一片空地。

金鈴夫人回過身來，輕輕一抖，身上輕紗已從肩上滑下，除了腕間仍戴着一雙金鈴外，不着一物，高山幽谷，盡入眼簾。

倫少亮略爲打量後，輕輕一笑道：「保養得果然不錯，難怪仍能吸引到那麼多狂蜂浪蝶。不過，妳這一着似乎走錯了，憑妳的經驗，應該知道若隱若現比諸纖毫畢現、毫無神秘感之誘惑力來得更强。」

金鈴夫人眼波微轉，道：「聽你所說，倒眞像個高手哩！小伙子，以色相惑人，乃是下下技倆，奴家實不屑爲之，只是嫌衣服累贅才乾脆脫掉罷了，奴家手段又豈此於止？留心了。」

語聲方落，金鈴夫人便輕擺腰肢，搖曳着胸前雙乳，欺身上前，以一雙柔若無骨的玉掌，分襲倫少亮前胸、小腹。

倫少亮不禁眉頭一皺，要知道這種上下其手的招式，即使兩個男人相鬥中用出來，也不免有點兒那個，何況男女相搏，男向女使出，自然輕薄下流，女向男使出，更是失諸不雅。

不過，金鈴夫人既然赤身露體、寸縷全無上陣，心中已沒有廉恥二字，還有些甚麼事做不出來？

倫少亮那敢大意，連忙盡展渾身解數，與眼前這個可能是他有生以來最强勁對手之妖婦週旋。

只是，十多個照面之後，倫少亮便發覺金鈴夫人比他想像中還要難纏多倍，令人難以抵擋的，除了那虛幻無常、看似柔弱乏勁，實則暗藏無比殺傷力的一雙柔荑外，最要命的，還是那使人心蕩神馳的乳波臀浪攻勢。

金鈴夫人舉手投足間，刻意地搖曳着她那對成熟飽滿、滑如凝脂的玉乳，甚至茂盛草原間的神秘桃源也毫不吝嗇地袒裎倫少亮眼前，一覽無遺。

倫少亮雖然是過來人，而且定力堅强，也瞧得唇焦口乾，難以自持，終於一咬銀牙，暗運神功，使靈台一片清明，不受外物所誘惑。

金鈴夫人看見倫少亮本已逐漸不克自持，却能突然在片刻之間回復常態，眼神中不含半絲慾火，不禁大爲奇怪。

「小伙子，眞有你的，倫老兒果然教導有方，只可惜你碰上的是奴家。」金鈴夫人說畢，腕間的一對金鈴，竟開始有規律地响了起來。

倫少亮登時感到鈴聲中暗藏一種難以抗拒的魔力，心底裏有一聲音不停地呼喚着，要他停手，不要再鬥下去。

他大吃一驚，急忙猛吸一口眞氣，收斂雜念。

金鈴夫人大爲詫異地道：「你竟能抵抗我的鈴聲！沒有可能！天下間只有一個人能夠在動手時毫不受奴家攝魂金鈴之影响……噢，原來你懂得『分心有術』，難怪你能輕易把桃花大陣破掉，我應該早便想出來。小伙子，快說你是那討厭傢伙的甚麼人？」

終於，金鈴夫人看出了端倪，只是，倫少亮雖然懂得「分心有術」，但修爲尚淺，被金鈴夫人之妖媚色相、攝魂鈴聲以及一雙玉掌弄得不暇接應，那能分心回答。

「可惜，可惜，若果你遲上三五年來，也許還能與奴家一戰，目前却仍差上一大截！」金鈴夫人吃吃笑道，一對高聳酥胸不停地顫動着。

倫少亮額上已淌着汗，「分心有術」這高明心法雖然神妙，但他修習的時間尚短，只有數年光景，使用時仍須撥出部份眞氣，未能眞正運用自如，達到一心二用之境界。

他的內功修爲，本已比金鈴夫人差，再用上「分心有術」神功，抽調部份眞氣與鈴聲及慾念抗衡，自然捉襟見肘，窮於應付金鈴夫人之凌厲攻勢。

百招過後，倫少亮更是被逼得毫無還手之力，體內眞力急劇消耗，出招變得緩慢遲鈍，那有威力可言。

終於，金鈴夫人看準機會，對倫少亮攻來的一式「五丁開山」不閃不避，更嬌笑一聲，以高聳奪目的右乳迎向倫少亮的五隻手指。

倫少亮本非登徒之輩，下意識地去勢一窒，便在這略爲猶豫的一刹那，金鈴夫人的左掌已結實地擊在其前胸上，倫少亮登時吐出一口鮮血，眼前一黑，昏死過去。要不是金鈴夫人並無殺他之意，只用上一半眞力，倫少亮早已命喪當場。

金鈴夫人隨即上前點了躺在地上的倫少亮數處穴道，輕輕摩挲着他强壯的胸膛，嬌笑道：「小伙子，我沒有說錯吧，憑你之能力，又怎能逃出姑奶奶之五指關，我得要好好地享受一番了。」

她伸手便要把不省人事的倫少亮挾起，驀地臉色一變，停下手來，暗忖道：「不好，那傢伙既能傳授這小子平生得意絕學『分心有術』神功以及奇門之術，莫不成把陰陽大法也一併傳授吧？」

想到這裏，金鈴夫人竟把倫少亮的下裳脫掉，細心地檢查一番，再一把扣着他的手腕，片刻後便頹然放下，嘆息道：「眞是可惜，到手的天鵝肉竟然不能吃，這如何是好，留他在這裏，只會徒增惆悵，萬一忍耐不住時，以採補術硬碰他的陰陽大法豈不更糟，還是乾脆殺了！」提起右掌，便要

往倫少亮天靈蓋拍下。

「不，萬萬不能，那討厭傢伙曾警誡我除非對方再三糾纏，不得開殺戒，若他知道我傷害他的弟子，怎會放過我？但留下他始終是個後患，這如何是好？」

考慮良久後，她終於把手放開，喃喃道：「小伙子，算你命大。不過，你也難以活得久的了，一年之內，慕容傲雪定能取你的命，誰教你這生不能用劍啊！唔，我得讓你親眼目睹那小子樂不思蜀之情況，免得你心有不息，再來騷擾。」替倫少亮整理下裳後，金鈴夫人更從他懷裏掏出一瓶葯丸，湊在鼻前略爲嗅過，方拿出兩顆嚼碎，以眞氣渡進倫少亮腹中。

不久之後，倫少亮便已甦醒過來，却發覺自己穴道被制，除眼珠外，身體任何部份均不能動彈。

最令他吃驚的是，自己竟被一個女子，或應該說被一個赤裸女子挾在脅下，因爲眼前不遠便是一個豐滿乳峯，嶺上紅梅張口可及。

「小伙子，念在故人情面上，奴家也不留難於你，不過奴家亦知道你絕不會答應任何條件，所以帶你來看看你那位朋友目前之情景，讓你心息，不再前來這裏找他回去。」倫少亮耳邊响起了金鈴夫人如銀鈴般的聲音。

跟着，倫少亮便發覺自己處身一暗室之中，更被金鈴夫人從後摟着，使他的眼睛湊近一個小孔。

透過小孔，倫少亮看見一幕令人血脈賁脹之情景，慕容傲雪竟與兩名妙齡少女宣淫着。那動作是如此的淫褻，不堪入目。

倫少亮可以肯定一點，這時的慕容傲雪是絕對清醒，即使有所迷惑，也是被迷於女色，絕非邪術。

隨即，倫少亮發覺身後的金鈴夫人把他的身軀挨在牆上後，便悄然離開密室，連忙趁此機會運功衝穴。

只可惜，也不知是他傷勢不輕，還是金鈴夫人之點穴手法特殊關係，倫少亮用盡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能把受制穴道衝開。

全身仍不着半縷的金鈴夫人原來竟跑到隣室去。

只見處身玉蒲團中的慕容傲雪看見金鈴夫人回來後，只略一回首，便繼續埋頭苦幹，口中則道：「夫人，妳回來了？可把來人打發走了嗎？」

倫少亮對他這般肆無忌憚，當着他人身前公然宣淫之舉爲之暗暗嘆息，感嘆着色慾名利害人不淺。

金鈴夫人答道：「不，來者乃倫家的人，現仍在外間，不單他來了，還有好管閑事的甘不凡和你的表妹以及一個丫環。」

慕容傲雪聞言一怔，停下動作，道：「他們來幹甚麼？」

金鈴夫人吃吃笑，道：「他們來此之目的，當然是要把你這樂不思蜀的小壞蛋帶回家啊！傲雪，你願意隨他們回去嗎？若你喜歡離去的話，我絕對不會留難你。」

慕容傲雪不假思索便搖頭，道：「我絕對不會隨他們回去的，夫人，勞煩妳代我打發他們離開吧。」

金鈴夫人道：「傲雪，你可要考慮清楚，那姑娘乃是你的表妹啊！」

慕容傲雪冷冷道：「表妹又如何，她憑甚麼身份干涉我的事？別說是她，便是舅舅親自到來，我也不會聽命。」

金鈴夫人道：「我不是這個意思，你應該考慮一點，小妞兒似乎對你頗爲鍾情，只要把她弄上手，他日你便可以藉着南宮世家的勢力，重建慕容世家，甚至叱咤江湖。」

慕容傲雪道：「南宮世家是南宮世家，與我慕容世家根本便不能混爲一談，即使他們能夠助我重建家園，慕容世家還不是永遠屈居他們之下？而且，憑他們之力，能使我成爲天下第一人嗎？夫人？別勸我了，我心意已決，定要隨妳學好武功，成爲眞正天下第一，憑自己的劍，重振慕容世家聲威，而不是依靠外力，尤其是妻子娘家的勢力！」

金鈴夫人道：「若然如此，你將會損失一個嬌妻啊！那丫頭會原諒你才怪！」

慕容傲雪道：「大丈夫何患無妻？事實上，這麼多年來，我一直都是把奪取劍魁榮譽放在第一位，毫不考慮兒女私情。」

金鈴夫人心中竊笑，道：「既然你有如此決心，那好極了，我現在便替你打發他們四人離開這裏，不准他們再踏進此間半步。」說畢便飄然出房。

片刻後，金鈴夫人便回到倫少亮所在密室，一把挾着他，帶到屋外適才動手之處，解開穴道後，道：「小伙子，剛才你應該看得清楚，聽得清楚了吧？」

倫少亮略爲伸展筋骨，更暗中運氣檢查傷勢後，方道：「不錯，現在妳打算如何處置在下？」

金鈴夫人道：「你既然是故人之後，我能如何處置你？你走吧，不要再來這裏了，若有下次，你便不會這樣幸運，最低限度，也得留下這身武功。」

倫少亮冷冷道：「放心吧，如無十足把握，我絕對不會貿然找妳那麼蠢的。今天妳放我一次，他日我亦會投桃報李，給妳一個機會。」說畢頭也不回，便飄身入林。

金鈴夫人嘆息道：「好一個倔強兼難得的小伙子！可惜不能爲我所用，討厭！那傢伙前生也不知修着些甚麼福，不但處處比我優勝，連傳人的資質也比我歷年所見的也强上多倍。唔，我得想個辦法把這小子收歸裙下，要不便除掉，總不成讓那傢伙永遠把我比下去！」

倫少亮一去便是兩個時辰，林外

等候的甘不凡等人爲之心急如焚，最要命的還是不久前曾有一淺色纖小人影於林中一閃而沒，肯定並非倫少亮之身形，不禁令各人擔心倫少亮遇上甚麼意外，只是倫少亮臨行前，曾叮囑各人千萬不可進林，甘不凡等無可奈何，只得繼續苦候。

終於，倫少亮出現了，無獨有偶，和他上次進入這座密林同樣後果，也是口角帶有血迹、傷勢不輕的回來。

這是巧合？還是這座樹林不利於倫少亮？

不過，今次稍有不同的是首先撲上前慰問倫少亮的不再是你甘不凡，而是與他有密切關係的小菁。

這當然了，在小菁心目中，倫少亮不但是她的主人，更是第一個闖進她生命中的男人，自然比任何人對她都來得特別關心。

「少爺，你怎麼了？」小菁邊說邊掏出手帕，替倫少亮憐惜地揩抹嘴角上的血迹。

倫少亮搖搖頭，向南宮婉兒道：「很抱歉，南宮姑娘，在下有負所託了。」

甘不凡急道：「小搗蛋，你和那妖婦交上手了嗎？」

南宮婉兒則道：「倫公子，請問你可曾見着賤妾之表哥？」

倫少亮隨即把碰上金鈴夫人後之遭遇，毫無保留的說出來。

南宮婉兒聽見自己一向傾慕、打算委託終生的慕容傲雪竟然如此無恥，當着金鈴夫人身前與另外兩個女人幹苟且之事，他與金鈴夫人這妖婦之關係實不問而知，不禁凄然淚下。

甘不凡連忙開解道：「婉丫頭，慕容小子既然自甘墮落，妳也不必爲他而傷心了，以妳的條件，何愁找不着比他還要强上多倍的有爲青年。」

小菁也附和着道：「對了，小姐，這種爲了虛名便甚麼卑鄙無恥之事也能做出來的男人，不要也罷！這對妳來說，可算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哩。」

南宮婉兒只是不迭搖首，兩行情淚不停地奪眶而出。她這次南下金陵，可說滿懷希望，也堪稱信心十足，認爲當日慕容傲雪隨金鈴夫人而去，只是一時胡塗，當聽到他們前來找他回去時，定會衡量利害，與他們一起回家，藉此擺脫妖婦魔掌。

誰知道慕容傲雪不但沉迷女色，更表示從不把南宮婉兒放在心裏，怎不令她傷心欲絕？

倫少亮看見南宮婉兒如斯模樣，不禁臉色一沉，道：「南宮姑娘，在人生世，除了男女私情外，還有很多更重要的事。別說世間上比慕容傲雪好的男人多得很了，便是一個也沒有，那又如何？大不了終生不嫁，把兒女情移到其他方面上！聽我說吧，這廝對妳來說並不適合，嫁給他只會令妳日後抱恨，乾脆把他忘記吧。」

經過各人多方勸解，南宮婉兒心裏方略爲釋然，逐漸收起眼淚，道：「謝謝你們之開解，今後我再也不會爲了這不值得想念的人而傷心的了。」

倫少亮道：「對了，這才是嘛。妳應知道妳爹只有妳一個女兒，南宮世家這重擔子還要由妳來擔起呢！」

甘不凡聽了，連忙把倫少亮拉到一旁，悄聲道：「小搗蛋，你弄錯了，南宮奇並不打算由她來負起南宮世家重負，而是希望她能早點嫁出去，生下兒子時歸宗南宮家，培養成爲下一任南宮世家宗主，你怎可以鼓勵她不嫁？」

倫少亮道：「老怪物，慕容小子雖然自甘墮落，跟隨妖婦，但在其他方面來說，的確比很多人優勝，南宮丫頭若以他來作標準，能找到如意郎君之機會實在不大。我只是給她一個心理準備罷了，何曾鼓勵她不嫁啊？」

甘不凡道：「雖然如此，你也應該盡量鼓勵她另尋對象，而不是要她消極地把心意放在其他方面上，這會令她感覺到眞的難以找尋比慕容小子更爲理想的夫婿，從而心灰意冷。小搗蛋，婉丫頭之事，還是由我來處理吧，你不要參加意見了，以免誤事。」

倫少亮聳聳肩道：「這好極了，我樂得清閑哩！」

甘不凡道：「小搗蛋，你現在有何打算？回去埋劍山莊嗎？」

倫少亮道：「難得有機會溜出來，我怎會這麼快便回去？我打算和小菁到處走走。」

事實上，他是對敗於金鈴夫人手下心有不甘，另有打算。

甘不凡道：「這也好，小搗蛋，記着多點努力，否則小菁便難有正式名份，我亦難於向南宮家交代。」

倫少亮爲之搖頭苦笑。

藝成下山　救走劍侍

南宮婉兒乃是甘不凡從南宮世家帶出來的，陪她回太原南宮世家，自然亦是甘不凡的責任，至於倫少亮與小菁兩人則往西南走，前往江西境內之廬山。

「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蘇軾這四句詩，道盡廬山秀麗之處。

可是，倫少亮却不是爲了欣賞廬山秀麗之景色而來，他拉了小菁，便逕往山中深處跑。小菁首次到這名山，自然非常渴望能夠到處逗留片刻，却只能把心意深深埋藏，不敢向倫少亮提出來。

不久，兩人便來到一所小得可憐、破舊不堪，根本難以阻擋風雨的道觀。

倫少亮揚聲道：「老道，我來了。」

片刻後，道觀裏便傳出縷一虛弱

無力，却字字清晰入耳的聲音：「小子，我不是曾經告訴你，千萬不要帶外人來這裏的嗎？把她留在觀外，獨自進來吧。」

倫少亮却毫不理會該人所說，拉了小菁便內進，邊走邊道：「老道，別那麼小家子，你的道觀這麼大，多容納一個人有何相干。小菁不是外人，是我的妾侍。」

「噢，倫老兒當眞逼你娶妻納妾了嗎？是那一家的姑娘如此倒楣，嫁給你這臭小子？」說話的原來是個身穿破爛道袍，頭上却沒有道士髻，身材瘦削，臉色白晰如女子的中年人。他盤膝坐在地上，蒲團也沒有一個。

「老道，我還以爲出家人的思想，理應比普通人超凡脫俗，誰知你比我爺爺還要食古不化！難道沒有老婆，便不可以有妾侍嗎？小菁，把酒菜拿出來吧，看來老道也不知有多久沒吃過了。」倫少亮笑道。

小菁瞧了瞧觀裏環境，道：「少爺，放在那兒啊？這裏連桌子也沒有一張。」

倫少亮道：「便放在地上吧，老道懶得要命，山裏這麼多林木，他也不肯稍爲活動，造些傢具，我眞希望有天來了一陣怪風，把整座道觀吹掉，看他還能否終日呆在這裏，甚麼事也不做，只顧着冥想。」

中年道士大搖其頭，道：「臭小子，你的心腸這般狠毒，終有一天受到惡報。要知道出家人忌殺生，林木也有生命，砍下來做桌子，於心何忍？而且習道之人，講求順乎自然，你不發覺這地台乃是極好的桌子嗎？」

倫少亮道：「老道，你既然不殺生，我們這次買來的全是牛肉、狗肉、豬肉，你還是不要吃了，坐在一旁看吧！」

中年道士看着小菁舖放在地上的酒肉，早已垂涎欲滴，急道：「吃，吃，爲甚麼不吃？這些畜牲又不是我殺的，有什麼關係？即使我不吃，牠們能復活嗎？坦白說，我也不知道多久不聞肉味了！」

小菁笑道：「道長，平日你吃些甚麼？」

中年道士道：「小丫頭，妳也該看到的了，這裏四壁蕭條，那有什麼東西可吃？若臭小子再不來，我便要餓死了。」

小菁大訝，道：「你平日甚麼東西也沒吃，這怎麼可以啊？」

倫少亮道：「小菁，老道練的是辟穀術，別說一年半載，便是十年八年不吃東西，也不會餓死，只要隔上一段時間來一場風雨便成了。」

小菁滿臉迷惘，道：「少爺，小婢愚昧，雖然也聽過道家有辟穀之術，却不知練習此術，必須依靠風雨。」

倫少亮道：「風雨和辟穀術毫無關係，只是與老道之惰性有關，若是無風無雨，他怎能張開口便有雨水可喝，有風可吃？」

中年道士也不理會兩人，早已狼吞虎嚥吃起來，那食相，可把小菁瞧得險些兒笑破肚皮。

兩人登山前，早在山麓小鎮吃飽，自然不與中年道士共食，只有倫少亮在旁喝酒相陪。

「臭小子，你這人無事不登三寶殿，絕不會爲了看看我餓死沒有而老遠跑來廬山。說吧，有什麼事相求於我？」

「老道，你曾否聽過金鈴夫人這一號人物？」

中年道士聽了金鈴夫人這名號，差點兒把酒喝進氣管裏去，嗆得連咳數聲，方道：「甚麼，你遇上那婆娘了？」

倫少亮點頭道：「不但碰上了，而且栽得很慘，簡直沒有還手之力。」

中年道士大笑，道：「活該，我教你的本領，還沒有練到家便到處招搖，不焦頭爛額才怪，你可知這婆娘是誰嗎？」

倫少亮道：「我若知道她的底蘊，又何須老遠跑來這裏，更花掉我數兩銀子買酒肉？」

中年道士道：「臭小子，讓我告訴你吧，免得你日夜爲那數両銀子心疼。金鈴夫人那婆娘乃是我俗家時的老婆，亦是我師父的女兒、我的師妹，你明白了沒有？」

這回則輪到倫少亮被酒嗆着了。

「她是你的老婆、師妹？這怎可能……」

中年道士道：「爲甚麼沒有可能，一個有老婆有師妹的人便不能出家當道士嗎？當了道士之後也可以娶老婆，找師妹哩！」

倫少亮道：「老道，你這是明知故問，你應該知道我指的不是這個！」

「你指的是甚麼？」

「她既然是你的老婆、師妹，爲何你不好好管束她，讓她跑到江湖裏胡作妄爲？」

「數十年前，她背着我偷漢子，早被我休掉了，現今憑甚麼身份管她？」

「但你是她師兄啊！」

「師兄又如何？臭小子，你以爲我對這婆娘還存有姑息之心嗎？四十年前，當我獲悉她不知道從那裏學回來一身邪術及爲禍江湖時，早便想把她廢掉，只是礙於……唉，我的苦衷，不說也罷。不過，我可以告訴你，只有在她違反約束之情形下，我才可以對付她。」

「她有些甚麼約束？」

「第一，不得妄開殺戒，即使是別人找上她，也不可以，除非那人對她再三糾纏，在這情形之下，她可以在該人第二次糾纏她時，廢掉該人武功，或於第三次時殺人。換言之，無論別人對她有甚麼企圖，即使意圖施予强暴，第一次時，她也只能讓那人安然離去。」

「哼，若有人對之施予强暴，她求之不得哩，怎會下殺手？還有第二個約束嗎？」

「第二個約束是：她若要找男人時，只可以一年找一個，以免太多人被她的採補術所害。要知道以她的容貌，即使不用上攝魂術，甘心情願跟她的大有人在，縱然身爲師兄的我，也難以向之問罪，所以只有用這辦法來約束她。」

「老道，這便行了，她曾於數個月之內，帶走十多名青年哩！你豈不是大有道理對付她了嗎？」

「你以爲我不知道嗎？早在二十年前，我便曾經爲此找過她了，誰知道她矢口否認違反約束，說她已活了六十多年，和她有肉體關係的男人也是六十餘之數，剛好是一年一個，並沒有違反約定，你說吧，我能拿她怎樣？」中年道士嘆了一口氣道。

「這豈不是取巧？」倫少亮嚷道。

「明知是取巧也沒辦法，誰教當初我沒有言明？不消說，二十年不見她活動，這次定是帶走十多二十人回去了，是嗎？」

「是的，據我所知，她一共帶走了十七個人，均是劍法不錯的年輕好手。」倫少亮道。

「道長，晚輩有點不明白，照道長所說，妖婦大可每年活動一次，挑選一個稱心如意的回去啊，爲何要相隔這麼久才出現，一次過帶走十多二十人，而且針對的都是劍手？」小菁問道。

「理由很簡單，這婆娘天生淫蕩，即使在修習採補術之前，沒有男人便不能過夜。若只有一個男人，即使是鐵鑄的，也會在一個月內完蛋。但若有二十人輪流服侍，這些人便有休息機會，可以壽命較長，勉强支持到四十餘歲。至於她爲何只喜歡劍手這一點，眞正原因我也不得而知。」

「老道，你有甚麼苦衷，我不過問，我只想知道，我若出手對付她，你會不會插手？」倫少亮道。

「我怎會插手？老實說，我恨不得你把她剁成肉醬哩！她這般胡作妄爲，對我來說，乃是個極大耻辱。我出家當道士，一半原因，便是爲了這婆娘，我躲在深山，不到江湖走動，一半原因也是爲了她。」

「這好極了，讓我把她除掉，這樣，你便不用當道士，更不必躲在這兒了。」

「臭小子，別這麼大口氣，你能對付這婆娘嗎？」

「正因爲我不能，所以才來找你，你以爲我老遠跑來這裏是爲了甚麼？光是查問她的底蘊嗎？」

「找我也沒有辦法，你現時的內功修爲，與這婆娘相差了一大截，十年內難以超越她，即使你能夠找到合適人選與你共同修練我數年前傳授給你的那個甚麼大法，最快也得三年，才可勉强與那婆娘戰個平手。不過，你還要考慮一點，便是你不能用劍，她則無此限制，沒有兵器，你的機會便大打折扣。」

「不用劍，可以用刀的啊！」

「胡說！刀法與劍法那根本便是兩回事，以刀來使劍法，倒不如用你的指劍還來得實際。不過，你可以考慮用短鞭，氣貫鞭身，與劍之威力不遑多讓，除了可以使用劍法外，還可發揮短鞭的本身威力。」

「我不懂鞭法。」

「那還不簡單？出外剝些樹皮回來吧，我來教你。」

不待吩咐，小菁便一縷煙般跑到屋外剝樹皮搓鞭子。

「臭小子，你這丫頭倒也精乖伶俐呢！是你家裏的嗎？」

「不，是南宮世家的。」

「眞有你的，泡妞兒竟泡到南宮世家頭上。臭小子，別說我不提醒你，你可要弄清楚對象，有些妞兒不會對妾侍這名份滿足的，大吵大鬧時你才後悔，那便遲了，屆時我看你得要跑去當和尚，才能耳根清靜哩！」

這時，小菁已拿着一條以樹皮搓成的短鞭跑了回來，中年道士接過後，便站了起來，於觀裏空地上施展了一套鞭法。

中年道士停下時，倫少亮道：「老道，你不是酒喝多了，亂舞一通吧？這算是那門子的鞭法？雜亂無章，根本毫無招式可言。」

「臭小子，你說得一點也沒錯，這鞭法之名稱，便是『那門子鞭法』，亦根本毫無招式可言，喜歡如何舞便如何舞，貴乎自然，不受拘束……像風也像雨，像霧也像煙霞。」

「貴乎自然，不受拘束。」倫少亮喃喃自語道。

「臭小子，我能幫你的只限於此了，其他的則要你自己想辦法，尤其是增進內力方面，別人實難以幫忙。那些甚麼佛門開頂傳功大法，別說我不懂，即使懂，我也不會做這些有違自然之事。現在，你到外間揣摩一下我那套『那門子鞭法』之妙處吧，我還要送一些見面禮給你的小妾侍，有你在旁不大方便。」

半個時辰後，倫少亮偕同滿心歡喜的小菁離開了廬山。

* * *

中年道士所說的話，一直都在倫少亮腦海中盤桓着，內功修爲之增進，一定要靠本身努力不懈地苦練，無論天賦、師資如何超人，也難於一年半載之間有所大成。

唯一例外的是練習魔功。

可是，別說倫少亮不懂得修練魔功之心法，即使懂得，他也不屑修練。因爲他不是慕容傲雪，不會爲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

莫非他要回埋劍山莊埋頭苦練？但是，若循序漸進，得要十年時間

啊！十年人事幾番新，時間實在太長了！

別說十年，便是一年也不能等待，因爲一年之後，跟隨金鈴夫人學藝的慕容傲雪，極有可能重現江湖。

四十年前，資質平庸、身手普通的玉面劍客西門逸經金鈴夫人訓練一年後，脫胎換骨，竟能與當時有天下第一劍之稱的倫鎭英鬥得難分難解，千招過後，才以一劍之微落敗。

慕容傲雪天資過人，基礎穩固，再經金鈴夫人悉心訓練，一年後達到那一種境界，倫少亮實在不敢想像。

倫少亮爲何會擔憂慕容傲雪練成絕頂武功呢？難道他恐怕慕容傲雪會好像當年的西門逸般，藝業甫成，便找上倫家的人挑戰？

絕對不是，若然這樣，倫少亮便放心得多，因爲他是倫家的後人，而倫家後人都受倫鎭英昔年誓言所約束，不得用劍，有極佳藉口拒絕和慕容傲雪比劍。

倫少亮只是擔憂慕容傲雪會給武林帶來一場浩劫。

慕容傲雪會這樣做嗎？他雖然個性高傲，熱衷於天下第一劍這虛名，但畢竟是名門之後，而且本身並非大奸大惡之輩，不致於掀起一場武林風暴吧？

事實上，倫少亮也知道慕容傲雪並非一個唯恐天下不亂的人，更非野心勃勃，要成爲江湖霸主的一代梟雄。他的最大心願，照倫少亮推測，充其量是向武林中人証明他的武功乃是天下第一，藉此重振慕容世家之聲威，而不是要其他江湖人物臣服。

但是，一年後，或應該說九個月後重現江湖的慕容傲雪之行動是他自己所能控制的嗎？

這是一個極大的疑問！

倫少亮肯定以金鈴夫人之德性，帶走慕容傲雪加以栽培，絕對不會只是爲了作育英才那般簡單！

另外，這數十年來，被金鈴夫人以攝魂鈴聲所引走的年輕劍手達八十人之多，而這八十人當中，只有西門逸一個曾經再度露臉，其他的人，現時又在那裏？

難道這些人都成爲金鈴夫人採補術下的犧牲品，變成色慾亡魂？

有這可能，但機會不大。因爲若果金鈴夫人只是志在採補，她挑選的對象，應該是身體強壯、內功有相當造詣之輩，而不是清一色用劍的年輕俊彥。

由此推測，這些人仍然生存的可能性很大，當然，其中已有一半人年紀已大，甚至老死，但餘下的一半之實力，可說龐大非常。

若金鈴夫人眞的有甚麼不軌企圖，情況便令人擔憂。

很明顯地，她之所以栽培慕容傲雪，甚至當年的西門逸，乃是利用他出面主持一切，自己則在幕後控制，因爲她有所忌憚，不敢公然惹事。

金鈴夫人忌憚的，當然便是隱居廬山深處的中年道士。

中年道士天生惰性，對江湖中事毫無興趣，不聞不問，所以數十年來，武林中人根本不知道有這堪稱天下絕頂高手之人存在。

金鈴夫人既然曾是他的妻子，自然對他的個性瞭若指掌，亦當然知道只要她不露臉惹事生非，無故殺人，違反中年道士之約束，中年道士便不會離開廬山。

萬一中年道士轉性，跑出來管閑事，金鈴夫人亦可推得一乾二淨，把所有責任卸在慕容傲雪身上，中年道士便對她無可奈何，難興問罪之師。

前往廬山時，在倫少亮心目中，金鈴夫人只是一個淫婦，以邪術迷惑年輕俊彥供她洩慾、採補，因爲若她有甚麼野心的話，早已發動，而不會相隔二十年才露臉一次，找到新血後便銷聲匿跡。

見過中年道士後，倫少亮方知道金鈴夫人顧忌的是甚麼。小菁所提出的問題，更提醒了倫少亮，金鈴夫人帶走那些劍手，並不是單純爲了洩慾、採補。

因此，金鈴夫人造就慕容傲雪之眞正目的，以倫少亮之聰明，實在不難想像出來。

所以，倫少亮才會這麼擔憂，他差不多已肯定九個月之後，江湖將會掀起一場風暴。

環顧整個武林，倫少亮實在看不見有誰足以平息這場風暴。

上屆劍魁、武當掌門梧桐道長武功漸走下坡，四個月前於黃山論劍時，身手已不及當日的慕容傲雪，更遑論九個月後了。

少林寺方丈圓通大師以及黃河大俠鐵膽金刀耿威兩人之武功，充其量也只是比梧桐道長稍强，也決非是慕容傲雪之敵。

餘下的，只有老怪物甘不凡及南宮奇，這兩人，若在數月前，當能輕易擊敗慕容傲雪，但九個月之後還能夠嗎？倫少亮對這極是懷疑。

當然，還有倫少亮他自己。

倫少亮有多少斤兩，當然沒有人比他自己來得清楚，他亦知道只要在未來的一年中不疏於練功，慕容傲雪遠超於他的可能並不大。

正如中年道士所說，內功修爲之增進，是需要時間來培養，沒有可能一步登天，何況慕容傲雪日久沉迷於衆香國中。

唯一可慮的，是慕容傲雪的劍，慕容世家的家傳劍法本已不錯，再加上金鈴夫人之悉心指導，成就是可以預料得到的。

不過，倫少亮對這點並不太擔心，因爲適才中年道士所傳授的那一套戲言「那門子」的鞭法，給了倫少亮一個極大的啓發。

他極有信心，只要多加練習，他的鞭，定能尅制慕容傲雪的劍。

但是，縱使能尅制慕容傲雪又如何？

慕容傲雪會否像四十年前的西門逸般，於落敗後橫劍自刎呢？

答案是否定的！

這並不是說慕容傲雪貪生怕死，事實上，以他高傲的性格，於沾汚了本身聲名、追隨妖婦金鈴夫人學藝後，仍不能擊敗倫少亮的話，步西門逸後塵，含羞自盡之機會極大。

但是，前車可鑑，經過西門逸之變故，金鈴夫人定有所防範，絕對不會容許慕容傲雪這樣做，以免白費一番心血，至於金鈴夫人採取甚麼手段，倫少亮自然無從得知。

另外，金鈴夫人會否因慕容傲雪不敵於倫少亮而就此罷手，再度銷聲匿跡二十年呢？

答案也是不！

因爲一個人的生命中，能有多少個二十年？

金鈴夫人如今已是八九十歲的老婦人，雖然採補有術、容顏永駐，卻只是不老，未能長生。即使能支持多一個二十年，屆時亦能達成心願，成爲武林霸主，衆皆臣服，但已是百多歲的人，還能享受多久？

因此，倫少亮肯定她不會甘心，就此罷休，亦肯定她早已胸有成竹，另有對策，否則當日在蝴蝶谷時，明知倫少亮他日將會是慕容傲雪之勁敵、她自己成就大業之障礙，怎會輕易地放過他？

雖然她不能殺自己，但可以把他囚禁起來，甚至供洩慾之用啊！

換言之，她之所以釋放倫少亮，定有其他陰謀存在，而陰謀焦點所在，極有可能是他。

爲了他自己，爲了整個武林安危，最首要的條件，便是增進本身功力，即使不能勝過金鈴夫人，最低限度也要有自保能力。

但是，如何能在這麼短時間之內，增進本身功力呢？

倫少亮想到了中年道士所說的陰陽大法！

雖然中年道士說，即使勤加修練陰陽大法，也得要三年才能勝過金鈴夫人，而九個月之後，金鈴夫人便會發動她的陰謀，時間上並不足夠，但總比不修練好得多，最低限度，也可以使自己與金鈴夫人修爲上之距離縮短，不會像日前般，於百餘招後便被擊倒，不但毫無還手之力，連逃走之機會也沒有。

可是，倫少亮能找誰去共同修練這陰陽大法呢？陰陽大法與採補術截然不同，採補術乃是損人利己，不用考慮對手是誰、功力高低；陰陽大法則屬於合藉雙修，講求陰陽並濟、靈慾一致，修練雙方，不但要存有感情，更須功力相若。只要其中一人與對手沒有感情，便不能達到靈慾一致，雙方均不能得益。

另外，若果雙方內功修爲有一段距離，較大得益的，將會是弱的一環，距離愈大，分別愈是明顯。因爲陰陽大法的最終目的，乃是希望修練雙方能有一天達到心意相通、彼此無分你我、不分高下之境界。

在倫少亮所認識的女子當中，目前最親密的，當然要算小菁了，可是，小菁的內功修爲，與他實在相差太遠，對他毫無裨助。不過，他也會把這心法傳授與小菁，希望她能增進功力，以備一旦發生甚麼意外時，也有自保能力，不必他分心照顧。

家裏丫頭當中，當然不乏懂得武功的，只是修爲方面，比諸小菁並不稍强，自然不在考慮之列。

另外便是南宮世家的南宮婉兒了，她的武功，雖然比小菁高出很多，但是與倫少亮之間，並無任何感情存在，當然也不是適當人選。

在倫少亮心目中，與他共修陰陽大法的最佳人選，當然是那個令他刻骨銘心的魔教教主施英了。

無論在那一方面，施英都符合條件，在感情方面，倫少亮非常肯定施英對他的愛意，絕對不會比他對施英的淺，只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一點，從他倆於三個月前那最後一面中，輕易能夠看出來。

至於施英的內功，比諸倫少亮來說，並不相差很遠，若兩人能共同修練陰陽大法，肯定於短期內，均可更進一層樓，携手踏進一個新的境界。

可是，這有可能嗎？

施英雖然出身於光明聖教，一個行爲與思想，都與普通人大不相符的魔教，却是個潔身自愛的黃花閨女，倫少亮一旦與她發生男女關係，共修陰陽大法，便得對她負上責任，娶她爲妻。

但是，倫少亮的爺爺會批准他娶一個魔教教主爲妻嗎？

倫少亮知道這是個夢想。

想起施英，倫少亮心裏自是一番惆悵，唏噓萬分。

她現時在那裏？做着些什麼？

她是否在召集魔教殘餘部屬，另謀東山復出了？

抑或她已經聽從自己勸告，就此罷手，帶着她的琴，遨遊四海？

沉思間，他身後的小菁問道：「少爺，我們現在往那裏，是否回埋劍山莊？」

倫少亮心中一動，搖頭道：「不，我們現在去杭州。」

＊　＊　＊

整個杭州，最吸引倫少亮的地方並不是西湖，也不是岳王廟，更不是靈隱寺，而是位於城外山中的一間規模細小、香火冷落之小丹霞寺。

這兒便是倫少亮以傳子倫身份，與令他畢生難忘的施英相處數天、研

究琴技之地方。

來到杭州後，倫少亮便帶同易釵而弁、書僮打扮的小菁前往小丹霞寺。

很明顯地，倫少亮之目的，乃是希望在這裏重遇施英，雖然他知道遇上她的機會並不大，更清楚地了解到縱使遇見了，他和施英之間的一段情緣，也不會有任何結果，只會增添數分惆悵。

在這之前，倫少亮每次到小丹霞寺，都是以傅子倫的身份及容貌出現，目的在尋找易名為裘一敗的魔教四大護法天王之一的倪堅，以及查探小丹霞寺與魔教有甚麼關係。

如今，魔教之事已告一段落，倪堅之下落對倫少亮已提不起興趣，倫少亮自然不須易容，可以本來面目出現。

也不知道是否倫少亮之本來面目，對小丹霞寺住持慧光大師有陌生感的關係，慧光大師對他，竟少了一份熱情，雖然他已說明了倫少亮與傅子倫乃是同一人。

不出倫少亮意料之外，慧光大師表示，施英已數個月沒有到訪小丹霞寺。

老遠來到，却未能找到施英，倫少亮自然不甘心就此離去，便打算與小菁在寺裏逗留一兩天，可是慧光大師却表示城裏一富戶將會到山中避靜數天，已把寺裏所有客房包下，未能留客。

無可奈何地，倫少亮只得偕同小菁離開，回杭州城找客棧投宿。

慧光大師目送二人離去後，便回到自己的禪房。

禪房中，竟然盤膝坐着男裝打扮的施英。

施英臉上滿是幽怨之情，道：「爹，為何不讓女兒見他一面啊？」

慧光大師竟然是施英的父親，亦即魔教的上一任教主！

慧光大師沉聲道：「英兒，妳難道仍眷戀他？別忘記，這姓倫的乃是本教的敵人啊。」

施英道：「爹，他針對的乃是我們施諸慕容世家的手段，並非光明聖教本身。」

慧光大師看見女兒仍替倫少亮辯護，大是不悅，道：「哼，我不理會他針對的是甚麼，若不是他從中作梗，本教這次復出，又怎會功敗垂成？無論如何，妳也得要和他一刀兩斷，再也不能有任何來往！」

施英看見老父如此堅決，知道不論怎樣說，也是難以改變他對倫少亮之觀感，遂悽然垂首，不再多言。

慧光大師續道：「英兒，聽我說，忘記這人吧，妳是沒可能和他結成連理的，即使我不反對，倫家的人也不會接納妳，趁大錯還未鑄成，及早回頭為上。是了，可曾和鬼醫及倪堅等人聯絡上了？」

施英搖搖頭，道：「這兩個多月來，女兒已找遍每一個教中據點，均是人去樓空，到處留下聯絡訊號，也沒有教中弟子作出的反應，實在使女兒大惑不解。」

慧光大師長嘆一聲，道：「三個月前，司馬雲龍及倪堅跑到這裏來，向我報告妳被倫少亮騙掉，更把光明聖教出賣。知女莫若父，我自然不會相信，遂把他倆斥責一番，着他們回去好好地協助妳，誰知道便隨即發生黃石鎮悲劇，全軍盡墨。倪堅為人多疑，怎會相信妳與這事無關？不消說，定是他教唆其他教中弟子，不再聽命於妳了。唉，若果我不是我武功盡失，又怎會弄到如斯田地？」

施英道：「爹，余護法醫道高明，你為何不把失去武功之眞相告訴他，讓他想辦法替你恢復功力呢？」

慧光大師道：「英兒，妳有所不知了，當年我接任教主時，鬼醫及司馬雲龍已是有所不服，只是忌憚我武功比他們高，不敢起異心罷了，若果知道我武功盡失，定會再無任何顧忌，聯手加害於妳，我怎敢透露半句眞相？何況，我自己也心裏明白，即使鬼醫竭盡所能，也難以把我這身武功恢復過來，因為我是受制於邪術，無論醫道如何高明，也是束手無策。」

這麼多年來，慧光大師也是首次提及為何失掉武功，施英聞言，不禁大為詫異，道：「爹，原來你是中了邪術，女兒還以為你是練功不愼，導致走火入魔呢！究竟是誰下的毒手？」

慧光大師道：「還不是金鈴夫人那賤人！所以我才多次告誡妳，不可招惹那妖婦。」

施英驚叫道：「原來是那淫婦，爹，她究竟和你有何仇怨，要如此加害於你？」

慧光大師嘆了一口氣，道：「事實上，也難全怪她的，我自己也得負上部份責任，所以我才吩咐本教弟子遇上她時，不可和她作對。」

「爹，為甚麼？」

「本來我是不打算說出來的，不過事到如今，也無所謂了，英兒，當年妳伯父西門逸曾追隨妖婦學藝一年，這事妳應該知道的了，對嗎？」

慧光大師竟然是昔年玉面劍客西門逸的弟弟，如此說來，施英的眞正名字，豈不是西門瑛？西、施諧音，原來她隱掉了一個門字。

「是的，女兒亦有所聞。」

「你伯父與我雖是同胞兄弟，但性格、志趣却是截然不同，當年我加入光明聖教，妳伯父則單身闖江湖，不過我們兄弟之間的感情倒融洽得很，經常有接觸。他學藝有成，前往找倫鎭英論劍前，也曾找我見上一面，談及追隨妖婦學藝之經過，所以我才知道妖婦之住處，當時我還替他慶幸呢！」

「勝敗乃兵家常事，伯父為何要自

盡啊？」西門瑛道。

「這個我也不知道。十多年後，我接掌的光明聖教被南宮、慕容兩大世家為首的武林各大門派逼得毫無立足之地，使我想起了金鈴夫人，便前往蝴蝶谷找她，希望她看在亡兄份上，助我一臂之力，使光明聖教重振雄風，東山再起。」

「她便在當時加害於你嗎？」

「我也不知道她是何時在我身上暗做手脚的，不過當我找上她時，她一口便答應了，不但答應於短期內令我的武功猛進，更願意提供人手協助。」

「她無條件幫你的忙？」

「不，她是有條件的，便是要我替代妳伯父之位置，給她心靈及肉體一些安慰，當時我為了光明聖教，而且本身亦是獨身未娶，便答應下來。」

「既然如此，她為何還要害你啊？難道她後來另有新歡？」

「不，問題出在我身上。於金鈴別院逗留了不足半年，我便和妳娘親結下不解之緣，當時她乃是妖婦身邊的一名侍婢。戀深情熱之下，妳娘親把妖婦的眞正目的向我和盤說出。」慧光大師略為停頓，拿起几上的茶呷了一口。

西門瑛焦急地問道：「爹，那妖婦有何目的？」

慧光大師道：「原來妖婦只是為了她自己！培養妳伯父及我，都是希望利用我們在江湖中興波作浪，伺機一統武林，她自己則在暗中控制一切。當時我自然大吃一驚，如此一來，光明聖教豈不是變成她的工具，而我則是傀儡一個？於是我便和妳娘親悄悄逃走，更偷偷地抄錄了妖婦一份練功秘笈。」

「其後你和娘便被妖婦抓着，慘遭毒手，對嗎，爹？」

「不，逃出金鈴別院後，我們便沒有再見過妖婦，只是離開妖婦不足三個月，我便發覺不妥，不但體內眞氣逐漸消失，人也衰老得特別快，否則以我現時之年紀，怎會看似七八十歲的人。福無重至，禍不單行，妳娘親看見我變成那樣，更日夕擔心會被妖婦找着，於誕下妳不久之後便撒手塵寰了，於是，我便把妳託付倪堅撫養，自己則跑到這裏來，絲毫不敢透露武功漸失，只說躲起來練功，當時因為我經常有練功心法託他轉授於妳，他們才不致起疑，否則妳早給他們害死了。」

「爹，當時你為何不就此放手，與女兒找個地方躲起來啊？」

「胡說！皇甫教主對我如此器重，把發揚光明聖教教旨之責任託付，我怎能在遭遇小小挫折後，便輕言放棄。瑛兒，妳也是一樣，一定要奮鬥到底。」

「爹，我們還可以嗎？衆叛親離，女兒手下現已無一兵一卒，能有甚麼作為？」

「怎會沒有一兵一卒？黃石鎭一役，雖然折損了大部份主力，尚餘少量人手可堪調用，他們只是受了倪堅讒言所蒙蔽，不敢與妳聯絡罷了。找着鬼醫，便能與所有部屬聯絡上，先把倪堅治罪，殺雞儆猴，再和餘下的解釋清楚，以妳的武功才智，難道這一點也做不來嗎？」

西門瑛苦笑道：「爹，即使能以武力來鎭壓，那又如何？他們若對女兒表面臣服，暗中却不信任，女兒怎敢交付任務予他們？」

慧光大師道：「妳說得不錯，疑人勿用，用人勿疑，下屬對領導人存疑，領導人對下屬不信任，這組合只會有滅亡的結果，所以妳一定要重建他們對你的信心，先勝出一場漂亮的仗，以行動來證明妳並沒有出賣光明聖教。當然，妳若這邊厢嚷着重振聖教聲威，那邊却與倫少亮互通款曲的話，說些甚麼，做些甚麼，也絕對沒有人對妳信任。所以，最先決之條件，便是和他斷絕一切關係，當然，妳若能親手把他殺死，那自然更好。」

西門瑛喃喃道：「我能把他殺死嗎？」

慧光大師道：「甚麼？妳仍是不忍心把他殺死嗎？」

西門瑛心中一凜，連忙分辯道：「爹，即使女兒要殺他，也沒有能力，他們兄弟二人，任何一個的武功都比女兒高。事實上，當日在黃石鎭，要不是他倆手下留情，女兒早已命歸陰曹了。」

慧光大師點頭道：「不錯，倫家絕學，於當今武林中，的確鮮有對手，只可惜當年在金鈴別院中，因時間匆忙關係，未能抄錄妖婦全部練功心得，更不敢帶走，以免妖婦不惜一切地追殺我們，否則倫家絕學又有何可懼之處？瑛兒，對付倫家兄弟之事，妳見機而行吧，不用過於急進，免得誤了大事。目前最重要的是召回部屬，鞏固本身實力。在妳沒有發動任何攻勢之前，倫少亮對妳尚有餘情，絕對不會先行動手對付妳的。」

西門瑛忙不迭點頭。

慧光大師續道：「本教有三名經多年栽培的劍侍被妖婦的攝魂鈴聲迷惑帶走，妳可先把這三人救出來，增加本身實力。」

西門瑛一怔，道：「爹，女兒也曾試過的了，却是不得其門而入，受困於林中桃花陣。」

「破陣方法簡單得很，稍後我傳授給妳吧。另外，妳還得練習彈奏一闋琴譜，名為『降魔曲』，乃本教不傳之秘，只有教主方能學習，可尅制攝魂之術，你救出四名劍侍後，可以此曲解除他們心靈禁制。」

「爹，本教為何會有這門絕學的？」

「本教不但有這解除心魔之絕學，更有攝心術，作為控制教徒之用。只

是前三任的張敎主，爲人宅心仁厚，認爲攝心術有違厚道，捨棄不用，更把心法藏在一個無人得知的地方，只把解除心魔的降魔曲傳下來，所以歷代敎主，於學習武功之同時，亦須學習操琴之技。」慧光大師道。

「爹，縱能破掉桃花大陣及攝魂術，也沒有甚麼作用啊，憑女兒的武功，怎是妖婦之敵，何能從金鈴別院中把人救走？」

「若要硬拚，當然不能，但妳可以智取。金鈴別院中的侍婢，過的乃是非人生活，日夕供擄回來的劍手作洩慾練功之用，人老色衰時便派往操作賤役，所以大部份都對妖婦不滿，只是懾於淫威，不敢反抗。當年妳娘親於別院中，有兩個侍婢與她至爲莫逆，一名桃紅，一名怡紅，妳可於早上日出前，林中大霧的一刻悄悄潛進，找着她們，亮出妳娘親之信物，要求協助，看在妳娘親份上，她們即使不敢幫忙，也絕不會加害於妳。桃紅、怡紅兩人武功均不錯，若她們願意，妳更可借機把她們帶走，對妳將會是極佳的助手，至於如何游說她們，妳屆時見機而行吧。」

西門瑛不迭點頭。

* * *

在杭州只不過逗留了三數天，雖然是有美同遊，倫少亮已有厭倦之感。

當然，若他身邊的人並不是小菁，而是施英的話，倫少亮的心情自是大大不同。

這並不是說倫少亮對小菁一點也不喜愛，而是小菁在他心裏所佔的份量，與施英相比，可說微不足道。

小菁聰明乖巧，當然發覺倫少亮近日愁眉不展，心事重重。只因倫少亮自離開廬山後，心情便一直沒有開朗過，這才使小菁沒有發覺他是爲了另外一個女子而困擾着，還道他是爲了金鈴夫人之事煩惱。

「少爺，何必這樣擔憂呢？即使金鈴妖婦眞的好像你所推測般，企圖於江湖中興波作浪，也是九個月之後的事，我們尚有很多時間想辦法應付，屆時如果眞的甚麼辦法也沒有，那便回埋劍山莊把老爺及大少爺都請出來，定能把妖婦解決。」

一言驚醒夢中人，小菁的話，登時把深受困擾的倫少亮提醒。

他不是覺得小菁所言有理，把父親及兄長找出來便可輕易把事情解決，因爲他對父親及兄長之武學修爲極清楚，知道他們的武功雖然稍強，在雜學方面，則比他差得遠，於對付金鈴夫人來說，極是吃虧。當然，若他們父子三人聯手的話，那自當別論，但是倫家的人能夠不顧家聲，三個男人合攻一個女人嗎？當然不能，無論金鈴夫人是如何惡貫滿盈也不能！

倫少亮只是被小菁提醒他還有要事去做，絕對不能夠爲男女私情困擾，而誤了正經事。

「小菁，妳說得對，何必爲這事困擾呢？唔，我們還是先回家吧。」

小菁正要點頭稱好，却突然想起一件事，那是老怪物甘不凡於分手前悄悄找她商量的一件事，便道：「少爺，你可有甚麼特別事情要趕着回家嗎？」

倫少亮聳聳肩，道：「沒有啊！我只是打算利用這幾個月時間，好好地練功罷了，終日在外間走，進度會大打折扣的。」

「少爺，小婢有一事相求。」

「甚麼事？」

「小婢當日跟隨小姐離開太原南宮家時，沒有想到會就此不回，所以甚麼也沒有帶出來，雖然都是些不值錢的東西，却是小婢心愛之物；另外，小婢也實在替小姐擔心，不知道她是否眞的能抵受那沉重打擊，所以……」

「所以妳希望回太原一趟，是嗎？那還不容易，我們明早便起程。不過，北方這時寒冷得很，得要買備一些皮裘。」

「謝謝你，少爺。」

半個月後，倫少亮、小菁兩人便來到太原南宮世家，南宮奇接獲下人報告後，竟親自到大門口相迎，親熱地拉着倫少亮內進。

仍在南宮世家作客的甘不凡亦已聞訊，跑到大廳與兩人相聚，身旁還另有一個身着寒傖，却不帶半點猥瑣的糟老頭。

一見倫少亮，甘不凡便大嚷：「小搗蛋，你來得正好，我給你介紹一個頭號對手。」

不消說，甘不凡口中所說的頭號對手，定是指他身邊的糟老頭子，倫少亮聞言一怔，想不出武林中，誰能受到老怪物如此推崇。

事實上，糟老頭竟然是與老怪物甘不凡齊名，享譽江湖數十年，却是神龍見首不見尾，行踪比甘不凡還要飄忽多倍的酒怪畢醉翁！

小菁在南宮世家內，乃是下人身份，這時在舊主人面前，自是顯得拘謹。南宮奇老練世故，自然明白這點，便道：「菁兒，婉兒有事和妳商量，妳先到內堂找她談談吧。」

小菁如獲大赦，向南宮奇施禮後，便跑到內堂找南宮婉兒。

這時的南宮婉兒，眉宇間雖仍帶着數分幽怨，神情却比日前與小菁分手時開朗得多。小菁見了，爲之放下心頭大石，畢竟兩人十多年主僕關係，情如姐妹，自己獲得好歸宿，舊主則感情受創，小菁心裏自然擔憂。

「小姐，妳有事找小婢嗎？」

「小菁，妳現在身份不同，可不要這樣稱呼了。」南宮婉兒拉了小菁坐下道。

「小姐，妳始終都是小婢的小姐嘛，小婢怎能忘本？」

「小菁，這一點我稍後才和妳說。

讓我先問妳一句，倫家的人對妳如何？」

自從小菁跟隨倫少亮回埋劍山莊後，南宮婉兒一直都沒有與小菁單獨相處，至今才有機會提出這問題。

「小姐，請妳放心吧，倫家的人對小婢都很好，尤其是少爺，對小婢更是呵護備至哩！」小菁道。

「小菁，妳有如此美滿歸宿，我實在替妳高興。」事實上，不用小菁說出來，南宮婉兒亦看出倫少亮半點也沒有虧待她，因爲這時的小菁，不但身上穿着名貴狐裘，更是春風滿面，容光煥發，正是飽受愛情滋潤，身心溫馨之模樣。

「小婢能有今天，實拜小姐成全，大恩大德，小婢沒齒難忘。」

「大家都是自己人，說這些幹甚麼？小菁，爲了妳將來之幸福及在倫家的地位，爹決定把妳收爲乾女兒，使妳以南宮小菁的身份嫁進倫家，妳同意嗎？」

小菁聽了，登時喜出望外，感激流涕，撲在南宮婉兒身上，嗚咽着道：「小姐，妳和老爺對小婢實在太好了，小婢……」

「小菁，妳不願意嗎？」

「不，不，小婢願意。」

「既然願意，還不叫我姐姐？」

「姐姐。」

「對了，這才是嘛，稍後我便告訴爹，讓他向倫公子說明。」

「小姐……不，姐姐，小妹有個夢想，倘若我們能夠永遠不分開，那是多好。」

「別做夢了，小菁，出嫁從夫，妳怎可以永遠和我在一起？」南宮婉兒笑道。

「怎麼不可以啊？只要……只要……」

「妳吞吞吐吐的說些甚麼？妳說吧，怎有這個可能性？」

小菁鼓起勇氣，道：「姐姐，只要妳也嫁進倫家，那便可以嘛。」

南宮婉兒做夢也想不到，小菁竟會想出這個古怪主意來，登時爲之一愕，道：「小菁，妳胡說些甚麼，我怎可能嫁進倫家？」

「爲甚麼不可能？妳未嫁，少爺亦未娶妻。妳和少爺，可說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呢！」小菁認眞地道。

「小菁，不要和我說笑了，難道妳不明白……」

「姐姐，妳難道還惦記着那薄情之人嗎？忘記他吧！坦白說，少爺在任何一方面都比他强，普天之下，亦只有少爺才配得上妳。」

「小菁，我也知道倫公子的條件比表哥好，只是……唉，我也不知該如何說才是。」

「姐姐，這又何必呢，那薄情人既然不把妳放在心內，妳何必爲了他而躭誤了自己終生幸福？我若是妳，即使他現在跪在我身前認錯，我也不會覆水重收。」

「小菁，妳弄錯了，我對他已心死，只是……」

「莫非妳不喜歡少爺？」

南宮婉兒凝視窗外，若有所思，久不作答。事實上，她也不知道自己對倫少亮有甚麼印象和觀感。

不久之前，她與甘不凡南下金陵找慕容傲雪時，當聽見甘不凡提議找倫少亮一起去時，心裏便不大自然，當時她知道自己並不是對倫少亮有所厭惡，不願與之一起，而是不知爲了甚麼原因，不敢與倫少亮多接近。

可是，自從那一天與倫少亮、小菁二人分手，隨着甘不凡回家途中，南宮婉兒雖然數度於腦海中泛起慕容傲雪的影子，但這影像很快便消失，代之而起的，却是倫少亮之音容，更極爲渴望他能在身側安慰她，開解她。

爲何會有此現象？說出來實在很簡單，因爲倫少亮的優點實在多，南宮婉兒與他相處一段時間後，便發覺他的確比慕容傲雪强，武功上、人品上都是如此。

但是先入爲主，南宮婉兒與慕容傲雪雖無任何名份，更沒有甚麼山盟海誓、私訂終生之舉，南宮婉兒心目中已視之爲未來夫婿，潛意識中，便對倫少亮有所抗拒，不敢與之過份接近，愈發覺他比慕容傲雪優勝，便愈對他保持距離，以免日後難以自拔。

其後當她得悉暗許終生的人，竟爲了一個妖婦而對自己不理不睬，連見上一面也不願意，對他自是大爲失望。很自然地，別說倫少亮的條件比諸慕容傲雪優勝，便是遠遠不及，也能輕易進佔南宮婉兒的空虛心靈，也爲了這個原因，她失去慕容傲雪的創傷，很快便康復過來。只是目前，她仍未能感受到本身情感上之轉變，或可以說不敢承認。

小菁看見南宮婉兒久久不答，便追問道：「姐姐，怎麼了？妳究竟是不是不喜歡少爺啊？」

南宮婉兒如夢初醒，搖頭道：「小菁，我也不知道。」

小菁道：「那麼，妳覺得見着他便討厭，不願意和他一起嗎？」

南宮婉兒忙道：「我怎麼會覺得他討厭呢？我只是不敢肯定自己對他有沒有感情罷了！」

小菁大喜道：「只要妳不討厭少爺，那便成了，情感可以慢慢培養的嘛！一切可放在小妹身上。」

南宮婉兒大急，道：「小菁，這怎可以？這樣一來，他豈不是覺得我朝秦暮楚，水性楊花？」

小菁看見南宮婉兒之模樣，已知她心裏已是首肯，只是臉皮太薄，不敢承認，噗嗤一笑道：「放心吧，姐姐，又不是要妳自動向少爺示愛，他怎會如此想？小妹和甘老前輩自會安排的了。」

南宮婉兒滿臉通紅，嬌嗔道：「小菁，妳可不要胡來。」

小菁向她扮了一個鬼臉，如一縷煙般溜出房外，跑回自己的房間。

大廳中，倫少亮正與南宮奇、甘不凡及酒怪畢醉翁商談有關金鈴夫人之事。

本來，倫少亮並不打算向南宮奇提及金鈴夫人之野心，因爲這只是他的推測，並無實際根據，而且說出來後，憑南宮世家的實力，也難與金鈴夫人抗衡，徒使別人增加困擾。

可是，南宮奇却首先提了出來。

原來當甘不凡與南宮婉兒回來時，酒怪畢醉翁剛巧在南宮世家作客，獲悉一切後，認爲金鈴夫人這次重現江湖，不會是爲了攫取獵物那般簡單，主張召集武林羣英，殺進蝴蝶谷，把妖婦除掉。

甘不凡鑒於妖婦的邪術厲害，强如倫少亮也對之無可奈何，主張未能找到尅制妖婦邪術之辦法前，不可輕舉妄動。

南宮奇亦認爲甘不凡言之有理，若未能尅制妖婦之邪術，帶多少人手前往進攻蝴蝶谷，也是徒然，攝魂鈴聲一响，還不是悉數變作妖婦裙下之臣？於是，事情便暫時擱置下來，直到倫少亮來到南宮世家，才把問題重新提出研究，看倫少亮有何計策。

倫少亮遂把他對這事之看法說出。

各人聽畢後，南宮奇首先問道：「倫賢侄，妖婦師兄的名號是甚麼？可以請他出山對付妖婦嗎？」

倫少亮搖頭道：「小侄也不知道老道之名號，只知道他是一個從未在江湖上揚名立萬的曠代奇人。至於找他出山對付妖婦之事，可能性不大，若他有意的話，日前已隨小侄出來了，除非妖婦破戒殺人，老道才會插手的。」

畢醉翁道：「那還不容易，犧牲一兩個人，讓他們死在妖婦手裏，便可找老道出來對付她了。」

甘不凡瞪了他一眼，道：「酒怪，你的酒喝得太多了，醉話連篇。妖婦比鬼還要機靈，你送上門的人，她一定要殺的嗎？難道不可以留下來供洩慾？」

畢醉翁道：「老怪物，你才喝醉，我比誰都清醒哩，若果妖婦不殺我們送上門的人，只留下來玩弄，還不一樣是違反約束？你沒有聽小搗蛋說，妖婦每年只准帶走一個男人嗎？」

甘不凡想了想，道：「小搗蛋，你認爲這辦法可行嗎？」

倫少亮搖頭道：「不可行，妖婦善於捉語病，定會說這些人乃是上門騷擾，被她拘禁，而不是她從江湖中帶走，老道還不是一樣奈她不何？」

南宮奇道：「賢侄說得對，而且這手段亦嫌齷齪，我輩俠義中人，實不該使用。」

畢醉翁道：「如此一來，我們豈不是對她無法可施，任由她肆虐江湖？」

南宮奇道：「也不用如此氣餒，我們只消找出一個尅制妖婦鈴聲的辦法便成，據我所知，佛門中便有一種名爲禪唱之絕學，可以尅制一切攝魂術，只是不知道誰身懷這種武功罷了。」

畢醉翁心中一動，道：「南宮小子，我倒知道誰懂得這玩意兒。」

衆人齊聲問道：「是誰？」

畢醉翁道：「是一個名叫天龍上人的藏僧，你們可曾聽過這名號？」

甘不凡道：「酒怪，你指的便是西藏天龍寺的上任住持嗎？」

「對了，正是他。」

甘不凡聽了爲之洩氣不已，道：「這有甚麼用？據我所知，二十年前，天龍寺曾發生派系鬥爭，住持天龍上人突然失去踪影，再也沒有露臉，我們往那裏找他？」

畢醉翁怪眼一瞪，道：「老怪物，若我不知道禿驢在那裏，也不會提出來了。」

衆人大喜，甘不凡搶着道：「酒怪，這禿驢在那裏？你認識他嗎？可知道他願意幫忙嗎？」

畢醉翁拿起桌上酒壺，咕碌咕碌的連盡半壺，才以衣袖一抹嘴角，道：「兩年前，我聞說東海某無名小島盛產一種異種葡萄，搗爛後拿來釀酒，比諸瓊漿玉液不遑多讓，便老遠跑去，誰知道異種葡萄找不着，却給我無意遇上天龍老禿驢。原來老禿驢看見天龍寺經常發生派系糾紛，屢勸不聽，一怒之下便跑到東海去，立誓永不重返西藏。」

甘不凡道：「這有何用，難道我們把妖婦引到東海，讓天龍老禿驢收拾她嗎？」

畢醉翁道：「老怪物，我還沒有說完哩，你終日打斷我的話柄，如何能知道箇中詳細？」

「三分顏色上大紅，知道少許便作威作福。說吧！我不打擾你便是，誰叫你是唯一知道老禿驢下落的人？只是你別忘記一點，有機會時……哼！」

甘不凡說畢，便拿起身前的酒壺，也好像酒怪剛才那般，咕碌咕碌的喝着。

畢醉翁也不理會他，道：「天龍老禿驢來到東海後不久，便後悔不迭，只因天龍寺鎮寺之寶天龍禪唱絕學，除了他之外，無人懂得，如果他不回寺，這門絕學將永遠失傳，但是他們藏人對誓言非常看重，違誓的話，死後定會被打進地獄，所以寧可絕學失傳，也不敢重回西藏。當他看見我老遠去到時，實大喜望外，託我替他找個天賦資質上乘的青年，承受他天龍禪唱絕學，日後歸還天龍寺。」

甘不凡死性不改，插口道：「他爲甚麼不傳授給你，而要託你另外找人那麼間接？」

畢醉翁冷冷地瞧了甘不凡一眼，

伏在屋頂上的西門瑛看見兩中年婦女鞭打一赤裸少女。

道：「因爲我天資不夠，你滿意這答覆嗎？」

甘不凡得意地道：「滿意，非常滿意。認識你這麼多年，還是首次聽見你這麼自謙哩，若你能進一步承認酒量不如我的話，我更爲滿意。」

畢醉翁怒道：「老怪物，你若再和我抬槓的話，我便不帶你們往東海，讓你自己到處找。」

南宮奇看見這對活寶貝在鬥氣，爲之啼笑皆非，連忙打圓場道：「畢老，你心目中，可有承受天龍絕學之適當人選嗎？」

畢醉翁道：「我本來是打算找你的寶貝女兒前往的，可是她的聲線太差，不夠雄渾，即使學會，也不能發揮禪唱威力，得物無所用，還要老遠跑往西藏歸還給那些番禿，倒不如不學，所以一直沒有說出這事。如今既有所需，且有小搗蛋這極佳人選在，不妨前往東海一碰運氣，看看小搗蛋能否令老禿驢滿意。」

甘不凡大笑道：「酒鬼，說了大半天，還是這句話最合我意，小搗蛋，怎麼樣？」

倫少亮道：「甚麼怎麼樣？」

「我是問你去不去東海？」

「去，爲甚麼不去？」

甘不凡隨即對南宮奇道：「南宮小子，婉丫頭甚少出門，即使偶一離家，也是前往金陵，倒不如也讓她一起前往東海，一開眼界，你認爲如何？」邊說邊向南宮奇暗打眼色。

南宮奇會意，道：「當然好極，只是得要勞煩數位照顧了。」

＊　＊　＊

天還沒亮，西門瑛便摸到蝴蝶谷那座密林外，屏息靜氣地等候日出。

這時的她，頭梳丫環髻，身穿青衣，完全是一個侍婢打扮，與普通侍婢有別的地方，只是腰間纏着一柄軟劍、身後揹着一個長形包袱。

這正是她細心之處，如此打扮，於金鈴別院中，即使被人發現行踪，驟眼間可能會誤認她是院裏的丫環，不致行藏敗露。

舊地重臨，西門瑛自是另有一番感觸。當她想到自己全身赤裸，被倫少亮摟在懷裏，更四唇相接的時候，不禁一陣臉紅耳熱。

愛郎如今何在？日前於小丹霞寺找不着她後，他是否大爲失望的回埋劍山莊了？抑或正在江湖中，到處找尋她的踪影呢？

自從倫少亮到過小丹霞寺找她，西門瑛了解到倫少亮對她的情感，絕對不亞於她對倫少亮的愛意。因此，她曾三番四次地天人交戰，差點兒便想就此放棄一切，跑到埋劍山莊找尋愛郎，一訴相思之苦。

但她當然不會這樣做，否則她今天亦不會依照老父吩咐跑到這裏來，企圖從金鈴夫人手中救出被鈴聲迷惑的三名光明聖教劍侍。

因爲西門瑛想到一點。

雖然她生下來便是光明聖教的教主，自己並無選擇餘地，但畢竟也是個受盡世俗人唾罵的魔教教主。即使她拋開一切，倫家會接受一個曾是魔教教主的女子作爲媳婦嗎？

雖然她沒有殺過任何人，慕容世家數十條生命，卻是斷送在她一個命令之下，倫家的人會接納一個滿手血腥的女子作爲媳婦嗎？

她不敢找尋答案，因爲她肯定這兩個答案，都會令她失望。

驀地，西門瑛心中露出一絲曙光。

倫少亮爲何會跑到小丹霞寺找她？

他只是希望能見上自己一面？或是他已獲得家中准許，特來找她迎娶進門了？

想到這裏時，西門瑛轉身便要離開。

但是甫轉身，她的腦海便泛起父親那張蒼老而瘦削的臉孔。

身中妖婦邪術的老父，飽受折磨二十多年，爲的是甚麼？

她怎能爲了一己私情，令父親失望？

老父在失望之餘、萬念俱灰之下，說不定會走上絕路，自尋短見。

這樣一來，即使她能獲得一個舉世難求的夫婿，今後也會備受良知譴責，那有甚麼幸福可言？

西門瑛長嘆一聲，回身面對密林，面對艱辛的責任。

曙光終於出現，太陽很快便會出來，但這對於西門瑛來說，絕對不是一個光明的開始，只是另外一個黑暗，另外一場屠殺。

她知道無論成功或失敗，她都會付出重大的代價。

倘若失敗，她付出的，自然是她的性命。

倘若成功，她將會永遠失去倫少亮，永遠不會獲得他的諒解。

如果她可以選擇的話，西門瑛定毫不考慮地選擇失敗的一途，因爲沒有倫少亮，活着是那麼的沒意義。

只可惜她一定要成功，爲了達成父親的心願，她無選擇之餘地。

林裏已隱約出現一陣薄霧，視野開始變得模糊不清，僅可及丈。

西門瑛連忙掏出一顆倫少亮送給她的清心解毒丹吞下，依照父親慧光大師所說的辦法進林。

雖然已相隔二十多年，慧光大師所說的破陣方法，仍然非常有效，也許金鈴夫人認爲這陣無人能破，所以沒有任何變更吧。

不消一頓飯工夫，西門瑛已穿過密林，神不知，鬼不覺的潛進金鈴別院。

院裏一切，都和慧光大師所描繪的大同小異，西門瑛毫不困難地摸到操作賤役的下人居住之處。

現在，西門瑛得要解決第二個難題，那便是從芸芸衆多下人之中，找出桃紅或怡紅來。

慧光大師雖曾約略描述兩人之容貌，但相隔二十多年，昔日的青春少艾，已變成四十多歲的婦人，便是憑着栩栩如生的肖像，也難以把人尋獲，何況光憑口述！

西門瑛躍上屋頂，找了一個隱蔽角落躲起身形，盤算着找尋桃紅及怡紅之辦法。

想了差不多一炷香時間，西門瑛仍然是苦無良策，便在這時，不遠處却傳來兩個人之腳步聲，由遠而近，終於在西門瑛藏身之處對開的天井停下來。却有三個人的語聲。

「兩位大姐，請饒了我吧。」只聽見一語帶悲慘的少女聲音道。

「春花，不必求情了，我們若饒了妳，受罪的便是我們，你若是我，會這麼蠢嗎？」一個年紀較大的女人聲音道。

「曼紅姐，不要和她多說了，早點動手吧，我們還有很多事要做哩。」另外一個女人聲音道。

西門瑛小心翼翼的向下窺看，只見兩名年約四十餘歲的健婦，正把一個全身上下不着半縷、只有十餘歲的少女吊在一棵大樹上，其中一個健婦的手中還拿着一條皮鞭。

看來這少女定是做錯了甚麼事，致被懲罰。不過，無論她做錯了些甚麼，這樣的處罰，實在太嚴厲了，畢竟她只是個十餘歲的女孩子，雖然從她乳頭的顏色以及豐腴的體態，說明了她已是一個小婦人。

只見那中年健婦毫不猶豫地以皮鞭抽在少女那雪白的肌膚上，皮鞭過處，血肉橫飛，皮開肉綻，只片刻後，已打得該名少女死去活來。

中年健婦停下手來，道：「春花，不要怪我，怪你自己吧。經過今次之教訓，看妳日後再有機會陪那慕容傲雪時，敢不敢玩得眞情畢露？」

「曼紅姐，她怎會再有機會？自從發生了嫣紅與西門靖私逃那回事後，夫人之猜疑心變得極大，怎會讓她再有機會接近慕容傲雪。」

「嫣紅逃脫了，卻連累怡紅及桃紅白白吃了一頓鞭子，眞替她兩人不值。」

「這對她倆來說，可能是一件好事哩。」

「爲甚麼？」

那健婦把聲音降低道：「皮血受苦，充其量不過是十天八天，復原後身上疤痕纍纍，任何男人見着了也興趣索然，抬不起頭來，豈不是省掉不少折磨。」

「噢，難怪她倆這麼快便被調往廚房，原來是沒有男人要，我還以爲是夫人懲罰她們，不許她們享受男人哩！」

「虧妳還說是享受，想當年，月中

除了那幾天外，有那一天不是被多名男人爬在身上亂搗的？」

「這總比現在一年也沒有一個强啊！」

屋頂上的西門瑛聽了，不禁暗罵一聲：「無耻淫婦！」

兩名健婦解下少女走後，西門瑛便已想到辦法，但仍躲在屋頂上閉目養神，一雙靈敏的耳朵，則毫不放鬆地留意着附近之動靜。

她現在等候的，乃是黑夜之降臨。

由早上等到入黑，足有七個時辰，對耐性乃是個重大考驗。

不過，除此之外，還有甚麼辦法？光天化日之下，若到處亂跑，無論輕功是如何的高，也難以不被發現，何必冒這不必要的風險呢？

一旦靜下來，西門瑛很自然地便想起倫少亮，她雖然極力把倫少亮的影子驅出腦海，但怎麼也辦不到。

「倫郎，你是否好像我掛念你般掛念着我啊！」

「倫郎，對不起，我實在令你太失望了。我不敢冀求你寬恕，只希望你能體諒我的苦衷。」

「倫郎，你會移情別戀嗎？不過，即使你這樣做，我也不會怪你的，誰叫我不能陪着你，服侍你啊！」

「蒼天啊，求求你賜我一個機會，讓我和倫郎能拋開一切煩惱事，毫無牽掛的聚在一起，那怕是一天，甚至是一刻，我也心滿意足，死而無怨。」

「倫郎，當日你爲何不趁機佔有我的身體啊，要是你做了的話，即使日後沒機會和你重聚，我也了無憾事，死得瞑目。」

「倫郎，當日在黃石鎭外，你爲何不殺死我啊？你可知道生存對我來說，乃是一個極大折磨嗎？」

「蒼天啊，你爲甚麼要這樣折磨我？既然你已安排了我生下來便是受盡世人不耻的魔教教主繼承人，爲何還要安排我遇上這寃家？求求你放過我，指引我應該如何做吧！」

上天是否聽見西門瑛的禱告，那就無從得知，不過，天色已是暗下來，像是告訴西門瑛別再胡思亂想了，準備行動吧！

西門瑛瞧了瞧天色，從懷中拿出乾糧，匆匆地吃過後，便在瓦面上蛇行鼠伏的竄着，一邊細心聆聽下面情況。

片刻後，她停了下來，揭起屋頂上數塊瓦片，悄悄內望。

屋裏橫放着七八張木床，正是傭僕寢室所在，但是人影全無，下人們都不知跑到那裏去了。

這時只是入黑不久，西門瑛知道她們定是仍在別處幹活，便耐心地等候着。

終於，下人們陸續回來，西門瑛暗中一數，共有七個，均是四十餘歲的婦女。

七個中年婦人只是閑談了片刻有關早上那名侍婢被處罰之事後，便熄燈就寢。

約一頓飯時間後，西門瑛仔細地檢查附近，確定沒有人巡邏之後，便從屋頂飄下，輕輕打開一道窗，閃身而進。

從慧光大師口中，她知道屋裏下人昔年的身份全是金鈴妖婦的侍婢，均有一身不俗的武功，那敢大意，屏息靜氣的摸到各人身側，把每人之睡穴都點了。

跟着，她便從最近門口的那一個僕婦開始，探手從她的衣服下伸進，撫摸對方前胸肌膚。

西門瑛本身也是女子，並沒有那種畸型心態，自然不是存心輕薄。

她找尋的是疤痕，被皮鞭施刑後所留下的疤痕。因爲於早晨時，其中一個負責處罰那侍婢的健婦曾透露，當年怡紅及桃紅均會受到鞭打，身體上留下目不忍睹的痕迹。

終於，西門瑛找着了兩個前胸疤痕纍纍、沒有一寸平滑肌膚的女人。

不消說，這兩人定是桃紅及怡紅，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西門瑛不由分說，一左一右的把兩人挾在腋下，穿窗而出，來到一僻靜之處放下。

她制住其中一人之啞穴，把她弄醒，在她耳邊悄聲說道：「不用害怕，我是你故人嫣紅之女，並不是來害妳的，妳是桃紅嗎？若然是，便眨一下眼。不是的話，便眨二下。」

那女子連眨兩下眼皮。

「那麼妳是怡紅了？」

這一回對了。

「我有三個朋友給金鈴夫人捉來了，希望妳能協助我救走他們，如果妳願意幫忙，便眨一下眼，不願意便眨兩下。」

可是，這次那女人卻毫無反應。

「怡紅姨，即使妳不答應，也沒有關係，我不會損害妳分毫的，但若妳表面假裝答應，暗中出賣我的話，我定會殺了妳。如果妳能幫我忙，順利救出那些人，我定不會虧待妳的，甚至可以把妳也帶走，照顧妳下半生。」

怡紅想了想後，眨了一下眼睛。

西門瑛隨即對另外一人依法施爲，那人果然便是桃紅，而且亦答應幫忙。

事實上，兩人對金鈴夫人可說痛恨之極，只是敢怒而不敢言，既有機會離開這罪惡之地，怎會不答應。

西門瑛於是拍開兩人受制之穴道，但暗中仍加戒備，以免二人弄鬼。

怡紅却道：「姑娘，妳眞的是嫣紅妹子的女兒？」

西門瑛連忙取出母親留下給她的一個綾包，給二人過目。

「果然是嫣紅妹子之物，姑娘，妳的朋友是男的嗎？」

「是的，一共三個，其中一個

姓……」

「姑娘，不必說了，我可以告訴妳，別浪費心機了，即使能順利救出去，他們也是廢人，因爲每個捉回來的男人，都被夫人下了手腳。」

「怡紅姨，妳可知道金鈴夫人下了甚麼暗算？」

「這我便不清楚了，不過，在廿多年前，當嫣紅和西門……噢，姑娘，妳爹是不是西門靖？」

「不錯，我名叫西門瑛。」

「瑛姑娘，當妳爹帶了嫣紅離開此間後，夫人便大發雷霆，遷怒於桃紅和我，認爲我們有份兒協助妳爹娘逃走，把我倆毒打一頓。」怡紅恨聲道。

「對不起，兩位姨姨，連累妳們受這無妄之災。」

「沒關係，事實上，我們因此而得福，不用再給那些狗男人糟塌哩！」桃紅搶着道。

「對了，正是如此，夫人毒打我們時，更得意地表示，每一個踏進金鈴別院的男人，如沒有她的許可，擅自離開的話，三個月後便會武功漸失，衰老加速，變成廢人一個，無論該人本身功力如何深厚，也難以倖免。」

西門瑛聞言一怔，道：「每一個人都是這樣嗎？即使已受她攝魂術迷惑心智的普通劍手，不能倖免？」

「這只不過是夫人口中所說，是否危言聳聽，那便不得而知了，瑛姑娘，妳爹可有這情形發生嗎？」

「不錯，妖婦的確在家父身上下了暗算，但我已有對付之策，妖婦區區邪術，怎能把我難倒，如無解除他們所中邪術之法，我也不會來了。」

事實上，她心裏一點把握也沒有，不錯，那降魔曲很有可能令迷失心智的人恢復正常，但肯定對金鈴夫人所下的暗算毫無辦法，否則她爹亦不會變成今天如斯環境。

她只是存着一個希望，便是鬼醫能夠想到辦法醫治，慧光大師雖說這是邪術，但西門瑛知道這可能是個藉口，不讓鬼醫嘗試的藉口，寧可自己受苦，也不讓教中四大護法天王獲悉他已武功盡失。說不定當年若父親膽敢冒險讓鬼醫知道病情，也許早已恢復武功多年，當然亦有可能他們父女倆已經遇害，屍骨無存。

因此，雖然西門瑛明白辛辛苦苦救出來的三個劍侍，極有可能會步她父親後塵，於短時間內武功盡失，變成廢人，她也要帶走三人，把他們拿來試驗。若鬼醫眞的能夠醫治他們，慧光大師恢復武功便有望。

不過，西門瑛當然不向怡紅、桃紅說出她的眞正目的，或應該說，慧光大師差使她來救人之眞正目的。

要知道慧光大師雖然武功盡失，智力却沒有受損，應不會想不到他既然會受到暗算，其他的人亦大有可能被金鈴夫人暗做手腳這一點，爲何仍要愛女冒險把三個廢人救出來？答案

只有一個，那便是和西門瑛一樣心意，拿他們來做臨床實驗品。

「瑛姑娘，事成後，妳眞的帶我們姐妹倆離開這裏嗎？」怡紅問道。

「當然，我雖然是女流之輩，但却是言出必行。」

「光是逃跑，我們也隨時可以，只是我們一點積蓄也沒有，到了外間，還不是供人勞役，更要日夕提防夫人派人尋找追殺，所以才勉強留在這裏，因此，若妳不能照顧我們的話，我們寧可幫助妳把人救走後，留在此間。」

「怡紅姨，我只可以保証妳們今後生活無憂，至於能否逃過妖婦的追殺，那便不敢說了，因爲我自己也難保。」

「這沒問題，我們只是不願意逃出此間後，仍是一個身份卑賤的下人吧了。」

「兩位可以放心這點，我定會視兩位爲左右手，絕對不會讓妳們有所委屈。」

「這好極了，瑛姑娘，妳打算何時救人？」怡紅道。

「愈快愈好，最好能現在行動。」

「瑛姑娘，妳那三位朋友有何特徵，被捉時穿甚麼顏色的衣服？」

西門瑛於是便把三名劍侍的容貌衣着約略說出。

「噢，我知道是那三個了，他們的劍法詭異，另樹一幟，與我們金鈴宮的劍法差不多的，對嗎？」

三名黑衣劍侍的劍法，是從金鈴夫人處抄錄的武功秘笈學來的，當然和金鈴宮武學差不多了！

「妳們曾見過他們用劍嗎？」

「當然了，每天中午，夫人都親自督促每一個擒回來的劍手練習他們本門劍法的，當她首次看見妳那位朋友練劍時，還嘖嘖稱奇呢！」

「事不宜遲，我們現在該如何行動？」

「姑娘，妳有把握出奇不意地一擊即中，把他們擊倒，不讓他們有機會出手嗎？」

「以一敵三？不可能。」

「不，以一對一，他們是兩個人一間房的，餘下的一個，可由我們姐妹對付。」

「這樣便沒問題。」

「這好極了，我們可以……如此這般。」

原來那些劍侍被金鈴夫人以攝魂鈴聲帶回來後，妖婦都會對之施展迷心術，使他們忘記過去，連自己是誰也不知道，只懂得聽從金鈴夫人之命令，因此，那三名劍侍絕不會認得西門瑛是誰，一擊不中，定會驚動其他的人，惹來極大麻煩。

不過，即使那三名劍侍神智清醒，也不會認出西門瑛，因爲西門瑛以魔教教主身份出現時，都是穿着黑袍，頭戴黑罩，除了四大護法天王外，沒有人見過她的眞正面目，更不知道教主是個女的。

三人悄悄摸到其中兩名劍侍的房間，在門上輕敲數下，便推門而進，順手關上。

兩名劍侍記憶雖失，武功尤在，已從床上一躍而起，於黑暗中凝視着走進房的三條黑影，問道：「是誰？」

怡紅輕笑一聲，道：「兩位今天午練劍時，表現極佳，使夫人大爲滿意，故命令我們姐妹三人慰勞兩位。」

怡紅的嗓子，一聽便知年紀不輕，其中一名劍侍大笑道：「夫人慰勞我們？她爲何不派遣一些年輕姑娘來？」

怡紅笑道：「年輕的姑娘有甚麼稀罕？你們每個劍士都經常有侍婢陪伴，怎算得上是特別犒賞，我們這些年紀略大的才是矜貴呢，經驗豐富，床第功夫超凡入聖，保証你們一試之後，對那些年輕小妞兒不屑一顧，日夕希望我們重臨，怎麼樣？如果你們不喜歡的話，我們便回去向夫人覆命。」

兩名劍侍半信半疑，終於想到一轉口味也是無妨，何況這對他們毫無損失，遂點頭道：「既然如此，那便來吧！」

怡紅、桃紅兩人率先向其中一名劍侍投懷送抱，西門瑛亦輕移蓮步，走向另外一人。

但聽見兩聲悶哼，二人差不多同時得手，把兩名劍侍點到。

二人隨即跑到鄰房，依法炮製房裏的人，把第三名劍侍帶走。

一切都非常順利，一頓飯時間後，西門瑛、怡紅、桃紅已分別挾着三名劍侍，來到別院外躲起，靜候天亮林中大霧時趁機逃走。

中敵奸計　被困荒島

當倫少亮告訴小菁將前往東海某無名小島找尋天龍上人，請他傳授天龍禪唱絕技的時候，小菁却附耳告訴他一件事。

倫少亮聽了，登時一怔，隨即大喜，道：「眞的嗎？眞的？妳眞的有了是幾時……」

小菁滿臉通紅，粉頸低垂，輕輕地點了一下頭。

一旁之老怪物甘不凡閱歷豐富，一看已知是甚麼一回事，大笑道：「菁丫頭，恭喜妳了，雙喜臨門，不，應該是三喜臨門。」

倫少亮一愕，道：「老怪物，你胡說八道什麼？甚麼三喜臨門啊，難道你能預知小菁懷的是三胞胎？」

甘不凡笑道：「肚子還沒顯現出來，我怎知是三胞胎還是十胞胎，讓我告訴你吧，有了孩子是一喜，成爲倫家少夫人是第二喜，噢，小搗蛋，你不是打算飽食遠颺，不娶菁丫頭進門吧？」

倫少亮道：「怎麼會哩？但這也是雙喜臨門啊，何來三喜？」

甘不凡道：「菁丫頭，還是由妳親自說出來吧。」

小菁輕聲道：「少爺，南宮老爺已把小婢收爲乾女兒，賜名南宮小菁。」

倫少亮聰明過人，一聽已知南宮奇之用意，也爲小菁高興，道：「小菁，恭喜妳了，這眞是三喜臨門，今後妳也得更改稱呼了，不要再小婢長、小婢短的自降身份。」

如今已是南宮小菁的小菁道：「少爺，小婢不敢。」

甘不凡道：「小搗蛋，暫時還是不要研究身份稱呼這個問題了，菁丫頭身懷六甲，實在不宜隨你出海，如今你如何替她安排？」

倫少亮想了想，道：「那還不簡單？她可以留在這裏，待我從東海回來，再一起回埋劍山莊向爺爺稟告，立即補辦迎娶便成。」

甘不凡道：「禮節事小，你得想想，東海此行，路程不近，加上你還要學習天龍禪唱絕學，三數個月內，定難回轉，屆時菁丫頭腹大便便，長途跋涉回埋劍山莊，實在不大方便。依我看，還是立即把她送回去，讓倫老兒早點知道這喜事，也許他還另有安排哩！」

「這怎可以，找天龍上人之事急如眉睫，一來一回，花費不少時間的啊。若由小菁獨自回去，我又不放心。」

「小搗蛋，你忘記了還有我嗎？護花任務，我也不是第一趟做的了，再向南宮小子要兩三個高手陪伴，當作送嫁，你還有甚麼可擔心的？」

「有你護送，我當然放心，但你不去東海嗎？」

「前往東海只是學藝，又不是打架，要那麼多人去幹什麼？有酒怪和婉丫頭在，還嫌不夠嗎？」

南宮婉兒插口道：「甘老前輩，既然菁妹不去東海，晚輩也不去了，讓晚輩陪菁妹前往埋劍山莊吧。」

甘不凡有心撮合她和倫少亮之好事，一同前往東海製造二人相處機會，怎會放過，連忙瞪了她一眼，道：「妳胡說些甚麼，還愁日後沒有機會前往埋劍山莊嗎？天龍禿驢武功蓋世，若能給他看上，傳授妳一招半式絕學，可夠妳畢生受用哩！」

小菁會意，連忙一拉南宮婉兒衣袖，附耳道：「姐姐，此去東海，路途遙遠，少爺乏人照顧，小妹實在不放心，求求妳幫一幫忙吧！」

在南宮婉兒心底裏，其實是非常渴望能到東海一遊，至於是爲了甚麼原因，她自己也不敢肯定，也許如甘不凡所說般，希望能一廣見聞，領略處身於一望無涯的大海之感受。

可是女兒家畢竟臉皮薄，小菁因身懷六甲，未能同行，南宮婉兒雖然是武林兒女，要她單身一個少女單獨陪伴一個青年男子遠行，實在有點兒尷尬，遂找尋藉口不去東海。

不過她實在不必這麼避忌的，因爲此去東海，並非只有倫少亮與她同行，還有一個負責帶路及替他們引見天龍上人的酒怪畢醉翁。既非孤男寡女相處，又何須避嫌？

也許在南宮婉兒眼中，只能看見倫少亮一個人，忘記了畢醉翁之存在吧！

如今經過甘不凡及小菁分別解說及請求，南宮婉兒自然順水推舟，欣然答應與倫少亮及畢醉翁前往東海找天龍上人。

距離金鈴夫人可能到江湖惹事的日子只有九個月左右，對倫少亮等人來說並不足夠，便決定立即起程前往東海，不再留在南宮世家浪費時間。

倫少亮多方叮囑甘不凡小心照顧小菁後，才與畢醉翁及南宮婉兒上路。

南宮婉兒看見倫少亮如此關心小菁，替小菁得到這樣好的歸宿高興之餘，也勾起了無限感觸。想到自己日後能否找到一個像倫少亮這個在各方面都令人讚賞的夫婿。

小菁與她相比，無論武功，身份以及容貌，都差了一大截，却能有此福氣，而自己則……唉，她實在有點妒忌。

雖然小菁只是嫁與倫少亮爲妾，但是，只要夫婿對自己愛護，甚麼名份有何關係！反之若夫婿對自己毫無愛意，日夕只顧着和其他女人鬼混，即使是正室，那又如何，還不是有夫等如無夫。

小菁雖然提及過替她和倫少亮撮合，但這有可能嗎？南宮婉兒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從那一晚與小菁持着劍到客棧找倫少亮，企圖把他殺掉，以免妨礙慕容傲雪奪取劍魁名銜之後，她在倫少亮心目中，已留下一個極壞的印象。

經過數番相處，倫少亮對她的印象雖略有改變，但若說到男女間的感情，則一點都不存在，倫少亮又怎會聽從小菁之言，娶她爲妻哩！

南宮婉兒並非蠢人，當然明白甘不凡及小菁要她陪同倫少亮前往東海之眞正用心，令到他們有接近的機會，希望兩人之間能在這一段旅程中，培養出感情來。

可是，南宮世家家訓極嚴，南宮婉兒雖是江湖兒女，却不是行爲不檢之人，她始終覺得自己在慕容傲雪變心不足三個月，便向別的男人送秋波示愛，會令別人誤會她朝三暮四，水性楊花。

因此，在和倫少亮及畢醉翁前往東海途中，她都表現得矜持萬分，與倫少亮保持着一段距離，並無刻意討取他的歡心。

她這一着，並不是某些女人喜用的「欲擒故縱」之招數，只是不希望倫少亮對她的壞印象加深，認爲她不但胡作妄爲，更在男女關係上隨便得很。

有意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世間事往往便是這樣奇怪，南宮婉兒不去刻意討取倫少亮歡心，倫少亮却是對她好感大增。

一點也不錯，一直以來，倫少亮對南宮婉兒的印象雖不能說糟透，却是好感全無，因爲他對南宮婉兒胡作妄爲，爲了慕容傲雪而跑到客棧殺他的作風，實在不敢恭維。

但是，當日前往客棧意圖殺倫少亮的，除了南宮婉兒外，他現時的愛妾小菁也有份兒參與，爲何倫少亮接受小菁，更漸漸對她憐愛有嘉呢？

理由很簡單，因爲小菁當時只是小婢身份，身不由己，一切主張都應該是南宮婉兒的，不能怪責到小菁頭上來。

另外，自從小菁跟隨倫少亮後，因爲身份關係，她一直都表現得恭順溫婉，活像倫少亮的附屬品。這可大合倫少亮之脾性，因爲他認爲女孩子便應該是這樣的，拿着刀劍到處跑，實在太不像話，所以他對小菁日漸喜愛起來。

當初，施英在他心中留下難以忘懷的印象便是基於這個因素，至到後來發覺施英的眞正身份時，他雖然大爲失望，自己已無法把施英的倩影從他腦海中刪除。

如今，南宮婉兒一改以往形象，表現出女性矜持的一面，自然使倫少亮對她的觀感大爲改變，好感大增。

不過，最重要的還是倫少亮對南宮婉兒的遭遇大是同情，對她產生了憐意。很多時，愛意便是從憐意產生出來的，只是，若說倫少亮此刻已對南宮婉兒產生感情，尚是言之過早。

倫少亮既然已對南宮婉兒改變了印象，對待她的態度，自然不像前數次般那麼冷淡，開始主動與她攀談起來。兩人之間之距離及隔閡，登時縮短了不少。

十餘天後，倫少亮等一行三人便來到海濱一個小鎭，酒怪畢醉翁於兩年前曾到過這裏，可算識途老馬，遂由他負責僱船及購買出海所需物品，倫少亮則與南宮婉兒於一小食肆略事休息。

不消一炷香時間，畢醉翁已辦妥一切轉回來，略進酒食後便與倫少亮及南宮婉兒登上一艘大船，揚帆出海。

南宮婉兒從沒出過海，大訝問道：「畢前輩，我們只有三個人，何須找這麼大的船啊？」

畢醉翁大笑，道：「婉丫頭，怪不得老怪物要妳多增廣見聞了，海中的風浪巨大，即使風平浪靜，小一點的船也難以抵受，更別說碰上暴風雨了，我還嫌這條船不夠大哩。」

畢醉翁說得一點也沒錯，他們所乘坐的船雖然體積頗大，但出了大海後，便變得渺小非常，雖仍能穩定地航行，但對從沒有出過大海的倫少亮及南宮婉兒來說，那種左飄右盪，足下無實地的滋味，煞是難受之極。

在這種情況之下，無論武功是如何的高明，也是無用武之地，出海一個時辰後，兩人已是臉色蒼白，目眩腦脹，心中有着一種說不出來的翳悶感覺。

畢醉翁見狀笑道：「怎麼樣，還能夠支持嗎？」

倫少亮搖頭苦笑，道：「我還勉强可以支持一時三刻，眞想不到海裏的風浪竟如斯厲害。南宮姑娘，妳覺得如何了？」

南宮婉兒雙唇緊閉，搖首不語，誰也可以看出她這時是辛苦得很。

倫少亮連忙掏出一瓶清心解毒丹，倒出一顆遞給南宮婉兒，道：「南宮姑娘，這是寒家家傳靈藥，功能解百毒，妳可試服一顆，看看會否好一點。」

畢醉翁卻道：「小搗蛋，別浪費如此珍貴的靈藥了，試一試我的暈浪丸吧，保証一顆到肚後，精神爽利。」說畢便給予倫少亮及南宮婉兒各一瓶藥丸。

倫少亮不假思索，取出一顆便吞下，南宮婉兒已是難受得很，自然亦急急服下一顆。

果然，片刻後，兩人心中的翳悶便一掃而空，臉色迅即好轉過來。

倫少亮笑罵道：「酒鬼，既有如此良藥，爲何不早點拿出來？」

畢醉翁大笑，道：「經一事，長一智。我若甫出海便給你們服下暈浪丸，你們豈不是不能親身體驗暈船之滋味？」

倫少亮道：「酒鬼，你嘗試過死亡之味道嗎？」

畢醉翁道：「當然沒有，否則我怎能坐在這裏，你以爲我是一隻貓，有九條命的嗎？」

倫少亮道：「這便好極了，有機會時，讓我給你一個機會親身體驗一下這種滋味，這叫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畢醉翁連忙擺手道：「不，不，我還有很多滋味沒有體驗過哩，不說別的，便是大登科金榜題名，小登科洞房花燭這兩大人生喜事也沒有一試，怎可以這麼快便試死亡味道。若你眞的要報仇，還是押到我試過這兩種滋味之後再說吧。」

倫少亮笑道：「好極，回到中原後，我立即替你找一個老婆。」

南宮婉兒早已忍俊不禁，笑了起來。

一路上都是風平浪靜，只遇上一場較大的風浪，不過却是有驚無險，安然渡過，只是把畢醉翁帶上船的數罎酒給打破了，弄得愛酒如命的畢醉翁終日愁眉不展。

倫少亮笑道：「酒怪，這是上天懲戒你，罰你沒酒可喝，誰教你日前作

弄我們，害得我們白白受苦了個多時辰。」

畢醉翁呱呱大嚷，道：「寃枉啊，這怎算得是作弄？我是爲你們好才這樣做，這好比一個學習泅泳的人，不喝上數口水，絕對不會懂得水性，也像一個喝酒的人，若沒有醉過，酒量永遠不會好……」

倫少亮連忙打斷他的話柄，道：「別這麼長篇大論了，這樣說來，我們豈不是還要感謝你？好吧，回去後，我便替你物色一個渾家，讓你一嚐夙願，免得你日後死掉時無人拜祭，在地府裏連買酒的錢也沒有。」

「小搗蛋，你這是要我的命。」

倫少亮突然眉頭一皺，道：「酒鬼，沒酒可喝，你身上少掉了一份酒味，卻換上了一身藥味，莫非你帶了很多藥在身上嗎？」

畢醉翁一怔，隨即道：「小搗蛋，你的鼻子眞是比獵犬還要靈敏，竟連我身上的輕微氣息也能嗅出來。不錯，我身上是帶着藥，但並不太多，而且是裝在瓶子裏的，藥味不可能散發出來。你嗅到的，乃是我的體香。」

倫少亮失笑道：「我只聽說過一些女子爲求身材纖巧，不吃肉類蔬菜，只以花菓充飢，久而久之，便變得芳蘭遍體，遍身洋溢着花香菓味。酒怪，莫非你也東施效顰，以草藥爲餐？」

畢醉翁搖首苦笑，道：「雖不中亦不遠矣，我甫出娘胎，便患有隱疾，羣醫束手，其後被一名走方郎中所救，只可惜爲時略晚，未能根治，必須每天吃藥。三天不吃，便會舊病復發，屆時大羅神仙下凡，也沒有辦法。

倫少亮笑道：「原來這樣，我還以爲你追求長生不老，以藥草爲食。」

便在這時，船主前來報告，已抵達目的地，三人連忙跑到船面一看。

只見茫茫大海中，聳立着一個龐大孤島。遙望過去，島上古木參天，不像有人居住的樣子。

倫少亮道：「酒怪，島上除了天龍上人外，便沒有其他人居住嗎？」

畢醉翁道：「不，除了禿驢外，還有一些從中原跑來這裏避世隱居之士和一些土著。」

大船吃水深，無名島乃是荒島一個，自然沒設有碼頭，故只能放下小舟，載引倫少亮三人及一干應用品上岸。

上岸後，畢醉翁再三叮囑船主在海濱等候三天，方與倫少亮及南宮婉兒携着應用品往內陸進發。

走了大約一個時辰，天已漸黑，三人來到一平地停下，找了些枯枝，生起火，拿出帶來的乾糧進食。

「畢老前輩，我們在這裏過夜，還是繼續上路？」南宮婉兒問道。

「我們在這裏過夜，明早再繼續行程。大約日落時分，便可抵達老禿驢濳修之處。」

「既然如此，我們爲何不乾脆留在船上，待明早上岸啊？這樣一來，抵達時也不過剛入黑不久，毋需在這時露天而宿。」倫少亮眉頭一皺道。風餐露宿，對他來說乃是家常便飯，他只是擔心南宮婉兒對這不慣。

「小搗蛋，你以爲我與舒服有仇，寧取幕天蓆地，而不要高床暖枕嗎？老禿驢居處，難找得很，入黑後才到，定會迷路，屆時在林裏過夜，更是弄巧反拙。你倆慢點吃吧，我到附近走走，大約半個時辰便回來。」

「你要去那裏？」倫少亮道。

「附近有土著居住，我前往看看有沒有辦法張羅一兩罎土酒，沒有上等美酒，土酒也得將就將就了，否則跟着來的十天八天，也不知如何渡過。」

「小心點，可別讓那些土著把你吃掉了。」倫少亮笑道。

「放心吧，這裏的土著雖然不和善，也喜歡把外來人烹來吃，但對象只限於你們這些皮滑肉嫩的年輕娃兒，對我這老頭子不感興趣的。」畢醉翁邊說邊飄身而去。

「倫公子，這裏的土著當眞把人烹掉來吃的嗎？」南宮婉兒大驚問道。

「我沒有到過這裏，不大清楚。不過據我所知，有部份蠻荒地區的土人，是喜歡這樣做的，他們還視之爲天下第一美食呢。」倫少亮答道。

「若這些人找上我們，如何是好？」

「怕甚麼，土人們都不懂武功，憑妳我二人，還不是來一個殺一個，來兩個殺一雙？」倫少亮笑道。

「但是，土人們都喜歡空羣出動的，若一來便是一千數百，我們怎能殺得那麼多？」

「不必擔心，土人們都是迷信非常的，屆時只要向他們露出一手絕頂武功，便會把他們唬嚇着，以爲我們是神仙，絕對不敢冒犯，甚至還會跑回去拿種種物品孝敬我們哩。」

「那麼我們該顯露些甚麼武功，劍法還是掌法？」

「千萬不能用兵器，這樣一來，他們便會認爲妳對他們有惡意，最好是輕功，劈空掌力及虛空點穴也可以。」

「倫公子，說出來慚愧，輕功勉強還可以，小妹對劈空掌力及隔空點穴這兩門武功，實在差得很。」

「既然這樣，讓我來教妳一個小玩意兒，實際功用不大，但拿來唬嚇土人，却極爲有效。妳且小心聆聽口訣。」

南宮婉兒曾親身領敎過倫少亮之絕頂武功，知道他口中說的小玩意，實際却是一種絕學，連忙細心聆聽。

原來倫少亮傳授她的，乃是一種輕功身法。大凡輕功，講究的是快捷，但倫少亮這一套，却是大反其道而行，愈慢愈好。

慢怎能算是輕功？只要有脚的人都懂得慢慢走，誰不會？

箇中當然有其奧妙之處。

倫少亮傳授給南宮婉兒的輕功，並不是拿來在陸地上奔走的，而是向上空提昇，及從高而降。

一個會修練輕功的人，向上一躍數丈，及從十丈八丈高處跳下，乃輕而易舉之事，但若要他慢慢來，好像一朵雲般冉冉升高，或像一張紙般徐徐飄下，那便難乎其難了。

南宮婉兒雖然內功修爲稍差，天資却是絕頂聰明，不消半個時辰，已能捕捉箇中要旨，冉冉昇空六七丈，徐徐降下，得心應手。

倫少亮大爲讚賞，道：「南宮姑娘，妳眞聰明，這麼快便能學會，有這小玩意，加上妳的美麗容貌，那些土人看見了，一定會認爲是仙女下凡。」

南宮婉兒登時臉上一紅，低頭道：「倫公子說笑了，小妹蒲柳之姿，而且天生蠢鈍，怎敢當此美譽。」

倫少亮在山中長大，不習慣虛僞，絕不胡亂稱讚別人，道：「南宮姑娘，妳以爲我是在胡亂吹捧的嗎？妳的確是這樣嘛！不過，妳的內功是稍爲差一點，若能上昇十丈，那就更爲理想。噢，有辦法了，那邊的削壁，在六丈處有一凹位，妳可以試一試在該處借力換氣，看看妳能上昇多高。」

月色之下，南宮婉兒看見倫少亮所指之處，果然有一可借力換氣的地方，連忙跑去一試。

毫無困難地，南宮婉兒上昇至削壁凹入之處，輕輕借力一點，換過一口眞氣，繼續冉冉昇高五六丈。

驀地，她看見削壁上另有一可供換氣之處，心中一動，不假思索，便再度借力上昇五六丈，離地足有十六七丈才徐徐下降。

在地上的倫少亮看見了，暗叫一聲不好，連忙衝向削壁。

在空中徐徐下降，那種感受便如一隻小鳥般，無拘無束，悠然自得，南宮婉兒這時可說是高興得差點兒叫嚷出來。

誰知道樂極生悲，只下降了五六丈，她便難以控制下墜之速度，大驚之下，一口眞氣登時散渙，整個人從高空摔下，嚇得驚叫出來。

幸好倫少亮已有先見之明，施展絕頂輕功身法，如一頭大鳥般撲向半空，一把接着南宮婉兒，安然回到地上。

南宮婉兒驚魂甫定，却發覺自己在倫少亮懷抱中，登時紅透耳根。要知道她雖然曾暗中把慕容傲雪視爲未來夫婿，與他却是以禮相待，便是手指也沒有碰過一下，何曾和一個男子如此接近？

這時的她，心裏卜卜跳着，不知所措，只懂得賴在倫少亮懷裏。

倫少亮輕輕把她放下，道：「南宮姑娘，妳沒有嚇着吧？」

南宮婉兒羞得低下頭來，輕聲道：「謝謝你，小妹無礙。」

倫少亮道：「對不起，我忘記了告訴妳，昇的愈高，下衝之力愈大，以妳現時之功力，若上升超過十三四丈時，便難以控制下降的速度。」

「倫公子，抱歉的應該是小妹，小妹實在不該得意忘形，忘記了自己力有不逮，胡作妄爲，請公子恕罪。」南宮婉兒更是羞愧得抬不起頭來，低聲道。

「人望高處嘛，何罪之有，妳有如此成績，已是難能可貴的了。練習到此爲止，回去休息片刻吧。」

南宮婉兒聽見倫少亮語氣中沒有半點怪責之意，登時放下心頭大石，她實在擔心倫少亮因此而對她增添不良印象，認爲她經常闖禍。

「咦，差不多一個時辰了，酒鬼爲何還不回來，莫不成眞的給土人捉了去，烹掉來吃吧。」倫少亮瞧了瞧天色，大訝道。

「公子，我們要不要去找他？」

「人生路不熟，而且四周黑黝黝的，我們到那裏找他？還是在這裏等他吧。南宮姑娘，妳覺得冷嗎？剛才我發覺妳好像有點顫抖似的，靠近些火邊取暖吧。」

南宮婉兒當然不能說出剛才是因爲被他抱着，才會身不由己地顫抖起來，連忙坐近火邊，把枯枝加進火裏。

又是一個時辰過去了，畢醉翁仍沒有回來。

南宮婉兒憂心忡忡，道：「倫公子，畢老前輩會不會發生了甚麼意外？」

倫少亮道：「這酒鬼比眞的鬼還要機靈，怎會有甚麼意外？我猜定是在黑暗中迷途了，活該，誰叫他這樣視酒如命。南宮姑娘，不要想他了，妳先睡一睡吧，天亮後，我們再作打算。」

南宮婉兒默默點頭，從行囊中取出被舖，於火邊躺下，片刻後已沉沉入睡。

事實上，南宮婉兒因不習慣於飄浮中睡覺，這幾天來，在船上根本沒有好好地睡過一覺，早已疲憊不堪，所以很快便能入睡。

只是，不多久後，她便夢囈起來。

「小菁，我眞羨慕妳，能夠找到如此美好的歸宿……」

「甘老前輩、小菁，我知道你們是一番好意，但是倫公子對我成見頗深，怎會喜歡我啊……」

「表哥，你實在太令我失望了，不過這倒好，讓我能夠及早看清楚你的爲人，否則我這一生幸福，便就此斷送了……」

「倫公子，我眞的好像是仙女下凡嗎？唉，你讚我又有何用？我寧可聽你說不再怪責我昔日之魯莽行爲……倫公子，你還在惱我嗎……」

一旁的倫少亮聽了，不知如何是好。

這時他才知道甘不凡和小菁都在撮合他和南宮婉兒之好事，甚至畢醉翁借意離開，說不定也是使他倆有單獨相處之機會。

他更從南宮婉兒的夢囈中，獲悉她已對慕容傲雪心死，逐漸把感情轉注在他身上，但是，他可以接受這份感情嗎？

照說是沒有問題的，因爲經過多日來的相處，南宮婉兒數日來所給予倫少亮的不艮印象，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踪，代之而起的是一份同情感以及憐意。

可惜的是，倫少亮心中仍對另外一人難以忘懷，這個人自然便是令他刻骨銘心的施英，也即魔教的現任教主。

他當然知道自己和施英能夠共偕連理的機會渺茫之極，但是，他始終不能夠把她的倩影驅出腦海之外。

他知道天下間沒有人能夠代替施英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小菁不能，南宮婉兒更是不能。

因此，這時的倫少亮，腦海裏思潮起伏，困擾萬分，難以入睡。

這一晚，可說是倫少亮畢生以來最漫長的一夜，比諸數月之前發覺施英眞正身份後那個晚上還要難過。

這當然了，多了一個人，自然多了一重煩惱。不過，其實解決的辦法簡單得很，只要把施英忘記，把感情轉注在南宮婉兒身上，那便什麼問題也迎刃而解。

只是，人若能輕易把一段感情忘記，世間上便沒有那麼多轟轟烈烈的愛情故事，歷史上也少掉很多因愛情，甚至可以說因女人而惹起的悲劇。

好不容易、天才大亮，倫少亮整夜也沒有睡，只是閉目調息了片刻，加上這數天來，他亦好像南宮婉兒般，未能適應船上環境，沒有好好睡過，因此，這時的他，一雙眼睛滿佈血絲，一看便知是睡眠不足的現象。

南宮婉兒一覺醒來，看見倫少亮的模樣，登時大爲吃驚，急問：「倫公子，昨晚你沒有睡？」

倫少亮聳聳肩，道：「我不用睡很久的，只調息片刻便成。」

誰知道南宮婉兒却誤會了，道：「倫公子，人怎可以不睡眠的？你應該喚醒小妹，大家輪流守夜嘛！這教小妹如何能心安呢？」

事實上，以倫少亮精湛的內功修爲，只要附近有什麼異狀，即使睡着，也能有所警覺，何須守夜。

只是，他一向給予南宮婉兒之印象都是嘻嘻哈哈，無拘無束的，南宮婉兒又怎會想到他也會爲感情所困擾，難以入睡？

她只想到倫少亮是爲了照顧她而整夜不眠！因此，她對倫少亮的好感，又加深了一層。

這倒是個美麗的誤會。

倫少亮仰望天色片刻，道：「天已大亮，老酒鬼即使在黑暗中迷途，亦應回來的了，莫非眞的出了些什麼意外？唔，我們還是到處找一找他爲上。」

南宮婉兒道：「倫公子，倘若他回來時不見我們，又四處尋找我們，豈不是捉迷藏？」

倫少亮笑道：「南宮姑娘，妳經常在江湖走動，爲何不知道有暗記這辦法？」

南宮婉兒登時紅透耳根，垂首道：「倫公子，說出來慚愧，小妹其實甚少在江湖走動的，閱歷膚淺得很，否則當日也不會那般魯莽冒犯公子了。」

倫少亮道：「妳還提那件事幹什麼？我早已忘得一乾二淨了。來吧……咦，爲何酒怪所拿的包裹這麼輕的？」

原來他們不知道將會在天龍上人那裏逗留多久，所以購置了不少糧食及日用品，每人負責携帶一部份。酒怪不見了，倫少亮自然要把他負責的一份也帶走。

倫少亮隨即打開酒怪負責携帶的兩袋東西，只見裏面却是一些破布垃圾，那有甚麼糧食！

南宮婉兒大訝，道：「爲甚麼會這樣的？難道畢老前輩給人騙了？」

倫少亮沉思片刻，搖首道：「不是酒鬼給別人騙了，而是我們被酒鬼騙了。如我所料不差的話，他早已乘船離開這裏。」

南宮婉兒嚇了一跳，道：「不會吧，倫公子？若他回了中原，誰帶領我們前往找尋天龍上人？」

倫少亮道：「南宮姑娘，至今妳還不明白？天龍上人根本不是隱居在這荒島中，這只是酒怪一派謊言，胡謅出來，騙我們來到這無人荒島，再也不能回到中原去，我們且回到海濱看看那艘大船是否仍在，便知道我的推測有沒有錯。」說畢，便拿起自己携帶的那份包裹，與南宮婉兒循來路直撲海濱。

果然，那裡還有大船之踪影！

南宮婉兒頓足道：「畢老前輩爲何這樣害我們？」

倫少亮道：「暫時不要研究這個問題了，我們還是到處找一找這個島有沒有人居住吧，否則我們即使不餓死，也會老死此間，永遠不能回中原。」

* * *

西門瑛、桃紅及怡紅挾着三名穴道受制、記憶盡失的魔教劍侍，匆匆回到金陵以北數十里外一個小鎮裏的小莊院。

這外形殘舊的小莊院，本是賭王之王袭一敗、魔教昔年四大護法天王之一倪堅的家，也是西門瑛這二十多年來居住之處。

如今，倪堅已帶着教中剩餘實力躲了起來，怎樣也聯絡不着，連這小莊院的下人，亦跑得一個不剩，只餘空屋一間。

西門瑛帶領各人來到自己的房間，從衣櫃裏拿出黑袍及黑頭罩穿上，再帶着琴與桃紅等人，經由暗道來到另一沒有窗的密室。

她把三名劍侍被制穴道略爲更改，使他們清醒過來，但仍不能動彈後，便坐下來，彈奏那闋慧光大師聲稱能破解邪法的「降魔曲」。

只片刻後，西門瑛已留意到三名劍侍的眼神，開始變得明朗清晰，不再是一片迷惘，頓即大爲鼓舞，運指如飛，把那闋「降魔曲」整闋奏出來。

一曲既畢，西門瑛已肯定三名劍侍的神智、記憶已全部回復過來，唯一不敢肯定的，是三人身上所受的禁制，是否也一並解除。

她把其中一名的劍侍受制穴道解開、以冷冰冰，不分男女的嗓子道：「李劍侍，可還記得本座是誰嗎？」

那名劍侍慌忙下跪施禮，惶恐地道：「屬下見過教主。」

「李劍侍，你可知道發生了甚麼事？」

李劍侍思索了半晌，道：「回稟教主，屬下不清楚。當日屬下奉命截殺慕容傲雪及生擒南宮婉兒，誰知遇上甘不凡多管閑事，幸好副教主及時趕到，眼看便要得手，却跑出一個甚麼金鈴夫人來，及其後，鈴聲一响，屬下便甚麼也記不起來了。」

西門瑛隨即解開餘下兩名劍侍之穴道，他們也是和李劍侍一樣，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

西門瑛約略把他們被金鈴夫人以邪術擄走及其後所發生的事件說出，道：「你們現已知道倪護法及余護法大有可能已經背叛本座，有何打算？」

「屬下誓死效忠教主。」三名劍侍同聲回答道。

事實上，他們那有選擇餘地？即使最蠢的人，也知道在這情況之下，若不表示向西門瑛效忠，能有命才怪。

「現在你們且運氣檢查一下，看看金鈴夫人有否在你們體內另做手脚。」

三人大吃一驚，連忙運氣檢查，却沒有發覺有何異狀，便據實回答。

西門瑛給予三人各一顆藥丸，道：「爲表示向本座效忠，你們服下這顆慢性毒藥吧，只要你們永遠效忠本座，本座於適當時間，便會給你們解藥。」

三名劍侍均知道，教主的武功比他們高出很多，且有兩個不知底蘊的健婦在，若不乖乖服下藥丸，只有死得更快，遂略一猶豫後，便服下那三顆慢性毒藥。

「好極了，你們也很累的了，先去休息吧。」

三名劍侍連忙唯唯應諾，離開密室。

西門瑛對桃紅、怡紅道：「兩位姨姨，家父的身份，想妳們亦略知一二，如今我已繼承他的責任，兩位若有意留下助我一臂之力，我非常歡迎，若兩位不願意，我也不會勉强。」

桃紅問道：「瑛姑娘，若我們留下，將是甚麼身份？若我們不願意，妳會如何處置我們？」

「兩位若願意留下，身份將會是教主一人之下的護法，若兩位選擇離去，我將給予兩位一筆款項，讓妳們下半生舒舒服服的過活。」西門瑛道。

兩人考慮了片刻後，桃紅率先回答：「瑛姑娘，我願意留下。」

「我也願意。」怡紅亦道。

畢竟權慾並不是只有男人才喜歡的。當然，若桃紅及怡紅有她們自己的家庭，那自當別論。只是，她們均是無親無故，即使有一筆鉅款，下半生還不是孤寂的渡過，倒不如追隨西門瑛，過一些多姿多采的江湖生涯。

雖然，她們若有錢的話，也可找個伴侶，只是她們有自知之明，不但人老珠黃，身體更是疤痕纍纍，男人見到時定會倒胃，這樣的婚姻，那有幸福可言？

「好極，謝謝兩位，我一定不會虧待兩位的。」西門瑛大喜道。

* * *

西門瑛回到自己的閨房，換過衣服，躺在床上默默思考。

如今三名劍侍已順利救出，下一步自然是找鬼醫余勝陀及倪堅，重整光明聖教了。

找到他們後，自己該如何處理？是否依父親慧光大師所說般，把倪堅辦以危言惑衆、密謀叛教之罪，以收殺一儆百之效？

若要鞏固自己的勢力，這當然是極佳辦法，但是她能下手嗎？

別說西門瑛乃是倪堅一手撫養長大，便是他這一生人全心全意把自己奉獻給光明聖教這份功勞，也使西門瑛下不了手。

她知道以她的性格，實在不適宜當上光明聖教的教主，甚至護法、劍侍也不適合，因爲教條中沒有感情這兩個字存在，一切得以光明聖教爲大前題。

爲了這個原因，倪堅背叛了她，一點也不考慮自己是他親自撫養長大的，也爲了此，慧光大師能狠毒心腸，把一個追隨多年的忠心手下殺死。

但是，西門瑛知道她自己未能達到無情、絕情的境界，絕對不適合當光明聖教的教主，只是，她根本沒有選擇之餘地。誰叫她是魔教教主西門靖的唯一兒女？

想到這裏，她不禁長嘆一聲，慨嘆造物弄人，若她只是個平常人家的女兒，那該是多好！

感懷身世、長嗟短嘆當然解決不了問題，人終歸都是要面對現實，自暴自棄、企圖逃避現實的，只是個儒夫、廢人！

西門瑛並非自暴自棄之人，迅即抛開一切不切實際的念頭，埋首思索

如何解決面對着的難題。

目前，連同桃紅及怡紅，她只有五個人，難有甚麼作爲，所以最首要的，自然是召集舊部。雖然經過黃石鎭一役後，光明聖教已元氣大損，却仍有鬼醫、倪堅兩名護法，化名席無名參加黃山大會的陳旭明劍侍以及十多名身手不錯的劍手，實力並不太差。

問題是人海茫茫，往那裏找尋這十多名刻意不與她聯絡的手下？

那十多名普通手下，一向都是倪堅及各劍侍所率領，西門瑛只是指揮護法級及劍侍級等骨幹人物，其餘的可說甚少接觸。換言之，這些人即使在路上遇見，她也不會認識。

因此，若他們不主動與她聯絡，西門瑛所能尋找的對象只有兩個人，那便是鬼醫和倪堅，而衆劍侍中，武功最高明的陳旭明亦於黃山論劍後，被送到鬼醫那裏改變容貌，如今是如何模樣也無從得知。

驀地，西門瑛心中一動，想起這時仍是新春，而每年這個時間，鬼醫余勝陀都會……

* * *

倫少亮及南宮婉兒兩人差不多走遍整個島，別說天龍上人，便是土著也找不着一個，說明了一切都是酒鬼畢醉翁編造出來，把兩人騙往這無人居住的荒島，再也不能回到中原。

最要命的是畢醉翁所購的糧食，除了小部份乾糧外，均全被他做了手脚，蘊藏劇毒，不能進食。

幸好島上不乏飛禽走獸，而且野菓處處，否則倫少亮及南宮婉兒餓也餓死了。

這天傍晚，倫少亮與南宮婉兒，正在山區裏燒烤着兩隻獵來的野兎作晚餐。

「倫公子，島上一個人影也找不着，我們如何是好？」

「南宮姑娘，唯今之計，我們只有前往海濱等候，看看有沒有路過的船隻，請求他們把我們帶返中原。」

「會有船隻路經這島嗎？」

「坦白說，機會並不大，因爲捕魚的不會跑到這麼遠，唯一希望是遇上倭寇到這島上補充食水，屆時便制服他們，命令他們駛往中原。」

「倫公子，幸好有你在，若是只有賤妾一個人，小妹寧可一頭跳進海裏。」

「南宮姑娘，事實上，乃是我拖累了妳，若沒有我，妳又怎會淪落到荒島來？」

「倫公子，你怎能這樣說呢，小妹相信一切都是上天安排的，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小妹極有信心，終有一天，我們能回到中原，把那酒鬼碎屍萬段。」

「妳說得對，無論面對甚麼惡劣環境，我們都應該對自己抱着無比信心，絕不輕言放棄。明天清早，我們便到海邊，在海邊建造兩間小屋暫住，以避風雨。」

「倫公子，可否只造一間？」

「爲甚麼？島上有的是木材，而且毫不費工夫，只造一間屋，實在不大方便，這裏雖然沒有別人，孤男寡女共處一屋，對妳的名節也不大好。」

「說來慚愧，在這情況下，若小妹獨佔一屋，小妹恐怕難以入睡。君子不欺暗室，只要我們光明磊落，同住一屋那又何妨？事實上，我們已是孤男寡女同在一荒島中，與同住一屋分別並不太大。」

南宮婉兒既然這樣說，倫少亮自然不再堅持，事實上，南宮婉兒所說也極爲有理，只要光明磊落，同處一屋那又何妨？

只可惜倫少亮想到建屋避風雨時已是太遲了，因爲天空中突然烏雲密佈，眼看一場暴風雨便要來臨。

倫少亮暗叫一聲不好，攫起放在地上的行囊及那兩隻剛烤好的野兎，拉了南宮婉兒便跑，道：「快找地方避雨。」

南宮婉兒急道：「倫公子，西邊約一里處有一個山洞，可到該處暫避。」

事實上，不用南宮婉兒提醒，倫少亮亦已想起該處有個入口頗爲狹窄、僅堪一人通過，但內裏却有一丈立方空間的小山洞。

一路上，倫少亮不停地收集枯枝，他在山區長大，一看天色，便知道這場暴風雨定會持續一段時間，有枯枝在手，不但可以生火照明，還可以取暖，實在是不可缺少之物。

但是，風雨來得實在太快了，抵達山洞時，兩人全身上下由內至外，連同包袱裏拿來替換的衣物，沒有一寸布是乾的。

幸好收集得來的枯枝並非全部濕透，還有部份乾爽得很，倫少亮不由分說，首先生起一個火來，跟着便不停以掌力劈向入口處，把洞口加闊。

「倫公子，爲何要如此浪費眞力，把洞口加闊？」

「洞口太窄，難以通風，煙便會困在洞裏，令我們窒息。」

隨即，他發覺南宮婉兒說話時的語聲顫抖得很，便道：「南宮姑娘，妳的衣服全濕，穿在身上很容易着涼，還是脫下來放在火邊焙乾後才穿回吧，我保證不會回轉頭來。」

南宮婉兒知道倫少亮所說的正確非常，全身濕透，實在非常容易着涼，若在這個時候病倒，往那裏抓藥？當下便回轉身，背向洞口，把衣服脫下來，身上只剩下一個小小的肚兜及內褲。

「倫公子，你也把衣服脫下來，讓小妹替你焙乾吧。」

倫少亮也不客套，把上衣脫下，向後拋給南宮婉兒，面對洞外，盤膝坐下，閉上雙目。

可是倫少亮甫閉上雙目，便已聽到南宮婉兒一聲悶哼，跟着便是身軀倒地之聲，急忙問道：「南宮姑娘，妳沒事吧？」

但南宮婉兒只是咿咿唔唔的，沒有作答。

倫少亮已肯定南宮婉兒出了意外，再也不理會這時南宮婉兒有沒有衣服在身，急忙轉過頭來。

只見南宮婉兒臉色蒼白的倒在火邊，左腋下近前胸處伏着一條紅色小蛇，正在吸吮着南宮婉兒的鮮血。

驚蟄還沒過，蛇蟲還在冬眠，何處跑出一條怪蛇來了？而且毒蛇不同蝙蝠，通常都是一擊便退，這條蛇爲何還會吸血？

倫少亮這時已無暇細想，飛撲上前，出手如電，一把揑着小赤蛇七寸要害。

通常來說，不論甚麼類型的蛇，一旦要害被制，都會混身癱瘓，任從擺佈，但是這條小赤蛇却與別不同，竟能如泥鰍般從倫少亮掌心滑出，電射倫少亮面門。

倫少亮不虞有此，登時大吃一驚，要揮掌封架已來不及，匆忙中，只得張口迎着飛射過來的小赤蛇一咬。

可是，蛇頭雖然給他咬着了，但小蛇的皮却是堅韌萬分，咬不入肉。

倫少亮連忙再度揑着小赤蛇七吋之處，企圖把小蛇從口中抽出，可是那蛇皮却是滑不留手，毫無着力之處。

無法可施之下，倫少亮只好改變方針，以雙指揑着牠的要害，運出暗勁，希望能把牠震斃。

幸好，這一着尚能見效，倫少亮感覺到指間傳來的掙扎愈來愈微弱，終於停頓下來，便張開口拉出。

誰知道一股腥血，帶着一顆好像藥丸的物體竟電射倫少亮咽喉，倫少亮一窒之下，竟然悉數吞掉。

隨即，他便想到吞下的只是蛇血及蛇膽，而這些東西通常都是無毒，且對身體有某種程度之補益，便處之泰然，前往檢查南宮婉兒的傷勢，順手把蛇屍扔進火裏。

不必細看，倫少亮已知南宮婉兒身中蛇毒，因爲這時的她，雖然神智仍然清醒，睜大眼睛瞧着倫少亮，却是不停地顫抖着。

倫少亮連忙拿出兩顆清心解毒丹揑碎，給南宮婉兒服下，更附口在她傷處，把毒血吸吮出來。

這時的南宮婉兒，身上只有一件肚兜，而一件小小的肚兜，能遮掩的地方實在少得可憐。當倫少亮吸吮毒血時，半邊肉球盡入眼簾，可說春色無邊。

倫少亮並非登徒子，連忙閉上雙目。

可是，他發覺丹田裏竟冒起一股難以尅制的慾火，全身熾熱難擋，小腹間更是醜態畢呈，如一柱擎天。

他大吃一驚，匆匆替南宮婉兒猛吸數口毒血吐出，飛身撲向洞外，讓傾盆大雨來沖散他的慾火。

倫少亮是過來人，知道因美色當前而引起的本能反應，絕不會如此强烈，尤其是他的定力足夠，當日施英赤裸的躺在他懷裏的誘惑豈不更大，他還不是能夠無動於衷？

這一定是適才吞下的蛇血和蛇膽作怪。

他猜測得一點也沒錯，正是那蛇血和蛇膽作怪，只不過他吞下的並非是蛇膽，而是小赤蛇的內丹，而那條小赤蛇却是陸上生物中，至爲陽剛的赤棟仙。

滂沱大雨，却不能減輕半分倫少亮的慾火，在這嚴冬季節，上身赤裸的他，感覺到好像處身熊熊烈火之中，所不同的，只是那熾熱是從體內丹田處發出，使他的血液沸騰，難以忍受。

山洞裏的南宮婉兒服下清心解毒丹後，片刻之間已祛清體內蛇毒，得以恢復行動。

適才倫少亮發狂似的撲出洞外，南宮婉兒亦看在眼裏，也不顧得身上所穿不多，跑出洞外找尋倫少亮，看他爲何變得如此。

可是甫出洞外，南宮婉兒便嚇呆了。

只見倫少亮雙拳緊握，全身膚色血紅，眼睛圓睜，屹立雨中，那模樣煞是嚇人。

「倫公子，你怎麼了？」南宮婉兒驚嚷道。

「不要跑出來，快回洞……」倫少亮看見南宮婉兒跑出來，大吃一驚地嚷道。

誰知道他還沒有說畢，便砰然栽倒地上。

原來他剛才正以深厚的內功，企圖把慾火壓下，南宮婉兒突然出現，使他稍一分神，便被血氣往上一衝，登時眼前一黑，昏厥過去。

南宮婉兒這時也顧不得狂風暴雨，撲了上前，便要抱起倫少亮回山洞。

那知觸手之處，更比燒紅的鐵還要熾熱，而那胯下所隆起之處更是觸目驚心，似要破褲而出。

南宮婉兒還道他適才也被小赤蛇咬傷，只是男女反應不同，連忙跑回洞裏，拿了倫少亮適才放在地上的那瓶清心解毒丹回轉，倒出四五顆在嘴裏嚼碎，揑開倫少亮牙關，毫不顧忌男女之嫌，以櫻唇渡進他腹中。

可是五顆清心解毒丹却如泥牛入海，毫無反應，倫少亮的體溫更是愈來愈高，燙手非常。

南宮婉兒心中靈光一閃，一咬銀牙，伸手便把倫少亮長褲撕掉，再把自己衣服盡去，伏在倫少亮身上。

她對男女間之事，只是一知半解，看見倫少亮如斯情況，知道乃是小赤蛇作怪，刺激起他的陽剛本能，便

打算以自己純陰之體來減輕倫少亮的陽剛氣。

事實上，她乃黃花閨女，未經人道，即使有心讓對方闖進，以她的經驗，也難以成事。

誰知道倫少亮却因爲五顆清心解毒丹藥力開行，雖不能對症，但已甦醒過來。

這時的他，慾火焚身，加上軟肉溫香在懷，登時渾忘一切，本能地，便把南宮婉兒反壓在身下，揮軍挺進，直搗黃龍。

南宮婉兒在扯掉倫少亮長褲之時，早已存有奉獻清白身軀之心，當下自然不予反抗，逆來順受。

她只覺得整個人好像被撕開兩邊般，一枝燒紅的鐵棒烙進體內深處，痛得眼淚水也掉下來，只得緊咬下唇，盡量伸展雙腿，以減輕痛楚。

逐漸，她感覺到痛楚慢慢減輕，而倫少亮的體溫亦開始下降，便緊緊地摟着這第一個闖進她身軀的男人，輕囔道：「倫……相公，輕……一點。」

倫少亮的神智，登時被她這一嚷喚醒過來，一呆之下，便知道自己闖下大禍，便要抽身而退。

可是，他的後腰却被南宮婉兒緊緊摟着，如要脫身，必須發力推開對方。

他突然想到，如在這時推開南宮婉兒的話，自己和對方都會非常難堪，而事實上，米已成炊，即使現時抽身而退，也是爲時太晚，倒不如順水推舟！

「婉兒，多謝妳救我一命，我一定對這負責的。」

南宮婉兒嬌羞地道：「謝謝你，相公。」摟着倫少亮的雙臂更加上數分力道。

倫少亮心中一動，道：「婉兒，現在妳小心聽着我背誦的口訣，依法施爲，對妳我都大有裨益。」

南宮婉兒一邊不停地在他身體下蠕動，一邊還不迭點頭。

倫少亮隨即把陰陽大法之口訣說出，詳細指點南宮婉兒運功方法。

這時若有人經過，定會認爲他倆乃是瘋子，竟在狂風暴雨之下，幹這只適宜在室內做的事。

良久，兩人的動作停了下來，却仍緊緊的摟在一起。

「相公，你現在覺得如何了？還是熾熱得很嗎？」南宮婉兒閉上眼睛，埋首於倫少亮頸間柔聲道。

「噢，有生以來，我體內的感受也沒有如現時那般舒暢過，整個人好像飄飄然的，妳呢？」

「小妹也是一樣，只是……只是……」

「只是甚麼？」

「只是那兒仍是痛得很。」

「噢，對不起，剛才我實在太粗暴了，稍後我替妳塗些藥便沒事的了。」

「唔，你壞死了，剛才這樣折磨小妹還嫌不夠，尚要逞手足之……噢，爲甚麼會這樣的？你眞的不夠嗎？」

「該死的，定是那蛇血在作怪，婉兒，妳還能支持嗎？」

「相公，我們還是先回山洞吧，但是，你可要憐惜一點，別太……」

倫少亮已用嘴巴把她的櫻唇封着，一把抱起她便飄往山洞，却發覺眞力增强了六七成之多，不禁對陰陽大法之玄妙嘖嘖稱奇。

事實上，陰陽大法那有如此神奇，能令他眞力在半個時辰增進這麼多？一切都是赤楝仙的內丹作怪，只不過倫少亮自己不知道罷了。

但是，功力遠遜倫少亮的南宮婉兒倒是從中得益不少，藉着陰陽大法，把倫少亮吞下的赤楝仙內丹至剛至陽之氣吸收了一部份，混和她那處女純陰之體，達到陰陽並濟之目的，功力倍增。

洞裏春色無邊，洞外風雨則逐漸停下來。

＊　＊　＊

南宮婉兒坐在海邊一塊大石上，臉上洋溢着幸福滿足之色，體貼地把採回來的野果剝掉皮，一顆一顆的放進把頭擱在她大腿上，裸着上身，舒舒服服地晒着太陽的倫永亮口中。

自從吞下蛇血和內丹後，倫少亮的身體日夕都是暖洋洋的，寒冷的天氣對他根本一點影響也沒有，所以索性不穿上衣裳。

南宮婉兒的情況也是差不多，從倫少亮身上轉注過來的陽剛氣，比親身吸收之功效並不遜色，只是因乃女兒身關係，雖處無人荒島，不穿衣服，也有點兒那個，遂披上一件薄薄輕衣。不過興之所至時，她也會脫個精光，與倫少亮跑進海裏嬉水，然後在海灘大石上恩愛一番。

這一段日子，她認爲乃是畢生最難忘，最快樂幸福的，事實上，她有點兒希望不會有船經過，讓她能與倫少亮永遠留在這島上，享受那無牽無掛，無拘無束的二人世界。

「少亮哥，聽小菁說，在埋劍山莊裏，你可風流得很，與不少侍婢都有上一手哩，可是眞的嗎？」

「怎麼了，妳吃醋嗎？」

「我才不吃醋呢，你這人貪得無饜，我巴不得有多些人來減輕我的負擔哩。少亮哥，聽說你還另外有一個紅粉知己施英姑娘，是嗎？」

提起施英，倫少亮不禁一陣惆悵，站了起來，長嘆一聲，遙望大海入神。

看見倫少亮如此反應，即使是呆子，也知道施英在他心中所佔份量極重，南宮婉兒不禁泛起一陣酸意。

良久後，倫少亮才輕嘆一口氣，道：「是的，一點也沒錯，施英的確是我的紅顏知己，一個令我難以忘懷，刻骨銘心的女子，只可惜這一切已是

過去了。」

南宮婉兒一怔，道：「爲甚麼？難道是爲了小妹？」

倫少亮搖搖頭，道：「妳只是其中之一個因素，事實上，即使我們沒有發展至如今關係，施英和我也絕對不能共偕連理。」

南宮婉兒道：「少亮哥，可否說給小妹一聽？」

倫少亮道：「當然可以了，妳和我之間，何須有甚麼秘密？婉兒，這施英姑娘，妳事實上早已和她會過面。」

南宮婉兒大訝，道：「少亮哥，怎會啊？小妹並不認識任何姓施的女子，莫非她另有名字？」

倫少亮道：「她的眞正名字是否施英，我也不清楚，不過妳和她見面時，她是以另一身份出現，便是她這身份，使我和她之間的一段感情難有任何結果。」

南宮婉兒急問道：「她是甚麼身份？」

倫少亮道：「她是魔教現任教主，亦即是數月前把妳擄走，其後又悄悄把妳釋放的黑袍幪面人。」

南宮婉兒低嚷一聲道：「噢，原來她是魔教教主！難怪她釋放小妹時，曾表示爲了你才那樣做。少亮哥，是你要求她釋放小妹的嗎？」

倫少亮搖頭道：「不，我一直都不知道她的身份，直至黃石鎭那一役，我和她交手時才知道。」

南宮婉兒拉起倫少亮重新坐下，整個身軀偎倚在他懷裏，摩挲着他那結實的背肌，幽幽地道：「怪不得當日你會大反常態，一言不發的拉了小菁匆匆離去。少亮哥，你是如何認識施姑娘的？」

倫少亮遂把他和施英的一段情，由開始直至分手詳細道出。

南宮婉兒聽了，輕嘆一聲道：「施姑娘眞是可憐。少亮哥，回到中原後，去找她吧，勸她拋掉魔教教主的包袱，和我們共同生活，不再理會江湖中事，長住埋劍山莊，或是跑來這小島。」

「婉兒，妳能接納她？」

「坦白說，有那一個女子願意夫君被別個女子分掉一半的？不過，若因爲賤妾關係，而令你不能與施姑娘在一起，屆時你和小妹都不會眞正快樂，倒不如大家一起，半個夫婿總比沒有夫婿來得强啊！」

倫少亮輕輕地在南宮婉兒櫻唇上一吻，道：「謝謝妳，婉兒，難得妳這般寬宏大量，只是這沒可能的。即使她願意捨棄一切，爺爺也不會讓她嫁進倫家。」

南宮婉兒却道：「少亮哥，何必嫁進倫家啊，我們可以把小菁也接來這裏，營造我們自己的天地，你難道不覺得這裏好比世外桃源嗎？」

一言驚醒夢中人，南宮婉兒之建議，的確是個最佳解決辦法，登時把倫少亮多月來心中之結解開，只見他激動地緊摟着南宮婉兒，道：「婉兒，妳眞的希望如此？」

「是的，不過屆時你可不能偏心，否則我定會後悔。」

「不會，不會，我絕對不會偏心，事實上，我只擔心屆時妳們三人會聯合起來對付我。」倫少亮急道。

「這一點，則要你自己多多考慮了。」南宮婉兒笑道。

驀地，倫少亮想起一件事來，道：「婉兒，我必須提醒妳一件事，魔教曾殺死妳的姑姑，妳眞的能夠不介意嗎？若妳日後想起這事時，對她心存芥蒂的話，那便對我們三人都不大好。」

南宮婉兒道：「少亮哥，不要擔心這個問題，殺死姑姑的眞兇，乃是魔教，不是魔教任何一個人，只要施姑娘脫離魔教，那便成了。另外，還有一個重大因素，姑姑於小妹出生前，早已嫁進慕容世家，廿多年來沒有回過娘家，小妹也是於近年才見過她數次面，彼此之間，實際上談不上任何親情和感情，小妹怎會爲她的死，影響本身終身幸福？」

倫少亮這才輕吁一口氣，親吻着南宮婉兒，道：「婉兒，妳眞是坦白得可愛。」

「少亮哥，小妹最寶貴的東西都已經送了給你，其他的還有甚麼值得保留、隱瞞起來？」南宮婉兒不停地在倫少亮懷裏蠕動着。

磨擦能生熱，兩個不同性別的成熟軀體互相偎倚，則能生火——一發不可收拾的慾火。

倫少亮正要有所行動之際，却察覺身後四五丈處好像有第三個人的氣息，連忙回過頭來看。

他的頭剛回轉一半，便已聽見一把蒼勁的聲音笑道：「妳錯了，小娃兒，有很多時候，保留少許私人秘密，對維繫夫妻感情大有裨益呢，當然，夫妻朋友之間，若能眞正做到坦誠相處，互相諒解的話，那自然是更爲完美，只是，世間上完美的事實在太少了。」

說話的是個鬢髮皆白，身穿整潔白袍，看上去應已超過百歲，却是精神奕奕的清癯老者。

南宮婉兒這時身上只有一件薄薄單衣，看見有外人來到，連忙如一縷煙般跑回茅屋裏添衣。

倫少亮站起來，向老翁拱手道：「在下倫少亮，敢問老丈從何而來？」

白髮老者呵呵大笑道：「老夫姓張，在這荒島隱居已差不多八十年了。小伙子，你的武功可不差哩，竟能這麼遠便察覺老夫的行藏。」

事實上，倫少亮正在驚異着眼前這老者的輕功高明，耳目靈敏如他，也只能於對方這麼接近時才察覺。

「老丈過譽了，晚輩武功，怎及老丈十之一、二呢，請問老丈可是居住

在小島東南端？」這個無名荒島，倫少亮差不多全踏遍了，只有東南端的懸崖削壁沒有到過，因爲他認爲，該處不可能有人居住，所以沒到。

「不錯，老夫正是居於東南端削壁之下，因爲老夫最喜愛的便是大自然的聲音，該處不但有波浪聲，還有百鳥爭鳴聲，世間上，沒有任何樂曲可以與之比擬。小兄弟，你兩口子來這荒島幹甚麼？避免仇家追殺，還是私奔了？」老翁笑道。

爲情避居這裏，倫少亮雖有這個打算，但却不是這一刻，遂道：「老者，在下夫婦乃是被人騙到這個荒島來的。」

老翁大訝，道：「你們是被騙來的？騙你們來的人說這裏有寶藏、絕世武學秘笈？」

倫少亮道：「不，他說西藏的天龍上人隱居在這裏。」

老翁失笑道：「西藏喇嘛怎會跑到這裏來？騙你們的人定是與你們相熟的了，否則，你們也不會相信。」

這時南宮婉兒已添了衣服，跑回倫少亮身側，聞言道：「是的，老丈，那人正是寒家多年友好。」

老翁道：「這個小島，除了老夫之外，便沒有任何人居住，而知道這小島尚有老夫居住的人根本便屈指可數。很明顯地，騙你們來的人，定是不想你們重回中原了。」

倫少亮道：「恐怕是這樣了。」

老翁道：「小伙子，你們要找那天龍上人幹甚麼？學武功嗎？如老夫沒看錯的話，你倆的內功修爲在中原武林來說，應是首屈一指的了，何須另學武功？」

倫少亮道：「老丈，實不相瞞，晚輩的確是來找尋天龍上人學武功的，因爲中原出了一個擅使攝魂鈴聲的妖婦，爲害江湖，所以晚輩希望能於天龍上人處學懂天龍禪唱，以尅制妖婦的鈴聲。」

老翁道：「小伙子，你實在太天眞了，天龍禪唱乃是天龍寺鎮寺之寶，只有住持才有資格學習，怎會傳與外人？不過，即使眞的傳授與你們，你們也難以學會。」

倫少亮大訝，道：「爲甚麼？」他實在不相信，天下間竟有他學不來的武學。

老翁道：「小伙子，這與你天賦無關，天龍禪唱乃是佛門絕學，只有潛修佛學數十年的高僧，才能捕捉箇中要旨。你與佛無緣，怎能學得懂？勉强修習，還不是畫虎不成反類犬，變成天龍犬吠？不要白費心機了，還是另想辦法吧，能尅制攝魂音的武學多得很哩，簡單點來說，以天籟尅之，便是一個好辦法，諸如雄渾的瀑布聲，以及老夫適才所說的波浪聲、百鳥鳴聲等等都能收效，妖邪之音，那能與大自然之聲抗衡？」

倫少亮道：「老丈，除了天籟外，還有別的辦法嗎？」

老翁道：「有，也是以音尅音，以內力貫注於琴音、簫聲，甚至本身嘯聲以上也可以，只是，這要比較兩者內功修爲之高低，優勝劣敗，沒有取巧之餘地。」

「老丈，嘯聲也可以？」

「當然了，別說嘯聲，便是笑聲也可以，只是功效不及琴音及簫聲罷了。攝魂鈴音之可以攝人心靈，主要是在於它的音質及節奏，人的聲音，即使貫注內力，音質也難與鈴聲相比的，卻能擾亂它的節奏，收到一定之功效，你明白嗎？」

「謝謝老丈指點，請問老丈，晚輩等可有甚麼辦法回到中原嗎？」

「辦法當然有，每隔半年，便有一條船駛來這裏，替老夫供應糧食及衣物，屆時你們賞那船主一些銀兩，要求他載你們回去便成了。」

倫少亮大喜，道：「這好極了，請問那船將在何時來這兒。」

老翁笑道：「怎麼了，這麼快便對這裏生厭嗎？日後你怎能避居這裏？」

倫少亮道：「這兒乃世外桃源，人間仙境，晚輩怎會厭倦？只是晚輩於中原還有要事待辦，所以急於回去罷了。」

老翁道：「原來如此，不過急也沒用，最快也得在這兒住上三個月。」

倫少亮聽了，登時放下心頭大石，道：「沒關係，若那條船將於三個月後抵達這兒，也還來得及。」

老翁道：「小伙子，老夫闊別中原武林也很久了，近數十年，可有甚麼大事發生嗎？可否把你所知道的，說來聽聽？」

「當然可以。」

蝶谷血戰　殲滅女魔

西門瑛帶着桃紅、怡紅兩人離開江南，動身北上，目的地在那裏，除了她自己之外，沒有人知道。

她認爲身爲一個不能見光的魔教教主，行踪愈少人知道愈是安全，尤其是經過撫養她長大的倪堅也背叛她之後，她對光明聖教每一個人都不敢信任，所以她才會給予三名從金鈴夫人手中救回來的劍侍各一顆慢性毒藥。

雖然她給予三人服用的只不過是三顆普通非常、於任何藥材店也可以買得到的療傷藥，却比眞正的毒藥更爲有效。

因爲若果三名劍侍眞的投靠倪堅，以鬼醫的醫術，甚麼慢性毒藥也不能難倒他，反而不留任何痕迹的普通療傷藥，却能大收心理攻勢之效，三名劍侍怎會相信沒有服下甚麼毒藥。

目前，西門瑛可用的人手，一共只得五人，爲了種種原因，她也要帶同三名劍侍北上。不過，爲避免過於惹人注目，六人並非走在一起，而是

分男女兩批，西門瑛與桃紅、怡紅先行，三名劍侍隨後接應。

途經開封府時，西門瑛心裏有一份衝動，差點便要跑往附近的埋劍山莊，找倫少亮一訴別離情，不過最後却强忍下來。

但是，當她離開開封繼續北上時，於途中，却碰上甘不凡及小菁一行人。

小菁看見西門瑛時，高興得差點兒叫嚷起來，一把拉着西門瑛道：「施姑娘，想不到竟會遇上妳，不久之前，少爺曾往杭州小丹霞寺找妳哩！」

西門瑛不見倫少亮與甘不凡等人同行，心裏也不知是失望還是慶幸，道：「噢，是嗎？倫公子往那裏去了，怎麼不見他和你們一起的？」

小菁答道：「施姑娘，少爺去了東海。」

西門瑛一怔，道：「他單身跑去東海幹甚麼？」

小菁不假思索便道：「少爺並不是單身前往東海的，同行的還有婉兒姐姐和畢老前輩。」

聽見隨行的還有南宮婉兒時，西門瑛不禁心裏酸溜溜的，可是當她聽見第二個名字時，登時心頭一震，一把捉着小菁的手臂，急道：「小菁姑娘，是那一個畢前輩？」

「畢老前輩，當然便是酒怪畢醉翁了，除了他還有誰？」

西門瑛整個人都呆了，喃喃道：「他帶了倫郎和南宮婉兒往東海幹甚麼？不好，莫非他……」

西門瑛情急之下，衝口把「倫郎」這親暱稱呼說了出來，甘不凡一聽，便知這施英與倫少亮有着不尋常的關係，更從她的語氣中，聽出有點兒不妥，遂道：「施姑娘，不是有甚麼不妥之處吧？」

西門瑛不答反問：「甘前輩，可否告訴晚輩，倫公子去東海是爲了何事？」

甘不凡既認定西門瑛與倫少亮關係非淺，也不隱瞞，道：「小搗蛋是前往找天龍上人學習天龍禪唱，用來尅制金鈴妖婦的攝魂鈴音。」

西門瑛一怔，道：「是鬼……酒鬼說天龍上人在東海的嗎？」

甘不凡道：「正是這酒鬼說的，他說天龍老禿驢隱居在東海一個無名荒島上，於兩年前託他找尋一個天賦極高的青年俊彥，代爲傳藝回天龍寺，以免絕學失傳。」

西門瑛不禁頓足不已，道：「你們上當了，天龍上人早已死掉多年，怎會在東海？」

甘不凡大吃一驚，道：「施姑娘，妳不是說笑吧？」

西門瑛道：「甘前輩，這事千眞萬確，至於晚輩從何得知，請恕晚輩不便奉告。」

甘不凡道：「酒鬼爲何要騙小搗蛋老遠前往東海？」

西門瑛道：「這個便不得而知了，甘前輩，晚輩得要前往東海找他，請恕失陪了。」說畢，便向甘不凡施禮，帶着怡紅及桃紅匆匆離去。

小菁聽了西門瑛所說後，憂心如焚，道：「甘前輩，這如何是好，若少爺出了甚麼意外，我也不要活了。」

甘不凡叱道：「胡說八道！小搗蛋吉星高照，怎會有意外？即使出了甚麼事，妳也得謹記自己懷着他的骨肉，切勿做出甚麼傻事來。我們還是趕路吧，把妳安全送到埋劍山莊後，讓我前往東海一看。」

但是東海這麼大，甘不凡及西門瑛都不知道畢醉翁帶了倫少亮及南宮婉兒前往那一個島，甚至他們在何處僱船出海也不知道，如何找得着他們？

* * *

西門瑛帶着怡紅、桃紅兩人在沿海一帶找了差不多一個月，終於在一個小鎭找着少許線索。

據當地的一個漁民說，個多月前，的確有一個好像畢醉翁模樣的人，出重金僱船前往東海一個不知名小島，隨行的好像還有一男一女。

西門瑛大喜，連忙追問是誰接下這宗生意。

「是何金。」

「請問這何金現在那裏？」

「死掉了！當他載着那人從東海回來後，不出三天便暴斃了，船上其餘七名水手也是一樣，離奇地於同一日內死掉，這裏的人都認爲，他們定是在途中遇邪。」

「可知道當日他們是前往那一個島的？」

那人搖頭道：「這個我便不知道了。」

西門瑛拿出一錠碎銀，塞進那人手裏，道：「你可否替我打聽一下，若能查出當日那三個男女是前往那一個島的，定有重賞，我在客棧等你消息。」

回客棧時，西門瑛對畢醉翁這種爲了斷絕有關倫少亮及南宮婉兒下落消息而殺害八個無辜百姓的殘酷手段，爲之痛心疾首。

她不反對以種種手段對付江湖人物，以求重振光明聖教聲威，但殺害八個不懂武功的普通人滅口，實在是太過份了。

她開始明白爲何光明聖教這數十年來不爲世人所接納，爲何會被視爲魔教。

因爲他們太偏激、太無情、太狠毒，爲求達到目的，不擇手段。

她的意志開始動搖起來，懷疑自己應否重振光明聖教。

即使能把光明聖教重振雄風，那又如何？還不是製造一個爲害江湖、爲害世人的勢力！

日後，她能禁止手下胡作妄爲嗎？

西門英實在很懷疑。

她曾下令嚴禁姦淫，但是，連身份不低的劍侍也還不是陽奉陰違，企圖向小菁施暴？

她也曾下令不得濫殺無辜，如今鬼醫還不是視為耳邊風，照殺無誤？

護法如此、劍侍如此，其他的教徒如何，實在不問而知。

不，絕對不能，她怎能製造一個眞眞正正的魔教出來，回到杭州時，她定要找父親，勸他放棄重振光明聖教的目標。

不久，適才那人已帶着一個膚色黝黑、身材結實的中年人到來，原來乃是當日載畢醉翁等人出海的何金之弟何順。

「何大叔，你知道當日令兄載着的二男一女，是前往那一個島的呢？」

「家兄回來時，曾約略提及去過那裏，不過，據我所知，該島一個人也沒有的。」何順答道。

「你懂得去嗎？」

「我懂得。」

「這好極了，勞煩你準備一切，載我們三人前往那島去，酬勞多少，沒有問題。」

「不，姑娘，無論妳給多少酬勞，我也不會去的。」

西門英臉色一沉，道：「為甚麼？」

何順苦着臉道：「姑娘，妳應該知道，家兄全船八人，跑了一次回來後便悉數死去，賺多少錢也是沒命享。」

「何大叔，那一次是特殊情形，我保証今次不會有這種情形發生。」

「不，這只是妳說的，我不敢冒險。」

沿海的居民，尤其是捕魚為活的人，大都是迷信非常，西門英知道如何說也是白費心機，隨即想出一個辦法來。

只見她五指輕拂，已把何順的穴道虛空制住，不能動彈。

「坦白告訴你，我這次便是到那海島除魔辟妖的，你若不載我們出海，上天定會遷怒你們，把災難降臨到你身上，甚至你的家人，以及這個鎮每一個人，都難逃一劫，你可不要認為我危言聳聽，很快你便會知道我不是胡說的。」西門英寒聲道。

事實上，何順已感覺到災難臨身，只是不知道這是西門英暗中搗鬼罷了。

「怎麼了，為甚麼你不說話，更一動不動的？噢，我明白了，這定是上天顯靈，証明我所說不虛。」

帶領何順來的漁民嚇得整個人也呆了，急道：「姑娘，這……」

「不必擔心，只要他願意載我出海除妖，上天定會收回成命，不把災難降臨你們這個鎮的，怎麼樣，你答應嗎？何大叔，若你答應的話，只要眨兩下眼便成了。」

何順急忙連眨兩下眼皮。

西門英遂暗中把何順之穴道解開。

「姑娘，我答應載妳們出海也沒有用啊，其餘的人……」何順道。

「出海前，你可以不告訴他們去那裏的啊，出了大海後，一切由我來應付便行了。別忘記，本鎮所有人的安危，全繫於你一身，你好自為之啊！」

何順只得道：「姑娘，請問妳打算何時出海？」

「你需要多少時間準備？」

「大約一個時辰。」

「那麼一個時辰後便動身，屆時一切準備妥當後，你便來通知我吧。」

* * *

回返中原有望，倫少亮這多日來，均與南宮婉兒勤練武功。

南宮婉兒因為已成為倫家的人，再也不能用劍，便追隨倫少亮研習鞭法。

當日南宮婉兒被赤棟仙咬傷時，倫少亮急於檢查她的傷勢，曾順手把蛇屍丟進火裏，打算把之燒成灰燼，誰知道那副蛇皮竟絲毫無損，只是褪了色，變成焦黑，韌度不減，却少掉了那滑溜的感覺。

倫少亮於是把自己的皮鞭給予南宮婉兒使用，而他則以蛇屍作鞭用。

經過多日來的練習，倫少亮從無名道士那裏學來的那套根本無招式可言的鞭法，已愈來愈得心應手，隨意揮來，便有神來之招。

南宮婉兒亦因內功倍增關係，從前使來不甚稱心如意的招式，如今則可以發揮得淋漓盡致，雖是以皮鞭使出，威力却比一柄鋒利的長劍毫不稍遜。

這天，南宮婉兒練過數遍她的家傳劍法後，發覺倫少亮在旁目不轉睛的凝視着她，連忙如一頭小鹿般，連奔帶跳的跑到他身前，嬌聲道：「少亮哥，我練得如何了，可有進步嗎？」

「還不錯，比當晚妳拿着劍來客棧殺我時强得多了，要是妳當時有今天的身手，我早已死掉了。」

南宮婉兒一頭撲進倫少亮的懷裏，不依地扭動着小蠻腰，撒嬌着道：「你壞死了，到現時還取笑我！」

倫少亮輕輕拍着她那愈來愈豐滿的盛臀，笑道：「我說的是事實啊！別偷懶了，現在，讓我來傳授妳倫家劍法。」

南宮婉兒一怔，仰起頭來，瞪大眼睛道：「眞的嗎，少亮哥？你眞的傳授給我倫家的流雲劍法？」

倫少亮道：「當然了，倫家的媳婦，若不懂得流雲劍法，豈不令人笑掉門牙？」

南宮婉兒道：「少亮哥，是用劍來練，還是用鞭？」

「當然是用鞭了。記着一點，除了在埋劍山谷內，無論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不得用劍，知道嗎？」

「知道了，你已說過很多遍了，倫家的人言出必行，即使面對死亡，也不能違諾，對嗎？」

「對了，現在小心聆聽流雲劍法的要訣，流雲劍法，招如其名，如行雲，如流水……」倫少亮細心地向南宮婉兒闡釋倫家流雲劍法之要訣。

南宮婉兒天賦不差，領悟力極高，加上倫少亮深入淺出之解說，很快便能捕捉箇中要旨。

倫少亮拿着赤棟仙，正要把流雲劍法施展一遍之際，却突然發覺大海中，正有一條船向着他們處身的小島乘風破浪而來。

「婉兒，快過來，妳瞧瞧，那是甚麼？」他大嚷道。

「噢，是一艘船，它似乎是朝着我們這個島駛來哩，咦，為甚麼這麼快便來到的，若照張老前輩所說，應該還有兩個多月，補給船才會來這兒的啊！」

「莫非是酒鬼去而復返，看看我們是否死掉了？」

「少亮哥，畢老賊怎會不知道島上有的是野菓、走獸，短短兩個月時間，怎能把我們餓死，一定不是他。」

「當然不會是他，難道他不害怕我趁機搶掉他的船，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把他留在這裏，孤伶伶的渡過下半生嗎？」

「咦，少亮哥，這是當日我們來的時候那一艘船啊。」

「婉兒，我們還是先躲起身形，看看是誰來了，再作打算。」

「不錯，若是畢老賊找來幫手，欲對我們不利的話，我們便給他一個迎頭痛擊。」南宮婉兒咬牙切齒的道。

不過，事實上，她應該向畢醉翁道謝哩，要不是他，南宮婉兒又怎會和倫少亮有今日之關係？

大船逐漸接近，終於在海濱約廿丈處停下來，放下一隻小舟，載着一男二女往沙灘走過來。

倫少亮身軀一震，喃喃道：「竟然是她！她跑到這裏來幹甚麼？」

南宮婉兒連忙問道：「少亮哥，來人是你認識的嗎？」

倫少亮道：「婉兒，穿白衣的少女，便是施英。」

南宮婉兒連忙用足眼力瞧過去，果然不迭點頭道：「原來她便是施英，果然是人間絕色，我見猶憐！少亮哥，難怪你會為她神魂顛倒了，但是，她來這裏幹甚麼？」

乘着小舟靠岸的，正是西門英和怡紅，桃紅則留在大船上，以防何順在她們上岸後不顧而去，駛回中原。

南宮婉兒的問題迅即有了答案，因為西門英不待小舟靠岸，便施展美妙身法，掠往沙灘，運氣大嚷：「倫公子，南宮姑娘，你們在嗎？小妹是特地來救你們的，倫公子……」

倫少亮低頭瞧了依偎在他身旁的南宮婉兒一眼，不知道該否現身。

南宮婉兒心裏雖然有點兒酸溜溜，卻仍能打趣着道：「少亮哥，痴情美女千里尋夫，你還不快點現身前往迎接？」

倫少亮苦笑道：「婉兒……」

南宮婉兒正色道：「少亮哥，我是說眞的，難道你這麼快便忘記了當日之協議嗎？快點出去吧！」

倫少亮點點頭，從藏身處站起，掠向海灘。

「噢，倫郎，你還在這裏，這太好了，可把小妹擔憂得要死了。」西門英看見愛郎無恙，高興得渾忘一切，撲進倫少亮懷裏，緊緊地摟着他後頸，恐怕稍一鬆手，便會失掉似的。

兩人相識以來，如此擁抱還屬首次，當日在金鈴別院的桃花陣裏的時候，西門英雖曾全身赤裸的躺在倫少亮懷裏，且曾四唇相接，但只是為了療傷，與今天眞情流露地相擁，簡直不能相提並論。

倫少亮輕撫着西門英的秀髮，柔聲道：「英，妳怎會知道我在這裏的？」

「小妹遇上了甘不凡和小菁，聽見你被畢醉翁騙了來這裏，恐怕你遇上了意外，便匆匆跑來。咦，為何只有你一個人的，南宮姑娘呢？她不是有甚麼意外吧？」

「不，她也在這裏。」

西門英這才想起這兒並不是只有她和倫少亮兩個人，連忙紅着臉的離開愛郎懷抱。

「英，為何妳會認為我可能有意外，莫非畢醉翁這酒鬼是妳的人？」

「倫郎，這教小妹如何作答啊？請你相信小妹，他所做的一切，小妹都不知情。」西門英嘆了一聲道。

這時，南宮婉兒亦已現身，走向兩人。

她雖已知道西門英的眞正身份，却不道破，以免雙方尷尬，只道：「施姑娘，小妹南宮婉兒，謝謝妳專誠跑來救我們。」

「南宮姑娘，不必客氣，這是小妹應該做的嘛！倫……公子，事不宜遲，你們還是收拾東西，隨小妹返回中原吧。」

倫少亮點點頭，道：「婉兒，妳去收拾東西吧，我得跑一次東南方，向張前輩辭行。」

誰知道遠處却傳來白髮老翁的笑聲，道：「小伙子，不必找老夫了，老夫正想找你聊天，誰知竟這麼巧，遇上你們一家三口重逢。」

聽見「一家三口」這四字，西門英及南宮婉兒不約而同地臉上一紅。

老翁續道：「小姑娘，妳的船這麼大，多載一個人不成問題吧？」

倫少亮一愕，道：「老丈，你也要乘船離開這裏？」

老翁點頭道：「不錯，老夫闊別中原實在太久了，日前聽到你說出那麼多有關中原之事，使老夫心癢癢的，希望跑回去一遊，玩上一年半載才回

來這裏。」

西門瑛忙道：「沒有問題，請你回去收拾東西吧，晚輩在這裏等你老人家回來才啓航。」

老翁大笑，道：「老夫身無長物，那有甚麼東西需要收拾？」

於是，一行人便原船返中原。

上船不久後，南宮婉兒便拉了倫少亮到一旁，道：「少亮哥，你可要盡快與施姑娘說個清楚了，否則回到中原後，各散東西，再找她時便困難。」

倫少亮道：「婉兒，有機會時，我自會和她說清楚的了。」

不過，這時的南宮婉兒之心裡可說矛盾得很，一方面希望施英不甘心放棄魔教教主的身份，拒絕與他們避居無名島，這樣一來，她不但可以佔有整個倫少亮，更可留在中原。

可是，在另一方面，爲了倫少亮設想，她却希望施英能與他們一起，因爲她知道倫少亮對施英感情極深，失掉施英，對他來說將是個沉重打擊，即使不意志消沉，也會對她日夕懷念。而作爲一個妻子，若夫君心裏日夜惦念着另外一個女人，那份痛苦，實在比沒有丈夫還要難受得多。

這時，南宮婉兒想到了甘不凡和小菁，若他們兩人在，那是多好？她並不是冀望甘不凡和小菁能解決她心中的困擾，只是希望能有一個傾訴的對象。

吃過晚飯後，倫少亮與南宮婉兒兩人靠在船邊，眺望夜色。

「少亮哥，怎麼樣，你和施姑娘說過了嗎？」

「還沒有，不知怎的，自從上船後，她好像有意避開我似的，根本沒機會和她單獨談話。」倫少亮輕嘆一聲道。

「少亮哥，怎會沒機會呢？施姑娘現時不正是單獨在她的艙房裏嗎？快點下去找她吧，別猶豫了。」

「前往她的艙房？這怎麼方便？」

「有甚麼不方便，這正是打動她芳心的大好機會呢！少亮哥，俘虜了她，對你、對我、對她，甚至對整個武林也有好處。快點下去吧，即使明早才上來也沒關係，我絕不會因此而惱你的。」

倫少亮凝視南宮婉兒片刻，轉身走向西門瑛的艙房。

南宮婉兒遙望黑漆的天空，心裏紊亂萬分，不知自己是做對了還是做錯了。

事實上，她眞的恐怕施英加入後，不但分掉了自己一半夫婿，還會整個搶走，畢竟施英不但比她美艷，而且早已在倫少亮心中佔着一個極重要的位置，與她和倫少亮因機緣而產生特殊關係的情形强得多。

南宮婉兒很清楚倫少亮對施英的濃深愛意，而對她自己只是責任感，雖然她亦感覺到，經過個多月來的親密相處，倫少亮已對她產生眞正的感情，但這能否抵受得了考驗呢？會否在施英加進來之後，被他倆的眞正愛情擊得蕩然無存呢？她實在不敢想像下去。

驀地，她身邊响起張姓老翁的聲音：「小姑娘，眞難得妳有如此宏量，鼓勵自己的男人去找情敵。」

原來不知何時，老翁已來到南宮婉兒的身邊，聽他的語氣，南宮婉兒及倫少亮的私語，已一字不漏的被他聽到了。

南宮婉兒嘆了一聲，幽幽地道：「唉，張老前輩，晚輩能有其他更好辦法嗎？難道你認爲，晚輩應該禁止他與其他女子往來，尤其是一個相識在先、早有深厚感情的女子麼？」

老翁笑道：「小姑娘，如果妳這樣做的話，將會永遠失去妳的男人。不錯，他很可能因責任心關係，仍然把妳視爲妻子，但他對妳的感情，却會漸漸消失，甚至對妳有反感。」

南宮婉兒苦笑道：「後果還不是一樣，加進一個施姑娘後，少亮哥定會對她寵愛非常，逐漸冷落晚輩。」

老翁大搖其頭，道：「妳錯了，依老夫看，小伙子並非是那種貪新忘舊的人。有了新人加入，他會對妳心存感激，更帶有數分歉意，定會更爲尊敬妳、愛護妳。日後，只要妳能保持落落大方，不與別人爭風吃醋，老夫可以肯定，妳所得到的，不論在情感上、物質上，都只會比別人多。」

「老前輩，倘若別人刻意排擠晚輩，那又如何？」

「小姑娘，若她這樣做，妳正是求之不得呢！小伙子不是普通人，絕對不會受她影响的，只會因此看清楚她的眞面目，對之逐漸產生不滿，把感情轉到妳的身上來。不過，據我這半天來的觀察，施英並非這樣的人，她定會對妳尊敬有加的。小妮子，不必擔心，經過今天，妳已牢牢的攫住小伙子，老夫肯定，妳今後會非常幸福。」

「老前輩，眞的嗎？」

「當然是眞的，老夫騙妳幹甚麼？不過，妳得要謹記，千萬不要爭寵，能做到如親姐妹般和氣相處，你們一家三口，都會有眞正的幸福快樂。」

「謝謝老前輩教誨，晚輩自當謹記。」

* * *

西門瑛躺在床上，心裏一直思潮起伏。

她知道自己的一顆心，早已不屬於自己，所以才會在看見倫少亮平安無恙時，情不自禁的撲上前，緊緊擁抱，以行動來傾訴心中情。

從南宮婉兒和倫少亮之間的稱呼、態度，她看出兩人有着親密之關係。

不知怎的，她心裏沒有半分醋意，只是替愛郎慶幸，覺得他和南宮婉兒的確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在南宮婉兒面前，西門瑛有着一種自慚形穢的感覺。

不錯，她知道自己比南宮婉兒漂亮，武功也比她高，在任何一方面來說，她都比南宮婉兒優勝，只有一樣除外，而這却是她的致命傷。

這致命傷，當然便是兩人家世有別！

南宮婉兒乃是名家之後，江湖中人提起南宮世家時，誰不豎指稱讚？

而她西門瑛却是甚麼？她只是一個被世人唾罵的魔教教主，一個雙手沾滿血腥的邪魔外道。

倫家俠義爲懷，怎會容許子弟娶她這一種人作媳婦？

因此，自從南宮婉兒現身後，西門瑛對倫少亮再也不敢存有甚麼幻想。

因此，她開始對倫少亮冷淡起來，保持着一段距離，以免大家痛苦。

驀地，門外响起了倫少亮的聲音：「英，可否讓我進來？」

西門瑛心頭一震，跑到門側，低聲道：「倫公子，夜已深，被別人知道了，對你不大好，有甚麼事明天再說吧。」

倫少亮急道：「英，這事非常重要，必須單獨與妳商量，請妳讓我進來吧。」

剛才西門瑛的一番話，是她鼓着極大勇氣，强忍眼淚說出來的。事實上在她心底裏，是多麼的渴望能與愛郎單獨在一起，盡訴心中抑鬱。

她天人交戰片刻後，終於把門打開，人則仍然呆呆地站在門前。

倫少亮閃身而進，把門帶上，緊緊握着西門瑛一雙柔荑，道：「英……」

只是，他心裏像有千言萬語，却不知該從何說起，只能呆呆的注視着西門瑛。

終於，西門瑛再也難以自制，撲進倫少亮懷裏，嗚咽起來。

「英，放棄一切，和我一起吧！」

「倫郎，這怎麼可能啊？」

「爲甚麼不可能？光明聖教難得人心，縱使能勉强立足，充其量也只是個江湖幫會，難有甚麼作爲，妳難道還不明白這一點？」

「倫郎，小妹指的不是這一點，你應該知道小妹身份及做過些甚麼事，你家裏的人，會容許小妹進入倫家嗎？」

「英，不要擔心這個，只要妳能夠放下一切，我們大可離開中原，跑回適才那個海島去，快活地渡過餘生。」

「倫郎，你的意思是不理會家人反對，也要和小妹一起？」

「也可以這樣說，因爲我打算不徵求爺爺及爹之意見，只要妳點頭應允，這次回中原，我立即回家把小菁悄悄接出來，然後一起前往無名島定居，不再重返中原，只託老怪物通知家裏不必找我。」

「那麼你如何處置南宮姑娘？」

「婉兒當然是和我們一起了，事實上，這意見是由她提出來的。」

「倫郎，這不錯是個最佳辦法，只是你可曾替小妹考慮其他問題？」

「英，妳還要考慮些甚麼？」

「倫郎，你可知道，你若爲了小妹而捨棄一切，這對你、對江湖武林，都是個極大的損失，而小妹亦會成爲千古罪人，被人唾罵。不錯，小妹知道你志不在江湖，但是，江湖却非常需要你。別的不說了，你若一走了之，誰來對付金鈴妖婦？若武林被那妖婦弄得天翻地覆，生靈塗炭，小妹於心何忍？」

「這還不簡單，待我先把金鈴妖婦解決，才到無名島便成了。」

「倫郎，死掉一個金鈴夫人，很可能還有一個銀鈴夫人、銅鈴夫人的啊！」

「英，不要說這些了，在我心目中，沒有其他事可與妳相比，若妳不答允的話，這次回去，我將躲在埋劍山莊，再不重現江湖。」倫少亮提出要脅。

「倫郎，不要這樣，小妹實在不值得你這樣犧牲。」

「英，我不聽其他的話，只要妳回答願意或不願意便行了。」

「倫郎，求求你，給我時間考慮一下。」

「好吧，妳要多久才能給我答覆。」

「這樣吧，待你把金鈴夫人這事情解決後，小妹便給你一個確實的答覆，好不好？」

「可以，但是在這段時間內，希望妳不要再以光明聖教教主的身份，做出些甚麼令我難過的事來，妳能答應我嗎？」

「當然可以，事實上，小妹已是衆叛親離，昔日手下已走得一個不剩，追隨倪堅及鬼醫而去，還有甚麼作爲？」

「英，不要想那麼多了，這對妳來說，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回到中原後，妳有何打算？」

「小妹打算找家父說明一切，勸他取消重振光明聖教之心，否則小妹即使能與你在一起，今生也不會安樂。」

聽見西門瑛如此說，倫少亮知道她心裏已有放棄魔教之意，大喜道：「對，對，妳勸勸令尊吧！噢，是了，日後我如何能找到妳？」

「倫郎，目前小妹已無固定居所，日後有事時，還是由小妹找你吧。」

「這也可以，不過，妳得答應不會去如黃鶴，否則我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把妳尋着。」倫少亮道。

「放心吧，倫郎，小妹定會給你一個明確的答覆，絕對不會一去無踪的。」

事實上，西門瑛心中已有了決定，只是不知爲了甚麼原因，一定要等

待倫少亮把金鈴夫人之事解決後才給予他答覆，也許眞的是爲了她那武功盡失、身體虛弱不堪的父親吧。

「我相信妳，英，早點休息吧，我也得回去了。」倫少亮轉過身來，便要開門離去。

可是，西門瑛却幽怨地輕聲道：「倫郎，若你留下不走，陪小妹一宵的話，南宮姑娘會介意嗎？」

倫少亮大喜若狂，急忙回轉身來，把西門瑛緊緊地擁在懷裏，道：「不，不，婉兒絕對不會介意的。」

西門瑛垂下頭來，以差不多聽不着的聲音道：「倫郎，抱我上床。」

倫少亮這時的喜悅，可說是筆墨難以形容，他不是因爲終於能得到西門瑛的身體而高興，而是這對他來說，有着極其重大的意義。

這對他是個提示，是個保証。

若果西門瑛不是打算和他終身廝守，怎會把女兒家清白之軀奉獻？

可是，西門瑛眞的有這打算嗎？

這只有她自己才清楚了！

西門瑛身上每一寸肌膚，對倫少亮來說並不陌生，只是當日之情形，與今天又怎可相提並論。

倫少亮貪婪地、憐惜地吻遍這對他又是熟悉、又是陌生的動人胴體。

「倫郎，愛我多一點……」

* * *

遠遠地，倫少亮已看見甘不凡和三名南宮世家的高手在碼頭站着。

倫少亮雙手各擁一美，站在船頭輕笑道：「婉兒，妳看看吧，老怪物是何等的不放心，特地帶妳家裏的人跑來，看看我有沒有把妳吃掉哩！」

西門瑛的事情已有了着落，倫少亮登時回復他那不羈性格，繼續口沒遮攔的道：「只可惜他們實在來得太遲了。」

一時之間，兩女雖然聰明，也不知他爲何有此一說，分別仰首問道：「太遲？」

倫少亮笑道：「當然了，人雖沒有被吃掉，卻被騙掉了，還不算太遲嗎？」

南宮婉兒登時臉上一紅，掄起粉拳便往倫少亮胸口猛搥。

「倫郎，別這麼得意，你以爲是你騙了婉兒姐姐嗎？」西門瑛笑道。

倫少亮與南宮婉兒均同時一愣，不明西門瑛所指。

「瑛，莫非妳認爲是婉兒騙了我嗎？」

「婉兒姐姐如此純眞，怎會騙你？小妹只是認爲吃虧的是你，虧你還得意洋洋地，以勝利者自居。」

「我吃虧？」

「當然了，你可知道你需要付出多少嗎？今生今世，你都要全心全意的照顧婉兒姐姐，愛護她，不能讓她受到任何委屈，如此重的擔子放在肩膊上，若是我的話，只會哭，絕對笑不出來。」

南宮婉兒卻是噗嗤一笑，道：「英姐姐，他還一挑，便是三副重擔呢！」

倫少亮爲之大搖其頭，嘆息道：「遲了，太遲了！」

南宮婉兒笑道：「少亮哥，現在又是甚麼太遲了？」

倫少亮道：「若能早些兒知道的話，便把妳們兩人丟下海餵大魚，少掉兩副擔子。」

西門瑛笑道：「臭美，小妹何時答應當你的擔子了？」

倫少亮側過頭來，對西門瑛嬉皮笑臉的道：「英，求求妳吧，我這人天生一副賤骨頭，擔子太輕太少的話，便會不舒服。」

西門瑛道：「既然如此，我介紹怡紅及桃紅給你做擔子吧，她倆身材健碩，比小妹重上很多，保証你扛起來時舒舒服服。」

南宮婉兒笑得差不多連眼淚水也掉下來，自從數日前與張姓老翁一席話後，她心中的結，業已解開。而這數天來，她亦發覺張老丈所說並非胡說八道，特地開解她的，因爲自從倫少亮在施英艙房裏渡過一宵後，對她的感情果然有增無減，更是關心，更是體貼，並沒有因爲多了一個施英而對她有所冷落。

三人打情駡俏間，船已泊岸。

甘不凡迎着衆人呱呱大嚷：「小搗蛋，你倒寫意啊，可難爲了我這個多月來，爲了找尋你的下落，差不多跑遍了沿海地區哩！」

倫少亮道：「既然你已找對了地方，爲何不出海找我，而躲在這兒偸懶？」

甘不凡怪眼一瞪道：「唯一可以出海往那無名島的大船，已被小妮子乘走了，我坐甚麼出海？而且，既然已有小妮子出了海，我又何須跟在後面？」

倫少亮重重打賞了船主何順，道：「老怪物，別說廢話了，我們還是找個地方，痛痛快快地喝上數杯吧，我也不知道有多久沒有嗅過酒香了。」

提起了酒，甘不凡便想起與倫少亮及南宮婉兒一起前往東海的酒怪畢醉翁，遂問道：「小搗蛋，酒鬼呢？他做出些甚麼事來了？」

倫少亮道：「稍後我才告訴你吧。」

他身旁的西門瑛却道：「倫郎，小妹得先走了，日後再和你聯絡。」

倫少亮一怔，道：「英，這麼快妳便要走了？」

西門瑛道：「是的，小妹還有很多瑣事需要處理，不能陪你了，倫郎多多保重。」

「英，妳也得保重自己啊！」

「英姐姐，妳可要早日來和我們團聚啊！」南宮婉兒道。

西門瑛默默點頭，帶着桃紅與怡紅匆匆離去，只走了數步，兩行淚水已順腮流下。

倫少亮則呆呆地望着她逐漸消失的背影發怔，不知怎的，他總覺得西門瑛離開時的神情有點不妥似的。

驀地，南宮婉兒猛然省起與他們一起回來中原的張老丈，嚷道：「少亮哥，張老前輩還未上岸啊！」

倫少亮如夢初醒，道：「我眞胡塗，剛才只顧着和妳們說笑，竟忘記通知他！但是何順應該不會忘記的啊！」邊說邊回身跑向大船。

甘不凡待倫少亮離開後，向南宮婉兒眨一眨眼，道：「婉丫頭，怎麼樣了？」

南宮婉兒當然明白他指的是甚麼，登時紅透耳根，垂下頭來，忸怩地道：「老前輩，這敎晚輩如何回答啊？」

甘不凡呵呵大笑，回身向三名南宮世家的高手道：「你們還不快點恭賀你家小姐？不過，可辛苦你們了，剛送畢一個，便送第二個，幸好路程並不太遠，而且駕輕就熟，閉上眼睛也能安全送到，更不愁山賊攔途截劫搶新娘。婉丫頭，對嗎？」

「爲老不尊，我才不會你說。」

「呵呵，這麼快便學了小搗蛋的語氣了。」甘不凡大笑。

三名南宮世家的好手，自然明白是甚麼一回事，均大喜道：「婉姑娘，恭喜妳了。」

南宮婉兒羞得差點兒要找地洞來鑽，幸好倫少亮適時回來，替她解窘，道：「張老丈不知何時溜掉了，眞是怪人一個。」

甘不凡道：「那人是誰？」

倫少亮道：「是個世外高人，他的武功，比你我加起來還要高明數倍。」

甘不凡道：「眞的？姓張的高人？但這數十年來，可沒有聽過一個姓張的高手啊！」

倫少亮笑道：「老怪物，他遁跡荒島時，你還未出生，當然沒有聽過了。」

甘不凡道：「這豈不是說，他已隱居了七八十年？」

倫少亮道：「一點也沒錯。」

甘不凡喃喃道：「莫非是他？」

倫少亮道：「你知道他是誰？」

甘不凡道：「八十年前，魔敎敎主也是姓張的，名叫張昭明。聽家師說，他這人胸襟廣闊，悲天憫人，因緣巧合，勉强當上魔敎敎主，後來覺得自己性格不適合領導魔敎，毅然辭去敎主之位，不知所踪。至於你們所說的那個人是否張昭明，那便不得而知了。」

南宮婉兒道：「他很慈祥的，說不定眞的是張昭明哩！」

倫少亮道：「是張昭明也好，不是張昭明也好，再不餵肚裏的酒蟲，牠們可要造反了，快點走吧！」

* * *

埋劍山莊這數日來喜氣洋洋，可說是近數十年來最爲忙碌的日子。

當然了，這日正是二少爺倫少亮娶妻的大日子啊，而且一娶便是兩個，都是南宮世家宗主的女兒，雖然其中一個只是乾女兒。

母憑子貴，小菁雖然只是身懷六甲，未曾眞正誕下麟兒，已使老莊主倫鎭英高興得合不上嘴來，堅決要倫少亮把小菁娶爲平妻。

妻也好，平妻也好，妾也好，對倫少亮來說，根本沒有多大分別，自然不予反對。

南宮婉兒與小菁情如姐妹，當然大表贊成，更替小菁高興。

小菁對此，自是喜出望外。不過，最高興的人却是南宮奇。

他高興的是女兒終於有了一個歸宿，比他想像和祈望還要好上多倍的歸宿。

另外，小菁也能名正言順的成爲倫家媳婦，使他感到光榮，認爲倫鎭英這樣做，乃是賞他南宮世家的臉。

因此，他率領了整個南宮世家的人到來喝喜酒。

這一晚，南宮奇喝至酩酊大醉，整晚拉着倫少亮，不停地道：「賢婿，努力，努力……」把倫少亮弄得尷尬不堪。

原來，經過甘不凡從中說項，倫鎭英答應讓倫少亮的第二個兒子歸宗南宮，作爲未來南宮世家宗主，如果南宮婉兒及小菁各有一子，則以南宮婉兒所出爲準，怎不令南宮奇歡喜若狂，力勸倫少亮多加努力，製造後代？

倫少亮帶着數分酒意回到新房，却發覺房內除了他的新婚妻子們，還有一個不速之客。

這人竟是與他從東海一起回到中原，却於泊碼頭時不知跑到那裏去的張老丈。

倫少亮的酒意登時消失了一半，道：「咦，老丈，爲何你會在這裏的？」

張老丈却道：「小伙子，你可偏心得很啊！餘下的那個，你打算如何處置？玩過了，便一脚踢開嗎？」

倫少亮心裏登時一陣惆悵，要知道這天晚上的盛事，的確是少了一個人，或應該說少了一個主角。倘若西門瑛也在的話，那該是多完美。

當下，他長嘆一聲，道：「老丈，你有所不知了。」

南宮婉兒亦道：「張老前輩，少亮哥絕非始亂終棄之人，只是礙於種種原因……」

張老丈擺擺手，道：「別說這麼多廢話了，小伙子，老夫問你一句，你可要老老實實地回答。」

倫少亮忙道：「老丈，請隨便問吧。」

張老丈道：「倘若你爺爺眞的反對你和瑛丫頭的婚事，你是否帶她和你現時這兩個老婆，到老夫的海島居住？」

「不。」

「甚麼?」

「我的意思是我將不會向爺爺或爹提出，因爲他們絕對不會同意，提出來只會誤事，所以我打算在施英答應與我生活之後，便一聲不响的與婉兒及小菁離開這裏，偕同施英一起到東海去，不再重返中原。」

「哼，沒有出息，逃避現實，不過老夫倒非常欣賞。不妙，你們一家四口來到我的小島後，除了那回事，還能有甚麼可做?如此一來，不出十年八載，島上豈不是塞滿小東西，屆時我那有寧日?」張老丈喃喃自語道。

倫少亮忙道:「老丈，請你放心，屆時我們絕對不會騷擾你的。」

張老丈道:「不必說了，老夫自有主張。小伙子，老夫今天不是來喝你的喜酒的，金鈴妖婦已接收了光明聖教殘餘實力，包括多年來以酒怪畢醉翁身份出現江湖的鬼醫、以賭鬼身份出現的倪堅以及身手不錯的陳姓青年，一個月後便有所行動。」

倫少亮早已料到酒怪可能便是鬼醫，所以並不驚訝，只是奇怪金鈴夫人這麼快便有所行動，遂道:「老丈，不會這麼快吧?還不足一年哩!」

「一年?甚麼一年?」

倫少亮遂把慕容傲雪追隨金鈴夫人學藝還不足一年之事說出。

「一定要一年嗎?少一天可以不可以?」

一言驚醒夢中人，一年的時間，乃是倫少亮根據當年西門逸追隨金鈴夫人學藝時間所推斷出來，誤以爲慕容傲雪也需要一年時間，但是，以慕容傲雪之天資，眞的需要一年嗎?

倫少亮因此爲之啞口無言。

張老丈道:「老夫給你三天時間享受享受新婚燕爾之樂，事實上你早已預支掉了，只不過氣氛不同，所以老夫才特別寬限。三天後，你們可得動身找妖婦算賬，憑你現時的功夫，應可與妖婦戰個平手，婉丫頭對付那慕容小子則綽綽有餘。至於妖婦其他手下，有南宮世家大批高手及甘不凡在，應不難對付。不過，你們得要在七月十五那天行動，不可遲，也不可早，知道嗎?」

「爲甚麼一定要在那一天?」倫少亮大訝問道。

「因爲只有在該日，妖婦的邪術才會漸漸失效，明白嗎?」

倫少亮點點頭，但事實上，卻並不十分明白爲何妖婦的邪術會在七月十五那天失效。

「還有，得饒人處且饒人，千萬不可妄做殺孽，要知道，有很多人是身不由己的。」

倫少亮連忙應諾。

「噢，還有一件事必須告訴你，瑛丫頭的父親已同意放棄重振光明聖教，專心當他的和尙了。」

倫少亮一愕，道:「她爹是個和尙?」

張老丈道:「從前是假和尙，如今則弄假成眞，因利成便。」

倫少亮大喜，道:「謝謝你帶來這好消息。」

「不必謝了，好好地享受這三天吧。」張老丈說畢，人影一閃，便倏然不見。

「少亮哥，他當眞是怪人一個，神龍見首不見尾……」

「管他的，妳沒有聽到嗎，我們還是好好地享受這三天吧!」

* * *

倫少亮、南宮婉兒、南宮奇、甘不凡以及大批南宮世家的好手，浩浩蕩蕩的殺到蝴蝶谷旁的金鈴別院。

金鈴夫人聞訊，率領手下從別院衝出。

「倫少亮，當日奴家念在那傢伙份上，放你一馬，你應好好感激才是，如今竟率衆來犯，莫非你眞的認爲奴家不敢殺你嗎?」

「沒有三分三，那敢上梁山，乖乖的自點穴道，本少爺饒妳不死。」

「你認爲帶了這麼多人來，便能奈何姑奶奶嗎?別做夢了!傲雪，替我收拾這小子。」金鈴夫人嬌笑道。

南宮奇大喝道:「傲雪，你還不過來我們這邊，莫非你眞的要我把你斃於劍下?」

慕容傲雪冷冷道:「舅舅，你們沒有機會的，快點離開吧。」

金鈴夫人嬌笑道:「對了，快點離開吧，看在傲雪份上，奴家放你們一馬，只是倫小子則必順留下。」

倫少亮笑道:「妖婦，妳要本少爺留下來幹甚麼?妳以爲妳的採補術很高明嗎?只可惜本少爺對妳毫無興趣，不想領教。」

金鈴夫人勃然大怒，喝道:「傲雪!」

慕容傲雪拔劍出鞘，緩步走向倫少亮。

南宮婉兒立即從倫少亮身側一躍而出，抽出腰間皮鞭，叱道:「慕容傲雪，讓我來看看你以羞耻換回來的劍法，高明到那一個地步。」

慕容傲雪一怔，道:「表妹……」

南宮婉兒叱道:「住口!南宮世家沒有你這般無耻的親戚。」一鞭便揮了過去。

當日慕容傲雪傷透了她的心，因此，她對慕容傲雪現時只有恨，絕對不存半點愛意，何況她還要向夫婿表明心迹，証明她與慕容傲雪之間不存任何餘情!

慕容傲雪一看皮鞭來勢，便知南宮婉兒之武功，比以前精進不少，那敢怠慢，連忙施展渾身解數，與之纏鬥起來。

三十多個照面之後，倫少亮便看出慕容傲雪的武功雖有顯著之進步，却非嬌妻之敵，登時大爲放心。

「妖婦，妳的傀儡並不足恃哩，還是妳自己來吧，我來陪妳玩玩。如妳喜歡脫光衣服，讓大家一看妳不知被多少男人玩弄過的醜陋身體，請隨便。」

金鈴夫人大怒，鏘的一聲拔出腰間軟劍，撲向倫少亮，嬌叱道:「倫小子，姑奶奶何須靠此來收拾你，四十年前，你爺爺還不是在姑奶奶劍下稱臣?」

倫少亮揮舞手中赤楝仙迎上，道:「爺爺之敗，只在不忍心辣手摧花，本少爺則無此顧忌，對妳這些殘花敗柳，絕對不會留手!」

口裏雖然說得輕鬆，手底則絲毫不敢大意，把流雲劍法以赤楝仙使出。

金鈴夫人看見倫少亮竟以一條蛇屍來應付自己的利劍，自然大喜，處處以劍鋒削向赤楝仙。

倫少亮雖然知道赤楝仙不懼利刃，却另有圖謀，不想金鈴夫人得悉秘密，遂處處避開劍鋒。

南宮奇看見女兒及愛婿均無落敗之虞，大喝一聲道:「兄弟們，我們動手吧!」

甘不凡怪叫一聲，撲向金鈴夫人陣營中的酒怪，道:「酒鬼，讓我來超渡你，使你能夠眞正成爲厲鬼吧!」

南宮世家這次空羣而出，本是到埋劍山莊喝喜酒的，誰知却碰上這場熱鬧!他們不但人數衆多，而且個個身手不凡，自然大佔上風。

金鈴夫人見狀，登時臉色一變，故技重施，不但把身上衣服脫個精光，更運起暗勁，搖動腕間的一雙金鈴，發出那攝魂鈴音。

登時，場中除了她自己及倫少亮外，餘下的人都逐漸慢下來。

倫少亮早已有了應對之策，運起眞氣長嘯一聲後，更不停以眞氣頻頻大笑，邊說道:「妖婦，妳這一套不管用的了，看看妳自己吧，胸前的一對東西大而無當，很快便會墜到腰間的了，咦，這兒的草爲甚麼會這樣枯黃的?我知道了，定是給人踩得多了，這也難怪，日夜給那麼多男人踐踏，不殘才怪……」

他這一招果眞收效，攝魂鈴聲登時被他干擾着，不能發揮應有功效，可是如此一來，他的眞氣倒也消耗得非常厲害。

場中各人亦重新亡命的鬥了起來。

南宮婉兒聽見夫婿口中不停嘲笑金鈴夫人，不禁心裏罵道:「正缺德鬼，這樣的話也能說出口，不過倒收效的!」

倫少亮心裏也是罵着，不過他罵的却是張老丈。

「媽的，你這老而不，妖婦的邪術何時失效了?若繼續下去，我能支持才怪。」

若求自保，憑他現時的內功修爲，根本毋須干擾鈴聲，但是，場中還有近百南宮世家的人啊!

驀地，樹林中傳來一縷琴音。

倫少亮一聽，登時大喜，因爲這正是他第一次與施英邂逅時，她所彈奏的曲調。

片刻後，曲調陡地一變，如萬馬奔騰，雄渾非常，把金鈴夫人的鈴聲悉數掩蓋。

倫少亮連忙住嘴，不再出聲騷擾，專心一意地施展那套從無名道士處領悟得來的「那門子鞭法」，猛攻金鈴夫人。

看家法寶已被人尅制，加上手下一個一個的倒下，金鈴夫人自是慌亂萬分，被倫少亮的怪蛇逼得手忙腳亂。

這時，她心中只有一個念頭，那便是逃!

她覷得一個機會，在倫少亮手中怪蛇當胸襲到時，反手一挑，削向對方兵器。

在她想像中，倫少亮定會忌憚怪蛇被她削斷，抽身後退，她便可趁機逃走。

人算不如天算，倫少亮這次却沒有抽招變式，更冒着怪蛇被削之險，欺身而進。

霎那間，金鈴夫人的劍鋒已劈在蛇身上，可是怪蛇却絲毫無損，反而她的虎口更被震得一痲，隨即眼前一黑，胸前要穴已被蛇頭點上，軟軟地倒下。

倫少亮不敢大意，另外點了金鈴夫人數個要穴後，才揚聲道:「妖婦已就擒，你們反抗也是無用，投降吧!」

可是，金鈴夫人的手下仍不爲所動，負隅頑抗。原來他們大部份都是心智被迷，只聽從金鈴夫人之命令，對別的一概不聽。

陡地，琴音又是一變，正是一闋「降魔曲」，片刻後，金鈴夫人手下們紛紛棄械投降，只有慕容傲雪、倪堅及酒怪仍在頑抗，而化名席無名的陳姓劍侍，則早被南宮奇斃於劍下。

突然間，酒怪竟一招攻退甘不凡後，反手一掌擊在自己天靈蓋上，啪的一聲，倒地身亡。

倪堅看見大勢已去，只得長嘆一聲，棄械投降。

場中只餘下慕容傲雪與南宮婉兒仍在纏鬥着，倫少亮看見嬌妻佔盡上風，且有多人在旁照應，便撇下衆人，跑進林裏找西門瑛。

西門瑛彈琴之處，竟然便是當日她赤裸昏迷於地、被倫少亮救起的同一地方。

「瑛，謝謝妳!妳怎會來這裏的?」倫少亮撲前，把西門瑛摟在懷裏，不停地吻着。

「是張前輩通知小妹來此助你一臂之力的。倫郎，別來好嗎?」

「我很好，只是妳消瘦了。瑛，聽張老丈說，妳爹已同意……」

「是的，但是小妹却不能與你在一

起。」

「爲甚麼？」倫少亮登時如中雷殛。

「原因還是那一個，因爲江湖需要你，小妹不願意成爲倫家及江湖的罪人，有生之年都被人唾罵。另外，小妹已偷偷摸摸的活了二十多年，再也不想偷偷摸摸，無名無份的與你們躲在荒島，今後，小妹要回復西門瑛的名字、身份，傲遊四海。倫郎，一夕纏綿，小妹已是心意滿足，不敢他求，別矣，倫郎，請多多保重。」

「慢着，誰告訴妳可以離開的？」林中响起一蒼勁聲音。跟着，倫少亮的爺爺便從一株大樹後現身。

「倫老前輩……」西門瑛一愕道。

「不要這樣稱呼我！」倫鎮英隨即向倫少亮道：「還不把她擒下，你難道便這樣眼巴巴的讓她離開嗎？」

「爺爺……不，我不能動手。」

「小搗蛋，你連我的話也不聽？」

「倫郎，小妹罪有應得，千萬不要爲了小妹……」

「西門瑛，妳是自動隨我回埋劍山莊，還是要我來動手？」

「晚輩自願隨你回去。」

「小搗蛋，你眞是沒用，若非我及時趕到，你這老婆豈不是跑掉了，如此漂亮的老婆，往那裏找？」

倫少亮及西門瑛大爲震愕，呆在當場。

「爺爺……」

「倫老前輩……」

「叫我爺爺！」

「爺爺！」、「爺爺！」倫少亮及西門瑛大喜嚷着，高興得互相擁抱起來。

「瑛兒，我們倫家在埋劍山莊隱居四十多年，與江湖無關，所以妳過去做的事，亦與倫家無關。但今後便不同了，妳是倫家媳婦，一切所作所爲，都得以倫家家聲爲重，知道嗎？」

「孫媳知道了。」西門瑛邊說邊拿出收在腰間的軟劍，扔在地上。

「好好的一柄劍，妳爲何丢了？」

「爺爺，倫家的子弟不可用劍啊，瑛兒留下劍來有什麼用？」

「呵呵，這限制從今天開始已取消了，因爲你們兩口子已擊敗了金鈴夫人，倫家從今再無任何限制！瑛兒，妳還沒有正式入門，便已替倫家立下大功，所以我決定，若有任何人因妳從前所做過的任何事而向妳追究，倫家誓作妳的後盾。」

「謝謝你，爺爺！」

「我們回去收拾殘局吧。」

走到別院外時，只見慕容傲雪垂頭喪氣的站在不知何時來到的張老丈身後，而南宮世家的高手們則在收拾殘局。

「倫老兒，辦妥了沒有？」張老丈朝着倫鎮英道。

「晚輩幸不辱命。」

「這好極了，若任由小伙子帶着三個老婆來到我的島，怎還了得。這妖婦及慕容小子，老夫帶走了，後會有期。」張老丈說畢，挾着金鈴夫人、帶了慕容傲雪離去。

「各位辛苦了，現請回埋劍山莊，我們尚有一頓喜酒可吃。」倫鎮英大嚷道。

西門瑛羞得躲在倫少亮懷裏，不敢抬起頭來，南宮婉兒聽了大喜，忙跑過來向西門瑛道賀。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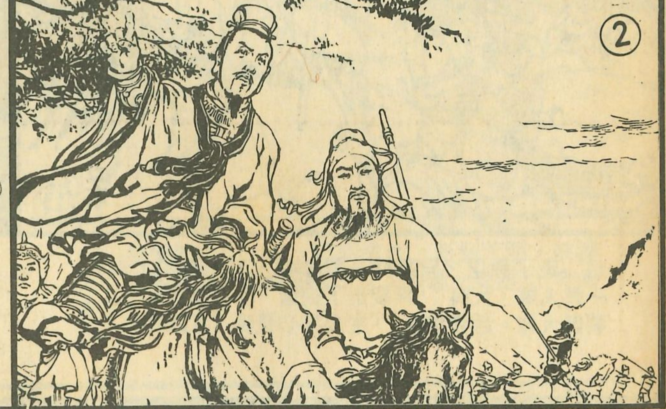
三國演義之十七

馬躍檀溪（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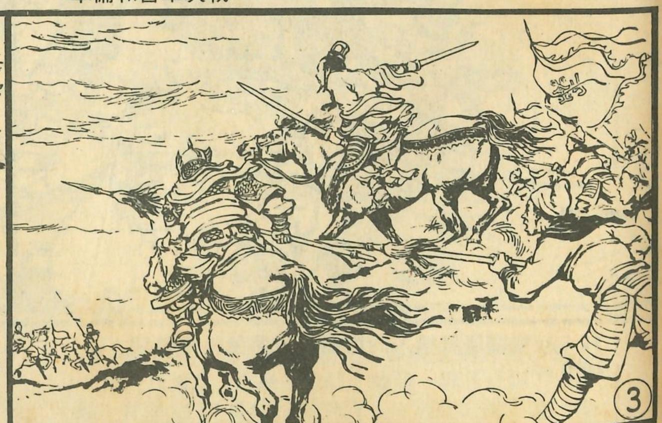
徐正·編繪



1　曹、袁兩軍在倉亭大戰的時候，劉備已在汝南招了數萬人馬。探得曹操遠出，後方空虛，便與部下商議，決定親自領兵，進攻許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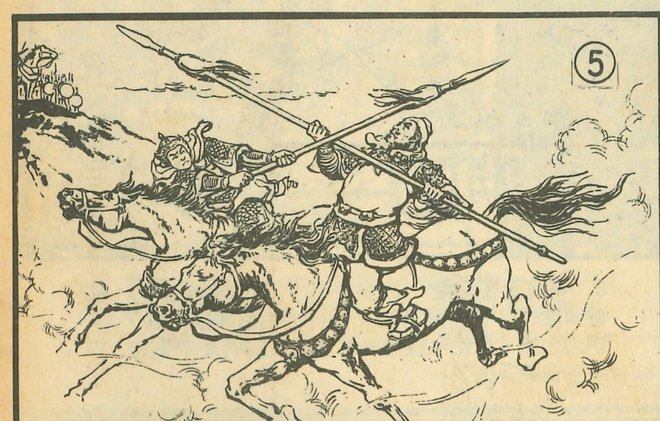
2　劉備留下劉辟守汝南，便引大軍出發。走到穰山地面，探馬報到：曹操親提大軍，前來迎戰。劉備傳令下寨，關羽在左，張飛在右，自與趙雲居中立寨，準備和曹軍决戰。



3　原來曹操在倉亭破了袁紹，剛待進取冀州，忽然接到荀彧來信，得知劉備進攻。他吃驚不小，慌忙領兵趕來。趕到穰山，還沒有立寨，劉備已經開營衝殺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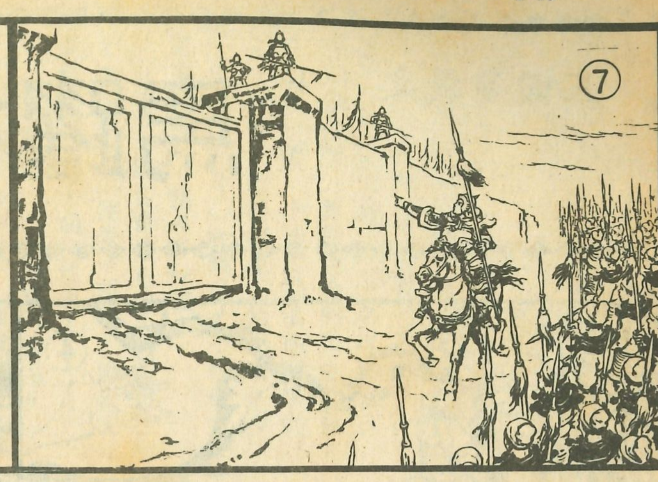
4　曹操退兵十里，列成陣勢，對劉備揚鞭罵道：「我待你不錯，你爲什麼忘恩負義？」劉備說：「我奉天子密詔，前來討伐反賊！」就在馬上朗誦衣帶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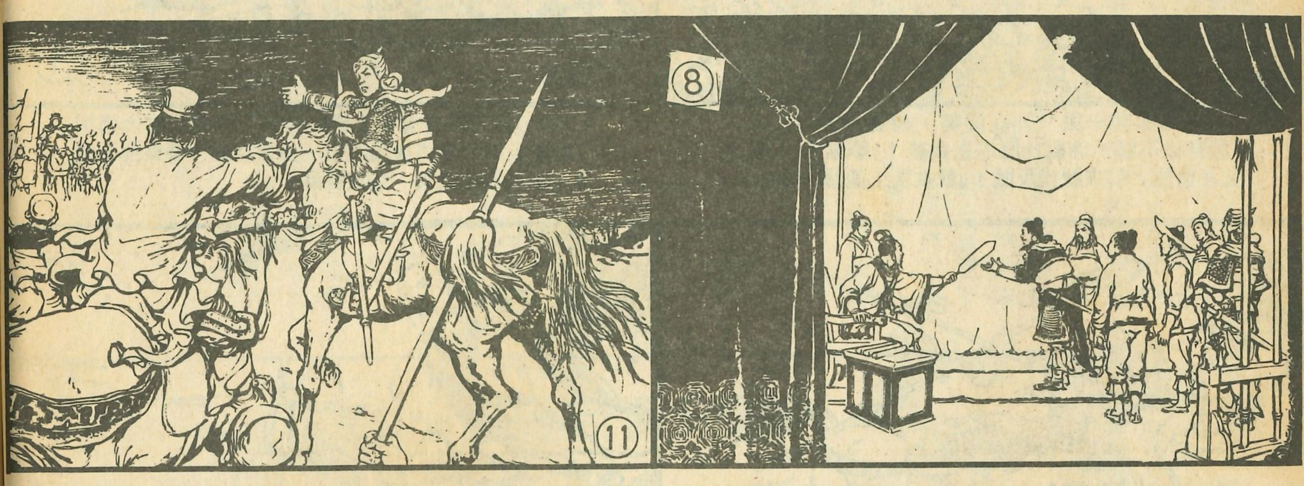
5　曹操氣得眼睛直翻，叫許褚出戰。趙雲飛馬出陣，挺槍接住。二將交鋒，各不相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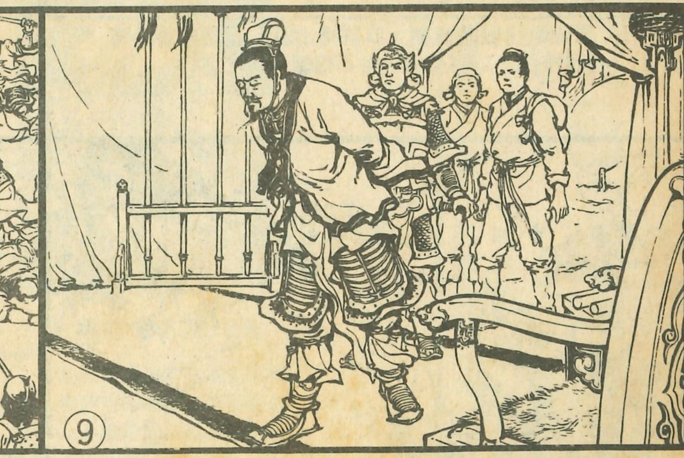
6　這兩個勇將厮殺了一陣，不分勝負。忽然喊聲大震，關羽從東南角上衝來，張飛從西南角上殺到；三軍一齊攻打。曹兵遠來疲乏，抵擋不住，大敗退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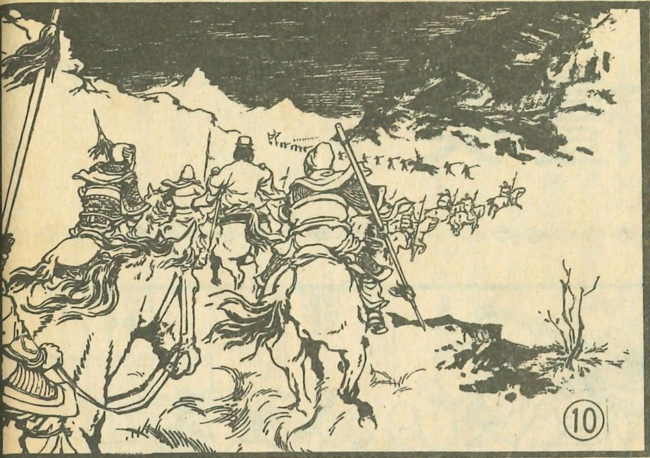
7　劉備得勝回營，歡喜不盡。連日命趙雲、張飛，輪流到曹營去挑戰。曹操緊閉營寨，一連十日，不曾出戰。



8　劉備正在心疑，忽然報到：「龔都解糧到來，被曹軍圍住；曹將夏侯惇又領兵從小路向汝南去了。」劉備大驚，慌忙令張飛去救龔都，關羽去守汝南。二將各自領兵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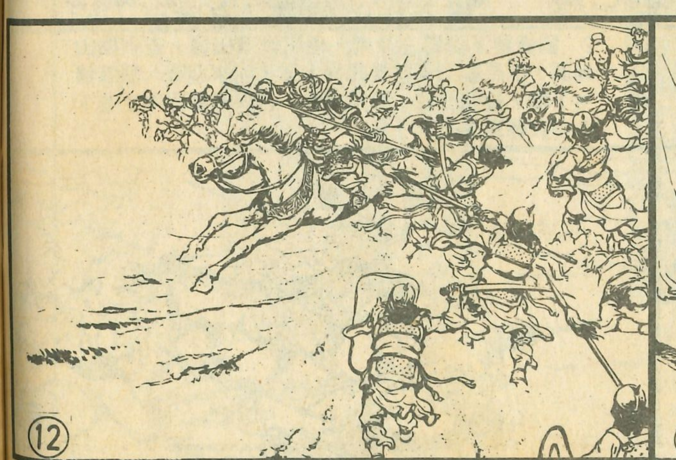


9　不到一天，幾起探馬報來：夏侯惇打破汝南，圍住了關羽；夏侯淵搶了糧草，圍住了張飛。劉備得報，不禁心慌意亂。



10　他思量了一番，決定退兵。等到半夜，便叫軍士飽餐一頓，乘着星斗微光，步兵先起，馬軍隨後，偷偷地向南撤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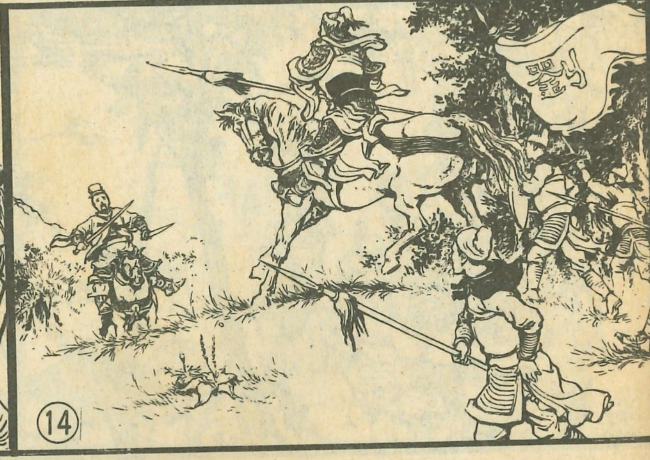
11　走了數里，只聽得一聲呼嘯，火把齊明，衝出一彪人馬，大叫：「休要走了劉備，丞相在此專等！」劉備大驚。趙雲叫道：「主公不必憂慮，且跟我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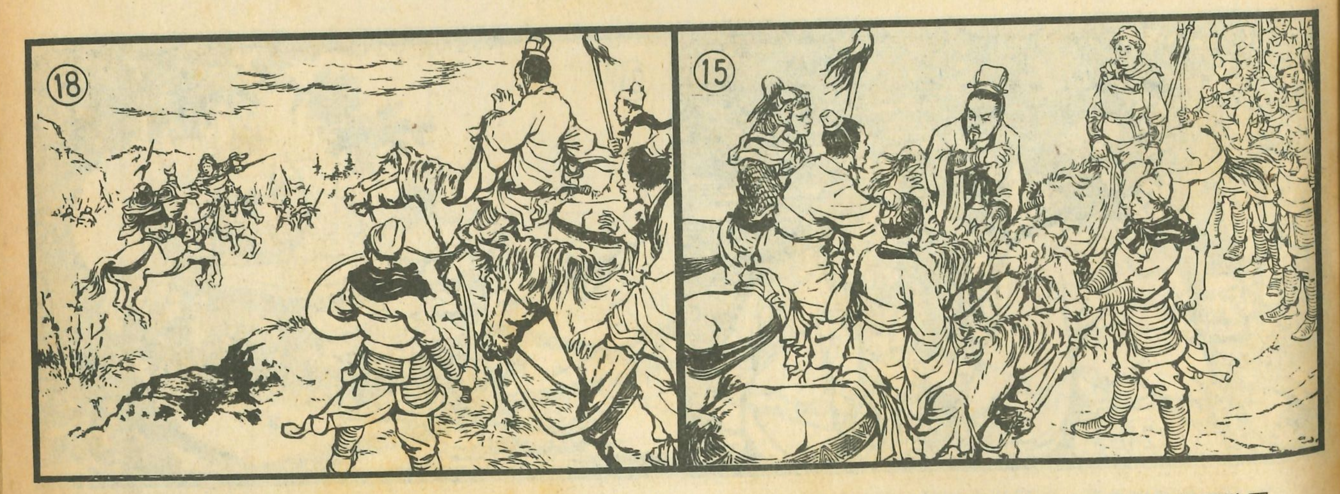
12　趙雲躍馬舞槍，向前衝殺。劉備手提雙劍在後跟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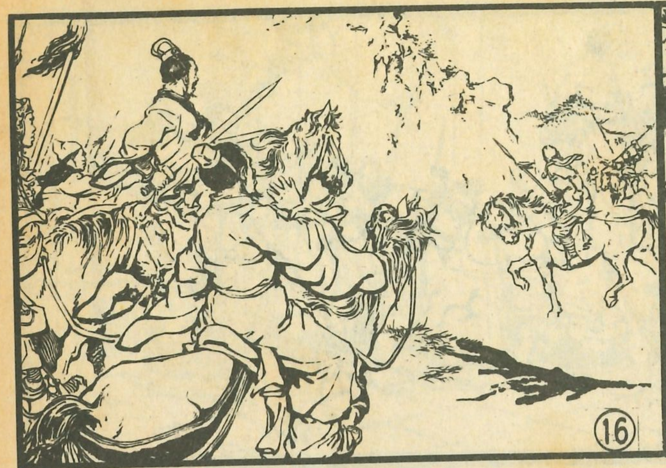
13　正在且戰且走，不料迎面闖來許諸，截住趙雲；後面又有于禁、李典追來。劉備眼見危險萬分，只得落荒而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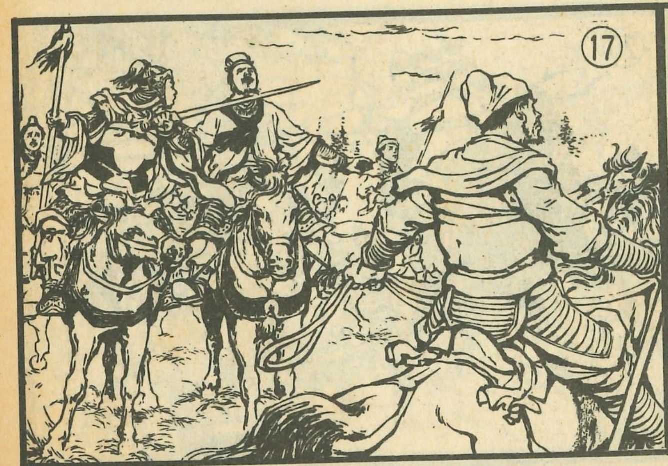
14　劉備望荒山小路，匹馬逃生。走到天明，前邊又有軍馬攔路。劉備又慌又急，長嘆一聲道：「今番完了！」



15　細看時，却是汝南旗號，原來是劉辟領了敗軍，護送劉備家小前來。孫乾、簡雍、糜芳也到了，紛紛上前訴說：「夏侯惇軍勢強大，因此抵擋不住，棄城出走。一路上又遇曹軍攔殺，多虧關將軍截住，方得脫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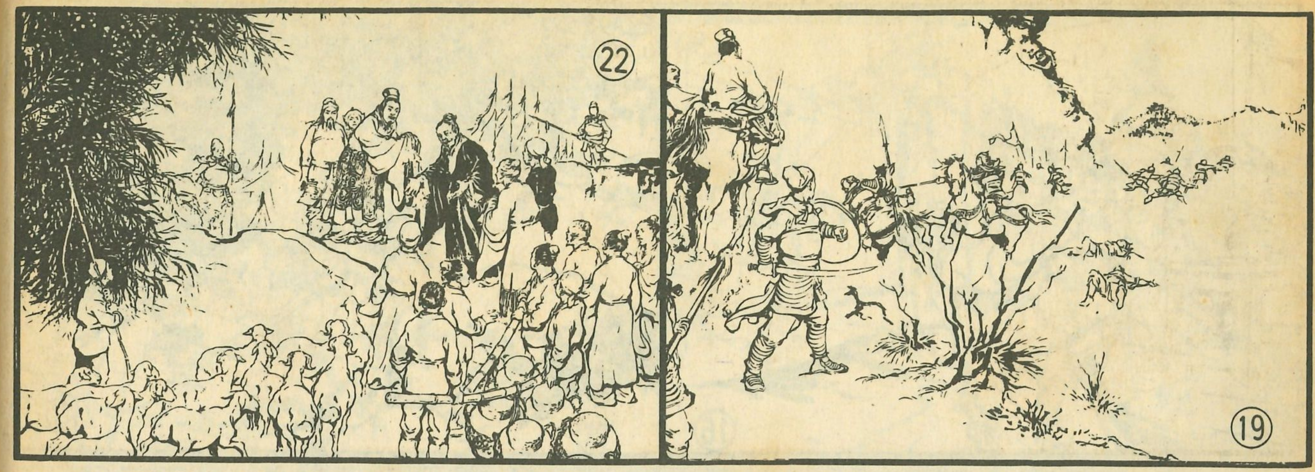


16　兩軍會在一處，再向南行，走到一座山林，只聽見鼓聲大震，紅旗揮動，曹將高覽、張郃分兩路殺來。曹兵齊聲大叫：「劉備趕快下馬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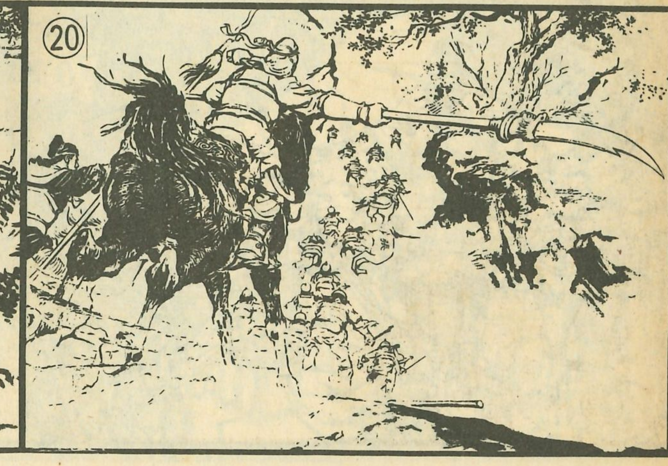


17　劉備進退無路，仰天叫道：「事勢如此，還不如死了，免得受辱！」便要拔劍自刎。劉辟上前拉住道：「不要輕生，待我死戰，奪下一條去路！」

18　劉辟說罷，便躍馬上前，與高覽交鋒，戰不上三四個回合，被高覽一刀砍死。劉備看了，更覺得慌張。



19　忽然高覽後軍大亂，一將衝陣而來，槍挑處，高覽翻身落馬。劉備定神一看，乃是趙雲來了。



20　趙雲救了劉備，引兵殺出，却被張郃堵住隘口，衝不出去。正在焦急，關羽、張飛各帶殘兵趕到，殺敗張郃，奪了隘口。



21　劉備與關、張、趙雲會在一處，檢點敗軍，不滿一千。又知龔都被夏侯淵殺了，失了糧草，更覺得景況淒涼。他叫孫乾等保護家小先行，自與關、張、趙雲殿后，離開隘口，向南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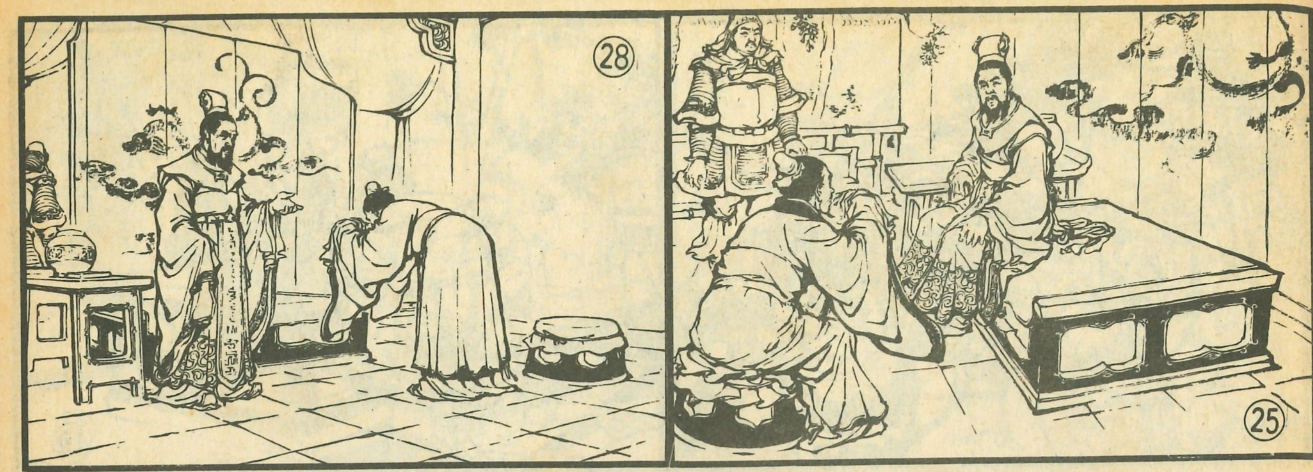
22　天色向晚，走到漢江，安營休息。地方上父老聽說劉皇叔敗兵經過，感他待人寬厚，就牽羊擔酒，前來慰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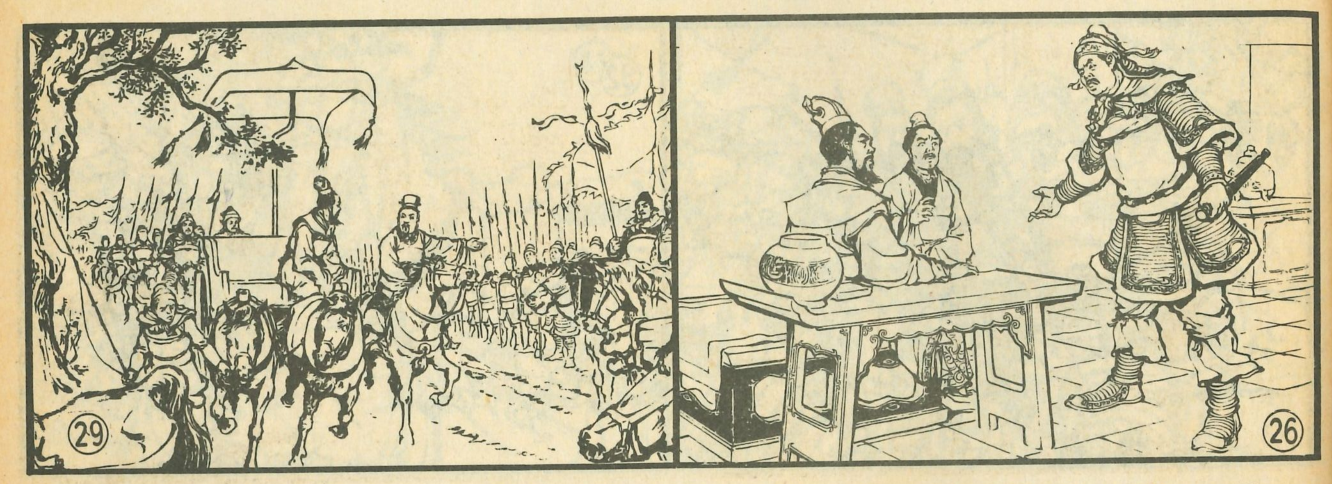
23　劉備便和衆將在沙灘上飲酒禦寒，喝了幾杯，嘆道：「各位都是大才，可惜跟了劉備，埋沒英雄；還是另投明主去吧。」孫乾道：「勝敗常事，何必灰心。現在且去荆州，投奔劉表，再等機會。」



24　劉備只恐劉表不能相容。孫乾道：「我願意先到荆州，說動劉表，叫他出境來迎接主公。」劉備聽了，稍稍安心，便令孫乾連夜動身到荆州去。



25　孫乾求見了劉表，說道：「劉使君被曹操大兵擊敗，要到江東投奔孫權；我勸他說：『荆州劉將軍是漢室宗親，禮賢好客，投江東不如投荆州。』因此使君使我先來拜見，探問將軍意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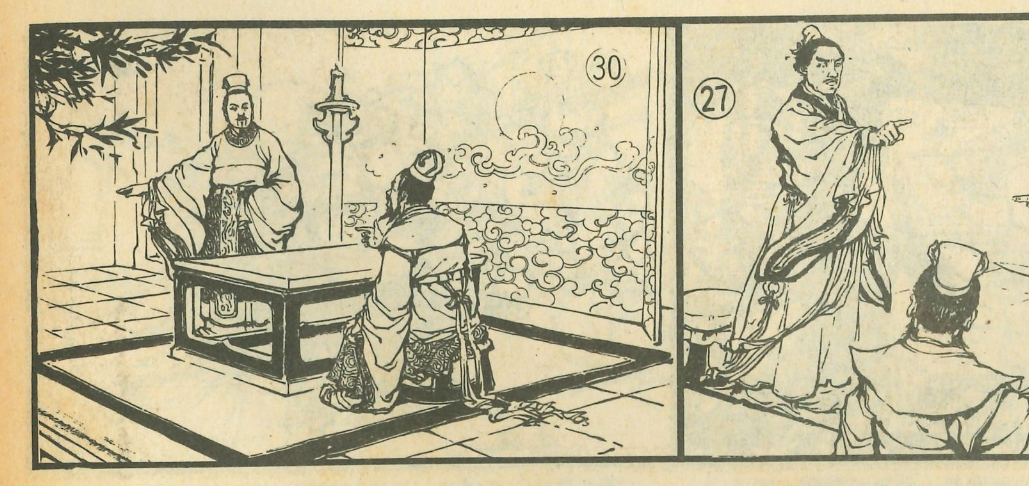


26　劉表歡喜道：「劉備是我同宗弟兄，如今肯到荆州，待我出境迎接。」將軍蔡瑁諫道：「劉備與曹操結仇，如果留他在荆州，曹軍前來問罪，如何對付？不如殺了孫乾，結好曹操，以保太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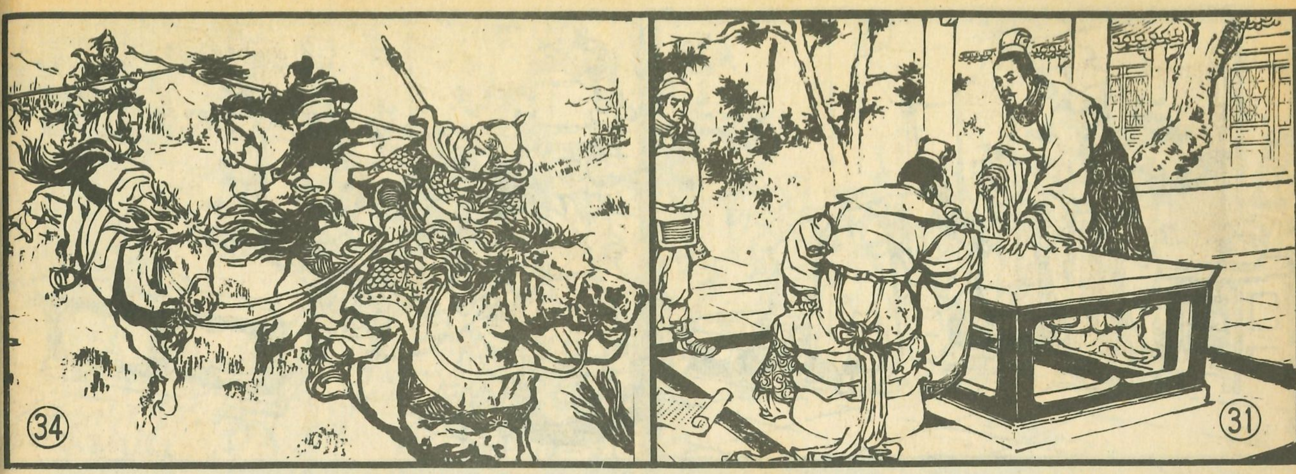
27　蔡瑁說罷，拔劍來殺孫乾。孫乾怒斥道：「劉使君是忠心爲國之士，曹操爲欺君虐民之人，你不分香臭，不辨善惡，眞是無恥小人！要殺便殺，只恐你難免天下後世唾罵！」

28　劉表向蔡瑁喝道：「我主意定了，你不必多言！」蔡瑁收了劍，恨恨的走了。劉表便吩咐孫乾回報劉備，說在明天出城相迎。

29　第二天，劉表出城三十里，與劉備相見。劉備十分感激，再三稱謝，並令關、張、趙雲，一一拜見劉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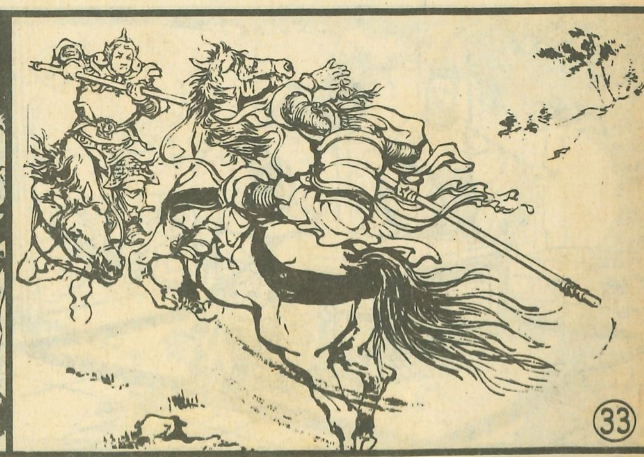
30　劉表接了劉備，回到荆州，分撥院宅，安頓劉備人馬。兄弟二人常在一起談論天下大勢，很是投機。



31　這一天，探馬報到荊州，說降將張武、陳孫，在江夏擄掠人民，準備造反。劉表大驚。劉備道：「兄長不必憂慮，待小弟前往江夏，討平二賊。」



32　劉表大喜，點起三萬兵馬，交與劉備統率。劉備帶兵來到江夏，與張武、陳孫對陣。門旗開處，張武出陣。劉備望見他胯下的一匹高頭大馬，不禁讚道：「好一匹千里駒！」



33　趙雲挺槍出馬直刺張武。戰不三合，張武中槍落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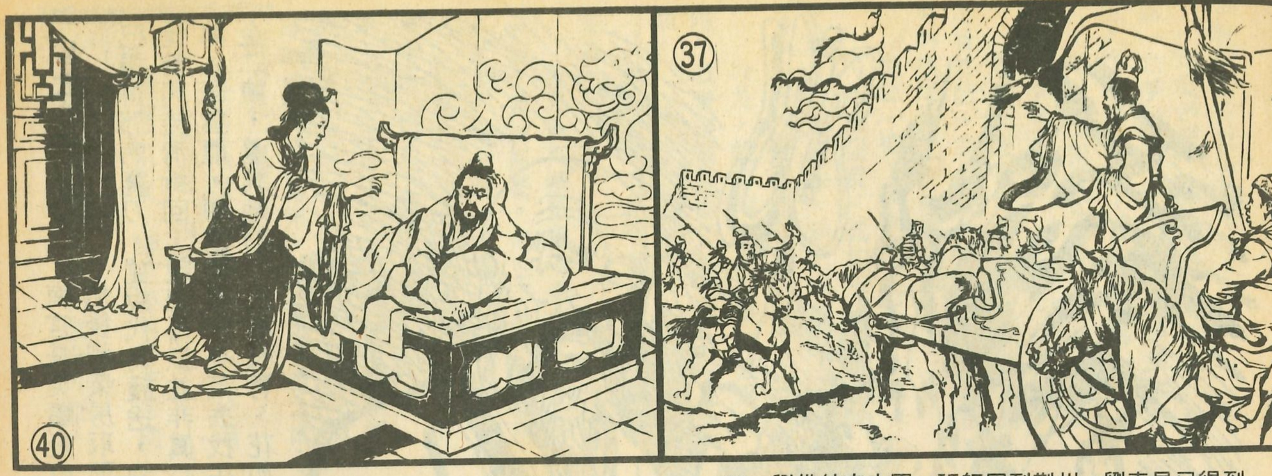
34　趙雲隨手扯住那馬轡頭，牽回陣來。陳孫見了，要來搶奪。張飛大喝一聲，挺矛出陣，迎住陳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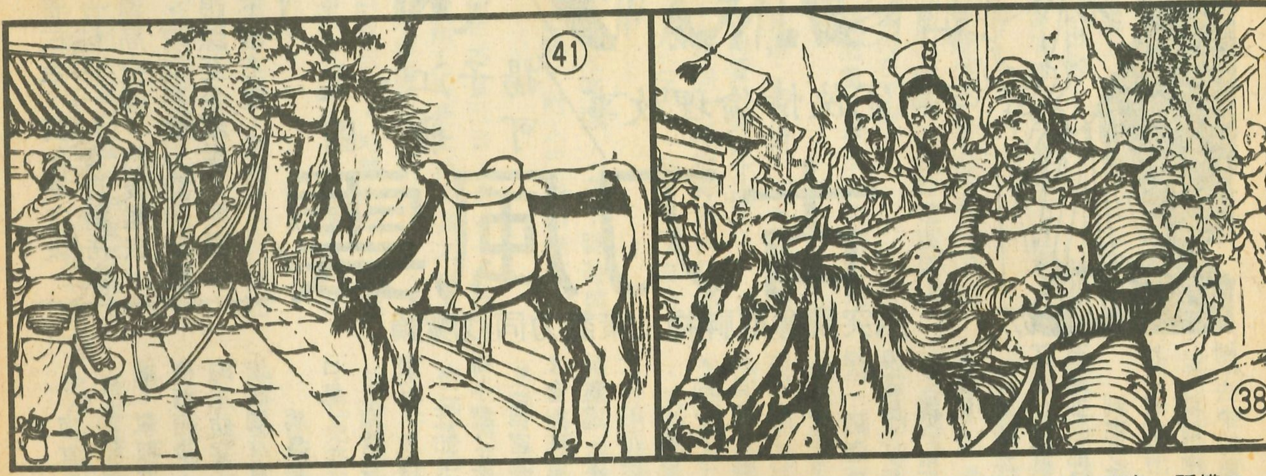
35　交馬只一合，張飛將陳孫挑下馬來。江夏兵抵敵不住，四散奔逃。



36　荊州兵四面包抄，招安了張、陳餘黨，平定了江夏各縣。



37　劉備統率大軍，班師回到荊州。劉表早已得到捷報，親自在城外迎接。



38　弟兄並馬進城，劉表談起南越、張魯、孫權三處，都有侵攻荊州之心，很是憂慮。劉備道：「兄長放心，可使關、張、趙雲分守邊境，萬無一失。」劉表大喜，旁邊的蔡瑁卻暗暗妒忌。



39　蔡瑁的姐姐，是劉表的夫人。這天回城以後，蔡瑁對蔡夫人道：「劉備要使三將分守邊境，自己留在荊州，定是不懷好意，須要提防。」蔡夫人聽了，也覺吃驚。

40　這天晚上，蔡夫人便勸劉表把劉備遣出荊州，以免意外。劉表道：「我弟是正人君子，何必多疑！」蔡夫人道：「嘿，正人君子？只怕他心不似你心，你還糊塗哩！」劉表聽了，半晌不答。

41　第二天，劉表看見劉備的坐騎，十分雄壯，不禁連聲稱讚。劉備道：「這是張武的坐騎，兄長見愛，便當相贈。」

42　劉表很高興，便騎馬出城，半路上遇見謀士蒯越。蒯越看了馬，上前說道：「此馬叫『的盧』。眼下有淚槽，額邊有白點，騎了就要害主。張武騎了，兵敗身亡；主公千萬不要騎。」（待續）

古刀風雲

四期完俠情倫理故事

揚子江·文　可飛·圖

施突襲奪取神物　策羣力同找魔頭

上文提要： 南宮長英騙走司徒清、大青三老、袁化風之後，然後到柴房取那震天刀，豈料見一老者自稱岳嶽已攫得那柄寶刀，並說代爲護送，約定在振遠鏢局交還，然後離去，此時司徒清折回，說出岳嶽並非眞心護送寶刀，可能將寶刀交給三聖傳人華雲龍，願協助南宮長英去找岳嶽，二人跟踪至金家崖，要面見金二娘，遭到她的門徒馬長青、花如玉攔阻，不讓上崖……



南宮長英已即時有了警覺。

如不傷敵，就難以自保，兩害相權，寧取其輕，南宮長英左肩一斜，橫踏兩步，花如玉的劍鋒，堪堪由他的左肋穿了出去，不過是毫釐之差，未能觸及自己。

馬長青也適時壓力大減，喘了一口氣。

南宮長英冷冷一笑道：「兩位聯手最好，免得在下多費一番手腳……」

花如玉哼一聲道：「憑你也配我們聯手麼？妾身一人就足夠打發了你！」

南宮長英原來就不想與她動手，才會對那馬長青突然出手，此刻却終於難逃，不能不與她交手，心中自是大大的不快！

一臉怒意，全都打四面八方湧來，却一下子都集中在右手寶劍之上，只見他大喝一聲道：「姑娘自找沒趣，休怪在下心狠了！」

寒光電閃接連而起，一招「驚濤拍岸」，洒起百朵劍花，將那花如玉罩在無邊劍光之下。

這一招威力之强，倒是花如玉平生僅見。

她陡然感到自己的銀劍竟是遇上了千斤重壓一般，休說施展不開，甚至連抽回都已不大可能！

剎那之間，她粉面花容失色，發出一聲尖叫。

敢情南宮長英這一招乃是「無敵劍」法中的要命二式之一，一旦出手，勢必傷人，花如玉的功力，本就比不上南宮長英，在此情況之下，她又怎能避得開南宮長英這麼厲害的一劍呢？

但是南宮長英總算是手下留下了一點香火之情，長劍僅僅將花如玉的右臂劃了一道長約七八寸的傷口而已！

鮮血點點滴下，花如玉嚇得一連退了五尺！

馬長青更是沒想得到，眼見花如玉負傷流血，頓時忘了利害得失，一振手中寶劍便向南宮長英攻來。

南宮長英雖然一劍傷了花如玉，手中的劍勢並未撤回，馬長青攻了過來，正好引發了他的下一式劍法，只聽得「噹……噹……」兩聲脆響，馬長青悶哼一聲，便自向後踉蹌退出數丈！

執劍的右手慢慢的垂了下來，右胸的前方衣衫裂開尺許，雖然他左手業已按着傷口，但大量的熱血，却從他手指縫之中溢了出來。

南宮長英一招兩式，連傷對方兩人，司徒清在旁看得不住連連點頭，笑道：「老弟，令尊無敵劍法，你已盡得精髓，克敵收功，可喜可賀！」

南宮長英臉上並未現喜色，反倒長嘆一聲，道：「家父曾經交代過晚輩，如非遇上過强對手，不許我施展這等招式，晚輩一時怒極，竟然無意中使了出來，傷了馬兄及這位姑娘，倒叫晚輩心中好生後悔……」

司徒清道：「不妨事，老弟如不抖露一二手，咱們又怎能見到金家崖的主人？」語音一頓，目光轉向馬、花二人，喝道：「兩位如再拖延時光，老夫也忍耐不住了！」

馬青長正在敷葯止血，聞言却是不曾答話，花如玉大眼眨了兩眨，恨恨的頓足道：「你們跟我來！」

嬌軀一擰，便向崖下行去。

司徒清發現，花如玉正是朝着剛才現身之處行去，便已料想到，這崖下必然有一條通往對面的地道！

於是，就和南宮長英舉步緊緊相隨，順着條蜿蜒曲折的石徑，攀下崖頭。

三人走下不及十丈，花如玉轉身走入一間石洞。

南宮長英雖是覺得奇怪，但司徒清却不曾說甚麼。他也不再多問，兩人竟是一步一趨，隨着花如玉而行，這石洞高約一丈，寬約八尺，但向內的深處，却是一眼無法看盡。

花如玉過了石洞，便舉手向左面的一處石壁按去，兩人耳中聽得一陣噹瑯銀鈴之聲傳來，花如玉手按之處，已出現一扇可容一人出入的門戶。

花如玉冷冷的向兩人道：「由此洞下去，可達谷底，兩位請吧！」

聽她的口氣，她是不打算下去的了！

司徒清淡淡的一笑，沒有答話，但南宮長英却道：「姑娘不去了麼？」

花如玉道：「妾身今日當值，自然不能回莊了，兩位如是不敢入內，那就不如回到崖上，也許再過三五日，岳山主就可以出山了！」

她口氣很平靜，可是言下之意，却是極不友善！

南宮長英聽得不由大笑道：「刀山劍海，在下也不懼怕，何妨這區區山洞，又豈能嚇得在下呢？」

說罷，竟然當先舉步，向洞內走去。

司徒清笑道：「不錯，老弟說得對，咱們好歹也得冒一點險才成！」

兩人走入石洞，耳中却聽到花如玉冷笑道：「大公子，一劍之仇，妾身遲早都要找回……」

南宮長英大笑道：「在下隨時候教。」說話之間，兩人已斜斜走下十丈。

洞內經年不見天日，是以十分陰暗潮濕，但兩人均是武功高强之士，故而行來並不覺得怎麼費力。

深入約有百丈，地勢忽然平坦起來，司徒清極目望去，前面遠處已然露出一線天光。

當下兩人脚下加勁，眨眼之間已然出了山洞。

花如玉沒有說錯，洞外果然是一處深谷。

但花如玉沒說明這谷中有否別人等候引路，兩人立身洞口，却是一時打不定主意，怎生攀上對面的峭壁。

就在他們遲疑之際，忽然一條人影，由右側的山角一閃而至。

原來這石洞的出口，所見谷中地方不大，這時忽然有人由右側山角再轉了出來，頓時使得兩人明白，那金二娘的莊院，八成並不在對面的懸崖之上，而是在這深谷之中。南宮長英舉目望去，只見這現身之人，乃是一位年約七十出頭的禿頂老翁，褐衫赤脚，面色紅潤，行動之間，不見一絲老態！

這禿頂老人站在兩人面前，仔細的看了一眼，忽然大笑道：「我道是那方的高人，原來是百魔教的司徒堂主，眞是失敬了！」

司徒清暗暗的一驚，暗忖：「這人怎的一眼就能認出了老夫？」

敢情司徒清却是認不出這個老者是誰，是以心中吃驚了！

南宮長英見到司徒清這樣神色，便知這老者的來歷，司徒清不會認出，當下笑道：「在下南宮長英，隨同司徒前輩拜訪貴莊，不知老夫怎樣稱呼，也免在下失禮！」

禿頂老人雙眉一揚，接道：「嘿，閣下原來是南宮大公子，無怪兩個孩兒不堪你們一擊了！」

語音一頓，又接口道：「老夫甘聖歎，大公子只怕沒有聽說過吧！」

南宮長英眉頭一皺，心中正在尋思，武林中幾時有過甘聖歎之名！

但司徒清赫然一震，笑了笑抱拳道：「九轉金輪甘兄大名，兄弟是久已聞名，但甘兄三十年不在江湖走動，想不到却是在此深山幽谷享那人間清福，眞是叫人欣羨得很！」

九轉金輪甘聖歎呵呵一笑道：「司徒兄好說了，兩位駕臨敝莊，不知爲了何故？」

司徒清一笑道：「兄弟和南宮長英特來拜訪貴莊主人，尙煩甘兄代爲引見！」

甘聖歎沉吟道：「敝莊主人向來不見外客，但司徒兄乃是當代高人，敝莊主人，自是不便堅拒了！」

司徒清笑道：「甘兄太抬舉了，雷夫人現在何處靜坐！甘兄能否即爲引見？」

甘聖歎道：「引見就不敢當了，對司徒兄而言，雷夫人還不敢這般托大！」語音一頓，接道：「金家莊藏在深谷之中，多年來從無他人前來，但連日來却是佳賓迭現，倒叫老夫感到有些兒不尋常了！」

司徒清道：「貴莊還有甚麼高明在座麼？」

甘聖歎道：「不錯，司徒兄，老夫三十年不履江湖，近日江湖之上，是否又發生了甚麼變故不成？」

司徒清淡淡一笑道：「三十年人事滄桑，武林中的變化自是不少，不過，驚天動地之事，倒也不曾有過！」

甘聖歎見他答得不費思索，自然

不會料到，他眼下最是重要的一件大事，瞞得乾乾淨淨的了！

當下笑道：「司徒兄既是這麼說，倒教老夫釋去不少疑慮了！」語音一頓後，伸手肅容，又道：「轉過此處山峽，即可見到金家莊，兩位請隨老夫入莊……」

於是，側身舉步，向山角行去。

司徒清在甘聖歎轉身之際，暗用傳聲向南宮長英道：「老弟，記清楚出入路綫……」

南宮長英心中一動，立即傳聲應道：「晚輩知道了！」

兩人跟在甘聖歎身後行去。

轉過那處突出的山峽，兩人祇覺眼前一亮！

敢情這山角後面乃是一處綠草如茵的花園。

目光所及，那花園的盡處，竟是片莊院，大大小小的房舍，不下百餘間之多。

那片房舍，分佈在花木之中，顯得十分幽靜！

甘聖歎站在花草之中，指着那一片房舍，笑道：「這便是金家莊了！」

司徒清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道：「果然是一處世外桃源，甘兄隱居此間，這三十多年必然武功精進極多了！」

甘聖歎笑道：「不敢，司徒兄請啊！」

三人迅快的穿過那片綠茵草地，來到一間極大的房舍之前。

原來這金家莊是因修建在深谷之中，故而並無一般莊院的圍墻和正門，那些房舍看來是零零落落的隨便搭建，但司徒清却一眼瞧出，每㑣房舍，都有一定的位置，雖然他一時還弄不明白，這些房舍是否按照某種陣法的排列，但其中必然有甚麼蹊蹺！

南宮長英也覺得這些房舍排列得有些古怪，當下皺眉的正想出口相問，那甘聖歎已呵呵一笑道：「金家的房舍，乃是按照兩儀六合陣所修建，這也不過是防止一般武林人物前來騷擾，在兩位行家眼中，自然是不值一笑了！」

南宮長英心中一動，暗道：「他為何自己把它說破呢？」

司徒清却是大笑道：「甘兄盛情，眞叫兄弟十分感激，憑甘兄這份心意，兄弟決不會與那雷夫人作對了！」

甘聖歎淡淡的一笑道：「多謝司徒兄這句話，甘某為金家莊千餘男女慶幸。」

南宮長英聽得他們兩人對答，心中有些納悶，但心中却不便動問，只好看着他們發楞！

司徒清這時却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甘兄，不瞞你說，百魔教在武林之中雖然名聲不好，但兄弟還知潔身自愛之道，甚至連慕容光華教主，也不失為一位雄才大略之士，其所以弄到武林朋友一聽百魔教之名，便自側目，原因正是在那些不知長進的下屬之人……」

甘聖歎笑道：「司徒兄所說，兄弟是信得過！」

說話之間引着兩人，走進那間房內。

南宮長英舉目四望，只見這是一間很大的廳房，屋內的陳設，除了一張八仙枱，四張長櫈和兩張木椅之外，竟然別無一物。

甘聖歎沒有在這間屋內停下，却是領着兩人，由屋後穿了過去，沿着一條白石小徑，轉向一處小小的白石砌成的閣樓。

這㑣閣樓建在一道小溪之旁，繞樓均是梅林，老梅枝椏之間，却可見到四五幢涼亭水榭。

甘聖歎指着閣樓笑道：「雷夫人一向住在這幢石樓之內，兩位且在亭中稍待，老夫這就前去告知雷夫人……」

司徒清抱拳道：「有勞甘老兄了！」

甘聖歎淡淡一笑，飛身直奔那小小閣樓而去。

過了沒有多久，只見甘聖歎又急步而回，但臉上却是充滿了笑意。

司徒清低聲向南宮長英道：「老弟，少時見到那金二娘時，非到萬不得已時咱們可別要口出粗言！」

南宮長英道：「這個晚輩省得……」

說話之間，甘聖歎已到身旁，他抱拳對二人一笑道：「雷夫人有請兩位入內一敘……」

他語音一頓，遲疑了一下，又道：「司徒兄，兄弟有一件事甚是不解，不知司徒兄可否見告？」

司徒清被問得一怔，心想：他是有甚麼花樣出麼？口中却答道：「甘兄有何見教？」

甘聖歎道：「雷夫人隱居此處，已整整有三十年，最近十年之中，從未在她修靜之處，接見過任何客人，兄弟這一說司徒兄與南宮大公子求見，雷夫人就立刻傳言相請，這中間想必有甚麼道理，但不知司徒兄今日求見，究竟為了何事？」敢情他正是問的他們眞正來意。

司徒清自是不願解說明白，當下借題發揮道：「甘兄，雷夫人此舉究竟為了甚麼，兄弟也胡塗了，至於兄弟來此之意，無非是拜望雷夫人而已！」

但任何人都聽得出他是避重就輕之意，甘聖歎那有不知之理？不過，像他們這等身份之人，輕易也不會打破砂鍋問到底的，只好一笑道：「此事雖然奇怪，但兄弟相信，雷夫人必有主張，兩位請啊！」

三人當即向那閣樓行去。

到了近前，南宮長英由於發現了這樓梯上的扶梯，竟然裝在石樓的外沿，並非由那正門入內，再行上樓。

甘聖歎領先而去，南宮長英暗暗一算，這扶梯設有十二級，足見樓高，不及丈五。

上得樓來，乃是一條黑黑的走廊，沿着走廊去，南宮長英發現一共經過了四扇緊閉門戶，方始轉到一間佛堂般的正門。

金家崖正對着這間廳堂，由內望外而看，金家崖上的一切，依稀可以瞧得清楚。

司徒清一步踏入這間廳堂，不由面色一變，雙手抱拳，朗聲道：「老朽司徒清，冒昧打擾夫人清修，罪過得很！」

原來那佛龕之下，一隻草編蒲團之上，正盤膝坐了一位白髮老婦人。

司徒清語音一落，那白髮老婦人雙目緩緩抬起，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老身避居山野，原只想圖個六根清淨，不料三十年於茲，江湖朋友仍不肯讓老身淡忘，眞正是意料不到得很……」語音一頓，目光轉向南宮長英，微微一笑道：「這位可是南宮大公子麼？」

南宮長英已然從對方口氣中聽出這位老婦人便是當年名震一時的「寒山鬼女」金二娘，當下那敢怠慢，連忙一躬到地，大聲道：「晚輩正是南宮長英！」

金二娘點點頭道：「今尊可好麼？三十年中不見劍神丰采，料必他那無敵劍法又創出了不少絕招來了……」

南宮長英道：「多謝前輩關懷……」

金二娘伸手指兩側大椅，向司徒清道：「司徒兄和大公子請坐啊！」於是兩人告罪坐下。

金二娘看了甘聖歎一眼，又道：「甘兄，那雙手劍方樂生現在囚於何處？」

甘聖歎答道：「囚在地牢之中……」

金二娘道：「有勞甘兄走一趟，將那方樂生放了。」

甘聖歎皺眉道：「嫂夫人不打算追究他冒犯之罪？」

金二娘道：「看在司徒兄面上，放他算了！」

司徒清看見金二娘對自己這麼看重，心中大感不安，連聲謝道：「承蒙夫人看得起老朽，老朽感謝得很……」

甘聖歎笑道：「可要將他帶來此處麼？」

金二娘搖搖頭道：「不用了，但限他立即出山！」甘聖歎立即應命而去。

金二娘這才問司徒清道：「司徒兄今日來此，可就是為了方樂生之事，老身已將他放走，司徒兄大可放心了！」

司徒清抱拳道：「多謝夫人賞光！」語音為之一頓，又道：「不過，老朽還要向夫人打聽一個人！」

金二娘道：「那一位？」

司徒清道：「岳嶽岳兄可在此處？」

金二娘聞言，忽然沉吟不語。

南宮長英接口道：「老前輩，晚輩今日便是專程前來要找岳大叔，岳大叔如在此處，萬望老前輩準許晚輩見他老人家一面！」

金二娘緩緩的嘆息了一聲，道：「岳嶽果然在這裡……只是……只是，他恐怕不敢見人……」

南宮長英一怔道：「是為了甚麼？」

司徒清道：「岳兄果然在此，老朽不信他不肯出來一見吧！」

金二娘苦笑道：「司徒兄，岳嶽是老身的甚麼人，你可知道麼？」

司徒清不由得一呆！道：「這個……老朽倒是未曾聽人提過！」

金二娘道：「岳嶽乃是老身姑表之親，算來他是老身的嫡親表兄！」

司徒清微微的一震，暗道：「看來今日想從岳嶽手中取刀，只怕不太容易了！」

但他口中却道：「原來岳山主乃是夫人的表兄，毋怪岳兄會趕來金家崖了！」

金二娘略沉吟，道：「司徒兄，你找老身的岳表兄，究竟是為了甚麼？」

司徒清聞言不由得怔了怔，他尚未想到金二娘會如此單刀直入的問將出來，竟然是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南宮長英眼見司徒清怔怔不會說話，當下立即接口道：「晚輩和司徒前輩到來，不過是為了向岳大叔取回一柄晚輩的兵刃！」

金二娘道：「大公子的兵刃麼？」

南宮長英道：「正是！」

金二娘長嘆了一聲，道：「大公子，你這位岳大叔已然身負重傷，躺在床上，要想見他，只怕不太方便吧！」

岳嶽身受重傷之事，只把司徒清與南宮長英聽得臉色大變，呆了半晌！

司徒清看了南宮長英一眼，沉聲道：「雷夫人，岳兄的傷勢可是很嚴重麼？」

金二娘道：「傷在肺腑，自然很重了！」

司徒清道：「夫人可曾查出是甚麼人傷了岳兄？」

金二娘道：「岳表兄一身武功之高，已非一般高手可敵，能夠傷他之人，武林中更是屈指可數，老身雖然尚未看出，但等老身找到那種武功家數，自然便可知道他是傷在何人手下了！」

司徒清問道：「是掌傷抑或劍傷？」

金二娘答道：「是掌力所傷。」

南宮長英道：「岳大叔號稱『劍掌雙絕』，不論是劍是掌，武林之中又有誰人能夠傷到他呢？」

金二娘道：「大公子說得不錯，老身也正在為了此點不解了！」

司徒清道：「岳兄武功高絕，倘若他並非受人暗算而傷，這位傷他的人之武功，豈非十分可怕麼？」

金二娘沉吟道：「老身說過，武林

中能夠在激鬥之中傷得了岳表兄的人，屈指可數，司徒兄如果想上一想，也許可以想出一些眉目了！」

司徒清道：「聽夫人之言，岳兄可是受了人暗算？」

金二娘道：「岳表兄並非爲人暗算，他身受掌傷，乃是被人以重手法擊中前胸！」

司徒清道：「是傷在前胸麼？」

金二娘道：「不錯！」

司徒清道：「如此說來，此人武功，較之你我，想還要高出多多了！」

金二娘道：「老身也是這樣想！」

司徒清道：「雷夫人，可曾猜想過，這是那一位高手所爲的？」

金二娘道：「老身曾經細數武林高手，有着這等功力之人，大概不會超出六位！」

南宮長英脫口道：「是那六位？」

金二娘道：「九華三聖中杜公平。」

司徒清道：「杜公平與岳兄乃是至交，他定然不會下此毒手了！」

金二娘道：「老身亦認爲不會是他下手！」語音一頓，接道：「還有就是貴教教主慕容光華和司徒兄了！」

司徒清道：「慕容教主倒是有此能耐，但老朽自信就無此功力！」

南宮長英道：「但司徒前輩與晚輩一直在一起，那自然不會是下手傷岳大叔的人，但不知還有甚麼人有此等武功？」

金二娘道：「老身的外子，或者有此功力！」

司徒清笑道：「飛雲洞雷兄，果然有此功力，但是老朽相信雷兄他不會下的手！」

金二娘道：「但老身外子又遠在武功山，並未離開過，他當然是不會而且又下不了手的。」

南宮長英道：「還有兩位？」

金二娘道：「那就是祁連兩魔頭了。」

南宮長英一怔道：「那可是書魔青虛老人與琴魔紅塵修士麼？」

金二娘道：「正是他們二人！」

南宮長英道：「晚輩聽說他們兩人性情怪癖，介乎邪正之間，如是他們下手，倒有可能之事。」

金二娘道：「老身先把六人涉嫌之可能，作出一番比較，除了外子和杜公平，其餘四位，似乎都有可能，但司徒兄既和大公子一直在一起，當然亦可以刪除了。」

司徒清道：「如此說來祇有三人可疑了。」

金二娘道：「不錯。」

司徒清道：「敝教主此刻還在大雪山中，只怕傷岳兄之人，並不是他。」

金二娘道：「那也不一定，司徒兄焉知他不會在你離開之後，便自跟着進入陝甘一帶嗎？」

司徒清笑道：「慕容教主向來不輕易出山，一旦下山，本教弟子必然接到信息，老朽離山以後，尚無跡象顯示教主已然下山，此事八成不會是教主所爲了。」

金二娘冷冷一笑道：「司徒兄最好莫要這等自信，且待岳表兄可以說話之後，咱們一問便知。」

南宮長英道：「岳大叔竟然連話也不能說麼？」

金二娘道：「岳表兄重傷之後，勉拚餘力，趕來此間，幾乎已到了油盡燈枯之期，老身已用上乘療藥救治，眼下藥力剛剛行開，尚在昏睡之中，祇等岳表兄醒來，這許多的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司徒清點點頭道：「正該如此，只不知岳兄要到甚麼時候才可醒來？」

金二娘道：「岳表兄已睡了三天，至遲今日黃昏時分，就應該醒來了。」

南宮長英看了司徒清一眼，道：「老前輩，咱們可是要在這兒等那岳大叔醒來麼？」

司徒清道：「當然要等。」

金二娘接口道：「兩位既然來了，自是應該等到老身的表兄醒來了。」語音一頓，又道：「大公子，老身還有一事想向你請教。」

南宮長英道：「前輩有何見教，請說無妨。」

金二娘道：「大公子說是要找老身的表兄取回一口兵刃，但不知那是甚麼兵刃？」

南宮長英道：「那是一口寶刀。」

金二娘道：「岳表兄抵至此間，身上並未携帶寶刀啊。」

司徒清呆了一呆道：「沒有寶刀？莫非……那傷他的人，已將那口寶刀搶去了麼？」

金二娘道：「司徒兄，那……口寶刀，可是甚麼神物利器麼？」

司徒清道：「如不是一件千年神物，否則，岳兄想必也不會身受重傷了。」

金二娘臉上變色道：「老身明白了，甘兄前幾天曾經說過，那口震天刀已然在肅州露面，莫非南宮大公子交給岳表兄的，便是這口震天寶刀嗎？」

南宮長英苦笑道：「晚輩……正是將這口震天寶刀交給了岳大叔……」

他似是對岳嶽身負重傷之事大感抱歉於心。

金二娘忽然長嘆一聲，道：「眞是意外之災了，但不知大公子怎會將這口寶刀交到岳表兄手中？」

南宮長英道：「晚輩乃是在劍鞘嶺見到岳大叔，他眼見百魔教有人覬覦此寶刀，便要晚輩將寶刀交給他携到京城，誰會想到，竟給岳大叔帶來了這番災難呢？」

金二娘目光在司徒清身上一轉，沉聲道：「司徒兄，你也是百魔教中的一位堂主，那百魔教既是也想奪寶刀，司徒兄又怎會與南宮大公子走在一起？」

司徒清嘆息了一聲，道：「說來祇

怕雷夫人不相信，老朽雖然是奉命奪刀，但是暗中却有相護南宮大公子之心，否則，老朽就不會與南宮大公子走在一起。」

金二娘道：「大公子想必是相信了司徒兄之言了。」

司徒清道：「本教之人，曾被老朽當着南宮大公子之面喝退，他怎會不相信？」

南宮長英道：「晚輩是信得過司徒前輩。」說話之間，只見甘聖歎領着幾名青衣小婢，走了過來，那些小婢們手中，都捧了不少食物。

金二娘微笑道：「兩位遠道而來，荒山沒有甚麼山珍海味接待，祇有粗茶淡飯，還望兩位不要見怪。」

於是，那四名小婢，已將飯菜在佛堂左側的八仙桌上擺好。

金二娘話音一落，便和甘聖歎肅客入座食用。四人用過了飯，甘聖歎已然知道兩人心意，但他却未作任何表示，只好吩咐立在一傍的小婢，通知全谷，小心戒備。

敢情，他防着有人跟在南宮長英身後潛行而來。

兩人在佛堂中略略調息了一陣，只見一名少女走了過去金二娘耳邊低低的稟告了一會兒，金二娘臉上突然變色，揮了揮手，道：「知道了。」

那名少女，立即轉身而去。

甘聖歎白眉聳動，低聲道：「宛姑娘匆匆而來，莫非是有甚麼事故麼？」

金二娘道：「後山附近，似乎有人在那裡走動，老身已暗示他們，任何人硬闖後山，均爲格殺勿論。」

甘聖歎沉吟道：「這會是甚麼人？」

金二娘看了司徒清一眼，道：「如若老身猜得不錯，這些人只怕是司徒兄的屬下了。」

司徒清微微一驚道：「這個……只怕不是……」

金二娘道：「據小徒相告，他們之中，有一位便是來過本崖中的袁化風，司徒兄，那袁化風在百魔教中可是擔任護法之職？」

司徒清道：「正是。」

他話音一頓，接道：「不過，他們此刻亦該是去了肅州才對啊。」

金二娘笑道：「袁化風爲人，是何等奸狡？司徒兄如是相信於他，準會是上當了。」當下語音一頓，又接口道：「咱們先去看看岳表兄吧。」

於是，立即當先起身，向佛堂後面一側小門中走去。

司徒清、南宮長英兩人，在甘聖歎陪同之下，隨着金二娘身後走進那扇小門。

此刻，金二娘已然不見影踪了。

原來這小門之後，仍是通往樓下扶梯。

三人沿着扶梯而下，走到一處佈置得十分雅素的客廳，客廳的兩旁，各有一道門戶。

靠右的那一間，雪白的布帘，正在晃動，顯然，金二娘已然是進了那間卧室之中。

甘聖歎引了二人，果然是向那間卧室跨步而進。

南宮長英抬眼望去，只見這間卧室，原是一間練功的靜室，在那靠裡面的石榻之上，正盤膝坐着一人。

此人臉色十分憔悴，但他一眼早就看出，正是數日之前見過面的岳嶽山主。

金二娘站在榻前，正在低聲問道：「表哥，你……的傷勢怎麼樣了？」

岳嶽雙目已慢慢的睜開，聞言却是苦笑了一聲，道：「好多了！只是……愚兄的一身功力，恐要損却了一半。」

金二娘大大的嘆了一口氣，道：「只要目下無礙，重練功力，那也不是甚麼難事……」

南宮長英大踏步上前，深深一禮道：「少侄拜見岳大叔。」

岳嶽忽然面色一暗，道：「賢侄，愚叔一時自信太過，竟然中了他人之計，將那震天寶刀失去，眞是沒有面目見你。」

南宮長英道：「大叔，這可怪不得你，但不知是甚麼人傷了你老？」

岳嶽長嘆一聲道：「傷我之人與愚叔已是有過數年之交的好友柳中平。」

司徒清尖聲道：「果然是他……」

岳嶽目光在司徒清身上一轉，冷笑道：「這位可是烏杖神翁司徒堂主麼？」

司徒清答道：「不敢，兄弟久聞山主之名，但却甚少盤桓，今日算是幸會了。」

岳嶽道：「司徒堂主好說，岳某一介村夫，那裡還會放在百魔教朋友的眼中？司徒兄抬舉了兄弟了。」

司徒清有些不是味道，但却是笑道：「岳兄這麼說，眞叫兄弟無地自容了。」

岳嶽冷笑了一笑道：「司徒兄，岳某身受重傷，說來都是拜你們百魔教所賜哩。」

司徒清一怔，道：「岳兄，這是何意？」

岳嶽道：「說穿了十分簡單，錯非你們百魔教奪取南宮賢侄這口震天寶刀，老夫又何必多此一舉，追根究底，關鍵是不是在爾等身上？」

司徒清這時不由得心中大大的不快，也自沉聲道：「岳兄不嫌這話太過嚴重麼？百魔教就算有那奪刀之心，但司徒某却是不可算在其中，別人不信，南宮老弟就能相信得過老夫。」

很明顯，兩人都有些動火了。

南宮長英一見，覺得不好，此時此地，要緊的是找出寶刀下落，到底落在何人之手，若果兩位老人家竟是吵架翻臉，結果豈非要弄得不歡而散麼？

敢情他已覺出，司徒清眼下才是

眞正有相助自己之人了。

至於岳大叔，他身負重傷之後，功力大損，縱然想相助自己，那也是有心而無力了。

於是，他連忙笑道：「岳大叔，司徒前輩與那慕容光華教主用心不同，大叔千萬不要怪他。」

語音剛落，金二娘已大聲道：「表哥，你不可動怒，震天寶刀既已被那柳中平取去，不知表哥知不知道他去了何方？」

岳嶽嘆了一口氣道：「祁連雙魔之中，青虛老人雖然怪癖，他除了古書之外，却是一介不取。但這位琴魔紅塵修士柳中平却有些不同，此人最愛的只有兩樣，一是古琴，古樂曲譜，另外就是像古刀古劍這等神兵利器了。」

他沒有回答金二娘所問，却是道出了那琴魔紅塵修士的愛好，自然等於回覆金二娘，那震天刀正是被柳中平奪到手中去了。

金二娘皺眉道：「表哥，柳中平奪去寶刀，不知去了何處？」

岳嶽道：「這老魔頭沒有說，但……」

他忽然沉吟不語。

金二娘急道：「表哥，你爲何沉吟不語？」

岳嶽歇了一會兒，才道：「愚兄在未曾遭他毒手之前，也問過他爲何下了祁連，據他回答，他乃是最近悟出了一招武功，想找青虛老人較量一下……」

金二娘道：「那青虛老人不在祁連麼？」

岳嶽道：「愚兄也在聞言之際，大感奇怪，須知那青虛老人生性好靜不好動，平生很少下山行走，他如離開祁連，那必然是有着甚麼重大的原因了。」

司徒清插口道：「不錯，青虛老人出山，定然有着重大的事故。」

岳嶽哼了一聲道：「這事不用閣下說出，別人也會知曉。」

司徒清被他頂得十分怒惱，但却不便發作。

金二娘道：「表哥可曾問過那柳中平。」

岳嶽答道：「問過了。」

金二娘急道：「那柳中平怎麼說？」

岳嶽道：「柳中平告訴愚兄，那青虛老人的行踪，可能是在洞庭一帶，只因他曾接到九華三聖中的丘公樸之約，要他下山一行，幫助一位武林後起之秀，敉平武林中一股邪惡勢力。」

金二娘道：「原來是如此！」

岳嶽道：「那柳中平如是要尋找青虛老人，八成就是去了洞庭了。」

南宮長英道：「大叔，柳中平會不會將那古刀也携去洞庭？」

岳嶽道：「這等神物，他不惜傷了愚叔取去，自然要隨身携帶了。」

南宮長英道：「少侄意欲前往洞庭一行，大叔以爲妥不妥當呢？」

岳嶽道：「不妥。」

南宮長英一怔的問道：「爲甚麼不妥？」

岳嶽嘆息道：「賢侄，那魔頭武功太高，賢侄此去，結果必遭不幸。」

金二娘急道：「不錯，你眞是去不得。」

南宮長英道：「震天寶刀乃是晚輩所保之鏢貨，如是不能取回，晚輩又怎能放得下心來。」

岳嶽沉吟了一下，道：「賢侄，此事可要從長計議。」

司徒清忽然笑道：「岳兄，那柳中平是怎麼樣傷了你的？」

岳嶽道：「此事不勞過問。」

顯然，岳嶽對司徒清一直不肯相信。

司徒清臉容一變，似是要想發作，但南宮長英這時已然插口的道：「大叔，那柳中平武功很高麼？」

司徒清這時，似是找到了反擊的機會了。

他忽然大笑道：「但岳兄却是傷在了他的手下了。」

岳嶽陡然雙目神光暴射，冷笑道：「司徒清，你敢取笑岳某？」

司徒清笑道：「不敢，老夫只是實話實說。」

岳嶽道：「如此說來，你可是想試試老夫的武功麼？」

司徒清道：「大青山主的武功，老夫早耳有所聞了，不試也罷。」

他說得雖然十分客氣，但聽在岳嶽耳中，簡直比刀劍穿心還要難受。

頓時祇見他臉色大變，怒道：「司徒清，岳某雖然傷在柳中平手中，但他用的不是武功，而是見不得人的詭計。」

司徒清原已不想激怒於他太過，當下大笑道：「岳兄，以你爲人，兄弟若不激你一番，你定然不肯將對方使用詭計之事說了出來。」

語音一頓，又道：「岳兄，剛才冒犯之罪，尚望岳兄莫要見怪啊。」

岳嶽聞言，不由得呆了一呆。

半晌方始長長的一嘆道：「司徒清，你……這等用心，眞叫岳某感激不已了。」

司徒清也不禁嘆息地道：「岳兄，像你我這等武功之人，不說對方用的何等詭計，一旦落敗，自然只有自覺慚愧的了，兄弟設身處地而想，知道岳兄一定不願把對方用計之事說出，免得被別人認爲藉詞推諉，不肯認輸，但是，今日之事，主要的是在找柳中平究竟武功是否比你我高明，所以，兄弟只好略施小計，迫得岳兄說出眞相，這樣一來，咱們對付這魔頭時，也就方便得多了。」

岳嶽道：「司徒兄雄才遠見，兄弟佩服得很。」他吟沉了一下接口道：「那柳中平的武功，與兄弟相較，似是

要高出一籌，但兄弟所以會落得重傷丟刀，皆因兄弟根本不曾與他動手相搏之故。」

金二娘道：「表哥未曾與他動過手麼？」

岳嶽道：「沒有。」

甘聖歎忍不住的笑道：「岳兄既然未與紅塵修士動過手，怎麼會被他擊中一掌？」

岳嶽道：「他趁着與兄弟用餐之時，突然打了兄弟一掌，不過，到現在兄弟還不明白，他爲何沒眞正的取了兄弟性命？」

金二娘一呆道：「是啊，這可是奇怪了。」

司徒清輕輕一笑道：「祁連雙魔，行事向來使人捉摸不定，他不取岳兄性命，也許是他不想傷人性命。」

金二娘冷冷一笑，道：「司徒兄，這話等如沒有說，他若不怕傷人，自然是不會讓岳表兄留下性命了。」

岳嶽沉吟道：「表妹，此事愚兄眞是百思不得其解，看來只有找到柳中平才能問個明白了。」

南宮長英道：「大叔，你要去找柳中平麼？」

岳嶽道：「當然要去，這一掌之仇，是我終身大辱，怎能不找他報復。」

金二娘聞言一怔，道：「表哥，你重傷未愈，怎可現在去找那柳中平呢？」

岳嶽道：「表妹，別的事愚兄可以放得下，但柳中平暗算愚兄之事，愚兄決不放過……」

他語音一頓，接口道：「何況，愚兄的傷勢，並不如想像中的嚴重，眼下不過功力損去一些，其實對付柳中平這等高手，即使愚兄功力未損，那也是不容易勝他……」

金二娘道：「表哥一定要去麼？」

岳嶽笑道：「當然要去啊！」

金二娘略一沉吟道：「表哥既然決心已下，我也不欲攔阻，不過，老身祇好陪你前去一趟了。」

岳嶽大感意外，皺眉的道：「表妹既已退出武林是非，又何必爲我奔勞？此事若是讓我那雷賢弟知道，他定然大爲不快。」

金二娘冷冷的哼了一聲，道：「表哥，你此行太險，老身豈可不去？」

她回向甘聖歎道：「甘兄，此間的一切，要偏勞你了。」

甘聖歎呆了一呆道：「不要老朽同去麼？」

金二娘笑道：「不用了，只叫小芬隨我前去便了。」

甘聖歎道：「宛姑娘既在後山當值，老朽這就派人前去代她……」

說罷，大步轉身而去。

金二娘微微一笑，向司徒清道：「司徒清兄想必也要前去的了？」

司徒清點頭道：「老朽自當前去……」

金二娘道：「司徒兄臨行之前，可否爲老身做一樁頗積陰德之事？」

司徒清笑道：「雷夫人有命，老朽敢不遵從？但請吩咐便是。」

金二娘道：「那袁化風眼下正在後山留連不去，司徒兄最好要他退去，否則，老身這一回可不像上次那般輕易而將他放過了。」

司徒清笑道：「此是小事，老朽這就去告誡他們。」

金二娘道：「司徒兄果然爽快，老身這就派人引路。」

只見她輕輕的一拍掌，立即由外間走來一名婢女，金二娘指指司徒清，向那少婢道：「妳可領司徒老人家去到後山，並且在老人家事完之後，引他回到此處。」

小婢恭聲應是，於是便領着司徒清出室而去。

金二娘容得他們出去，這才向岳嶽道：「表哥，咱們幾時動身？」

岳嶽跳下石榻，笑道：「今晚便走。」

金二娘道：「表哥的身體當眞不礙事麼？」

岳嶽大笑道：「表妹，愚兄之傷，得一顆千年雪蓮丹，便可痊癒，外加這萬年玉榻三日打坐，此刻愚兄只感到內力中氣，不但未見絲毫受損，反倒更見充沛呢。」

金二娘笑道：「然則表哥爲何剛才故作尚未全好呢？」

岳嶽道：「那是因爲司徒清之故，不過，眼下既知司徒清並非如慕容光華那等可惡，自然又當別論了。」

南宮長英只聽得心中一震，暗道：「原來像他們這等大有名望之人，竟然也要爾虞我詐麼？」

思忖之間，金二娘已笑道：「表哥既然眞的已然全好，那就今晚動身便了。」

岳嶽道：「表妹如是有事交代她們，最好早去囑咐一下，愚兄就和南宮賢侄在此等候。」

金二娘笑道：「老身去去就來。」說完，便轉身而去。

岳嶽等金二娘走後，便向南宮長英笑道：「賢侄，這張石榻，乃是一塊萬年溫玉，趁着這一段時光，你何不好好打坐一回？」

南宮長英知道，萬年溫玉乃是人間至寶，聞言道謝了一聲，便自移身上了石榻，閉目靜坐，眨眼之間，便已進入兩忘境界了。

容得南宮長英醒來，已然過了足足兩個時辰，當他睜開雙眼，只見金二娘、司徒清，岳大叔以及先前見過一次的宛小芬等人，正在室中談笑，南宮長英暗叫一聲慚愧，連忙跳下石榻不停的向衆人告罪。

岳嶽大笑道：「賢侄，這兩個時辰打坐，對你的益處不少，縱然要我多等一會兒，那也沒有甚麼關係。」

金二娘笑道：「大公子，咱們打算立即下山，你還有甚麼事？」（未完．三）

上文提要：艾芙找到了江虹，江虹最怕遇上瘋和尚、岷江漁隱叫她回家去，經過瘋和尚的作弄，漁隱從旁附和，把二女弄得啼笑皆非，最後才知道讓她二人闖蕩江湖，於是決定去找那冒充火鳳凰的小子，懷疑是宋匡，到底又不像，繼續追查，來到望江樓風景區，二女在幽篁中，又遇到少年公子何爲，和小僮在吟風弄月，一見二女，驚爲天人下凡，二女也脫俗不羈……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伴霞樓主・文／可飛・圖

一代天嬌

望江樓頭數落花　古廟高亭窺對弈

「是愛慕之情以外的甚麼……總之不對勁！」江虹道。

艾芙怔了怔，當眞，她不是幾番罵過江虹人細鬼大嗎？她不是一再被江虹摟住，飛快地在她臉上親了一下嗎？她已大了，大得夠懂了。

江虹又說道：「我亦覺得，他不像表面上看來的那樣，是個怯小子，文弱的書生，不然我們爲何竟追不上，追丟了他。」

「但我們沒追啊！」艾芙說：「即使追，可也沒即刻追，別忘了，他身邊還有個僮兒，難道也深藏不露？」

江虹眼中的迷惑消失了，亮了，道：「當眞，是我多疑了，我也奇怪，有甚麼能瞞得過姐姐的，我竟以爲旁觀者清，走吧！」

兩人左穿右繞，才出了迷宮般的竹叢，艾芙心想：一直以爲江虹這小妹子沒長大，其實她懂事了，只不過從小到大，都在她爹和金眼鵰庇護之下，不用說，中原棧中往來皆高手，江湖中人如雲，她如此可愛，誰不寵她？不會有必須讓她獨自去思考的事物，令人看來，覺得她長不大而已。

是的，她已是大姑娘了。

她們原是爲尋找楊柳岸，曉烟鎖孤舟，尋找邋遢和尚歸破廟，但甚麼也沒找到，倒找到了昨日要尋找的那白衣相公。

咦，江虹叫道：「姐姐，你看那人是誰？不就是……」

中原棧的青衫客，她們才穿出那迷宮般的竹叢，一抬頭，江虹就望見了。

一襲舊的青衫，總是那麼戚戚，不展的眉頭，令他顯得蒼老了，其實，對了面，便能看出他的年歲並不比適才這相公大，大的是他的老氣，老氣橫秋，才令人覺得他老了。

他獨自一人，憑樓不遠眺，目注錦江水滔滔。

江虹噗嗤一聲，說：「姐姐，他可眞聽妳的話，望江樓頭數落花。」

原來那日中原棧雅座中一席話，全被她聽了去。

艾芙把江虹的袖管一拉，縮了回去，說：「且別現身，你等在這裡。」

那望江樓臨水，她只繞了半圈，把近着江岸的竹叢都搜尋了一遍，並無可疑之人。其實壓根兒沒一個遊人，時近中午了，又那會有遊人，若是太平時日，也許有墨客騷人前來憑弔這枇杷門巷，對古井，發發思古幽情，而今雖已不馬亂兵慌，但韃子鐵蹄下，民不聊生，那來那閒情逸致。

艾芙回到江虹身邊，道：「總算好，看來他的身世並未敗露。」

也許她更希望鬼影手和脫脫兒，仍對他跟踪不捨吧，哼！她偏要鬥一鬥鬼影手，要瘋和尚瞧瞧，若是連鬼影手也勝不過，她也不配是南郭先生的入室弟子，而這不正是她北上的願望之一。

艾芙恨得猛可裡一跺脚，那是當然，首先要找出那假冒她姓名的人來，那知一個也沒找到，倒遇見了他。

怎生一想到他，心情就立即平和下來了，他這名兒也眞怪，姓何，那是改不了的，爲何取名兒「爲」，哎呀，爲何，何爲……

江虹瞪大了眼睛，姐姐這是怎麼啦！一會兒恨得跺脚，一會又笑得嫣然。

她笑起來好看，江虹想：若我是個少年郎，眞會……

艾芙說：「你這小鬼，人小鬼大的小鬼，我臉兒上又沒有花，你怎麼盯着瞧。」

江虹說：「豈僅有，比花花解語，比花花更艷麗，眞不明白，你可是鎮日玩刀弄槍的。」

艾芙不理她，轉身上了望江樓，說：「小妹子，你當然明白，你不認識這怯小子。」

「我明白，」江虹說：「我從來沒見過他，也不知他何名爲姓，也把名兒顚倒過來。」

艾芙回頭瞪了她一眼，江虹道：「我明白就是了，這空曠之地，可不怕隔牆有耳。」

那麼，她是眞明白了，上得樓來，那宋匡眞像個窮愁潦倒的落魄書生，面對着兩個天仙化人一般的美女，竟連頭也不抬，不轉一下，黯淡的呆滯的目光，俯視着滔滔錦江水。

錦江滔滔水，水面上可連一片落花也沒有。

兩個姑娘也不看他一眼，儘管樓頭再沒遊人，亦不怕隔牆有耳，但身在樓上，仍然老遠也可看到的，背對着宋匡，說道：「小妹子，若像先前一樣，走失了，你可找得到回去？」

江虹明白她的意思，道：「怎會找不到？不信，我說街名、客棧的名兒給你聽聽，一字兒也不差。」

江虹一連說了兩遍，道：「除了咱們住的小院落，再無人客了，一到就能找到。」

艾芙說：「好，果然你記得。但你可知道，客棧爲何別無人客？明知我們的身份已敗露，爲何仍然住下來？」

「因爲……」江虹說：「姐姐，別再以爲我是三歲孩兒，我怎會不知道，既然並非與韃子爲敵，還怕咱們的一舉一動，都被他們監視麼？倒不如落得大方些！」

艾芙道：「你果然聰明，就是這話兒，來去光明正大，除非有要事，休要闖上門來，否則……再又引起人家的猜疑了，咱們也該走了，你說得對，這望江樓左近，又那來破廟，還是別處尋去。」

那宋匡倚在欄杆上，就像抬一下眼皮兒都會乏力一般，反而更垂下了些。

兩人下了望江樓，才過得江來，驀見有人羣奔出，初時還只三五成羣，只一會工夫，已蜂湧而出，擠撞呼驚，那呼娘喚兒之聲，不絕於耳。

艾芙拉過江虹，閃在路邊，抓住個跑得慢些的人，問道：「這是做甚麼？出了甚麼事？」

那人一掙沒掙脫，不信一個年輕的姑娘有甚麼大的力道，而又罕有的艷麗，衣着又如何高貴，不禁微微一怔，步子便停了下來，氣喘喘說道：「殺官劫庫，眼下韃子兵就要出動，城門一關，不知多少人要無辜遭殃，尤其年輕力壯，他們平日痛恨的人……姑娘快放手。」

艾芙一放手，那人便隨衆飛奔而去。

江虹道：「哎呀！又是他！」

艾芙大怒，一言不發，一頭往人叢中鑽去，把迎面來的人撞得東倒西歪，但到了那南門口，並未見有韃子兵，亦未關城門，那街道上雖亂紛紛，亦無韃子兵，倒像沒這麼回事，不過是虛驚謠言。

江虹追上了停住脚步的艾芙，道：「姐姐，你要去那裡啊！」

艾芙不理她，心想先是嘉定，後是新津，殺官劫庫那小子一路北上，使她自己不也如是判斷麼，人民在韃子鐵蹄下，早已成了驚弓之鳥，只怕有人猜想，聽的人便以假爲眞，於是：一傳十、十傳百……

江虹道：「可沒有韃子兵出動，說不定那小子已被抓住了，眞大膽，光天化日之下。」

艾芙心中一動，却也有可能，韃子又豈會想不到，豈會不時刻提防，到底這是省會之地，又駐有重兵，也許，早設下了陷阱。

江虹說：「姐姐，若他眞被逮住了，咱們可得救他，他雖是不該假冒你的名兒，但也是一個英雄，好漢子，咱們是……一條道上人。」

「咱們，咱們。」艾芙說：「你一開口，人家就知你打北五省來的了，他算甚麼咱們，走吧，且先回客棧再說。」

果然，街道上漸漸人少了，也漸漸不見奔跑了，倒三三兩兩，聚在街邊，交頭接耳。

難道是謠言？或如江虹所說的？哼，那小子忒也膽大了，一再得手，也更膽大了，光天化日之下，人家又早有防備，哼！竟以爲自己有通天本領。

到底，她惱的是那人假冒她的名兒，可不是眞恨，只看那人把劫來的庫銀，連夜散發給窮人，令人人稱頌，其實心底下非但不恨，漸更生佩，就像她開口賊和尚，閉口死和尚，其實想念和尚，也像想念她爺爺，想起和尚，就不禁樂在心裡，笑在臉上，是惱，後來也像江虹一樣，敬佩好奇之心倒更強烈了，說眞的，獨來獨往，殺官劫庫，武功不造極，也登峯，

若眞是被捕遭擒，她那能袖手。

她們尚未走到客棧門口，大門已大開，還道暗中有人瞧見了，她們走近，大門就打開了迎接，那知……兩個姑娘都呆住了，只見抬出三個……一定是死屍，後面跟着一羣啼哭驚惶的女子，正是侍候她們的女子，向另一邊街道去了。

這是怎麼回事？女侍無傷害，那三個死屍是甚麼人？但因迅速抬上停放在門傍的一輛馬車，再又被驚惶啼哭奔跑的侍女阻礙了視綫，是以看不清楚，而且快得未令街上的人衆引起驚擾，她們若非來到門前，亦不會發現，那街道仍有人在驚惶奔走，是以誰也沒對那羣女侍生疑。

兩個姑娘呆住了，一時進退不得。

驀聽身後有人說道：「這事與你們無關，就當不聞不見吧，進去，此非談話之所。」

聲音柔和而低沉，自未令兩個姑娘受驚，江虹却喜得大叫一聲：「金叔叔！」

是金眼鵰，那鷄卵大的烟斗中，亮着火星，正把嘴裡的一口烟徐徐噴出，像在街邊閒步的老人。

艾芙雖在驚疑中，仍急於想知道：「殺官劫庫，可眞有這回事？」

「有，不到半個時辰前，跟着這裡又出事了。若是你不想引起人家注意，那就進去說話。」

艾芙不再言語，三人進到裡面，除了店堂中有些桌椅凌亂一點，簡直看不出打鬥過的迹象，甚至裡面的院門也緊閉，什物都整整齊齊，連一個人影也沒有。

艾芙那還等得，道：「老鵰兒，端的這是怎麼回事？」

江虹也急道：「殺官劫庫，竟也不見韃子兵出動，這裡又出了事？」

金眼鵰放下烟旱，道：「那還用說，人家不願張揚，可見韃子內並非無人。殺官劫庫，是眞有其事，這裡的事，你們也見到了，應該比我更明白，但有一點，我却是明白的，人家裝做甚麼事也沒發生過。故爾……」

艾芙點頭道：「我們裝做不見不聞，你說得對，韃子中必有高人，想想看，光天化日之下，省城之中，時刻戒備森嚴，若讓人知道竟也會殺官劫庫，統治者的威嚴豈不掃地，以往被欺壓凌辱而不敢反抗的人民，不怕不揭竿而起。」

金眼鵰讚道：「姑娘見識，果然高人一等，哈哈，老夫失言了，姑娘是個不櫛秀士，勝過萬萬千千男兒，不喜歡人家稱姑……」

江虹笑得彎了腰兒，道：「明知姐姐不許人家叫她姑娘，既知失言了，却還口口聲聲姑娘。」

艾芙的眉兒乍皺還展，也不禁笑了，道：「可別誤會我恨生為女兒身，只是不慣虛假，恨只恨都以為女子就該三步不出閨門，必然弱不禁風。」

金眼鵰笑道：「我明白，不過厭惡世俗，咱們說正經……」

艾芙道：「這麼說，你其實甚麼也不知道了？」

金眼鵰道：「我一路追趕這丫頭而來，你爺爺舟泊何處，我自是曉得的，今早匆匆一見，得知你們這落脚之處，便趕了來，不料才進得城，那面城廂已大亂了，人民早已成了驚弓之鳥，一見有人奔走，不問皂白青紅，也立即奔逃起來，那西北城廂，原是官府所在之地，是以打從那面亂起，我混入官人羣中，才知又是殺官劫庫，但有命令下達，各守原位，不許聲張。是以知道不是訛傳，也才明白韃子用心，實是高明。」

艾芙道：「既然光天化日，戒備森嚴之下，亦被殺官劫庫，出動官兵，又豈能奈何得人家，倒失了威信，製造紛擾。但這裡又是怎麼回事？」

金眼鵰道：「我好容易尋到這裡，趁街頭正亂，無人注意，從側巷越墻而入，恰見院外那天井中橫着三具死屍，却皆不見血，顯是被極高內家手法，震裂內臟而死，是死得安詳，一見就知不是你們殺的，找出躲藏在屋角的女侍，拖出來一問，才知是被一個幪面人殺的，說那人突然飛降，這三人現身攔截，只見那人只那麼轉得一轉，三聲悶响，這三人就倒地，死了，這不過是剛才發生的事，嚇得她們那敢出聲，那敢出來。」

江虹道：「金叔叔，必定那人發覺你越墻而來，匆忙逃走了。」

金眼鵰道：「那人為什麼要逃，我一見那地上死屍，我也不禁駭然，那三人連驚惶也來不及，便已斃命了，想想那是甚麼武功，可是已達到高不可測，化境的境界，他若與我為敵，我豈是他的敵手。」

「他……那人！」艾芙迷惘說：「必是你認識的，怕被你認出了。」

「你說得是。」金眼鵰點頭道：「我也這麼想，這是你們落脚之處，這三人又是甚麼人？又為何被殺？正要查問，外面傳來了响聲，是以匆忙越墻出來，你們既然不知，必要回來，故在外等候，以後的事，我見到的，你們都見到了。」

艾芙在屋中打起轉來，忽然停下步來，眼中在閃亮，江虹道：「姐姐，你可是已知是甚麼人？」

艾芙道：「雖然不知，可明白，必就是殺官劫庫銀之人。」

江虹哎呀一聲，道：「不好了，昨夜艾爺爺與瘋和尚才警告我們，這期間不可惹事生非，那小子却惹出大禍來，怎生是好。」

金眼鵰哈哈大笑，說：「這麼說，虹兒你可眞長大，懂事了，我可就放心了，看來這一趟我是白來了，小艾芙，我知你會說我倒不懂事，這人闖下大禍，這成都城雖不致血雨腥風，

但必然風聲鶴唳，那三聖一元大會，必不能在寧靜中舉行。你躭心得甚麼似的，我倒笑得出來，是不是？」

艾芙道：「你倒會先發制人，你以為說出來了，我就不惱你？」

金眼鵰肅容道：「多少大風大浪我沒見過，你只管放心，眼下的事再明白不過，韃子顯然不想把事態擴大，除了暗中會加緊加倍防範，暗中追緝尋贓之外，顯然不願張揚，你爺爺和醉菩提又豈會容那……小子，再胡鬧出事，當眞，你怎知那殺官劫庫的人是小子？」

江虹道：「是瘋和尚說的，我們可誰也沒見過。」

金眼鵰一拍掌，道：「既然醉菩提知道，認得，那更容易了。」

艾芙道：「你眞這麼以為？」

金眼鵰道：「小艾芙，看來還是老薑辣些，而今天下初定，豈會不知這三聖是最最難惹的，一個已是難惹，何況三聖聚首，若惹惱了，起而號召天下武林，可就令他們疲於奔命了，既知三聖之會不是與他們為敵，他們倒敢對抗麼？是以雖然殺官劫庫，殺幾個奴顏婢膝的漢人官兒，又能劫得多少庫銀，是以權衡輕重，忍了。」

艾芙道：「說得是……當眞老薑辣些。」

金眼鵰又道：「我雖不知這院外被殺的三人是甚麼人，但既然暗地裡匆忙搬走了，亦必是韃子的人了，亦是同樣原故，不願把事態擴大。」

艾芙猛可裡一跺脚，道：「明白了韃子用心，可就明白那人為何要一路殺官劫庫，明知韃子早有預防，反而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殺官劫庫了，便是……」

「要想把事態擴大，」金眼鵰站了起來，眼露光芒，道：「迫使三聖站出來登高一呼，何況這次大會，雖說武林中人未被邀請，但遠在外地的各門派掌門，不知的必大有人在，他們有不少前來的，何況皆血性男兒，國亡家破，誰不想復國仇，驅韃虜，不錯不錯，小艾芙，老夫想不服你也不行了。」

這金眼鵰眞雙目如鵰，亮了起來，逐個兒把兩個姑娘望了望。

艾芙道：「你這是做甚麼？」

金眼鵰道：「我且問你們……」但未說下去，先滑步到窗前，探頭望了望。

艾芙道：「放心吧，誰有這膽子，既然吃了大虧都忍了，陣脚正亂之際，倒敢來惹事，便有人能逃得你這一雙鵰眼，可也逃不過我這一雙耳朵。」

金眼鵰笑道：「當眞，我忘了你是南郭先生的入室弟子，已能反虛生明。」

艾芙道：「不知爺爺和你說了些甚麼，眞沒見過有這樣的爺爺，在別人面前讚自已孫女的。」

金眼鵰呵呵笑道：「今天我可要倚老賣老，叫你一聲小芙兒，誰不知我金眼鵰閱盡天下英雄，既已知你的來歷，南郭先生又許你出來擔當大任，那麼難纏的鬼影手，也在你手下討不了好去，還用爺爺讚麼，我是想要問你們一人，那巴鼻道人的弟子……」

江虹道：「你是說那姓……宋的？」

「哼！」艾芙道：「你是指那沒用的怯小子，這番倒乖乖聽話了，適才在望江樓頭遇見了。」

江虹道：「姐姐，你可眞不公平，人家怪可憐的，以前說是不聽話了，而今聽話了，乖乖地在望江樓頭數落花，你仍要罵人家。」

艾芙不理她，怔了一下，說：「老鵰兒，你問他做甚麼？莫非……你懷疑是他？」

金眼鵰道：「須知大智若愚，大勇若怯，我不信巴鼻道人的傳人，竟是如此沒用，不錯，我曾懷疑……殺官劫庫的是他，他和韃子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亦明白三聖武林至尊，若被激怒，出而號召，必然天下响應，他報仇心切，也許作出這事來，但聽你們說來時才在望江樓頭遇見，除非他會分身法兒，否則不會是他了。」

艾芙皺了皺鼻頭兒，道：「當然不是，你別瞎猜了，却是咱們非把那小子找出來不可，老鵰兒，你可見到瘋和尚，他可曉得是誰。」

金眼鵰道：「却是只見你爺爺，知你們在這裡落脚，就急忙忙趕來了，和尚依我說，這事不用你們來理會，這時必已知道城內天翻地覆，只怕早已找上他，教訓他了。」

江虹道：「姐姐，我們呢？這裡死了人，店中人也走了，我們還要住在這裡麼？」

艾芙道：「老鵰兒，你聽聽，兇霸霸的江上虹，竟怕了死人，連死過人的屋子也不敢住。」

一言未了，驀見院門口有人探出頭來，竟是店家，昨日一去無踪的店家，一見三人，回頭招手，原來捧着茶盤的夥計跟在身後。

又……回來了，艾芙和兩人交換了一瞥。

又回來了，死的那三人，是和那些女侍替代了店家夥計，只不過不露面而已，既然已死已走，店家夥計當然又回來了，是奉誰的命，是甚麼人知會他們的，還用問麼？哼！

江虹不知是賊霍爾在獻殷勤，金眼鵰更不明白，她艾芙，任她如何潑辣辣，也羞而更厭惡得難於啓口。

店家道：「城裡亂糟糟，人心惶惶，小店更怕住進來歷不明的旅客，是以，請姑娘們放心，暫不接待人客了，請姑娘安心住在這裡，要甚麼，儘管吩咐。」

不用說，哼，又是被吩咐了。道：「昨日存櫃的金錠兒，就算包下你這客棧，不夠時只管來取，要的不過是

茶水酒飯侍候，未得吩咐，不准進來，還有，也許我們不時有同伴前來居住。」

只喜得那店家千恩萬謝，不料是福不是禍，接了財神爺。慌忙吩咐備辦酒菜。

艾芙道：「你還愁沒落脚的地方麼，其實，小妹子，老鴇兒這不是來揪你回去麼，這裡再死更多人，你也不用怕的。」

江虹跳了起來，說：「不不！我不回去，金叔叔，你是來揪我回去的，是不是？」

金眼鵰呵呵笑，道：「如何不是，要不，我親自跑來做甚麼？」

江虹作勢要逃，却聽金眼鵰繼續道：「可我又改變主意了，而今見你和她相處不過才兩日，竟然長大、懂事了，我已放了心，只不知人家嫌不嫌你淘氣，趕不趕你走。」

江虹央告道：「姐姐，我不淘氣，聽你的話。」

艾芙明白，若眞要揪江虹回去，也不等到金眼鵰出馬了。金眼鵰此來，一定別有原故。

艾芙道：「好，可是你自己說的，呔！你再敢胡鬧！」

喜得那江虹又向她撲去，艾芙慌忙閃身喝止，回頭對金眼鵰道：「你就在這裡住下了，只管大門進出，瘋和尚和爺爺也是這個意思，要韃子明白，我們並無敵意，我們就得行動坦然正大。」

金眼鵰連連點頭，道：「我明白姑娘的用心，韃子當然知道中原棧，我是甚麼人，因此，最不能令韃子思疑的，也就是我，但你放心，一兩日內我就走了，却是我不能住在這裡了，若非醉大師召喚，我那能離得開中原棧，這小虹兒任性胡爲，可要有勞姑娘管教，我這就得走。」

江虹叫道：「原來你不是來揪我回去的，你們寃我，我不依。」

金眼鵰呵呵一笑，急忙忙要走。

那艾芙何等聰明，一聽金眼鵰說是醉菩提要他來的，便知這成都城少不了中原棧人馬，既然打出反元復宋旗號，豈會不伺機而動，利用動亂，動亂也才有機可乘，這般人可全奉金眼鵰的命令。

談到正經大事，艾芙也正經了，道：「前輩大事在身，大局爲重，不敢强留。」

江虹巴不得金眼鵰快走，道：「青山不改，綠水長流，金叔叔，他年相見，咱們後會有期。」

惹得金眼鵰與艾芙都笑了。

艾芙道：「她是告訴你，人家是老江湖啦。」

看着金眼鵰笑呵呵走了。心想：金眼鵰識盡天下武林，少有和他沒交往的，果然來得是時候，有了金眼鵰，對那般武林中人曉以利害，就不怕生事了。

在爺爺面前，她是個長不大的小孫女，在醉菩提面前，她仍是小瘋女娃娃，但在江虹面前，她可是能思考，分得輕重，作出正確判斷的女中英傑。

豈僅醉菩提沒來，連她爺爺也不現身。是的，他們都知道，她能獨斷獨行的，不在他的面前，他們一點兒也不躭心。

江虹坐立不安，道：「姐姐，可是咱們就關在屋裡，不出去走走？」

「走，好啊。」

出得門來，只見街道上又已恢復了熱鬧，行人都安靜往來，眞像甚麼事也沒發生過，艾芙去購買了幾套衣衫，可全是俐落些的，樸素得像平常人家姑娘穿着的。

回到客棧，江虹道：「姐姐，你瞞不了我，你想找出那……小子來，你不讓我去，那可不行。」

艾芙道：「誰說不帶你去了，不瞧這衣衫一式兩套，你不是說咱們雙鞭闖江湖，打盡天下不平事麼。」

江虹喜得又要撲上來摟她，待見艾芙面色一沉，便又慌忙收住脚步，艾芙道：「要想闖江湖，你可得長大起來。聽我說：我猜，醉菩提不是不想制止那小子，現下我明白了，那日和尚指點我去五柳莊，其實就是要我這火鳳凰本主兒去揭穿他，把他揪出來，不料被他搶了機先，先一步溜了，只怕這時也正在找他。」

江虹道：「這麼說，其實和尚也還不知他是誰？」

艾芙點頭道：「我現在也如是想，若知道，也必然早抓住他，曉以利害，說不定早懲戒他了。」

江虹的眼睛睜大了，簡直不信，竟會有和尚也抓不到的人！

「所以，」艾芙說：「今晚我們得加倍留神，夜晚追捕攔截，我們軟鞭能發揮更大威力，還有你那鐵蓮子……」

「哎呀！你甚麼都知道？」

艾芙說：「若不是練得昏暗中亦能視物，也不配稱金眼鵰了，何況他這絕技，毫不霸道，最專長令人暫時失去武功，却不致令人重傷喪命，這也是金眼鵰在江湖贏得人人敬重之故，他那麼寵你，還有不傾囊傳授麼，小妹子，只要一發現那小子踪跡，若我們的軟鞭也截不住他……」

「他也休想逃得過我的漫天花雨，姐姐，我可不敢在你面前逞能，但也不敢瞞你，我的鐵蓮子還會拐彎兒，可是我無意中試出來的，不但後發的可先到，而且一撞之下，就會拐彎，你可別對金叔叔說，連他也不知道。」

「他若知道，就不許你練了。」

「如何不是，他說暗器本不光明正大，只准在不得已時才使用，而且只准自衛，不許傷人。」

艾芙點頭道：「金眼鵰贏得武林中、江湖上，人人尊敬，又豈是偶然，好，小妹子你要緊記你金叔叔的教

訓。但今晚若發現了那小子，儘管使用，那小子太可惡了，想想，韃子若不是有所忌憚，追查起來，會多少人無辜受牽連被害，我知你悶得慌，換過衣衫，我們就動身。」

江虹一瞧天色尚早，還不到黃昏，但却不敢問，忙換過艾芙買來的衣衫，用包頭布在頭髮一包，遮去了部份面龐兒，兩人可就成了小家碧玉，因爲掩不去秀麗。

江虹暗暗納罕，官府都在西北城廂，怎麼却往東北城外？

尚未出城，已見街道冷靜，房屋簡陋，出得城來，那房屋更是破爛不堪，原來艾芙早已打聽好了，這城廂內外的居民，極是貧困，當眞是日無逗雞之米，夜無鼠盜之糧。

江虹恍然大悟，道：「我明白了，那人劫來的庫銀，必然要周濟窮人。」

艾芙低聲喝道：「住口，明日就是了，可惜，咱們的衣衫並不襤褸，都怪你，誰敎你昨日把那衣裳撕了。」

江虹道：「那還不容易。」

一溜煙去了，不大工夫，轉了回來，却空着雙手，道：「姐姐，跟我來。」

繞到一戶東倒西歪的人家，推開破門而入，道：「這裡有的是破衣，你挑吧。」

可不是有一堆骯髒的破衣，堆在板床上，一股霉酸氣味，令人欲嘔，兩個姑娘都不是養尊處優，從小練武的人，總算還能忍受。

艾芙瞧了瞧，問道：「這屋裡的人呢？」

江虹嘻嘻一笑，得意道：「咱們不就是麼？那小子若要來周濟，絕不會漏了這家的，是不是？」

艾芙心道：「這小妹子實是聰明絕頂，若不是生活在金眼鵰身邊，像她一般，從小就打理自己的生活，就不會純眞得像個孩兒了。」

她道：「我是問這屋裡的人，去了那裡？」

江虹道：「我給他們的銀子，便買十間這樣的房屋也足夠了，何況不過叫他們讓出來一個夜晚，明日仍是他們的。」

艾芙道：「好，我們換過衣衫，設下陷阱擒猛虎，把油燈再撥暗一些。」

外面黃昏日已落，那破屋更陰暗了，一燈如豆，兩人各自套上一件破衣，再把臉抹得黑黑的，打散了頭髮，江虹端詳了艾芙一眼，樂得嘻嘻笑，道：「難怪姐姐你昨兒扮過野小子，就上了癮，若這般出去逛街，一定好玩兒。」

艾芙不理她，把前後都查看了一下，那屋子雖破敗，但把臨街的前門一關，便連一顆小石子也扔不進來，後面却有破窗洞，可憐，那破洞如何遮得風雨。

江虹道：「我有主意。」

把床上的破衣堆成了個人形，再將破被褥蓋上，道：「姊姊，這不就是有人睡在床上麼？」

「好主意。」艾芙讚道。

江虹說：「咱們等會兒，守着兩邊屋角，嘿嘿，那小子不來則已……不不，姐姐，我可眞不忍心傷他，你不知，我這金絲軟鞭頭上，有刺兒，一觸及或刺入人身，就會分叉，成了倒鈎，會硬生生扯下對方一塊肉來。」

艾芙皺了皺眉，心想：金眼鵰怎會打造出這樣歹毒的武器來，我這鞭兒上鳳凰展翅，不過劃破對方一點皮肉。

江虹繼續說道：「說甚麼他也是咱們一條道上人，同仇敵愾，與韃子必然血仇深似海，只要擒住他，教訓他一頓，也就是了。」

艾芙道：「那是當然，只不過他一再假冒我的名兒，確實可惡，非狠狠教訓不可。」

說着，忽然怔住了，今日他殺官劫庫，是否也假冒我的名兒，還在門上釘着一隻鳳凰呢？

更令她疑惑的是：那賊霍爾可知道她就是火鳳凰，打從嘉定、新津，一路北來，是否也以爲殺官劫庫的是她，是以……是以……

是以不願追究，但是……但是……

但是殺她院中三人的，又是誰？那當然是賊霍爾的爪牙，是鷹犬？

她越想越糊塗，狠狠地一跺脚，不錯，除非擒住那小子，否則解不開這謎團。

兩個姑娘等到四處都靜了下來，估量已是二更後了，艾芙道：「不，休要滅了燈，但不可明亮，有燈光，可引他注意，分他神，擒他更易了。」

江虹道：「姐姐，你算定他一定會來？」

艾芙道：「等着瞧吧，他非來不可，否則，他就披上了盜名兒。他一再得手，膽兒越來越大了，他目中再無韃子。」

兩個姑娘溜出屋來，各自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暗角，找處藏身之所。

約莫三更天時候，艾芙一彈指，江虹微一長身，便瞧見了，打城根方面，一條淡淡的黑影，乍現還隱，因爲薄霧已生，雖有一彎新月，那景色亦朦朧。

來得更近了，黑影漸更清晰，只見兔起鶻落，兩人眼前一黑，來了。

是個幪面人，中等身材，可看不出是老還是少，那人向破窗中一瞄，立即抖手抛入一物，只聽重物落地之聲，正是……是他劫來的庫銀。

江虹那還沉得住氣，早已握在手中的軟鞭一抖，一翻腕，那軟鞭只發出輕微的破空之聲，直出橫捲，向那人腿上纏去。

叫道：「躺下啦。」

那人顯然大出意外，但却毫不慌亂，只橫跨一步，不過脚提得高些，

淡寫輕描，江虹那麼出其不意又快捷如電閃的軟鞭，竟堪堪從他脚底下掃過。

只聽他啞聲呵呵笑道：「姑娘，原來是你。」

「還有我。」

艾芙一長身，已阻住他的去路，低喝道：「不想吃苦頭，乖乖受縛。」

薄霧中，銀絲軟鞭打上纏下，恰似十數隻鳳凰，在一片銀霞流光中向他撲去。

那人咦了半聲，向後倒跌，眼看倒地，不料竟然脚前頭後，疾射出去，饒是艾芙一見江虹未能得手，出手就使出絕招百鳥朝凰，只道那人必被擒獲，還想不願傷他，是以未曾使盡，豈知那人武功高絕，應變奇快絕倫，竟被他逃出手去。

「好鞭法，果然名不虛傳，領教了。」

江虹早已竄出，叫道：「再領教我這鐵蓮子。」只聽破空之聲嗤嗤不絕，聞聲便知數顆，或快或慢，去勢勁疾，未曾近身，更傳來互撞之聲。

艾芙本要撲出的，不料江虹這鐵蓮子竟有這大威力，知道那人再也逃不了，才這麼慢得一慢，那知這人反而又一聲呵呵，只那麼兩袖倏飛乍捲，破空之聲便已寂然，亦不見那人受傷，亦不聞鐵蓮子落地之聲，待要追出，那人笑聲傳來，竟已在遠處了。遠處，惟見冷月淒淒，薄霧迷離。

艾芙大怒，不料手下留情，不但被他逃去，而且還被他笑話了。更不信他武功再高，輕功能高得過她的，要知她在輕功上，自幼便已得醉菩提寓教於嬉戲，不到十歲，已能移形換影。

那知艾芙認準那笑聲去處，盡展輕功追去，笑聲反而漸遠漸沒。

不聞笑聲，艾芙也失了指引，又怒又氣，不由她不停下步來打量。

回頭看，却不見江虹追來，不會，江虹一定隨後追來的，但已出來了一兩里地遠，還會不把她遠遠丟在後面麼，只怕早已失了她的踪跡。

她那還去理會江虹，凝神內視，反虛生明，再運目一瞧，只見夜霧中，在前面高處，有微弱燈光在閃爍。

艾芙再不遲疑，只幾個起落，面前已是一片叢林，參天樹木高大而濃密，燈光竟從高處樹隙中洒下，再繞近一看，原來林中高處，有座古廟，紅牆中有一高亭，露出牆外，燈光便從那亭上開啓的窗戶中射出。

只見亭中有一僧一俗，正在對弈，那老僧鬚眉皆白，含笑目注對面的文士。

那對面的文士正拈起一顆白棋，似舉棋不定，目光落在面前的棋盤上。

那老僧道：「種無量因，收無量果，絜果蘭因，都有前定。施主又何必遲疑。」

艾芙不禁咦了一聲，那文士微一仰面，她已認出了，是他。

是宋匡，那個永不展眉頭，沒用的青衫客，仍是那一襲單薄的青衫，但在燈光下看來，其實挺年輕的，分明不過方二十出頭，是那滿面的悲愴淒戚，令他顯得老了。

當然，她追趕的那人，當然不會是這宋匡，這沒用的宋匡那能逃得出她的追蹤，何況他和這老僧對弈，任他身法再快之人，她便追趕不上，也不過前後脚而已，那會就快與老和尚對弈起來。

原來這宋匡在此落脚，這倒不錯，追失那殺官劫庫的小子，却找到了宋匡落脚之處，她原是師傅受巴鼻道人之託，暗中保護他的，巴鼻道人不日便到，到時也有了交代。

明知已不能追得上那殺官的小子了，令她好恨，眞不信那小子連輕功也能勝得過她的，今晚的心思、辛苦，是白費了，倒是尋到江虹要緊。

艾芙一直回到原地，才把江虹找到，換回衣衫，江虹不小心，脚下踢到甚麼硬物，好痛，拾起一看，原來是一錠銀子。

知是那小子扔進來的，艾芙接過一看，可又怔住了。皆因庫銀必有記號，那銀子可變了形，顯然以重手法，毁滅了記印，令銀子變了形，不能再查認。

艾芙心下有些駭然，除非是巴鼻道人的無量神功，和少林的金剛禪功，眞不知還有甚麼人的功力，能有這大的威力，就她所知，巴鼻道人和瘋和尚醉菩提，才有這般境界，才能辦到，她師傅南郭先生修練的乃是以柔尅剛的內家功夫，是否能令這麼大的一錠銀子變形，她沒見過，也不知道。

艾芙心下駭然，把銀子放在桌上，道：「時候不早，趁未打四更，街頭無人，回去吧，回去再說。」

兩人回到客棧，由側巷越牆而入，亮了火摺子，把燈點上了，江虹一聲驚呼。

艾芙隨着江虹的目光，也發現了，也驚呆了。

在江虹的床上，擺着上二長，下兩短，共一十四顆鐵蓮子，擺的是巽五之卦。

艾芙道：「先前你打出的，可是……」

「十四顆鐵蓮子，這正是……正是我先前打那小子的！」

江虹驚得幾乎花容失色。

想想看，漫天花雨打出的鐵蓮子，幾乎又是在黑暗中，本是三顆一組，分四方位打出，共一十二顆的，另加兩顆，乃是艾芙另創心法，一先一後，前慢後快，在空中撞擊，作弧綫制敵，不料非但未傷到人家，並被人家全接下了不說，竟還送了回來，在

她床上擺出個巽五的卦來，令她如何不花容變色。

江虹豈又不是好勝的，刷的一聲，撤下腰間軟鞭，燈光下閃出一片金霞，艾芙道：「還追怎的，這人必是早知我們是誰，而且住在此地，只看那巽五卦象擺得齊整，不是匆忙擺的，那麼，人家早來，也早走了。」

江虹頹然坐在床邊，也無心收起床中的鐵蓮子，忽道：「姐姐，你剛才說甚麼，甚麼巽五卦象？」

艾芙道：「二長兩短，這乃是伏羲八卦中的巽五卦象，說來你也不懂，八卦……巽……五……」

她自言自語起來，那眉頭兒忽然挑了起來，莫非，巴鼻道人已下了巴山？

江虹道：「姐姐，你又為何搖頭啊？」

艾芙連連搖頭，似回答，其實在自語，說：「不會是的，不會，那巴鼻老道豈會作出這等事來，而且，分明醉菩提說是小子，而且，那身段，那笑聲，分明年輕。」

江虹本已驚駭，更把眼睛睁大了，說：「姐姐，你沒事吧？」

她沒事嗎？江虹見過那些神經失常的人，就是這樣自言自語的，連她爺爺岷江漁隱，不也常叫她小瘋嗎？莫非……哎呀！眞瘋了！

艾芙却又不言語了，那燈光下的臉兒，却漸漸紅了，紅得好生艷麗。

眞美，江虹直勾勾地看着她，這麼美的美人兒，若是瘋了，她會多傷心。那可眞怨這小子不好，該死，眞該殺千刀。

她切齒咬牙，但姐姐又怎麼啦，臉兒為何紅？

艾芙驀地裡一拍桌子，可又嚇了江虹一跳，莫非，她的瘋發作了。

江虹嚇得跳了起來，待見艾芙站立不動，也才不動。

艾芙道：「是了，是他！」

敢情姐姐沒瘋，道：「姐姐，你已知是誰，好，咱們就去捉他，這番必不讓他逃出手去，我可眞後悔，先前不該手下留情。」

原來江虹亦手下留情，也像她一樣，難怪竟被他逃了。

艾芙道：「一定是他，但却不知他是誰？」

江虹道：「姐姐，你可把我弄糊塗了，怎麼是他又不知他是誰？」

艾芙道：「我知就是殺官劫庫，不，不，我是說，今日在這院外殺那三人，趕走侍女的，亦是同一個人，所以，我們今晚一出手，他就認出我們來了，而且當然知道我們住在這裡。」

「那你是說，是我們認識的人，我們認識的，認識的，又沒這樣的人啊？」

「我沒說我們認識。」艾芙的目光是那樣迷惘，凝眸窗外，窗外星月無光，好黑！尤其是燈下的明處外望，更是漆黑一片。

看也不看江虹一眼，直是仍像自言自語一般，說道：「但可確知，他認識……我。」

是她不由自主，想到霍爾，那癩蝦蟆，她曾經見過他嗎？那日南下時懲罰鬼影手時，見的少年是他嗎？呸！任他再英俊又瀟洒，仍是國恨家仇，不共戴天的仇人，任他如何獻殷勤、討好兒，她只有厭惡，令她作嘔的，撞到她手裡，鳳凰鞭絕不容情，吸他的血，是的，她想到霍爾，但豈會令她臉紅，而是想到這殺官劫庫的……醉菩提說是小子，那一定年輕，而又武功極高絕了，今晚可領教了，她明白，即使她和江虹今晚手下不留情，她眞懷疑，能不能傷人家一根毫毛兒，而顯然，人家對她一舉一動，必然都瞭如指掌，這才能知道她們落脚在這裡，在她們未回之前，把鐵蓮子送回來，這巽五卦象，可有意義？一定有，可惜她不知道，顯然殺那院子的三人，趕走了侍女的，必是他了。

他又為何要殺那三人，趕走侍女呢？沒有別一種原因，因為是霍爾，為討好她，為獻殷勤，派來的人，他當然恨韃子，也當然恨霍爾，但人却殺死在她院外，當然也就是為了她了，從另一方面說，他也就是另一個霍爾。

想到霍爾，她只有惱怒、厭惡、作嘔，但一聯想到這小子，她就心跳了。

江虹看不到她心跳，看到的只是她的臉兒紅，而且看到了她眼中的一縷柔情，因此，江虹看到的艾芙，這一刻，再沒有比此一刻更美的了。

艾芙臉兒紅紅，如痴如呆，江虹也竟然發起呆來，哎呀，這人姐姐一定認識的，一定認識，只不過，不承認吧了。

她臉兒紅了，更紅似胭脂深透，燈光下也更添艷麗，因為在她眼前浮現的，竟是何為，那超逸出塵、瀟洒又豪邁，更飽學的何為，他多豪邁，在枇杷門巷中，對古井，發思古幽情，可眞是個多情種，哎喲，多可笑。初以為是薛濤顯靈，再又驚為臨凡仙姬，眞笑死人，她竟又成了嫦娥下月殿。

江虹好害怕，怎麼姐姐又無端端笑了，可又笑起來眞好看，眞迷人。

一會兒惱，一會兒大怒，又自言自語，她在面前，艾芙却如不見一般，竟獨個兒自言自語，這可好，又臉紅，又笑了，別眞是瘋癲吧？

「姐姐，姐姐。」江虹叫道：「你眞……沒事嗎？」

「我有甚麼事？」艾芙像從夢中被喚醒了來，聽呀，這小妹子人小鬼大，鬼精靈，別是被她看透心思了吧？

她臉兒更紅了，這番是羞紅，眞羞人，她是在猜想那殺官劫庫，今夜

她和江虹雙雙攔截他脫身的人，多高絕的功夫，現下再不用懷疑了，顯然也像霍爾那賊一樣，對她痴情之極，眞不明白，連她自己也不明白，怎麼這何爲的英爽的容貌，就出現在她眼前，是希望那人就是何爲？還是希望何爲也像那人一樣對她痴情？抑或是是……是她不忘何爲？何爲已進入她芳心深處，已令她難忘，念念不忘。是以，那人剛令她生佩，何爲那深情含笑的眼神，就在她眼前浮現出來。

眞羞人，她怎麼了，怎會想一個年輕又英俊蕭洒的多情相公？

不，不，不能讓這人小鬼大的小妹子看出心事來，不能讓她知道何爲已深埋心中，已令她念念不忘。

「沒甚麼。」艾芙用手掠了掠亂髮，被曠野夜風勁吹過，那秀髮又那得不亂：「我不過苦思那人端的是誰，顯然認識咱們。偏又想不起有這樣的人，認識的人中，何曾有這樣的人。」

江虹道：「金叔叔提起那宋匡，必有緣故，是不是已猜疑那人是他？姐姐，你始終瞧不起他，是否忽略了他，想想他也才最有可能，他不是也一路北來，也認識咱們，再說，他是巴鼻道人的入室弟子，當眞會是怯小子，那麼沒用麼？」

艾芙搖搖頭，道：「不，不會的。」

她那會相信，那今晨殺官劫庫時，他仍出現在望江樓頭，愁眉不展，今晚除非他眞會飛，在她追趕之下，豈能先在廟裡與老僧對弈。

不，不可能。

經艾芙一說，江虹想想，可不是有理，但又會是誰呢？

艾芙恨道：「醉菩提那痴和尚賊滑，早晚必查得出是甚麼人，等明兒尋到了，可就明白了，你那鐵蓮子不收起來，好小子竟敢目中無人。」

是羞辱她們，還是好意送回，那分別全在一念之間，江虹可不覺得這是人家目中無人，一十四顆鐵蓮子，若眞失去，才眞可惜，皆因她所餘已無多，而又是金眼鵰精心打造的，失一顆，可就少了一顆。

幾乎天亮了，兩個姑娘才合了合眼，不過，才睡得不久，已被大門打得震天價响的聲音驚醒了，這原已是個多事的城市，居民都生活在提心吊胆中，一些兒風吹草動，都會引起驚惶紛擾的，便是兩個姑娘亦不免心存警惕。

兩人慌忙起身，已聽大門開了，聲音嘈雜喧嘩，似踴入了不少人。

艾芙道：「你休出去，我去看來。」

出到店堂一看，只見踴進來的少說有六七人，一看便知是江湖中人，都在中年以上。

只見一個虬筋栗肉，五十開外的漢子，瞪圓了雙眼，對店家喝道：「俺那次來西蜀，不是落在你這店裡，客棧住宿八方人，四海三江，只要他們有錢，那就住得，誰敢包下，俺今天是住定了。」

那店家苦着臉道：「我這裡雖是客棧，接待的是南來北往，若是往年，谷爺來到，我們那有不迎迓的，但今日可沒開門做買賣，實是被人包下了。」

艾芙一見就明白了，既然店家也相識的老客人，何況來的這幾人個個都是武林中人，聽口音就知老遠來自山東道，那還用說，必是爲三聖一元大會而來，遠在數千里以外，不知今年不邀請武林中人與會，那本是早在意料中。忙道：「店家，既是老客，店中又有多空房，便請進又何妨。」

店家一見艾芙也允了，忙道：「既然姑娘也吩咐了，各位請吧，老客光臨照顧，小老兒歡迎也來不及，實是這位姑娘包下了。適才多有得罪。」

那艾芙已換過平常衣裙，雖是洗淨了臉，仍是個樸素的小家碧玉，那伙人聽店家說包下客棧的竟然就是她，都有些驚奇。

艾芙也不理會，轉身回了房，那般人必會問，店家當然有答，說甚麼，就讓人家去說吧，心想：「這人口氣好霸道，大概往日稱雄稱霸慣了，三聖一元大會，乃是佈道大會，教訓的正是這種人。」

不料才回到房來，那江虹想是聽出沒事，竟又沉沉睡去了，到底年輕，平日又嬌慣了些，正想也回到床上，驀又聽到得爭吵聲隱隱傳來，再回身出去一瞧，可好了，有五個一看就是武林中人，又在與店家爭論，一個氣度非凡的六十開外的長者道：「店家可還識得老朽。」

店家再瞧瞧，驀然記起了，道：「原來是遠客，老先生，若我記得不錯，曾打天子脚下來，可眞是十年如一日，豈僅是風雨不改……」

「是！」老先生嘆了半口氣，即時把那半口氣嚥下了，點頭道：「每隔十年，便是暴風雨也不會改的，店家，今日本是直奔你這裡來的，却見你不開門做買賣，只得去另尋客棧，忑是作怪，那些店家一聽我們是外地口音，竟皆不收留，敢是這成都府出了事？」

店家道：「可不是出了事，老先生還是少問爲是，開門做買賣，還會把財神爺往外推麼？確也有苦衷。」

那老先生皺皺眉頭，道：「是以這又折返來試試……」

艾芙剛巧已出來了，在店家身後說道：「店家，既然是你的老客人，何不也請進來，我還是告訴你，再有同樣情形，是你的熟客，你儘管作主，放心，我也不會要你退還包銀。」

店家好不歡喜，這豈不是收兩份房銀，對那老先生道：「不瞞老先生說，非是我不開門做買賣，而是這位姑娘包下了小店子。」

艾芙轉身回到小院，便已明白了，這店是南門內最大的一家客棧，近着武侯祠，必是往年與會的武林中人，多在這裡落脚，她是南郭先生的弟子，也應算半個主人了。武林中人心懷虔誠而來，她豈可不行方便的。

心想，那口稱姓谷的，顯然來自山東，這老先生店家說他天子脚下來，必是來自臨安了，却是這老先生內功深厚，氣度非凡，必是一派掌門，金眼鵰必然都是相識，

她也無暇去理會，午後兩人去西城外尋了一遍，豈僅找不到醉菩提，順着南河，直尋到杜甫草堂，柳蔭深處，亦尋不到岷江漁隱的小舟。

江虹道：「姐姐，咱們歇一歇吧，這杜甫草堂聽說是唐朝杜甫居所，姐姐會吟詩，必也讀過他的詩了。」

艾芙點了點頭，不知怎地，身在草堂，心中悲憫竟油然而生，這少陵野老，人稱杜工部，其實一生坎坷，做得幾日工部員外郎，若非是當年成都尹嚴武憐才相助，那能在這濯錦江邊，築得這浣花草堂，供後人憑吊。

正思也幽幽，驀聽一個童稚的聲音，朗朗吟道：「暮春三月天氣新，浣花草堂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眞，肌理細膩骨肉勻……」

隨聞有人笑叱道：「你胡吟些甚麼。」

咦！這聲音好熟？

那童稚的聲音好不正經，說：「隨相公久了，相公日日吟詩，聽得也多了，詩雖不會作，難道不會改，不會吟麼，少陵野老這麗人行，難道我改得不對？」

「當然不對。」那人仍在笑道：「杜工部著麗人行那句長安水邊多麗人，乃是即景寫實，我且問你，這浣花草堂，麗人何來？」

「喏，那不是來了。」

兩人邊說邊行，正轉過一叢修竹，那僮兒遙指着艾芙與江虹。

艾芙心下一動，聞聲本已心跳了，這一見，更是劇跳過來，可不是眞巧，又是他主僕二人，又是他……何爲！

江虹在她身邊再說：「姐姐你說，這是不是有緣千里來相會。」

艾芙狠狠瞪了她一眼，臉兒又早紅紅的，眞不明白，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書生，不過豪邁些吧了，怎會令她如此動心。

只見那何爲呆得一呆，簡直驚喜得手舞足蹈一般，眞舞蹈而來，唱了一個大喏，不是說，而是吟道：「曾經枇杷門巷見，今又浣花草堂逢。」

那僮兒道：「姑……姑，你來評評理，我改不得詩聖杜甫的麗人行！他倒改得詩仙李白的清平調。」

江虹笑得格格格，道：「誰是你姑姑了。」

那僮兒傻笑兮兮，道：「可不能怨我，這姑娘不許人叫姑娘，我一時口快，姑娘就一半出了口，慌忙把姑娘另一半吞回了，這才……這才成了姑姑。」

好，她不許人家叫姑娘，這僮兒反倒聲聲姑娘，更多個姑娘出了口。

可把江虹笑彎了腰，惹得艾芙也笑了，一見艾芙笑，那何爲也慌忙笑了，笑道：「該打該打，不許你叫，你倒叫得多些。」

江虹笑道：「可是你眞不公平，你們想想看，這僮兒何曾叫過姑娘。」

那僮嘛着咀，傻兮兮發楞，像是不明白有什麼好笑的，道：「姑娘不許叫姑娘，我天大胆也不敢叫，但一時口快，姑字出了口，收不回來，又不知怎麼接下去，不就成了姑……姑。」

那艾芙何曾有些兒惱意，倒是心花開在心裏，笑在臉上。

江虹道：「你這僮兒眞聰明絕頂，喂！怎麼今天又碰到你們，讓我算算看，姐姐來成都三日，可就遇到你們三次，眞會那麼巧，巧巧地每日都遇上了！」

那僮兒搶着說道：「適才我家相公不是說了麼，這就是緣，有緣千里來相會，若不，那有這樣巧的，相公，這大概就是甚麼……甚麼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吧，我說得是不是？」

艾芙那有閒工夫和他們嗑牙兒，任她再拳頭上立得人，可總是個姑娘，觸及情緣，可也難免羞答答，但無論如何，她仍是個胳膊上跑馬的姑娘，初張的情網，又豈困得住她，道：「小妹子，咱們有正經事要辦，還不快走。」

拉着江虹，轉身就走，當眞好笑得緊，火鳳凰跺跺脚兒，岷江流域，和這芙蓉城，就會發抖，嘿嘿，而今遇到個文弱書生，竟慌忙轉身就逃。

「斯時情網已張，插翅已難飛矣。」

是誰文縐縐地在唸，却聽那相公的聲音道：「若將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蘇學士的是妙喻天成。」

「不對，」是那僮兒的聲音說。該死的僮兒，爲何他要提高聲音，分明是要她們聽到，道：「我說該顚倒過來，以姑娘去比西子，豈不冒瀆了姑娘，用西子來比姑娘，那倒差不多。」

艾芙拖着江虹快走兩步，其實不是走，是飄身，身邊的聲音早就不聞了，才把脚步放慢，道：「那僮兒瘋，你怎麼也瘋在一起來，這是甚麼時候，咱們有多少正經事要辦，我還奇怪今日店裡來的那兩路人，奇怪你金叔叔竟沒截住他們，醉菩提巴巴兒地老遠把他請來，不就是爲這事麼。」

江虹道：「姐姐，甚麼，你懷疑那兩路人，但怎又讓他們住進來呢？」

艾芙道：「便是你金叔叔竟未能截住他們，我不是懷疑，是存疑，你金叔叔初來乍到，若是截不住，那也是情理之常。」

（未完・六）

上文提要： 八大天王指証白樓主不是好人，叫座上賀客不要相信他的話，以免中奸計。原來八大天王從葉府追何小河到廢園，見到孟空空、祥哥兒、歐陽意意、任怨等密談，說白副樓主總要等三樓主離開葉府，才方便出面行動，因此壽宴一開始，就將王小石引走，八大天王做夢也沒想到竟在廢園聽到這樣消息，便連忙趕回葉府報訊……



溫瑞安‧文　可飛‧圖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

金風細雨樓

權力凌駕人上　怒火殺了天王

青衣文士忽道：「好，你不教人，那就讓我們教教你。」話一說完，搶先動手。

他一出手，就拔劍。

他身上沒有劍。

他拔的是王小石腰畔的劍。

他出手快到不可思議，他要拔劍的時候，劍已到手，劍已刺向王小石的咽喉。

他才一動手，就奪了王小石的劍。

他才一動，王小石已大喝了一聲：「走！」

八大天王毫不猶豫，拖了何小河就走。

* * *

八大天王並不是怕死。

他是看清楚了眼前的局勢。

——他不是這兩人的敵手。

——救葉府羣豪要緊！

如果王小石並非這兩人的對手，他和何小河留在這兒亦不見有助，不如他先去通報葉府同道，再出來救助王小石。何況，他極不願見何小河涉險，而且，他們大概也只有這個機會能逃出這廢園。

他們是逃出了廢園，直掠棗林，急赴葉府。

廢園是個危險的地方。

可是外面也並不安全。

他們一眼就看見，唐寶牛和張炭正與人苦戰。

對手是祥哥兒與歐陽意意。

——要過去相助，還是先進葉府？

何小河決然地道：「我在這兒，你去葉府！」

眞正到了重大關頭，有時候，女子比男人更能拿得了主意，尤其是在利和義、情和理的關口，女子總能比較明快的大膽的爭取她們要得到的，而不像男人有時候婆媽起來要比婆婆媽媽更婆媽。

何小河一下子作了一個「兩全其美」的決定。

——因爲唐寶牛已十分危殆。

可是世間有些事，根本輪不到自己作主。

有些人，天生下來就有辦法替人拿主意。

甚至替人決定生死。

因爲他們有權。

權力通常是來自實力。

在武林中，實力與功力往往同義。

白愁飛在「金風細雨樓」裏，不但實力雄厚，而且功力也高，所以他可以替人決定大事，而且，隨着權力的膨脹，他也越來越喜歡替人定奪生死。

他們現在遇上的，正是白愁飛。

* * *

唐寶牛和張炭逸出廢園，雙雙奔赴「發黨」總部示警，穿過冬棗林，走

到青石板道上，葉府已然在望，張炭忽然嘆了一口氣：「恐怕……」

唐寶牛嗤道：「膽小鬼，葉老頭兒的大本營都快到了，你這回又怕甚麼來着？」

張炭道：「恐怕我們到不了。」

唐寶牛嘿然笑道：「到不了？『發黨總部』還會飛不成？」

張炭道：「發黨葉府不會飛，但我們身後的人卻會走。」

他補充了一句：「而且來得好快。」

唐寶牛停下步來，側耳聽了一會，說：「你錯了。」

張炭道：「哦？」

唐寶牛一副諱莫如深的樣子：「來的不是人。」

張炭怪有趣的問：「難道是鬼不成？」

唐寶牛張開大嘴一笑道：「是蚊子。」

他話一出口，猛回身，抱住了一棵樹。

一棵大樹。

他高大、豪壯，這棵樹當眞還經不起他用力一抱。

他知道有人在樹後。

樹後的人輕得像一隻蚊子。

——人遇到蚊子會怎樣？

——雙掌一合，把牠擊殺於一拍中。

不過唐寶牛這一合，並沒有多大的殺意。

他只不過要把「蚊子」逮着。

——但自古以來，殺蚊子易，逮蚊子難。

「蚊子」飛上了枝頭。

飛上枝頭的蚊子，雖然當不成鳳凰，但居高臨下，殺機大盛。

——這一刺，彷彿便不是吸人的血，而是要人的命了。

這是「要命的蚊子」。

「小蚊子」祥哥兒。

* * *

唐寶牛大喝一聲，連根拔起，揮舞起來。

可是小蚊子祥哥兒就黏在樹上，匕鬯不驚，微波不興，任由唐寶牛大展神威，把一棵棗樹舞得枝幹曲折，狂飈湧捲，但祥哥兒就是黏在樹上不下來。

張炭看了一會兒，已嘆了十七八口氣：「這大概就叫做『四両撥千斤』了麼？」

他在跟人說話。

棗林裏有一個柔柔低低沉沉的聲音無可無不可的道：「唐寶牛當眞是力大如牛，力拔山兮氣蓋世。」

張炭無奈地道：「可惜到頭來仍落得箇虞兮虞兮奈若何的下場！」

「不對，應該是炭兮炭兮奈若何。」

低低柔柔沉沉的聲音道：「聽來，你很喜歡說朋友的壞話。」

「壞話通常都是在人的背後說的，我這可是光明正大，」張炭道：「我在他面前說，是料定他已騰不出精力來反駁，這才有意思。」

唐寶牛大吼一聲，整棵樹給他倒栽入冰河裏去。

河面上正結了一層薄冰，給唐寶牛這一記倒插樹，冰裂洞陷，冰塊互撞出清脆的聲音，河面上突然露出這樣一大截樹根來，和泥帶土，枝斷葉落的，有說不出的詭異。

張炭把王小石等人帶來市肆，先在霹靂八的舊居住了一宿，但並沒見着霹靂八。次日正午，一行人去給葉枯發賀壽，一連串的發生變故，現在已日薄西山、夕陽斜暉，正是微雪後的黃昏，照在庭院街心，本有一番詩意和寂寞，但給唐寶牛這一搞擾，一切景象都亂七八糟了起來。

唐寶牛把樹栽到河裏，但祥哥兒仍平平飛起，繞着他身邊鑽，似乎只待一擊。

——一擊要命。

唐寶牛振起極其厲烈的氣勢，不讓他有機會出擊。

——那就像風雷中的一隻蚊子。

風雷可以把大樹連根掀起，但不見得就能令一隻小蚊子翅斷骨折。

祥哥兒似是在烈風狂飈裏身不由己，岌岌可危，但亦似在狂風裏遊蕩自在，毫不費力。

風暴總有止竭的時候。

唐寶牛也終有力竭之時。

這種時候，已快到來。

張炭看在眼裏，無論他的神情怎樣保持輕鬆，眼神都抑不住地流露了憂慮之色。

那低、柔、沉的聲音又道：「你想去助唐寶牛？」

張炭搖頭。

那低低柔柔沉沉的語音這才有了些微變化：「怎麼？他不是你的朋友麼？」

張炭先是扭動腰身，然後是壓腿、蹦脚，接下來是旋動足趾，轉動足踝，一面道：「可是祥哥兒也是你的朋友。我是想過去，但你不會讓我過去的。」

那低沉柔聲道：「但你也是我的朋友。」

「朋友有同一條陣線和不同一條道上的，」張炭大力轉動頸項道：「你跟我就是不同一條陣綫的朋友。」

那低沉的聲音柔柔的道：「你現在是先作熱身，活活筋絡，然後一拳把我幹掉，才去救你的朋友？」

張炭俯身觸地，但眼睛却一直不離那語音所在：「總比我現在貿貿然的去救，結果死於你的『無尾飛鉈』下的好。」

那低柔的聲音沉沉地道：「說的也是。」

張炭長嘆一聲道：「我很懷疑。」

那沉柔的語音低低地問：「懷疑甚

麼？懷疑我是誰？」

張炭一句一嘆的道：「你當然就是歐陽意意，我已不必懷疑。我懷疑的是：我們是不是眞有必要，爲了自己也不明白的事，在這兒拚箇死活？」

那低沉而柔的聲音也靜了一會，才道：「人生有很多戰役，是情非得已、不得不爾的。正如你剛才所說，你我雖是朋友，但卻站在不同的陣綫上。你要去『發黨』葉府示警，救你的朋友，但我們要是讓你這樣做，我們既會受到處罰，而且難以對白副樓主交代，這場仗，我們只好打定了。」

張炭嘆息着說：「我以前很懦怯。只喜歡學藝，但學了總是不敢動手，有幾次，面對大夥兒的生死關頭，我總是爲了一己的私利和顧慮，袖手旁觀，不敢勇進，結果……卻造成了我終生的遺恨。」

他慘笑着道：「遺憾是終身不能彌補的，否則就不叫做遺憾了。所以，我凡是遇到該出手的事，一定出手；凡是遇上必要的戰事，我決不廻避。」

那沉柔的語音在林子裏道：「我明白你的意思。」

張炭的視線就在這時轉了轉，面對大敵，除非必要，絕對是要聚精會神的。

可是他忍不住關心。

關心唐寶牛的安危。

他一瞥之下，已看見祥哥兒作出了反擊。

祥哥兒手上拿着一件事物。

一件小小的事物。

——用這麼細小的事物作武器，實在有些不可思議。

那事物彷似是一根魚刺。

唐寶牛就像一座山。

他動起來的時候，就像一座走動的銅像。

他如此豪壯，就像一座鐵壁銅牆，但却顯然是怕了這根魚刺，這揑在祥哥兒手上的，小小的一根魚刺。

一根刺，可以殺人一千次。

也可以殺一千人。

祥哥兒手上的刺，無疑就是最可怕的刺。

張炭一見，自是一驚。

他一驚之際，歐陽意意已率先發動。

——敵手不能集中精神，便是攻擊的最好時機。

* * *

驚是假的。

——對張炭這種「年輕的老江湖」而言，要去「看」才能知道「發生了甚麼」，簡直是一種侮辱。

他們可以憑感覺就知道對方在做甚麼，周遭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情了。

張炭深諳「八大江湖術」，自然是箇中高手。

他的分神其實一早已分了神。

因他躭心了唐寶牛非祥哥兒之敵。

他分神的時候卻是假的。

他要引動歐陽意意來襲。

歐陽意意果然來襲。

張炭對歐陽意意的瞭解，只有八個字：「無尾飛鉈，歐陽意意」。

武林中人對歐陽意意的了解，也只有這八個字。

也就是說，歐陽意意最值得留意和提防的，就是他的武器：無尾飛鉈。

張炭要盯住的，也正是這江湖人聞名變色的：無尾飛鉈。

——這到底是甚麼一種武器？

——是武器還是暗器？

——這種兵器能隔空傷人、殺人，首先便把自己立於不敗之境，究竟是甚麼個樣子？

——這到底是甚麼一種武器？

——是暗器還是兵器？

* * *

都不是。

不是武器，也不是暗器。

是人。

人就是兵器。

歐陽意意把他整個人「扔」了過來。

他的頭和脚微屈成一個優美的弧度，整個人就像是一隻飛鉈。

* * *

張炭疾退。

他不接。

他不敢硬接。

——一個人既然敢把自己的身體當作是「武器」，如果不是藝高，絕對不敢如此膽大。

——因爲大膽往往是要命的。

——至少很容易便要了自己的命。

以歐陽意意的來勢，簡直無懈可擊。

他自己無懈可擊，但對敵人卻展開了最猛烈的攻襲。

就算張炭退避，也沒有用。

如果歐陽意意發出的是暗器，那麼一擊不中，就要落空，就算還能傷人，也勢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奮擊。

不過，這在歐陽意意而言，卻絕對的可以做到：不中目標、決不罷手。

因爲他的人就是他的暗器。

他的武器就是他的人。

張炭退無可退，避無可避。

他只好迎戰。

他飛身上前，出掌，然後突然像被絞飛了出去似的，落在丈外，捂胸，黑臉上泛起了一陣慘白。

——顯然是吃了虧。

——吃了不少的虧。

* * *

張炭、唐寶牛跟歐陽意意、祥哥兒交手，都似是落了下風。

何小河一見，想先遣八大天王赴葉府，她先助張、唐二人退敵，可是

就在這時候，來了白愁飛。

白愁飛身旁跟着一名童顏鶴髮、兩目精光烱烱的老人。

八大天王一見白愁飛，火氣就上衝：「你幹的好事！」

白愁飛只冷冷地瞥了他一眼，道：「你是誰？」

八大天王怒笑道：「專門破壞你幹壞事的人！」

站在一旁白髮皓然的老人忽道：「你們這幾個人，常常鬼鬼祟祟，打聽我們白樓主的事，到底是甚麼居心？」

八大天王昂然道：「他要是不作虧心事，那怕我們打聽？我們也才沒那麼箇興致要知道他的鳥事！」

白愁飛負手問：「多管閒事的結果，往往就是不得好死。」

八大天王咧開大嘴笑道：「幸虧我一向不怕死。」

白愁飛輕描淡寫地道：「沒有不怕死的人，只有不知死的人。」

八大天王哈哈笑道：「可是你再神通廣大，也不能教我們這些不怕死的人怕你。」

白愁飛緩緩轉身，望定八大天王。

八大天王忽然昇起一種感覺。

一種前所未有的感覺。

恐懼。

——他竟然會感到害怕。

——白愁飛只盯了他一眼，他就感到震怖。

這感覺連他自己都不敢置信。

他幾乎要退後一步，可是反而向前踏了一步，挺胸道：「你最多只能把我殺了，卻不能使我怕你。」

白愁飛漠然一笑。

——其實八大天王這一句話，膽已先怯了。

也就是說：他已自認爲不是白愁飛之敵，已有「死在對方手裏」的打算了。

白愁飛淡淡的道：「我一向只殺人，不嚇人。」

何小河忽道：「聽你的口氣，今天你是非要我們的命不可了？」

白愁飛瞄了她一眼，視線移開，忽然，又看了她一眼，道：「很好看。」

何小河有些不懂，大眼睛一睞：「嗯？」

白愁飛有點惋惜地道：「一個這麼美麗英爽的女子，不該死得如此之早。」

然後他的語音又恢復冷淡：「可是這並不改變我要殺你之心，取你性命之意。」

何小河顯然有些緊張，清澈如潭水的美目裏也有些惶懼，但她顯得纖瘦的身軀，卻令人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堅定。

「我知道你爲甚麼要殺我們。」她說。

「哦？」

「因爲你怕我們知道你的秘密。」

白愁飛默然不語。

「你更怕我們洩露了你的秘密。」

「秘密？」白愁飛摸摸下巴，饒有興味地道：「我有什麼秘密？」

「我查得很清楚，」何小河道：「你要在金風細雨樓掌握大權。」

「我本來就是金風細雨樓裏掌有大權的人。」白愁飛好整以暇的道。

「你要成爲唯一的掌權人。」

白愁飛淡淡一笑，只說：「權力跟錢財一樣，只要開始擁有，誰都希望越多越好。」

「所以你打算在縱控金風細雨樓大局之後，把這個實力作爲本錢，加入蔡京這一窩裏奸外通的狐羣狗黨，再來搞風搞雨，要成爲橫跨黑白兩道，縱橫朝野八表的第一人。」何小河娓娓的道：「你的野心很大。」

白愁飛盯住何小河。

這回的眼神完全不一樣了。

——如果眼神能殺人，這一雙鋒利的眼早已把何小河殺了三十八次。

何小河卻還是把她的話說了下去：「因此你急於在蔡太師、傅相爺面前立功表態，不惜同道相煎，先行佈局，把『發夢二黨』和開封府裏的市井羣豪一次招攬，一網打盡，要納入你的旗下諂媚你的主子。」

她靜了下來，過了一會才問：「我說的對不對？」

然後瞟向白愁飛。

以一種可以釀醇酒的眼波。

——如果眼波眞的可以釀醇酒，只怕十個八個白愁飛都要醉死了。

可是白愁飛沒有醉。

更沒有死。

他連一絲醉意都沒有。

他連眼神都不厲烈了，只聳了聳肩，洒然的道：「有點像。」

何小河側首道：「什麼像？」

白愁飛道：「你有點像。」

何小河反問：「像什麼？」

白愁飛道：「像朱小腰。」

何小河一楞：「朱小腰？」

白愁飛笑了，笑得很洒脫：「反正天下女人都一樣，都有點像；」他還加了一句：「尤其是脫光了衣服之後，都是一樣。」

他說完這句話之後，就抱着肘，大概是要看何小河怎麼個生氣法。

——只是，如果他眞的是那麼談笑自若、輕鬆自如，卻爲何他的手指，不但有點發白，而且正微微顫抖？

* * *

何小河抿了抿嘴。

(她有沒有生氣？)

(她生氣了沒有？)

(她是否能沉得住氣？)

(——一個人要是爲了求生，是不是應該多些忍忍氣？)

都沒有答案。

因爲來不及有任何答案。

八大天王已生氣。

不止是生氣，而是狂怒。

* * *

八大天王在狂怒中出手。

（他也許並不十分愛何小河。）

（他也許愛得很深，但並不自覺，以爲自己可以隨時離開她，但偏又離開不了。）

（可是他決不能忍受，另外一個男人在他面前侮辱何小河。）

（——連用語言辱及也不可以。）

他含忿動手。

全力出手，但全心要使何小河能脫逃出去。

——逃出去通知或救助葉府的人。

八大天王的心思絕對不似他外表一般戇直。

——要不然那一次他也不會詐醉獲得了「老天爺」的青睞。

有些人會裝怒，有些人懂裝醉，有些人喜歡裝忙，有些人還懂得裝弱小，只要一旦加上一個「裝」字，一切缺點，都成了武器。

厲害的武器。

——故而千萬不能以貌取人。

* * *

在八大天王出手的同時，場中的戰況，已有了極大的變化。

唐寶牛似已力竭。

如果唐寶牛似一團火，火也有燒盡的時候。

如果祥哥兒柔弱得像流水，水也有成爲激流的時候。

唐寶牛的「火勢」一弱，祥哥兒手上的「分水刺」突然一變爲二二變爲四四變爲八八變爲十六十六變爲三十二三十二合爲一—電一般光一般比意念還快的刺向唐寶牛心窩！

祥哥兒這才攻出了他的第一招。

他一直在等。

——他一向都堅信：一個人必定要能等，才會有收穫。

越是能等，收穫越大。

——當然，也有等不到收穫的，那是幸運，不能掌握，但一個人要是完全不能等，那麼很可能什麼收穫都沒有。

這跟「努力」的道理是一致的。

他要等的就是唐寶牛力竭。

唐寶牛已力竭。

——縱然一個力大無窮的人，他力竭的時候就跟失去毒牙的毒蛇差不了多少。

所以他反擊。

——一擊必殺的反擊。

他料定唐寶牛躲不了。

* * *

唐寶牛是躲不了。

「分水刺」正中要害。

唐寶牛還突然猛衝八步。

刺抵在唐寶牛的胸膛，竟刺不入。

唐寶牛奮力往前一衝，刺就斷了，而且還寸寸碎裂。

唐寶牛猛吼一聲，還一把將祥哥兒整個人攬住，連着刺的碎片，一齊往龐大的身軀上擠壓。

——彷彿那些每一片都足以割石斷木的利刃，刺戳在唐寶牛皮肉上，簡直是正跟他搔癢一樣。

* * *

明明是唐寶牛的生死關頭，卻成了祥哥兒的生死一髮間。

——如果給硬生生攬箇正着，對唐寶牛而言，可能只似被幾根魚刺戳在身上，但對祥哥兒來說，只怕就等於擠進了血肉磨坊！

祥哥兒這才知道自己錯了。

他低估了唐寶牛。

唐寶牛一身「十三太保橫練」，號稱「銅皮鐵骨」十四年，絕不是浪得虛名。

一個人知道錯的時候，往往不是錯誤的開始，而是已經錯得不可收拾、無法彌補的時候。

錯誤往往是要付出代價的。

——祥哥兒呢？

他是不是已錯得無可挽回？

* * *

——錯了。

唐寶牛也猛然發現，自己錯估了祥哥兒。

當他驀然抱了一個空的時候，他才發覺，祥哥兒的輕功，只怕決不在方恨少之下。

他不怕攬空。

而是怕祥哥兒正在自己一個全不能防備的角度作狙擊。

所以他突然暴起一聲大吼。

他要震住祥哥兒。

——至少把對方震住一下，好讓他回一回氣，再全力對付！

* * *

這一聲大吼，猶如給祥哥兒兜心一拳，整個人震飛了出去。

他原先的攻擊完全受挫，臉孔歪曲，捂胸皺眉，在聲浪的洶濤裏完全無以爲憑，無可自主。

這一聲大吼同時也把歐陽意意的飛鉈攻勢震了一震。

歐陽意意的「飛鉈」就是他自己的身體。

他只不過怔了一怔，張炭的「反反拳」已排山倒海般的攻了出去。

「反反拳」一出，對方完全失去了反擊的餘地。

——能等才有收穫。

他已等了好久。

一個人要擊敗敵手，除了能等，還要能夠爭取優勢，把握先機。

張炭立即採取了主動，進行反擊。

可惜優勢不在他們那裏。

因爲縱控全局的不是他們。

眞正能夠採取全面攻擊的，也不是他倆。

而是白愁飛。

* * *

八大天王的出手，足以驚天地、泣鬼神。

那是因爲氣勢。

他本身就像一座走動的大山。

——你可見過「山」也出手？

山已不必出手。因爲不動如山，已經是一種無懈可擊的出手。

山至多只在發脾氣時噴噴沫子，那已是一場火山爆發；山只要伸伸懶腰，那已不知造成多少坍方土崩了。

氣勢來自力量。

八大天王很有力量。

他一向孔武有力。

更難得的是，除了力與勢之外，他的出手還兼得巧與妙之極。

他只不是一撲，但一撲已換了八種身法，從最輕靈的「黃鶯上架」到最複雜的「浮光掠影」到最笨重的「千斤墜」，他都在一刹間施展得運轉自如。

而他一出手，看來只是一擊，但這一擊裏，含有八個變化，這八個變化，又自身體的八個不同的部位使出來的。

那是手指、拳眼、手腕、肘部、脚踭、脚掌、脚跟、膝頭，每一個部位的攻擊，只有那一個部位能掌握，而且只有那一個部位才能使得出如此有力而巧妙的招式。

這些招式，全都化作一個攻勢，攻勢合爲攻擊。

攻向白愁飛！

* * *

就在這些攻擊全要命中白愁飛的時候——也許只差那麼一分——就這麼一絲之間，只聞「嗤」的一聲，一縷激風，自八大天王背心射了出來。

和着血水。

——也就是說，如果從背後看去，八大天王高大名的背後，似是突然開了一個洞。

一個小孔。

一個人當然不會無緣無故的在身上多了一個小洞。

血，噴濺到白愁飛的衣袖上。

——這也等於說：八大天王着指了。

白愁飛在八大天王將在擊中他的前一刹，一指射穿了他的胸背，也同時把他一切的攻勢完全截斷了——就好像一個人正在引吭高歌，來人一刀切斷了他的氣管一般——嘴巴可能還照樣開闔幾下，但卻什麼聲音都發不出來了。

同時間，又「嗤」的一聲。

白愁飛右手中指射八大天王，左手無名指已隔空把剛向葉府掠去的何小河射了下來。

何小河也意料不到。

她不是料不到自己斷非白愁飛之敵，而是她始料不及，憑高大名的實力，竟然會連白愁飛的一指都接不下來。白愁飛那一指似乎沒有殺她的意思。

但後面兩指就殺着凌厲。

這兩指的角度更加殊異，白愁飛是倒臥在地上發指的。

左手拇指攻向張炭，右手尾指疾取唐寶牛。

這兩指幾乎等於攻向歐陽意意和祥哥兒。

因爲祥哥兒與唐寶牛、歐陽意意與張炭都正在激戰中，這兩縷指風是在歐陽意意、祥哥兒身邊險險掠過，然後指風才陡然加劇，待張炭和唐寶牛驚覺時，已來不及閃，來不及躲。

張炭中指，彈身而起，飛撲向白愁飛。

白愁飛輕巧地一讓。

張炭撲空，擦袂而墜，癱瘓於地。

唐寶牛中指，大吼。

他仍手足揮舞，但已不成章法。

祥哥兒冷不防出足，把他勾倒，歐陽意意在他玉枕穴上再來一記重擊，唐寶牛便扒在地上起不來了。

白愁飛放倒了四名敵人。

他只出手一次。

用了四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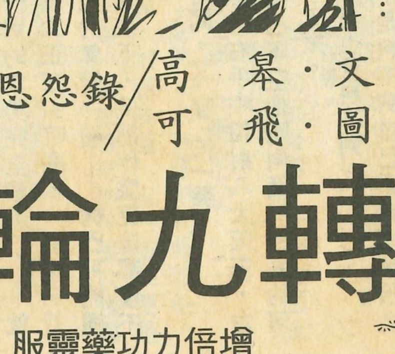
一指一個人。

不多也不少。

這就是白愁飛的「驚神指」。

（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黑龍帮隆風和、金斧門金鳳既被花無情說服，準備倒戈叛離五指神君，但鑑於二帮派的人都中了五指神君的毒，暫時不敢帶花無情找五指神君，因此，中途佯逼花無情離船上岸……花無情在離船時，由金鳳給他一小包東西，無暇細看，逕到碣石鎮三春觀投宿，這是一間女道觀，他似是來找麻煩的，亮出柯分壇主柯大哥的名字，遭到觀主圍攻……



新派脫俗武林恩怨錄

高皋·文　可飛·圖

法輪九轉

破陣法身受重傷　服靈藥功力倍增

花無情道：「不必客氣，妳出招就是。」

悟潔見花無情要以徒手迎戰她的長劍，猜想他必有一身不凡的功力，因而不敢輕易出手，身形一晃，以捷如輕烟的身法，竟然圍着他兜起圈子來。

三春觀的道姑，都有一身頗為高明的輕功，劍法快捷玄奧，招式陰損以極，她這麼圍着花無情一繞，是將對手的前胸後背，以及任何一個部位，都變作她攻擊的目標，這一手夠絕，也夠狠，她們曾經擺平過不少武林高人，使用的就是這套戰法。

但她却想不到花無情像一個鋼球，無論她的身法如何輕快，劍招如何凌厲，一連兜了五圈，她竟然找不到出招的機會。

她的鬢角冒出了汗水，心境也煩燥起來，以長劍對徒手，竟無法攻出一招，這種丟人現眼的事，她還是第一次遇到。

最後，她終於找到一個空隙，因為花無情畢竟不是鋼球，他只是一個血肉之軀。

一股凌厲的劍氣，刺向花無情的左脅，同時玉腿雙飛，一踢太陽穴，一踢他的後心。

這是悟潔全力一擊，威力之强，相信當今武林能接下她這招攻勢的，必然不多。

這招攻勢果然立竿見影，場中一聲痛哼，搏殺便告結束。

只不過這項結果，却使得三春觀的道姑面如死灰，每一雙目光，都露出無比的驚悸之色。

悟潔的功力在三春觀排名第二，與作觀主的大師姐悟貞相較，只是稍遜一籌。

如今她以長劍搏徒手，竟落得劍毀人傷，她那雙玉腿縱然不致殘廢，至少也要躺上三兩個月。

最使這些道姑震駭的是，花無情自始至終都未出手，悟潔只是被她自己攻出的力道反彈所傷而已。

現在所有的道姑都已失去一搏的勇氣，雙方功力相差懸殊，她們何必自取其辱。

觀主悟貞落寞的一嘆道：「咱們認栽，要殺，你就動手吧。」

花無情道：「我為什麼要動手？」

觀主悟貞一呆道：「你不是奉柯分壇主之命，來殺咱們麼？」

花無情道：「我忽然改變了主意，又不想殺妳們了，殺人畢竟不是一件好事。」

觀主悟貞道：「那……你想怎樣？」

花無情道：「鎮上沒有客棧，貴觀沒有供香客寄宿的精舍，除了借宿，還能怎樣？」

觀主悟貞錯愕半晌道：「為什麼？吳少俠，你認為拿出家人尋開心，十分有趣麼？」

花無情道：「這妳不能怪我……」

悟貞道：「那是應該怪我了？」

花無情道：「妳說對了，在下前來貴觀，只是求得一宿，明早天亮就走，對貴觀並無半點惡意，妳却派人先施毒，再暗襲，好像咱們有深仇大恨，非置在下於死地不可，請問妳這是為了什麼？」

悟貞道：「施主借宿女道觀，當眞別無所圖？」

花無情哼了一聲道：「妳認為我圖些什麼？在下雖是浪跡江湖，一般庸粉俗脂，還不屑一顧，說句不中聽的話，三春觀送給我我也不要，妳說我會圖些什麼？」

悟貞道：「看來是貧道錯了，公子大人不計小人過，貧道願致歉意。」

花無情道：「不必，告辭。」一晃身，逕向院門走去。

悟貞道：「公子，夜色已深，你必然無法找到宿處，適才之事，貧道已經告過罪了，莫非公子還是不肯加以原諒？」

花無情道：「適才觀主說過，這是女道觀，為免瓜李之嫌，觀主的盛情，只好心領了。」

他語音一落，正待閃身走出三春觀，一陣雜沓的脚步之聲，忽然衝入精舍之前的院落。

領頭的是一名身着白袍、胸前綉着八片赤鱗的彪形大漢，他身後一排站着七名黑衣人，胸前也綉着赤鱗，最少的四片，六片的只有兩人。

白袍大漢環目一瞥，最後目光落到觀主悟貞的身上，道：「這是怎麼回事？」

悟貞道：「這位吳少俠前來借宿，因見咱們是女道觀，所以他要走了。」

白袍大漢道：「看樣子，妳們是想將他留下，為了什麼？」

悟貞道：「是的，因為他來路不明，咱們怕他別有居心。」

白袍大漢哼了一聲道：「是這樣麼？現在妳為什麼要讓他離開？」

悟貞道：「二妹身負重傷，咱們均非其敵，不讓他走，又能怎樣？」

白袍大漢身形一轉，盯着花無情道：「看不出閣下還是一位高人，說說你的字號吧。」

花無情道：「高人不敢當，在下吳雲，只是一個江湖浪子而已。」

白袍大漢道：「吳雲？沒聽說過，其實不管你是誰，傷了二觀主就得留下你的生命。」

花無情道：「這就怪了，就算你是地保吧，傷人就要以生命相抵，這是那門子法律？再說，瞧你一臉兇相，滿面橫肉，一定不是什麼好東西，說說看，你究竟是何方神聖？」

花無情知道此人是赤鱗幫的，他早已決定，只要遇到這幫人，一定要趕盡殺絕，不留給他們半點生機，他所以如此詢問，是要証實此人是不是蓮花山的柯壇主，如果是他，就省掉再跑一趟蓮花山了。

他這一招使對了，白袍大漢果然哼一聲道：「本座是赤鱗幫南越分壇的壇主，鐵面修羅柯查，如果你還有什麼不明白的，待會你去問閻王吧，上！」

上來的是兩名四鱗黑衣人，他們全都用刀。分明瞧到花無情赤手空拳，仍然雙刀湧起一片寒芒，全向他致命之處招呼。

他遭受赤鱗幫無數次襲擊，對這些匪類絕無半點慈悲之心，當雙刀劈來之時，他的雙掌忽然左右一分，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將匪徒的雙刀奪了過來。

刀芒再閃，雙頭齊飛，當兩名匪徒的無頭屍體仆倒之時，他已飄身後退五尺之外。

以徒手對雙刀，徒手者夷然無損，持刀者反而身首分了家，而且他們的接觸是那麼短暫，幾乎才一照面，就形成這等驚人的結局。

鐵面修羅神色一變，他震驚於花無情功力之高，也詫異他出手的狠毒，因而叱喝一聲道：「你究竟是誰？為什麼出手如此狠毒？」

花無情淡淡一笑道：「在下麼？剁鱗聖手吳雲，你說我出手狠毒，這不能怪我，如果不是這樣，豈不砸了本公子的金字招牌？」

鐵面修羅怒叱一聲道：「很好，本壇主就讓你剁剁看。」

他使的是一對八角紫金錘，左臂一吐，狂飆陡生，他們相隔八尺以上，花無情的衣角竟然飄了起來。

花無情心知此人功力不弱，立將紫竹神功提到九級，脚下微微一挪，八尺以上的距離，便已伸手可及了。

鐵面修羅大吃一驚，他絕未想到花無情如此年輕，竟然習得縮地成寸的絕代武學，如是單打獨鬥，他這位名滿南疆的霸主，可能會栽在這裡。

他正待招呼餘下的五名部屬一起上，身後忽然傳來一片慘呼，及扭向後面一瞧，他幾乎變得面無人色。

其實花無情並不會縮地成寸的功夫，他所使用的是師門先天奇門步法，此種步法窮天地無盡之奥秘，一經展開，便如清風織柳，水銀瀉地，千軍萬馬也擋他不住，何在乎這幾個跳樑小丑。

不過他在對付鐵面修羅之時，不喜歡有人綁手綁脚，所以身形一晃，長刀連揮，叫柯查這五名部屬比他先走一步。

鐵面修羅是一個窮兇極惡之人，殺人對他來說，比吐一口口水還要隨便。

然而現在他膽寒了，這位年輕人功夫太高，他縱然生有八條手臂，只怕也不是他一招之敵。

於是……

「吳少俠，咱們往日無怨，近日無仇，三春觀偶然相遇，你就一舉殺死

我七名部下，就算在下有什麼開罪之處，你也應該罷手了。」

「嗯，聽來好像有點道理。」

「那本座不再追究，少俠可以請了。」

「啊，你這篇道理好像還有點問題，讓在下想它一想。」

「殺人不過頭點地，少俠已經殺了咱們七個人了，你還待怎樣？」

「這個麼，因爲其中有兩個原因，在下殺人是逼於無奈。」

「哦……」

「第一，赤鱗幫橫行江湖，作的盡是傷天害理之事，就以閣下來說吧，連出家人都不放過，在下殺你，只是替天行誅而已……」

花無情的數說，激發了鐵面修羅的兇性，他語音未落，兩股勁風挾石破天驚之勢，向他的頭頂及前胸奔來。

鐵面修羅能夠雄霸天南，並獲得赤鱗幫的重任，在武功上，必有其獨到之處。

他的功力極爲深厚，一對紫金錘在南疆從無三合之敵，此時挾怒出手，每一招都像急雷撼山，而且奮不顧身，是一種同歸於盡的打法。

一人拚命，萬夫莫敵，縱使武功高過於他，也犯不着跟他同歸於盡。

一般常情是這樣的，他這種玩命的搏殺，很可能爭得逃命的機會。

可惜他遇到的是紫竹門下，先天奇門步法一經展開，便像清風一般的難以捉摸，他連拚命的對象都無法找到，這個命如何拚法？

最後氣海穴一陣劇痛，一片冷汗由全身冒了出來，他把握不住這對伕以成名的紫金錘，讓它在石地上砸起兩聲清徹的脆响，這位天南霸主也威風盡失，像是突然之間一步就跨入暮年一般。

「姓吳的，你究竟是誰？」

「你是不是老糊塗了？既然知道我姓吳，還要問我是誰？」

「哼，你隱瞞身世也沒有用，赤鱗幫高手如雲，黨徒遍天下，你逃不過咱們的掌握的。」

花無情嘆口氣道：「我毀了你的武功，本來不想殺你的，看來是留你不得了。」

語音一落，吐指如風，點上了鐵面修羅的死穴，然後身形一旋，盯着瑟縮在樹林中的悟貞觀主道：「對不起，觀主，在下給妳添了麻煩了。」

悟貞觀主淡淡道：「這沒有什麼，打從姓柯的對本觀施以凌辱那時開始，貧道就知道會有今天的下場，你走吧，請恕招待不週。」

花無情一怔道：「怎麼，觀主，妳收拾得了這個亂攤子？」

一聲冷哼由外面傳來，道：「一把無情之火，燒盡人間醜惡，施主不必爲咱們擔心，你可以走了。」

隨着語聲，進來的正是悟雲道姑，由這些道姑穆肅中帶有幾分悲憤的神情瞧看，她們必然是想火焚三春觀，以身殉道，減輕罪惡了。

花無情想不到自己逞一時之快，殺盡惡人，却爲三春觀帶來如此重大的災難，而且這些道姑似乎死志已決，無論他舉出何種理由，都不會爲她們所接受的。

這也難怪，獻身三清的女孩子，竟被一羣盜匪所侮辱，這是何等痛心之事，現在惡人遭到報應，她們已了無牽掛，只有一死以求解脫。

花無情黯然的離開了三春觀，心頭感到難過以極，如果他不前去借宿，如果他不殺赤鱗幫的盜匪，結局必然不會這樣。

不過，讓這些三清弟子屈辱在惡人的淫威之下，這種痛苦的煎熬，倒不如一死百了。

他正在思緒百轉之際，一片火光已冲霄而起，他雖然已遠離碣石鎮，仍能瞧出那片火光，正是三春觀所在的位置。

他默立良久，終於嘆息一聲，放步向陸豐縣城奔去。

* * *

楊集緊靠黃河北岸，是山東河北交界之處的一個鎮集，此時是晌午時分，岸邊却圍着不少瞧熱鬧的人羣，因爲沙灘之上躺着一位紫衣姑娘，瞧她衣履盡濕，星目緊閉的情形，必然是一個落水遇難者。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何况她還是一名美麗的少女，因而圍觀的人羣之中，有四人向沙灘奔去。

救人是義擧，應該沒有什麼不對，但起步較遲的却向前行的兩人叱喝道：「不准動她。」

前行兩人的衣着一青一灰，年歲都在三旬上下，灰衣人一怔道：「爲什麼？閣下，她是咱們的朋友。」

出聲喝阻的是一名錦衣紅帶、丰姿秀美的公子，他身後跟隨着一名眉目清秀的書僮。

錦衣公子手搖摺扇，冷哼一聲道：「瞧瞧你們的德性，也配作她的朋友？」

灰衣人大怒道：「看閣下一表斯文，口齒爲何如此輕薄。」

錦衣公子面色一變，右掌一吐，摺扇帶起一股嘯聲，暗勁如潮，撞向灰衣人的前胸。

灰衣人大吃一驚，他絕未想到這位年輕俊美的公子，竟然是一位武林高人，如非及時閃避，可能會傷在對方這一擊之下。

錦衣公子輕蔑的哼了一聲，正待跟踪追擊，忽然瞧到三條人影，以極快的速度撲向卧倒沙灘的紫衣少女。

他橫身一躍，攔住那三人的去路道：「原來是神鞭門的歐陽少門主，請問你們要作什麼？」

來人果然是神鞭門少門主歐陽吹山，另兩位是神鞭門四大弟子之中的

辛不害及伍殺。

歐陽吹山脚下一停道：「原來是玉簫公子，久違了，這女子是敝門的逃婢，在下是奉家父之命，前來抓她回去的。」

錦衣公子原來是玉馬莊莊主馬育才，他哈哈一陣大笑道：「是麼？公孫姑娘何等身份，竟會變作神鞭門的逃婢？閣下如此大言不慚，你太抬高神鞭門的身價了。」

歐陽吹山大怒道：「你敢瞧不起本門？兩位師兄，廢了他！」

辛不害道：「好的，此人交給咱們兄弟就是。」

他向伍殺打了一下招呼，長鞭一抖，一綫烏光向馬育才連肩帶臂抽了出去。

一鞭抽出，壓力如山，神鞭門四大弟子果非浪得虛名，不過玉簫公子馬育才是當代武林的後起之秀，辛不害這一鞭雖然凌厲，錯步之間便已被他避了過去。

他抽出一枝色呈碧綠的玉簫，俊秀的面頰之上，立即湧起一股駭人的殺機，玉簫在輕輕的跳躍，似乎脫手欲飛，他的脚下也一步步向前迫來。

伍殺見狀一驚，他知道玉簫公子是一個可怕的敵人，如是單打獨鬥，除了他們的師父，神鞭門只怕無人是他的對手。

於是他口中暴叱，揮鞭撲了上去，但他奔到半途，就被馬育才的書僮刁布截了下來。

刁布年歲雖輕，打法却刁鑽以極，小身子一蹦，就已逼近三尺以內，伍殺的長鞭無法發揮威力，他的一對短劍却橫揮直劈，一上來就佔盡了上風。

奔向紫衣姑娘的歐陽吹山，被一青一灰兩名大漢纏着，他想闖過這一關，看來亦屬不易。

他們拚鬥盞茶時分，只有馬育才玉簫飛舞，打得予取予求，辛不害雖是神鞭門的大弟子，二十招內可能會傷在玉簫之下。

在鬥場之外有不少瞧熱鬧的，此時忽然有人呼叫道：「啊，那位紫衣姑娘不見了。」

這無異是一記晴空霹靂，震得場中搏殺者一起停止了惡鬥。

他們所以如此，全是爲了紫衣姑娘，如今主角既已失踪，他們的打鬥就變得毫無意義了。

這三批人中，神鞭門是追魂惡煞，玉馬莊心存邪念，只有一灰一青兩名大漢像是來救紫衣少女的，但他們功力不高，無論對那一批，他們都難討得好去。

如今搏鬥停止了，這三批人都不願放棄紫衣少女，玉簫公子向岸邊略作打量，立即騰身而起，向離岸不遠的一片樹林撲去。

他的觀察與判斷，應該十分正確，因爲他們打鬥的時間並不太長，距離岸邊最近的只有這片密林，紫衣少女除此之外，實在別無藏身之處。

因此，書僮刁布及神鞭門的師兄弟三人，也隨後投入樹林之中。

唯一立在原地的是青灰兩名大漢，他們也想進入樹林，却遲疑着尚未採取行動。

此時，青衣大漢咳了一聲道：「徐大哥，你看那紫衣少女是不是公孫姑娘？」

灰衣大漢道：「錯不了，可惜咱們時運不佳，偏偏遇到這兩批惡人。」

青衣大漢道：「咱們現在怎麼辦？要不要也到樹林中找找？」

灰衣大漢道：「那有什麼用，這兩批人，咱們一個都招惹不起。」

青衣大漢道：「可是咱們也不能放棄，否則小姐絕不會饒過咱們。」

灰衣大漢沉吟一陣道：「回船上去吧，放信鴿向小姐請示，同時監視這兩批人是否得手。」

青衣大漢道：「看來也只好如此了。」

在他們立身之處約莫十丈以外，有一塊遍生蘆葦的凹地，裡面藏着一艘烏篷小船，他們剛剛躍上艙面，兩人竟然同時一呆。

原來船艙之內，坐着一位紫衣少女，她似乎正在盤膝運功，當青灰二人踏上艙面之際，她的雙眼陡地睜了開來。

那像兩顆明星，光芒四射，令人不敢逼視，她那張聖潔而帶着微笑的粉頰，令人瞧看一眼，就有一種如沐春風的感覺。

灰衣大漢雙拳一抱道：「是公孫小姐？」

紫衣少女道：「正是，適才多蒙維護，瑤仙十分感激。」

灰衣大漢道：「小姐千萬不要客氣，敝門爲了尋找小姐及令狐小姐主婢，已出動近百人沿黃河兩岸搜尋，小的二人總算運氣不錯……」

「哼，碰到本公子，你們的運氣就好不起來了。」

這接話的來自河岸，語聲剛剛入耳，公孫瑤仙已閃身躍上船頭，她一把拉起鐵錨，並向青灰二人喝道：「快開船。」

青衣大漢用長篙一點河岸，小船立即蕩開數尺，岸上的玉簫公子口中一聲長嘯，騰身一躍，身如激箭，臨空向小舟撲來。

公孫瑤仙哼了一聲，玉掌一翻一吐，一股強大無比的罡炁，擊向馬育才懸空的身子。

馬育才心頭一懍，他想不到江河餘生的公孫姑娘，這一掌之力竟然如此驚人，似乎她的武功，較往日更爲進步了。

他不敢硬接這股掌力，身形向下一沉，避過罡炁的正面，借着它的餘波之力，連續幾個翻滾，便已回到河岸之上，但脚下幾個跟蹌，並一連噴

出兩口鮮血。

罡炁的餘波震傷了他的內腑，這還是他見機得早，所以內傷並不嚴重，正好刁布找來，他立即吞下兩粒療傷靈丹，就地調息起來。

其實他這條命，可以說是撿來的，因爲公孫瑤仙在急流中掙扎幾天，早已筋疲力盡，適才雖是調息了一下，功力也只能提到五成，她的紫竹神功已練到九級，如能使出往常水準，馬育才焉有命在。

此時小舟已到江心，正順流而下，快逾奔馬，公孫瑤仙向兩岸打量一陣道：「兩位大哥，前面南岸好像有一個鎮集？」

掌舵的灰衣人道：「是的，那兒叫李升屯。」

公孫瑤仙道：「我想到那兒上岸，請兩位大哥把船靠過去好嗎？」

灰衣人道：「好的。」

他們是駛船的能手，黃河水流雖急，他們仍能十分準確的將小船靠到岸邊。

公孫瑤仙道：「承蒙兩位大哥仗義相助，小妹十分感激，請賜告名號，小妹對兩位，也好有一點報答。」

灰衣大漢道：「不敢，愚兄弟只是奉命行事，小姐千萬不要放在心上。」

他說話之間，已由懷中取出一個封套，遞給公孫瑤仙道：「出門在外之人，處處需要金錢，這是咱們二門主替小姐準備的，請不要客氣。」

公孫瑤仙的確身無分文，這袋銀票可以解決她衣食住行的問題，但彼此素不相識，對方的慷慨相助，怎能不使她疑雲滿腹？

「這位大哥，請問你們是甚麼門？貴門主是那位高人？」

「這些咱們不便相告，更請小姐不要對任何人提及敝門相助之事，否則小姐就是恩將仇報，害了敝門了，小的耿直之言，請小姐不要見怪。」

「這，好吧，但……」

「小姐不必多疑，令師兄正在江湖上找妳，只要見到他，一切妳自會明白，請上岸吧。」

公孫瑤仙知道問不出甚麼，只得抱拳一拱道：「多謝相助，但願後會有期。」

返身離船上岸，向李升屯緩步而去。

在鎮上，她先飽餐一頓，然後找到一家客棧歇了下來，因爲她的身體虧損太多，必須好好的作一番調息。

她吩咐店小二不要前來打擾，立即閉上房門，佈下一個旗陣，開始運功調息。

由傍晚至第二天的凌晨，她終於疲累盡除，恢復了往日的功力，那麼她不必在此地待下去了，她必須盡快找到失散的同伴，尤其是她的師兄。

她托店小二買來一匹坐騎，並添置一些衣物及乾糧食水等，江湖的歷練，使公孫瑤仙成熟了，此時雖是同伴星散，她已有應付任何突發事件的能力。

於是她躍上坐騎，纖掌輕輕一帶韁繩，策騎向西緩緩馳去。

她是沿着黃河向西找，這只是碰碰運氣。

這天她趕到河南境內，已是初更時分，按說她應該歇息了，但前不夠村，後不着店，只見丘陵起伏，草木蕭蕭，景象竟是荒涼無比。

她輕輕嘆口氣道：「這是甚麼鬼地方，爲甚麼這般荒涼？」

「廢話，不荒涼，怎能稱爲鬼地方？」

這一聲來得十分突然，而且語氣冰冷生硬，好像不是由人嘴說出來的。

公孫瑤仙雖是身負上乘武功，也經歷過不少怪誕恐怖之事，但她畢竟是一個年紀輕輕的少女，而那聲音來得又是如此的突然，怎能不使她大吃一驚。

她呆了一呆，勒住坐騎道：「是那一位高人？難道你不知嚇死了人是不道德的？」

「啊，妳是在教訓老夫？如果當眞是這樣，妳就錯了，鬼是不會聽人教訓的。」

以公孫瑤仙一身罕見的功力，她竟然聽不出語聲來自何方，不過此人自稱老夫，他必然是人，只是功力過高，使人聽不出他的位置而已。

公孫瑤仙櫻唇一撇道：「裝神弄鬼眞的好玩麼？老前輩。」

「咳，女娃兒，誰說老夫裝神弄鬼了？妳可不能冤枉好人。」

「哦，你不僅是人，而且還是好人，那你爲甚麼不出來？爲甚麼躲在暗地裡鬼話連篇？」

「唉，老夫要是能出來，不早就出來了，王寶釧苦守寒窯十八年，老夫却困在這個鬼地方四十八個年頭了，平時連個聊聊的人都沒有，妳說老夫可不可憐？」

「當眞麼？老前輩，我想你必然是一位武林高人，怎麼可能被人一困就是四十八年？」

「哼，老夫自然是武林高人了，想當年……咳，不說也罷。」

被困者似乎有一段輝煌的往事，只是好漢不提當年勇，所以他不願說出來。

只是一位武林高人，怎麼可能被困四十八年無法脫身？這段漫長的歲月，他是怎樣生活的？

這些，引起了公孫瑤仙極大的同情和好奇，因而詢問道：「老前輩，我能幫你甚麼嘛？」

「妳？咳，妳能跟老夫聊聊，就算幫了我了。」

「老前輩是不想出來了？」

「誰說老夫不想出來？只是老夫想了幾十年，就是想不出破解那死女人鬼陣法的法子，唉……」

「哦，老前輩原來是被奇門陣法所困，晚輩對這門學問還有點研究，但不知幫不幫得上老前輩的忙。」

「此話當眞？妳可不能哄騙老夫。」

「咱們無怨無仇，我爲甚麼要騙你？只不過我所學不多，如果幫不上忙，希望你不要怪我。」

「唉，老夫不想老死在這裡，只好死馬當作活馬醫了，小丫頭，妳過來。」

「好的，你在那兒？」

「妳的左前方，約莫二十餘丈，有一座小石山，看到了麼？」

「看到了。」

「石山右側，有一塊長方形的大石塊，一直垂到地面，妳先到那兒，我再告訴妳。」

「好，我到了。」

「大石上有一條很小很淺的裂縫，妳順着裂縫往下挖土，大約挖下一尺，石頭上有一個洞穴，穴中有一個拳頭大小的機鈕，妳將它右轉四次，左轉二次，再右轉十六次，洞門就會開啓。」

公孫瑤仙依照指示作了，那塊巨大的方石果然向旁移動，現出一個洞口，一片柔和的光綫，由洞內投射了出來。

她提着包裹踏入洞口，巨石即自動關閉，及縱目向前一瞥，她立身之處是一條傾斜而下的石梯，石梯盡處是一片石林，陣陣殺氣由石林中放射而出，她禁不住心頭一懍。

石林之後是一塊五丈見方的空地，設有石桌石凳，像是日常起居歇息之處。

空地的後方是一塊巨大的半月形石台，上面坐着一名蓬髮灰衫的老者，由於長髮覆面，瞧不出他的長相及年齡，但髮隙中所射出的銳利目光，足以說明此人的功力深不可測。

他向公孫瑤仙打量一眼道：「妳來了？」

公孫瑤仙道：「是的，前輩。」

灰衣老者道：「瞧到那片石林麼？」

公孫瑤仙道：「瞧到了。」

灰衣老者道：「那是甚麼鬼陣法？」

公孫瑤仙道：「它是諸天羅刹陣，是一種極端邪惡的陣法。」

灰衣老者嘆口氣道：「不錯，老夫唯一的一名弟子，就是喪身在這鬼陣法之內。」

洞內的光綫是來自壁間所嵌的珠寶，光綫原本不强，經灰衣老者一說，公孫瑤仙才發現石林之中，果然有一副枯骨。

此時灰衣老者又咳了一聲道：「小丫頭……」

公孫瑤仙道：「甚麼事？前輩。」

灰衣老者道：「妳既然識得此陣，必然知道破解之法了。」

公孫瑤仙道：「這個麼……」

灰衣老者道：「怎麼，妳不知道破解？」

公孫瑤仙道：「由於此陣過於邪惡，晚輩雖曾涉獵，但未深入研究，不過前輩不必擔心，待晚輩仔細想想，也許能想出破解的法子。」

灰衣老者道：「甚麼，妳還要仔細的想想？」

公孫瑤仙沒有理會灰衣老者的喊叫，雙目一闔，逕自坐了下來。

灰衣老者沒有再吭出一聲，這座陰森恐怖的洞府，靜得落針可聞。

一個時辰之後，公孫瑤仙雙目一睜，緩緩站了起來，灰衣老者迫不及待的詢問道：「怎樣，小丫頭，有沒有想到破陣的法子？」

公孫瑤仙道：「想到了，不過……」

灰衣老者道：「怎麼，還有困難？」

公孫瑤仙道：「不是我有困難，我只是想，這座諸天羅刹陣雖是邪惡，却也是智慧的高度結晶，毀了它頗爲可惜。」

灰衣老者怒哼一聲道：「可惜？哼！它浪費了我四十八年美好的歲月，毀掉我唯一心愛的徒兒，我恨死它了，快，快替老夫毀掉它！」

公孫瑤仙道：「好吧。」

她纖足一點石階，便已投身石林，一片滾滾烟雲，挾着風吼雷鳴之聲，立即震撼着整個山洞，使得身在陣外的灰衣老者，也爲之悸然失色。

良久，陣中忽然傳出一聲轟天巨響，使得整個山洞一陣急劇的震撼，就像要坍塌一般。

最後，一切歸於平靜，公孫瑤仙也從石林之中緩緩走出，只是這位美如仙姬的少女，此時却披頭散髮，面白如紙，小巧的櫻唇之旁，還掛着一縷血絲。

灰衣老者大吃一驚道：「小丫頭受了內傷？」

公孫瑤仙道：「是的，此陣太過邪惡，幾乎要了我的小命，但還是被我毀了。」

灰衣老者哼了一聲道：「小丫頭乳臭未乾，居然敢在老夫面前賣老，看在妳破陣有功，就算將功贖罪吧，來，先吃下這個，坐下讓老夫替妳療傷。」

她接過灰衣老者遞給她的丹丸，只見色呈褚紅，約莫桂圓大小，一股清香直衝鼻際，精神爲之一振。

她知道這粒丹丸必是療傷至寶，立即投入口中，就地坐了下來。

灰衣老者與她相隔約有八尺，他凌空吐指，助她運氣行功，不到一個時辰，公孫瑤仙不僅內傷痊癒，而且眞氣泉湧，憑空增加了半甲子的功力。

她一躍而起，向灰衣老者抱拳一揖道：「多謝前輩成全。」（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 劉大夫往茅屋安慰高峯，着他切記不要上水龍的船，高峯應允，不久，一名水龍的跑腿又至，這回拿來梅子的斷掌，高峯大受刺激，把跑腿的人頭切下，提着便往江邊跑，水龍的手下還以為高峯這回會上當，不料高峯罵了一頓後却離開，水龍遂又派出一名叫仙子的姑娘，假扮段玉的手下，跑至茅屋侍候高峯，結果，仙子趁高峯熟睡時把他綑起，拿了他的刀，欲把他押回去……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
可　飛·圖

天才小刀

施用苦肉計　狠刀殺強敵

仙子道：「那時，你也就別想見到梅子了。」

高峯已下了石台，聞言回頭吼道：「你威脅我？」

「我說的話是實情，我提醒你。」

「老子不需要妳多嘴，若不是梅子，妳休想把我帶到江邊上！」

仙子笑笑，道：「好，算你狠，我看你狠得幾時。」

高峯咬咬牙，道：「想不到女人也有妳這麼奸詐的、狠毒的，太出人意外了。」

仙子又笑，道：「你以為世上只有男人壓女人？我告訴你，世上還有許多女人壓男人的，你不就是一個嗎？」

高峯緩緩的走着，道：「我倒楣，偏偏在我最痛苦的時候，碰上你這賤貨！」

仙子面色一寒，道：「你罵我賤貨？」

高峯道：「你難不成高貴？」

仙子道：「我就要高貴了。」

她哈哈的笑了，因為她開心。

她想到即將到手的金子，忍不住就笑得花枝亂顫，如柳搖曳的樣子。

她眞的樂透了，天底下沒有人不樂，因為就是想着金子快要到手，她才哈哈的笑。

仙子的話十分誠懇，又道：「我是賤，但當我擁有一大堆金子的時候，我的賤就變得高尚了，有金就是爺，金身其外，誰不另眼相看我，到了那時候，哈……」

高峯覺得厭惡，這種有錢就是高尚的說詞，實在令他不恥。

三船幫的水龍已擁有無數財富，他却不敢隨便走下船，他過的日子一定不快樂。

高峯半晌不開口，仙子在後邊還很得意。

前面轉入小山坳，她知道只要由山坳繞上坡，就可以看到大江面，那兒距離江邊就近了。

勾上天的快船就等在大江邊，這是勾上天親口答應仙子的碰面地方。

勾上天不能走上岸，他怕遇上段大姐的人，直到現在，勾上天還不知道段大姐的人藏在甚麼地方。

也就是這樣，三船幫的人對於身邊附近出現的陌生人，都會自然的提高警覺。

勾上天也最擔心在這時候碰上段玉，他如果碰上段玉，便只有快逃，因為他只有一個人在快船上。

* * *

高峯被仙子用刀押着往山坡上走去，只不過他剛剛走了幾丈高，忽然間，從上面走下一個人來。

這個人怎麼會天還未亮便上山來？

這人看來不是打柴的，因為他的手上，提了一大塊足有十幾斤重的猪肉帶大餅。

高峯還未會看清楚來人是甚麼樣

子，上面那人已驚訝的往一邊讓道了。

灰濛濛的雲，淡風輕吹中，仙子猛抬頭，她以為那個瘦高個子是三船幫的人。

她仔細的看，又覺得不像是三船幫的人，而這一帶是很少有人出沒的。

古姥姥住的地方就是荒僻，這些年不會有人發現，這座山裡面住着個老太婆。

* * *

看上去，那人似乎是吃驚，然而，當雙方快要接近的剎那間，那人忽地哈哈大笑了。

他不只是單單的笑，而且他的動作也快，幽靈般的只一閃掠，便橫在仙子面前來。

那人仍然不開口，他也仍然的笑呵呵。

「你是誰？」

「城東殺猪的。」

仙子吃驚，道：「你本在城裡賣猪肉，跑到這大山裡來幹甚麼？」

那人又是哈哈笑，道：「山裡有人訂了十八斤猪肉，要我天不亮就送進大山裡……」

他忽然轉頭面向高峯，於是……

高峯先是一瞪眼，還未有所反應，那人已指着高峯大聲叫：「喂，前幾天你訂的猪肉我送來了，謝天謝地，半路上碰到你。」

高峯道：「屠老兄，你看我還有吃猪肉的機會嗎？」

那瘦大個子，敢情就是屠山。

屠山是奉命送吃的來的。

古姥姥在大山住的時候，屠山就經常把猪肉送進大山裡來。

屠山幹的就是殺猪的工作。

高峯見是屠山，立刻叫聲屠老兄，如果上一次屠山不把事情說明白，今天高峯還眞的以為被三船幫吃定了。

* * *

仙子心中吃一驚，她的面上一片冷傲，道：「走開，賣猪肉的！這兒是三船幫在辦正事，你的猪肉別賣了，提回去吧。」

屠山抖着十八斤猪肉，道：「我從江對岸提到山裡來，白白的再提回去，我瘋了？」

仙子道：「我再說一遍，把你的猪肉提回家！」

屠山轉而面向高峯，道：「你說怎麼辦？」

高峯道：「我就快完蛋了，還有機會吃猪肉？」

屠山看看高峯身上的蔴繩，點點頭，道：「我說老弟呀，你怎麼惹上三船幫，你的痲煩大了。」

仙子一邊冷冷道：「知道就好，還不快滾！」

屠山道：「痲煩是他惹的，與我有甚麼相干？我不能白白走了這麼遠，他非買下我的肉不可。」

仙子的匕首亮出來了。

她以為一個殺猪的，武功一定不怎麼樣，單憑自己，絕對能收拾他。

屠山却很想知道更多的，他以為這時候，是獲得最佳消息的時刻。

他更知道這女子是三船幫的人，因為她已把三船幫的招牌扛出來了。

他發覺對面的女子，雙目中有着異樣的光芒，她的匕首也是個出刀的姿勢。

屠山是行家，他當然知道仙子要動手。

斜斜的閃出一大步，屠山道：「姑娘，妳把我的主顧綁上了？」

仙子冷冷道：「你想多事？」

屠山道：「王八蛋才想多事，我只賣猪肉。」

仙子叱道：「你若不快滾，你永遠也別想再賣猪肉了！」

屠山道：「如此說來，你們三船幫想殺人呀？」

仙子冷冷道：「必要時候，當然殺人。」

屠山道：「太不可思議了，三船幫就派妳一人出馬？妳的本事眞大呀。」

仙子尚未開口，高峯開口了。

「賣肉的，她可是江陵城中『江陵大酒樓』的紅牌酒女，你不認得她呀？」

仙子怒叱高峯，道：「不許你多嘴！」

高峯道：「妳怕甚麼？我已落在妳手中，這就要把我送到江邊交給勾四當家了，妳也就得了妳的金子，這有甚麼好怕的？」

仙子嘿嘿冷笑，道：「你不應該把我的身份說出來的，你實在不該說。」

高峯道：「我覺得沒甚麼。」

他是想說了也好叫屠山知道，勾上天在江岸邊。

仙子已冷冷的道：「我不用殺你，因為我明白你早晚也活不成，只不過你這一表明我的身份，這位賣猪肉的屠大戶……就……殺……」

她還眞出刀。

她出刀的姿勢是嚇人的。

當她正說着話的時候，突然把匕首指向屠山的肚皮刺過去，而且銳風不減，氣勢逼人。

屠山就知道仙子會出刀，他手中提的猪肉便在這時猛一橫，「噗」之聲甫起，仙子的尖刀已刺進屠山那塊猪肉裡。

「妳怎麼殺我？」

「因為你必須死！」她同時拔刀。

屠山的猪肉往上提，忽然拋向她的頭。

仙子的頭一偏，只見屠山的手上握了一把雙刃尖刀了。

那種刀絕不是殺猪用的刀，那是殺人用的刀。

屠山面向仙子，哈哈笑得很不自然。

仙子怔了一下，道：「你不是殺猪的？」

屠山道：「如今改行了，改殺人。」

仙子也是行家，她只要看屠山握刀的模樣，就知道對方是個練家子。

那面，高峯開口了。

「屠兄，來得早不如來得巧，你來得正是時候。」

屠山笑道：「本來是不來的，可是今早多宰了一頭猪，想一想，還是來了。」

仙子驚異的道：「你們……你們原是一夥的呀……」

屠山道：「我是殺猪的，兼幹殺人，酒家的姑娘，妳怕是要倒楣了。」

仙子指着大江，道：「三船幫的人就等在江岸邊，你二人想怎樣？」

屠山道：「去你娘的三船幫，老子活着就是爲殺三船幫，娘的皮，眼下先了宰妳，再往江邊殺過去。」

高峯道：「眞豪壯，果然是段大姐的死士也。」

仙子更驚，道：「你是段玉的殺手？」

屠山道：「殺手之一，妳怕了？」

仙子忽然拔空而起，她往高峯飛過去。

她的匕首在空中左右盤劈十七次，一古腦罩向坐在一邊的高峯的頭上。

高峯未動，他甚至不閃避。

屠山動了，屠山是不會袖手不管的。

仙子動得快，但屠山動得更快，只見兩條人影就在高峯的面前兩尺處堵上了。

冷芒連閃，光焰激盪中，只聽得「砰」的一聲，緊接着一聲厲叫，仙子的身子打橫滾出三丈外。

她好像一時間爬不起來了。

一個人在腰眼上被狠狠的踢上一腿，這個人非岔氣半天不可。

仙子就在翻白眼，她岔氣了……

* * *

屠山也知道仙子一時間爬不起來了。

他很篤定的走近高峯，笑笑道：「受驚了？」

高峯道：「多少有一點。」

屠山道：「你中了美人計？」

高峯道：「我拒絕，但趕她不走。」

屠山笑笑道：「這是一次很難遇上的經驗，你老弟子遇了。」

高峯苦笑，道：「損我是不？」

屠山道：「不敢。」

高峯道：「你忘了你應該做的事了。」

屠山道：「甚麼事我忘了做？」

高峯道：「你不打算爲我鬆開繩子？」

「呀！」屠山大笑，道：「天灰看不清，原是要爲你老弟鬆開繩的。」

高峯見屠山不動手，便道：「屠兄，我並不打算謝你，就算如果你爲我解開繩子。」

屠山怔了一下，道：「甚麼意思？」

高峯道：「我決心去切下勾上天的人頭。」

屠山又怔了一下，道：「勾上天在江邊？」

高峯道：「不錯，段大姐的仇人就在江邊，我爲段大姐去殺人，我們都爲她殺人，同舟共濟，所以我不必謝你甚麼。」

屠山立刻爲高峯解繩子。

他邊解邊道：「你說得對，我們不都是大姐的殺手？我們還有甚麼庸俗的表示？」

他解開了高峯身上的蔴繩，另一邊，仙子已大叫，道：「殺猪的，你該死一千次。」

屠山大笑，道：「我只要妳死一次。」

高峯提着繩子走近仙子，冷冷的道：「天理循環，妳的報應來得眞快呀。」

仙子道：「你想怎樣？」

高峯用力猛一扭，他已把仙子扭得「哎呀」一聲叫。

他用繩的本事也不小，他在山中用繩子套牛羊，如今他把繩子套在仙子的身上，這是他從未想到的事。

他見了姑娘就會產生一種憐香惜玉的感覺，在往日，打死他也不會如此對付姑娘的。

尤其是漂亮的姑娘。

他現在不會憐香惜玉了，因爲他終於明白，江湖上不論男與女，表面上你永遠分不清他們是甚麼樣的人物，也永遠難以知道對方心中想些甚麼。

這正是「知人口面不知心」。

如果高峯能一眼看穿仙子的騙局，他非要再痛加許多磨練不可。

而江湖上的經驗，總是用鮮血換來的。

* * *

高峯不開口，他咬着牙拴活人，他把仙子拴得不住的叫「哎呀」，然後……

然後又把他的短刀取在自己的手上瞧。

他還用手摸着刀身，低沉的道：「這眞是一把利器，也許今天，我就用這把刀切下人頭來。」

仙子聞言吃一驚，道：「你……你要殺我？」

高峯道：「妳不夠格，妳只配挨壓，挨男人壓。」

仙子忽然哭了。

她哭得很傷心，她泣叫着：「是的，我們女人總是可憐虫，總是被你們男人欺負，我恨我爲甚麼是女人……啊……天呀！」

一邊的屠山冷冷道：「這個女人眞

善變。」

高峯道：「女人都善變嗎？我覺得她想耍心眼，怕死，怕我殺了她。」

屠山道：「高老弟，你打算怎麼辦？」

高峯道：「屠兄，我想到了，我實在不屑於對她出刀，不值得。」

屠山吃驚，道：「難道你想放了她？」

高峯伸手摸摸仙子的面孔，道：「我心中想放了她，可是……」

仙子雙淚流，聞言直直的看着高峯，她在等候高峯的話，她的生與死，就在高峯的一念之間。

高峯把手緩緩的摸着，他覺得仙子的面孔很艷麗，比星兒、月兒、桃兒，甚至梅子的臉都艷。

他的心也開始往下沉，因爲女人過份艷麗並不是好現象，但男人偏就喜歡女人艷。

這世上最美的也是最毒的，也許上天愛捉弄人，那最美的蛇也最毒。

而女人美得像仙子這樣的……

高峯忽然把摸仙子臉孔的手掌猛一抽。

「叭！」

他反手重重的打在仙子的臉蛋上。

「嗚……」

仙子哭着，嚎道：「你……打我……」

她的嘴角在往外溢血，高峯那一掌乃是含恨出手，當然打得很重。

當仙子呼痛的時候，高峯出刀了。

他的刀疾閃如電，嚇得仙子頭一縮。

高峯當然沒有殺她，但當高峯的刀閃過仙子頭頂上的時候，帶落了一撮頭髮飄下來。

屠山開口了。

屠山走近高峯，道：「高老弟，殺了她完事，殺了她你好早早回去睡大覺，我回城裡賣猪肉。」

高峯道：「我說過，我不打算殺她。」

屠山道：「老弟，你心中一定有打算，是嗎？」

高峯面對仙子，他在把玩那把利刀，只輕輕的點着頭，沒開口。

仙子想開口，但她怕惹火了高峯對她出刀。

只要高峯不殺她，挨頓揍她認了，這時候，她早就把勾上天許她的金子忘到九霄雲外去了。

命才是最重要的，能活命，比甚麼都令她愉快。

* * *

高峯冷冷的看看遠處，遠處是大江在東流。

他又看看屠山，卻又聞得屠山道：「老弟，做甚麼事一定要乾脆，拖泥帶水不大好，你要怎樣？」

高峯道：「我想切下勾上天的人頭。」

屠山道：「你能嗎？」

高峯又面對仙子，他重重的只回答一個字，道：「能。」

屠山道：「說出來聽聽。」

高峯指着仙子，道：「關鍵就在她身上。」

屠山道：「你想利用她？老弟呀，你省省吧，你若放了她，她一輩子也不會再見你了，她躲起來了。」

高峯道：「我想定了，只有她……」他又冷冷的怒視着仙子，嚇得仙子上身往後仰，雙目的淚水直往下面流。

高峯道：「仙子，我是誠心放你一條生路的，我不求你感激我，只不過……」

仙子輕輕的點着頭，道：「高……少爺……我……我一定聽你的。」

高峯道：「這會是妳的眞心話？」

仙子道：「我發誓。」

高峯道：「妳的發誓像放屁，只不過我還是會相信，因爲我不怕妳中途變卦。」

屠山道：「老弟，你到底要幹甚麼？」他頓了一下，又道：「老弟，江湖經驗我比你多，先說說你有甚麼偉大的計劃呀。」

高峯道：「屠兄，我決心殺勾上天，因爲姓勾的處心積慮在謀我，我饒不了他。」他咬着牙，又道：「梅子被他們抓去了，梅子的手也被他們切了，我如果再不攻擊而一味的守勢，我會發瘋，屠兄，我打從今天起，主動攻擊了。」

屠山道：「我以爲我們應該聽大姐的，兄弟，一隻跳蚤頂不起一張大被單，一個人舉不起那麼大的一塊天，我以爲……」

高峯冷冷道：「我當然聽大姐的，但我也有自己的一套，我不想等着挨殺。」

屠山道：「老弟，你正是『年輕人睡冷炕，全憑火力旺』，只不過你最好行事多加小心。」

高峯道：「我會的。」

他把蔴繩又自仙子的身上解下來，冷冷的道：「仙子，是生是死，如今就由妳自己決定了。」

仙子全身骨節痛，她嘆口氣，道：「我不想死，高少爺，你吩咐。」

高峯道：「來，用繩子再把我拴起來。」

仙子吃一驚，以爲自己耳朵有毛病。

「你叫我再用繩子拴你？我不敢。」

高峯道：「我叫你拴你就拴，只不過要輕輕的拴，更要不能妨礙我脫困，知道嗎？」

一邊，屠山吃驚的吼道：「老弟，你打算幹甚麼？別是岔了氣，有毛病吧？」

高峯道：「我怎麼會有毛病？屠兄

，你躲得遠遠的仔細看，我與仙子二人到江邊，我二人去唱雙簧戲，把勾上天引到岸上來。」

屠山大笑，道：「高老弟，眞有你的，只不過我還是擔心你。」

高峯道：「你擔心甚麼？」

屠山道：「這酒女押着你往江邊去，她的手上拿着刀，你若一個不留神，她就會一刀抓死你。」

高峯冷冷看了仙子一眼，道：「她不敢，因爲我的腦後也有眼，不相信，她可以試試。」

高峯腦後沒有眼，只不過他有膽，他以爲仙子沒有膽，他猜得一定不會錯。

仙子自己爲了表示不會抽冷子出刀，她立刻對高峯道：「你放百二十個心，我在你身邊不拿刀，只把繩頭拿在手上。」

高峯淡淡的道：「妳應該拿刀，妳如果不拿刀，勾上天便會看出來。」

仙子道：「我……實在不願意再拿刀了。」

高峯道：「動手吧，先將我用蔴繩綁起來。」

屠山一邊看着，仙子果然又動手綁。

她將高峯來一個五花大綁，只不過這一回她不綁高峯的雙脚，那蔴繩盡在高峯身上拴，看起來她拴得還眞實在，但高峯的右手却握着刀。

那把短刀反扣在他的右腕下，他只要往上猛一抬，甚麼繩子也會斷。

屠山又見仙子也握着一把匕首，他老兄走在二人後，他一直注視着仙子手上的刀。

他的豬肉早就不要了。

* * *

就要轉到山坡正面了，那面就可以看到江岸邊。

屠山不能跟在二人的後面了，他站在一塊岩石後，道：「兄弟，我不能跟去了，一切就看你的了。」

高峯轉往山坡正面，他的頭不回，却冷冷的道：「放心，屠兄，你會看到我如何切下姓勾的人頭。」

屠山道：「更要提防你身邊的人，我不放心。」

高峯斜目看看仙子，嘿嘿一聲，道：「她不敢，除非她不想要她的人頭。」

仙子忙點頭，道：「我眞的不想死，高少爺，我此刻也不再想勾四當家許我的金子了，因爲我發覺金子有用盡的時候，但生命却只有一條，人死了，甚麼也沒有了。」

高峯冷冷的道：「妳很聰明，仙子，像妳這麼美的女人，是應該心靈性巧的，只不過我還是要提醒妳，如果妳想對我動刀，如果妳口是而心非，你的人頭就不屬於妳的了，因爲我出刀很快，勾上天的人頭就幾乎被我切割下來。」

仙子一哆嗦，她以爲勾上天的本事已經夠大了，却不料還會被高峯幾乎切掉。

眨動着驚慌的眼神，仙子道：「高少爺，我現在才知道，我過江來找你所冒的危險有多大，我太傻了。」

高峯道：「妳也很幸運，因爲我沒有殺了你。」

仙子道：「是的，所以我如今一切聽妳的。」

她抬頭看向江岸，只不過半里那麼遠了，輕聲的，仙子又道：「你要我怎麼配合，我聽你的。」

高峯道：「妳最好聽我的。」

他忽然往地上坐下去了。

仙子站着吃一驚，却又聞得高峯道：「岸邊的快船，可是勾上天的？」

仙子道：「他送我過江以後，就一直停靠在那裡。」

高峯道：「妳大聲的叫罵，用脚踢我。」

仙子道：「我……我不敢……」

高峯沉聲道：「妳可以罵我祖宗十八代，但却只能輕輕的踢我，妳的架式是狠毒的，仙子，我要妳把勾上天引上岸。」

仙子道：「高少爺，你不打算上船？」

高峯冷笑，道：「上船？那是他們的天下。」

他看看岸邊，天色已亮了，船上却不見有人。

仙子道：「我叫勾上天來，你看好嗎？」

高峯道：「我的方法一定會使勾上天上岸，妳就照我的話做。」

他聲色俱厲，仙子不敢再多言。

她開始尖聲的喝叱，聲音不大，但大清早却聽得遠。

「我打死你這死囚，惡棍！已經到了江岸，你反而賴着不走，看老娘饒得了你！」

她舉着粉拳打，拳頭揚得高高而又輕輕落下，高峯當然不會痛，却好像梅子替他搥背一樣，很拿服。

果然，快船上有人影在晃動了。

遠遠看去，船上一共五個人。

高峯立刻命仙子高聲喊叫，他叫仙子呼叫勾上天。

仙子稍頓，立刻尖聲大叫：「四當家的，快來呀，這個潑皮，賴在地上不走了。」

她叫着，又舉起粉拳打起來。

遠處，快船上有了反應，是勾上天的叫聲：「仙子，妳眞行吶。」眞的是勾上天的安排，高峯差一點上大當。

勾上天眞狡猾，他竟然不下船，他命兩個手下漢子趕往仙子地方來。

這行動令高峯大感失望。

仙子也失望，因爲如果勾上天不親自前來，高峯就殺不了勾上天。

勾上天如果不死，他一定饒不了仙子，因爲仙子竟然與高峯串通一起謀他，這是他不能忍受的。

仙子想到這些，心中就驚恐不已。

* * *

驚恐只是一念之間，仙子苦兮兮的低聲道：「怎麼辦？勾上天不下船。」

高峯頓感爲難，且也覺得事情的變化不如他預期的，實在不如人意。

就在船上兩個漢子狂奔快到的時候，高峯低聲道：「仙子，我反抗，妳力阻，快。」

仙子一怔，她不知所措。

便在她一楞之間，高峯一躍而起，他身上的蔴繩仍然綑着，但他出腿。

暴踢雙腿九次，逼得仙子往後躍。

仙子立刻明白了，她尖聲的咒罵：「你個死囚，你已經到了地頭上，竟然還敢反抗，找死呀！」

她的匕首猛着削，交叉着削向高峯的雙腿，却是刀刀削空。

便在這時候，兩個青色勁裝漢子赤着一雙脚丫子，趕上來了。

兩個人一見高峯被繩子綑着還掙扎，立刻揮刀往上殺，有個大漢還大聲叫：「四當家，正點子就是這傢伙，殺！」

他揮刀往上撲，高峯側身旋，半途一個迴旋踢，生生把那漢子踢了個大馬爬。

另一怒漢高聲罵：「老子宰了你，這臭小子！」

因爲高峯被綑着，當然他敢往上衝。

仙子已經拚上命了，她就算是裝也得裝得像，她的匕首猛追猛殺，她的雙目都紅了。

高峯一邊閃一邊跑，偶爾斜着踢一脚，他就是不把上身的繩子掙開，因爲他要等勾上天的到來。

四個人就在岸上追逐，快船上勾上天看得眞切，他發覺高峯的身上有繩子，他笑了。

他轉身躍上岸，抽出他的短劍，大步迎上前去。

就在他兜上高峯的時候，他厲吼：「退下！」

兩個漢子分守在兩邊，仙子已經大喘氣。

她緩緩的走向勾上天，指着高峯罵道：「這小王八蛋眞奸猾，快到船上他才發瘋，哼，還是逃不出咱們的手！」

勾上天嘿嘿笑，道：「仙子，妳幹得很好。」

仙子道：「四當家交代的，我能不竭力去冒險嗎？」

勾上天道：「仙子，辛苦妳了，妳一邊歇着，看勾四爺如何消遣這小子。」

* * *

勾上天面對着高峯，他「嘖嘖」兩聲，冷笑道：「小子，你喜歡姑娘，可也中了美人計了。」

高峯面色灰慘慘的道：「姓勾的，你們把梅子姑娘斷了掌，不覺得對一個女子太過殘忍嗎？」

勾上天嘿嘿笑道：「那是殺鷄儆猴，叫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們知道，與三船幫爲敵的後果。」

高峯道：「我就是你說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了，姓勾的，我要見梅子。」

便在這時候，仙子開口道：「四當家，我本來沒辦法把這小子帶來的，我是說活着帶來，我用話騙他，我知道他喜歡梅子，所以我說梅子要見他一面，哈……他呀，他果然被我活生生的帶到四當家面前了。」

勾上天一笑，道：「仙子，妳不但長得可愛，而且也十分有頭腦，我沒有白疼妳，哈……」

他忽然面向江面，又道：「小子，想見梅子嗎？她就在那裡。」

高峯擧首看，江面上甚麼也沒有。

江面上甚至連一條船也沒有，只有岸邊那條快船。

高峯道：「在那裡？」

勾上天道：「到了江面，你就會知道了。」

高峯全身一震，道：「你們把梅子害死了？」

勾上天冷笑道：「梅子在等着你了，兒！」

他的罵聲與他的動作是一致的，他的短劍指在半空中，便也撒出縱橫交錯十七條冷電激閃，那麼凶悍的一古腦罩向高峯。

「殺！」

這一聲厲吼，發自高峯的口中，聽起來就好像惡豹狂叫一般兇狠。

他的人並未見閃躲，但他上身被綑得很緊，其實那是他暗中用雙臂往外張的，當他的「殺」字出口，他的短刀早已劃開身上的蔴繩，順勢往敵人的大片冷芒之中削去。

「颯颯……」連着响，半空中兩人相遇在一起，發出來的聲音眞嚇人。

當兩團人影剛落地，高峯的上身猛一彎，這才發覺他的腰背在流血，只不過他搖晃着未曾倒下去。

另一面，勾上天站得穩，他只是不動顫，短劍被削了三段，僅有劍把上連着一寸長的劍刃，但那已令高峯吃了他的斷劍，掃得皮開肉綻。

* * *

守在兩邊的兩個大漢，就是不知道高峯的短刀是怎樣抖閃出來的。

高峯應該不會有武器的，但高峯的短刀貼着他的內腕，靠緊在大腿上面。

勾上天的身上流血了。

兩個大漢急忙奔上去。

仙子也吃驚的奔上去叫：「四當家，你怎麼了？」

三個人不約而同的伸手推推勾上

天，却不料勾上天肩頭上的人頭往一邊歪，「呼通」一聲，滾在地上了！

於是，勾上天的身子便也隨着鮮血的猛標而倒在地上了——眞嚇人！

仙子嚇得往後跳，口中叫：「哎呀！」

兩個漢子先吃驚，立刻又回頭往高峯殺去。

有個漢子還大駡：「操你親娘，你死吧！」

只不過高峯雖然無力出刀，但有人爲他出刀。

斜刺裡閃出一條人影，這條人影眞夠快，好像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其實是從高處飛落而來。

不錯，屠山殺來了。

他出刀更快，當兩個漢子往高峯出刀的時候，他的雙刃尖刀已自二人的脖子上抹過去。

屠山當然不會切下人頭，但他的刀法實在，兩個大漢尚未看清來人，便「咯嘟」一聲斷了喉管。

於是，仙子吃驚的往江岸奔去，她尖叫着：「不得了！不得了啦！」

快船上奔下兩個漢子，但當仙子奔到江邊的時候，屠山已扶着高峯往大山裡走了。

屠山沒有殺仙子，他與高峯一樣，不願意對一個女子下毒手。

* * *

屠山與高峯，轉往山坡後面了。

快船上的兩個漢子，忙着把死的三個人抬上船。

三船幫死了四當家勾上天，這對水龍的打擊太大了，只不過段大姐的人均在暗處，一時間，三船幫的人馬只有按兵不動，等候機會了。

* * *

機會是創造的，機會不是等來的。

創造機會便是創造楔機，段大姐就是慢慢的在設法創造殺水龍的機會。

當她聞得高峯殺了勾上天的時候，她高興得落下了淚，因爲當年勾上天也是圍攻壩上的兇徒之一，勾上天終於死在高峯的手中了。

段大姐得到這個消息，是從劉大夫口中傳來的。

屠山沒有再把高峯送到古姥姥住的茅屋。

他把高峯送到呂祖道觀，因爲誰也不會想到，高峯會躲在道觀中養傷。

白可染很歡迎高峯到他這裡，因爲他早已與高峯有了交情，如今高峯殺了勾上天，白可染就更樂了。

屠山匆匆的把劉大夫從藥舖裡找來，當劉大夫看到高峯的傷處之後，他緊皺雙眉，道：「眞幸運，差一點傷及內腑，你這挨的一刀很特別，敵人如果稍往你身上推進半寸，你就完了。」

高峯痛得直流汗，他還淡淡的道：「敵人的短劍不長，他被我的短刀削得只有半寸長了。」

劉大夫點點頭，道：「這就難怪了，只不過你小子的身上，已經有不少刀疤了。」

高峯道：「我也懶得去數它。」

是的，他已是個殺手，殺手是用刀的，殺手殺人，但也挨刀，這一點，高峯現在已很明白了。

* * *

就在勾上天死後第五天，大江面上聚集了三百多艘大小風船，這種氣勢，在江陵還是不多見的。

船上均掛着一面白旗，仔細看，白旗上面還有三條黑斑紋，那正是三船幫死了重要人物的表示。

三船幫死了四當家勾上天，當然是大喪，勾上天乃是出身丹江，他的組合中，也有兩百多條船，當年就是他先與壩上的水龍勾結，然後再聯合阮啓川、洪百年的長江與漢水的力量，一舉滅了壩上的段洪，如今勾上天死了，三船幫的人如喪考妣，把船大量集結在江陵城外的江面上。

三船幫一方面爲勾上天辦喪事，當然，最主要的還是要爲勾上天報仇。

水龍肯定段玉就在江陵附近潛伏着，他不能再這樣耗下去了，他要主動出擊了。

* * *

段大姐就是要水龍主動出擊，她等着這一天已經很久了，當她發覺大江面上停了幾百條船之後，她笑了。

* * *

高峯發覺段大姐很高興的坐在他身邊，他不笑，他的面上一片冷漠。

段大姐却拍拍高峯，道：「這一次，你立了大功。」

高峯道：「我只是爲了梅子。」

段大姐道：「不管你爲誰，殺了勾上天就是大功一件，是不是？」

高峯道：「大功？我却想哭。」

段大姐道：「梅子如果知道，她一定比我更高興，因爲你已經爲她報了仇。」

高峯道：「梅子眞慘，也很不幸。」

段大姐道：「我們都慘，也都不幸，但我們却有力量去掙扎，去奮鬥，高峯，人生就是一場戰爭，人生也是一種殘酷的迴轉，我們就在這個大巨輪中迴轉不已，當你有一天感到厭倦了，你就會發現人的生命原本也很無聊。」

高峯道：「我早已厭倦了。」

段大姐道：「可是，你還有未完成的志願，你不能抛下你的責任，就此而去。」

高峯道：「大姐，我好累。」

段大姐笑笑道：「我知道，小弟，你不但累，也很痛苦，一個人痛苦得久了，就會很累，我最明白這一點，不過當你看到你的敵人終於在你面前

倒下去的時候，那種無形的快樂，會令你重生的。」

高峯道：「我殺了勾上天，可是我並不快樂，也沒有重生的感覺，因爲……」

「因爲梅子，甚至星兒她們？」

段大姐拍拍高峯的肩，又道：「小弟，當我們打倒三船幫之後，當我們很風光的重振壩上基業的時候，那些爲壩上而犧牲了的人們，他們一定也與我們一樣的雀躍不已，小弟，我們不能叫她們白死，對不對？」

高峯不開口了。

段大姐的話有道理，星兒、月兒、桃兒、梅子，她們不能白白死掉，活着的人一定要爲她們討回些甚麼。

* * *

段大姐嘆口氣，道：「小弟，我們要整垮三船幫的時機已經到來，你要盡快把傷養好。」

高峯道：「我的傷已經差不多好了。」

段大姐道：「等着，我先去安排，這一回一定叫水龍痛不欲生。」

高峯道：「大姐，梅子不知怎麼樣了？」

段大姐沉重的想了一下，她咬着唇。

高峯知道大姐在下決心了。

他所想的，正是大姐在考慮的。

咬咬唇，段大姐道：「小弟，我們是在幹一樁非常大事，任何犧牲，我們都必須加以忍耐。」

高峯道：「梅子怎麼了？」

段大姐道：「梅子的屍體已運回司徒德的山洞裡面了，她在被二次斷手之後便嚼舌自盡了。」

高峯沒反應，他甚至雙目也不動。

然而，段大姐却隱隱聞得高峯的全身骨節咯咯的亂响一通。

人若氣得全身骨節也响起來，這個人就快爆炸了。

高峯就快要瘋了。

他忽地跳起來戟指段大姐，吼道：「梅子死了，爲甚麼不馬上讓我知道？」

段大姐道：「有甚麼用？徒增你的傷感。」

她想伸手去拉高峯，但被高峯拒絕了。

她只得嘆口氣，又道：「小弟，我比你更傷心啊。」

高峯沉吼道：「勾上天派了個女子，她說梅子在想見我一面，我就是要見梅子才往江邊走的。」

他忘了如果他不同仙子到江邊，仙子早就把他的人頭切下來了，只不過他實在不想聽到梅子已死的事。

段大姐面上寒寒的，因爲她對於高峯的感情用事不表同意，她還有更重要的事待辦，如果都像高峯一樣，那是很危險的。

高峯也發覺自己有些失態，他早就知道段大姐的任務有多大、多重，她只是個弱質女子，但她肯擔當，壩上的基業就等着她去重新建立了。

他只一念及此，便又嘆口氣，低聲道：「大姐……」

淡淡一笑，段大姐道：「算了，不論怎麼說，你已爲大姐殺了個大仇敵，小弟，你歇在白可染這裡，等着我們聯手大幹一場。」

高峯不開口了，他只有輕輕的點着頭。

他對於段大姐，心中有恨，也有無奈。

段大姐起身要走，高峯低低的道：「大姐。」

段大姐轉過身來，道：「有甚麼話對大姐說的？小弟，你說吧！」

高峯道：「大姐，以後不要再爲我的生活操心了，我不要任何姑娘前來侍候我。」

段大姐笑笑，道：「聽你的口氣，你好像不打算要我再爲你安排住處了？」

高峯道：「是的，我自有住處。」

他伸手指着遠方，又道：「就在古姥姥住的大山後，一道飛瀑附近有個洞，我會住在山洞裡。」

段大姐道：「好吧，有事我會去找你，只不過你一定沉住氣，不可亂行動。」

高峯道：「我聽大姐命令行事。」

段大姐點點頭，道：「這我便放心了。」

* * *

段大姐走了，外面天也快亮了。

她是四更天來的，白可染就在此時拉着高峯，道：「你要住在山洞裡？」

高峯道：「我要清靜。」

白可染道：「你爲甚麼不住在我的道觀裡？」

高峯道：「我不打算當道士。」

白可染道：「你以爲我是出家人？錯了。」

高峯苦笑，道：「我知道你不是出家人，只不過我不想住在道觀裡。」

白可染道：「你住在我這裡，平時可以聊聊天，吹吹牛，想吃甚麼我全有，太陽落了山，咱二人拉張欖子坐外邊，看着江中大帆船，日子過得多愜意，你又何必去住大荒山，石頭洞裡不舒坦吶。」

高峯嘆口氣，道：「白兄，你的好意我心領，我知道你也是個血性漢子，只不過……」

白可染道：「段大姐的人都是血性漢子，否則，我們的力量如此單薄，却不怕好幾千人的三船幫。」

高峯血脈賁張，他重重的道：「白兄，你的好意我明白。」

他起身往道觀外面就走，白可染忙拉住，道：「怎麼說走就要走？」

高峯道：「趁着天黑沒人知道，白兄，讓我們有一天能携手共同殺向三



船幫。」

白可染精神一振，點點頭，道：「兄弟，你說得對，我們等着那一天的到來。」

他不攔高峯了，他送高峯往山後行。

他就在道觀後面看着高峯遠去，心中十分激動，他想着高峯的刀法，也想到了勾上天的死，那實在令人覺得不可思議。

是的，高峯年紀很輕，但他的刀法怪異，刀出就往人的脖子上切，夠辛辣的了！

白可染轉回身，不由得伸手摸摸自己的脖子。

* * *

高峯走得很快，他知道飛瀑對面有個小山洞，當他坐在洞口的時候，梅子去撿拾了一大堆碎石頭，兩個人坐在一起拋石頭，石頭打在飛瀑上，發出濺水聲，很清脆，也很好看。

高峯就是想念梅子，他才一定要住在那個小洞中。

現在，他走到洞口，眼光是迷惘的，只不過他並未掉下眼淚，他的眼淚已化爲怒火了。

* * *

江上紅光一大片，金芒點點似銀河，一大早從山下來了一個人，這人一直走到呂祖道觀前。

他拍拍道觀的門高聲喊：「喂，老道士，開門了。」

道觀的門是那個小道童打開的。

小道童很不高興，因爲這人呼叫「老道士」而不稱「道長」，實在不禮貌。

「幹甚麼的？」

「我是三船幫派出來的人，要通知江陵城方圓百里內的各寺廟尼姑庵，所有的和尚道士尼姑等上大船。」

小道童道：「上大船？幹甚麼？」

那人冷冷道：「當然是去做法事。」

小道童道：「做法事？難道你們死了人？」

那人沉聲道：「休得多問，叫你師父出來答話。」

白可染早就站在門後了，聞言一橫身。

「無量壽佛！」

那人看了白可染一眼，道：「你是住持？」

「廟小，只有我師徒二人。」

「你快去江邊上船吧，佛事一了，少不了你的香火銀子，休忘了，帶上你的法器。」

白可染小心的道：「請問施主，是爲甚麼人做法事？」

那人看看白可染，道：「我們三船幫四當家遭人暗算了，四當家的人頭落地，這是不幸的，必須大做法事，爲我們四當家超渡，事情就是這樣，我還要去別的寺廟通知，道長，大船就在江邊上。」

他轉身指着江邊，迎着朝陽的，那兒果然有條大船。

白可染的心動了。

他立刻滿面堆笑，道：「是，是，施主請便，貧道收拾一應法器，立刻趕往大船去。」

那人點點頭，還伸頭看看道觀裡面——裡面很簡單，只有一間小偏房，正面是呂仙神像，一目了然就看完。

他回頭走下山坡了，是往山中走去的。

白可染心中好激動，三船幫要給勾上天做法事，眞鋪張，江陵城方圓百里之內的和尚尼姑與道士，全要請上大船去爲勾上天超渡，這眞是大好的機會。

白可染當然暗中另有一番佈置了。

* * *

白可染並未帶去小道童。

他不但不帶小道童，而且還命小道童關上道觀的門改穿上俗裝。

那小道童心中不舒服，因爲白可染對他很照顧，白可染有時還會傳授小道童武功。

此刻，他命小道童別再幹小道士了，這顯然是在叫小道童走路了。

* * *

「師父，你不要我了？」

「師父很喜歡你。」

「爲甚麼叫我走？師父我……我要跟你一起上船。」

白可染摸摸小道士，乾笑一聲，道：「當初我把你從街上找來，那時候是……」

「是下雪天，我已經餓了三天沒吃飯。」

「對，是在那種情況下，我給你吃了一碗辣辣的也香香的牛肉麵。」

「是的，師父，已經五年多了。」

白可染道：「所以我給你起了個道號叫重生。」

「師父，你起的名字眞好，五年來我吃香喝辣，再也沒有餓過肚子了。」

白可染笑了。

是的，他這個道長是冒牌的，只要沒人來，道觀裡就有酒肉香。

* * *

白可染笑對重生道：「去吧，打從今天起，你又變成俗人了。」

重生苦兮兮的道：「你老不要我了，打從今天起，我又要餓肚子了。」

白可染笑道：「你怕餓肚子？」

「每個人都怕餓肚子。」

「可是你以後永遠也不會餓肚子了。」

「眞的？」

「師父甚麼時候騙過你？」

白可染整理着法器，他更把那把雙刃尖刀與桃木劍放在一起用黃緞纏得緊緊的。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羣豪被機關分隔為兩批，各自找尋出路，不久，嚴敬重與兩名羣豪又掉進另一陷阱，兩人此時方知嚴敬重是與魔會的舵主，惜為時已晚；齊雲高那方在遭到箭雨及水牢之困時，把嚴氏昆仲擒住，嚴敬重獲悉後，忙把留在長舍的羣豪誘下地窖，一網成擒，然後與其手下會合，手下之一的吳屏藩却交給他兩隻耳朵，說是齊雲高從他兩名兒子頭上撕下，嚴敬重一看，竟笑說不相信……

天涯俠客無刃刀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刀光千里

惡魔救子心切　陰謀功虧一簣

嚴敬重道：「因傷口的血已凝結。」

蔣三妹問道：「這也不能斷定不是撕自兩位公子的身上！」

「須知地窖陰涼，血不會很快凝結，只有一個原因，這對耳朵是取自邢龍舒及譚英昂的！」嚴敬重冷靜地道：「齊雲高性子偏激高傲，行事但憑好惡，不畏人言，但他心腸並不太狠，不會活活把犬子的耳朵扯下來！諸位有何辦法將犬子與他們分開？」

龍虎僧人道：「總舵主，他們一直扣住兩位公子的手腕，那有辦法將他們分開！何況對手是齊雲高和信水君！」

蔣三妹接道：「屬下等若有辦法，早已將兩位公子救了出來。正因束手無策，方等總舵主回來定奪！」羣魔見嚴敬重兒子被擒之後，仍能如此鎮定，心中都佩服不已，將他視作神明。

嚴敬重沉吟了一下，道：「蔣堂主、吳堂主、皇甫堂主，你們帶一部分人慢慢上去，此行之目的，乃截劫余顧南，若此計不遂，即伺機放火燒掉丐幫分舵，陰陽玄子、龍虎僧人亦請帶一部分人埋伏在北城門外，請天魔教之天一教人、薛滿衣帶人打開東城到沿海一帶，並準備由海上突圍，萬一此處守不住，本座會先率人由北城門突圍，再轉向東行，由海上逃生！」

他指揮若定，把各個關節都想通照顧及，下面的人，無一人有異議，亦無一人不貼服！

丁鶴道：「屬下斗膽問一句，總舵主是否有心放他們離開？」

嚴敬重道：「咱們不能立即幹掉十名高手，便已註定此處不能久戢，你留下來協助本座撤退。」一頓又道：「還有，把咱們的『棋子』帶到北城門去，此人還用得着，只要能保住實力，錯過今日，他日要捲土重來，易如反掌！日後之步驟，本座已胸有成竹，諸位不必擔心，速速去佈置一切！」

羣魔去後，嚴敬重又着丁鶴去準備撤退事宜，然後對一名姓常的香主道：「常香主，打開通氣孔，待本座與他們說話。」

通氣孔一打開，便聞趙魏漢之叫喊聲：「嚴敬重，你這老匹夫再不打開石門，咱們下一步便撕掉你一對寶貝兒子的胳臂。」

嚴敬重冷冷地道：「多謝諸位大俠大慈大悲，只撕下邢龍舒和譚英昂兩兄之左耳，只是對死人如此不敬，難免有點過份。」

翦仲台怒道：「嚴敬重，你還假惺惺，咱們可就不客氣了。」

樵夫更怒：「老匹夫，邢、譚兩兄是你殺死的，虧你還有臉說風涼話，咱們為了不再騷擾死者，唯有對你一對寶貝兒子下手了。」

趙魏漢叫道：「嚴敬重是不見棺材不流淚的人，不必廢話，待老子先撕下嚴愼之的左臂下來！」瞬即聞嚴愼之一聲慘呼。

嚴敬重臉色倏地一變，他素知小兒子向來冷靜沉着，趙魏漢若非已有所行動，絕不會失聲呼叫，更知趙魏漢練的是「龍象功」，力大無窮，確有裂虎撕豹之能，是以急道：「趙兄且慢，有話好說。」所謂父子連心，饒得他是梟雄，此刻連聲音亦變了。

趙魏漢道：「還有什麼好說？不開門，老子便逐步將你一對兔崽子活活撕碎。」

嚴敬重問道：「你將吾兒怎樣了？」

「開了門後，你自然見得着，總之還死不了。」

嚴敬重將耳朵貼在通氣孔上，隱聞兒子的呻吟聲，登時心如刀割，沉聲道：「請齊雲高仁兄說話。」

趙魏漢怒道：「此處你跟誰說話都一樣，咱們的條件也相同，你枉費心機了。」

嚴敬重道：「諸位雖都是武林之俊彥，但嚴某只信齊兄一人，請齊兄答話。」

通氣孔隨即傳來齊雲高爽朗的笑聲和話音：「嚴總舵主為何一反常態，如此看得起齊某？哈哈，齊某當眞受寵若驚。」

嚴敬重道：「齊兄莫諷刺小弟，武林中人誰不知『獨飛鐵雁』一言九鼎，最講信義，此絕非嚴某抬舉你，乃是事實。」

齊雲高冷冷地道：「趙兄說得好，廢話少說，言歸正傳吧。」

「好！諸位不惜以長欺幼，以衆凌寡，意欲何為？」

齊雲高罵道：「簡直荒謬，以衆凌寡的是貴會，齊某雖然痴長幾歲，但兩位令郎再加上那些蝦兵蟹將，合起來的歲數，大大高於齊某，再說，閣下手段卑鄙，齊某若有什麼失儀之處，也是以牙還牙而已。」

翦仲台道：「齊兄，這老匹夫意在拖延，少聽他放屁！」

嚴敬重心頭憤怒，但兒子在人手中，只好抑住怒火，道：「如此，諸位有什麼條件？」

齊雲高道：「放咱們回地面，咱們歸還你兒子，要憑眞材實料放手一搏，咱們奉陪到底。」

「你能保證嚴某放你們上去，其他人都一致同意放了犬子？若屆時你們反悔，嚴某豈非賠了夫人又折兵？」

翦仲台首先道：「嚴當家的但請放心，今日在此的，全是在江湖上地位崇高者，豈會毀約自墜身份？此又豈是大丈夫之行逕？」

嚴敬重冷冷地道：「嚴某要聽實際的話，什麼自墜身份、不是大丈夫行逕，都未能讓嚴某放心。」一頓又道：「除非齊雲高敢以人頭擔保。」

齊雲高冷冷地道：「齊某只能保證自己，別人的事，請恕齊某無此能力，嘿嘿，齊某一向獨來獨往，不是總舵主。」

樵夫、釣叟和陸翔忙道：「咱們唯齊兄馬首是瞻。」

唐仙和鍾西平亦道：「咱們支持齊雲高。」

翦仲台看了趙魏漢一眼，哈哈笑道：「咱們如今同仇敵愾，自然行動一致，齊兄答應嚴當家的，咱們也不會反對。」

趙魏漢則道：「老匹夫聽見沒有？還不趕快打開石門，放咱們出去？」

嚴敬重哈哈笑道：「諸位似將嚴某當作大仇人般，其實彼此同道，不過有點誤會而已，何事不能商量，必須以武力解決？」

齊雲高道：「閣下的廢話說完了沒有？一盞茶工夫之內，不打開石門，便莫怪咱們悔約。」

嚴敬重忙道：「何須緊張？嚴某的兒子在你們手上，尚且不緊張。」

趙魏漢高叫道：「嚴敬重，你到底開不開石門？」言畢又聞嚴愼之慘叫一聲。

嚴敬重見拖延之策不能得逞，又恐他們遷怒於自己兒子，只好喝道：「慢！汝等怎地言而無信？開啓石門的機關不在嚴某身邊，吾已着人去開啓，再虐待犬子，哼哼，大不了一拍兩散，老夫不要兒子，你們也別想活着離開。」

齊雲高語氣平和，但又透出一股嚴峻：「嚴當家的，最好不要再玩什麼花招，昨日若果聽從屈千秋之言，與魔會早已不足為患了。」

嚴敬重哈哈笑道：「老夫料不到來杭州的，竟然幾乎包括整個武林之精英，此乃失算，但有一點老夫沒有算錯的，便是料定你們會念顏面，不會貿然動武，丁鶴他們表現得越窩囊，越方便敝會日後行事。」

翦仲台問道：「你本欲現身，因料不到來了這許多人，是以臨時改變主意？」

嚴敬重大笑道：「聰明如翦兄者，何事能瞞得過你？」

笑聲掩飾不住其得意神情，羣豪雖怒，思之亦暗暗佩服其奸雄之膽色及能耐。只聞嚴敬重又道：「錯過今日，本會將只會秘密行動，咱們再繼續周旋吧。」

齊雲高問道：「閣下志在武林，還是江山？」

嚴敬重道：「嚴某只是雲雀，豈敢存鯤鵬之志，本會若能在武林佔一席位，於願已足矣。」他躊躇滿志，任何人聽了都不相信。

忽聞趙魏漢一聲斷喝：「一盞茶工夫已屆，你到底開不開門？」話音剛落，但聞「嗚」地一聲，石墻已現出一道門來，一眼望去，是一條無盡之甬道。

衆人略一猶疑，齊雲高却首先推着嚴謹之走進去。趙魏漢道：「唐仙，你有火摺子，走在前面。」唐仙閃身進去，趙魏漢押着嚴愼之，跟着齊雲高

後面。

那嚴愼之左右雙臂臂骨被趙魏漢拉得脫了臼，軟軟地下垂着，稍爲擺動，便疼得他額頭出汗，是以這一段路對於他來說，難如上蜀道。

甬道彎彎曲曲，至盡頭處有一道石級，石級之盡頭開有一個三尺見方的洞口，上面有微光透下來，但光線不斷閃動，不問自知，那是火光，料如今已是黑夜。

齊雲高忙道：「唐兄稍慢。」他將嚴謹之交給唐仙，自己與翦仲台首先躍上去。

此處仍在興魔會總舵後院，院裡有一棵老樹，有假山小亭。嚴敬重與丁鶴帶着八名手下，在小亭候駕。他一見齊雲高，便皮笑肉不笑地道：「齊兄最重信諾，今次料不會例外，嚴某已依約放了諸位，諸位均武林一時瑜亮，料用不着以人質脅迫本座。」

齊雲高冷笑不已，道：「嚴敬重還不是武林巨，對齊某來說，亦非高不可攀，你若不使用卑鄙手段，齊某亦不會以令郎爲人質。」說着，趙魏漢等人亦已魚貫上來，齊雲高道：「請唐兄及趙兄放人。」

唐仙一言不發便鬆開捏着嚴謹之軟穴的右手，喝道：「還不快滾！」嚴謹之顧不得顏面，飛快地向父親跑去，嚴敬重臉色鐵青，暗罵飯桶不已。

趙魏漢則仍捏着嚴愼之的軟穴不放，齊雲高沉聲道：「趙兄要陷小弟於不義乎？」

趙魏漢道：「齊雲高，枉你一世聰明，怎地糊塗一時？焉知嚴老匹夫沒有在外面設伏兵？將他兒子放走，咱們那來護身符？」

齊雲高心頭一動，暗道：「想不到趙魏漢還粗中有細。」當下道：「嚴當家如何答覆？」

「諸位是大英雄，何怕一個小小的興魔會？」

齊雲高沉吟道：「此乃另一回事，不能混爲一談，嚴敬重，齊某如今正式向你挑戰。」

翦仲台樂得坐山觀虎鬥，是以冷笑道：「嚴敬重，你野心勃勃，有意獨霸武林立志，若不敢接受齊雲高之挑戰，還能混得下去麼？」

嚴敬重臉色一變，道：「可是單打獨鬥？」

「廢話！」齊雲高邊說邊走向前，那短短的十餘步，他已將內勁提足。嚴敬重如箭在弦，不能不發，更如離弦之矢，不能改變方向，只好慢慢走出小亭迎上去。

兩人相距一丈，突然都停住了。嚴敬重目注齊雲高：「齊兄難道有把握打敗小弟？」

齊雲高答非所問：「閣下想獨霸武林，尚須過咱們這一關，雙方決戰乃在所難免之事，擇日不如撞日，何況有沒有把握，此戰終不能免。」

趙魏漢叫道：「齊兄說得不錯，你不鬥他一趟，某今夜也不會放他走。」

「齊兄鬥志可嘉，亦很瞧得起嚴某人，嚴某深感榮幸，自當奉陪到底。」嚴敬重言畢，又回頭對手下道：「你們都退到遠處去，不管本座勝敗，都不准上來，否則便是毀本座之顏面。」

信水君暗道：「這嚴敬重倒也有幾分氣概！」當下道：「爲了保持齊兄之譽，咱們亦退後觀賞。若他出動蝦兵蟹將，咱們再出手未遲。」

忽然石洞門處湧來十餘條漢子，原來是留守在中院五棟長舍那裡的羣豪，因聞聲而趕過來，一見到齊雲高、信水君及翦仲台，便七嘴八舌地問東問西起來。信水君道：「嚴敬重便是興魔會的總舵主，如今齊東雁向他挑戰，務請諸位退後、安靜！」

一個漢子粗着聲道：「嚴敬重帶了數十個人去找你們，誰知一去不回！一定是讓他殺害了。」

嚴敬重哈哈笑道：「都給我住口！他們乃被本座困在機關內，若本座輸給齊雲高，自會放他們出來。」

齊雲高道：「嚴當家的請小心，齊某隨時會發招。」嚴敬重焉敢大意！立即吸了一口氣，一對眼睛緊盯着齊雲高，一眨不眨。

兩人就像兩座石像般，雷打風吹也不動，反而觀戰的人比他們更緊張，粗濁的呼吸聲此起彼落。

齊雲高見嚴敬重嶽峙淵停，雙臂微抬，但全身竟不漏一絲空門，心頭不由一懍，更加不敢貿然進攻，同樣，嚴敬重亦不敢輕易進攻。

也不知過了多久，羣豪正在不耐間，忽聞兩道輕嘯，齊雲高和嚴敬重同時發動攻勢。第一招，兩人不敢施全力，不接不沾，錯身而過，說時遲，那時快！兩人交錯間，同時發出一掌。

「蓬」地一聲悶响，狂飆頓生，兩人同時倒退，但一退之後，又同時猱身撲上。這一次，雙方以快鬥快，但四隻手掌未曾接觸過。

雙方觀戰的人都感到一陣陣的寒意，料嚴敬重的「寒玉玄功」已發揮至極點，而兩人的招式奇招迭出，只看得旁觀者目瞪口呆。

齊雲高與嚴敬重近在咫尺，身上之寒意更重，幸而他近來已將「鐘鼎神功」練至第四重，又是童子身，眞氣護在心頭，仍足以應付；相反嚴敬重則十分奇怪：「怎地齊雲高的武功，比傳聞中還厲害幾分？爲何對老夫之『寒玉玄功』毫無反應？他的功力到底有多深？」當下更加緊進攻，每變一招，都將內功提至七成。

庭院中之大樹，樹枝搖擺不定，樹葉紛紛掉了下來，觀戰的人，不由自主又退了兩步。

信水君眼看兩人功力深厚，慚愧不已，而翦仲台亦甚詫異：「齊雲高幾年不見，武功大有進展，固然奇怪，怎地連嚴敬重也有此功力？今日若由

我下場，也未必能勝得了他，難怪他野心勃勃。」

場中兩人越鬥越激烈，眨眼間一百招已過，仍難分勝負，忽然兩人出招之速度同時放慢，可是戰情更見凶險，兩人輪流爭先機，時而我壓住你，時而你壓住我。

鬥至三百招，時齊雲高正在上風，忽然外面傳來一陣喧騰聲，有人呼道：「丐幫弟子速進去，把興魔會總舵夷爲平地！」

嚴敬重聞言吃了一驚，說時遲，那時快！一道長嘯鋪天蓋地自遠而來，嚴敬重呆了一呆，齊雲高是何等人物？見機不可失，雙臂一掄，兩掌靠攏，發出一掌，但見狂飆倏生，把地上之沙石都捲了起來。

只見嚴敬重身子拔空向後倒飛，口中發出輕嘯，他左脚在亭頂尖端一踩，身子再度彈起，向後飛去。

齊雲高尖嘯一聲，騰身追前，電光石火之間，但見嚴敬重與他之手下越過圍墻，齊雲高叫道：「不好，他們要逃走！」

信水君等人立即加入追逐行列，可是齊雲高一越過圍墻，便不見嚴敬重等人之踪跡！此處已是後巷，巷內不見一人，人去了何處？

背後傳來信水君的問聲：「嚴敬重那厮逃到那裡去？」

齊雲高轉頭道：「不見踪跡，咱們分頭堵截。」他穿出小巷，到了一條胡同口，辨認了一下方向，向北馳去，後面又傳來一陣陣的吆喝喊殺聲，齊雲高再回頭，見丐幫弟子尚在門外，乃高聲呼道：「嚴敬重已經逃走，分一部分人追趕堵截！」

一道人影穿出人羣，却是丐幫幫主常虛谷，問道：「前面那位，可是丐幫恩公齊大俠？」

齊雲高哈哈笑道：「齊東雁有人喚，齊大俠未曾聽過，恩公兩字更難承受，常幫主折煞齊某了。」

常虛谷喜道：「齊大俠無恙便好，令徒已進莊找你了，你們快去通知余少俠。」最後那句話，却是對手下說的，一語未畢，他人已射出兩三丈，緊躡齊雲高之後。

樵夫和釣叟分頭跟隨信水君和齊雲高，嘯聲過處，又見一道人影在屋頂上飛奔，有人喚道：「這是西天老魔拓跋齊天。」那翦仲台亦在屋頂上追趕，丐幫弟子因人多，便於分散搜索，眨眼間都已去遠。

齊雲高一口氣奔至北城門，問了小卒，知無人出城，又轉身回去，幾乎與常虛谷碰了個滿懷。

常虛谷道：「恩公請跟常某來。」他一轉身，向左馳去，幾個起落，已見信水君等人站在城墻下，齊雲高氣貫丹田，問道：「信兄有否那厮的消息？」話音剛落，人已至信水君身旁。

信水君指指城墻上的一條麻繩，道：「吸，瞧這根繩子，便知他們已由此出城。」齊雲高見他們不敢爬上去，一個騰身躍起，黑暗之中，視物如同白晝，左手五指如爪，抓住麻繩，用力一扯，借氣飛起八尺，看看還離墻頭尚有幾尺，他右手一落，依樣劃葫蘆，再翻高幾尺，便落在墻頭上。

這幾下動作乾淨俐落，姿態美妙瀟洒，看得下面的人暗暗喝采。說時遲，那時快，斜刺裡又飛起一道人影。

信水君一回頭，却是拓跋齊天，但聞他哈哈大笑：「信兄，某家有僭了！」笑聲未了，人已隱在城墻後。

信水君輕嘯一聲，不甘後人，也躍飛起來，不料翦仲台亦同時跳起，兩人同時飛躍，便分出高低，只見翦仲台握繩的位置比信水君略高幾寸，亦比他稍快翻過墻頭。

但聽一道斷喝：「你們都去了，也該輪到俺了！」趙魏漢走到墻前，雙腿用力一蹬，躍起兩丈，雙手抓住麻繩，欲再發力，誰知那繩子突然斷了，趙魏漢驟失重心，水牛大的軀體，如斷線風箏般跌了下去。

驚呼聲中，但見趙魏漢離地七尺時，打了個沒頭觔斗，剛好雙脚及時撐及實地，雖然狼狽，却也倖免於難！「操他奶奶的，齊雲高怎會讓人斬斷麻繩！」

常虛谷忙道：「快去找根麻繩及梯子來！」

此刻余顧南方氣喘吁吁地趕到，上氣不接下氣地問道：「幫主，家師呢？」

「令師出墻去了，咱們却去不得。」

余顧南急得直搔頭，忽然心頭一動，拔出玄鐵寶刀來，退後幾步，再急衝前，然後躍起，待勢子將盡時，他手中的刀往城墻上一戳，刀刃入墻四寸，他再借力騰高，由於拔刀費勁，第二次騰飛不高，再插一次，方翻得上墻頭。

下面的常虛谷，暗中替他捏了把冷汗，見他平安飛上墻頭，又暗暗喝采：「這小傢伙臨危不懼，人又聰明，他日成就，不可限量。」

余顧南走到城外那頭向下望去，黑壓壓的甚麼也看不見，便高聲呼道：「師父！師父！」聲震原野，却無回音，余顧南顧不得危險，猛吸一口氣，縱身一跳，雙臂張開，放鬆四肢，落地時，除了足踝微痛之外，幸喜無礙。

余顧南輕輕踢了幾下脚，便向前跑去，邊跑邊呼叫師父。未幾到了一條岔道，余顧南微一猶疑，便向左首那一條路過去，忽然跳出一條漢子來，迎頭一刀向他砍去。

那一刀來得極快，把余顧南嚇了一跳，電光石火之中，余顧南忙不迭舉刀一格！那人力猛，余顧南幾乎抓不牢刀柄，幸好他及時跳後。

那漢子一刀未能奏效，第二刀又

至，余顧南大喝一聲：「報上名來！」握刀一格之後，不待對方發第三招，便搶攻砍對方的左肩。

這一招「龍躍於淵」勢猛刀快，反將對方逼退。余顧南沉聲問道：「嚴敬重去了何處？」

那漢子乃「興魔敎」之香主何康，是一名悍將，默不作聲，一味啞鬥。余顧南越鬥信心越强，漸漸佔了上風，何康看看鬥不過他，轉身便跑。

「那裡逃！」余顧南畢竟年紀較少，不暇思索，提刀在後急追。這一條路樹密草高，何康十分熟悉地形，突然鑽入草叢中，余顧南只猶疑了一下，便再也找不到他，他找不到反而發了狠，心想：「只要少爺依你這方向追下去，還是能找到嚴敬重，找到嚴敬重，也自然會找到師父！」

余顧南一發狠，跑得更快，未幾便穿出草叢，仍找不到何康，不過不遠之處又有一座樹林，他決定改變主意，遂躡手躡脚走過去。

忽然裡面傳來一低語聲：「老大，咱們甚麼時候下手？可別空手入寶山。」

另一個道：「別急，你看不到那小妞兒向這邊走過來麼？」

剛才那個喜道：「不錯，看來她是要進林解手，實是天助吾等，只要抓住她，她老子還敢不聽咱們的話。」余顧南一聽，便立即閃進林內去，林內的人也許全神貫注地注意他們的目標，是以毫無所覺。

余顧南輕輕走上前，心中暗道：「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原來嚴敬重他們在此。咦，是誰落了單，讓他們盯上？」

耳際又聞第二個開腔的男人道：「不許說話！」余顧南趁此良機，又急於看看是誰給他們盯上，是以急走幾步，匿在一棵大樹後面。

又聽另一個聲音道：「老大老二，你倆是否聽見脚步聲？」余顧南吃了一驚，連忙閉住呼吸。

半晌，第一個開腔的漢子道：「老三，你老是疑神疑鬼，除了風聲之外，那有甚麼脚步聲！」

第二個開腔的道：「老二，那小妮子不進林了，你倆少說廢話！咦，她兜到後面去了！」

老二道：「咱們到另一端等她！」接着便聽到幾道颼颼的聲音，余顧南偷眼望去，只見三條漢子身材高瘦，却看不出年齡，林外隱約傳來一陣脚步聲，余顧南不知他們要找的是甚麼人，心中好奇，也望着林外。

黯淡的月色之下，只見一條纖細的人影來至林外，年在雙十間，依稀覺得她臉目娟好。那女子猶疑了一下，便抬步走進林來，四顧無人，伸手去解羅裙，余顧南雖不知雙方的底細，但覺三個大男子，趁一位女子解溲時偷襲，甚是卑鄙，是以決意協助那少女，乃用力咳嗽了一聲。

那女子大吃一驚，如受驚的鳥兒般向林外跳去，罵道：「是甚麼不長進的毛賊，躲在林內偷窺人家……」

余顧南笑嘻嘻地走出樹林，道：「在下因貪趕路，錯過宿頭，在林內小憩，誰知姑娘要進林？在下若要偷窺者，尚會咳嗽乎？眞是冤天下之大枉！」

他走近那女子身邊，鼻子嗅到一股蘭花似的香氣，不由緊緊望了她幾眼，這少女果然是位美人，只見雙眉深鎖，似有憂慮之色。他忍不住低聲道：「林內有三個男人，欲對姑娘不利！」言畢哼着山歌，往來路走去。

誰知余顧南回望她時，那少女亦望着他，只見她嬌軀一震，目光落在他身上，再也收不回來，半晌才聽她喚道：「芙蓉妹，你過來一下！」

余顧南聽見芙蓉妹三個字，心頭一跳，想了一下，突然加快步伐，待至一叢野草後，方突然轉身，繞路跑回去，到了林外，但見那少女身邊多了一對青年男女，那男的中等身材，一臉憨厚，女的雖只中人之姿，但笑容可掬，令人有親切感。只聽她笑道：「若蘭姐，小妹看你一直神魂不附，喚咱們過來，又說無心事，到底有甚麼事？」回頭又對那男的道：「大哥，人家姑娘家說心事，你還好意思站在這裡聽？」

那男的漲紅了臉，唯唯諾諾地應着，退後十來步，仍站在那裡，看來十分關心那兩位少女。

若蘭姐三個字一入耳，余顧南暗中大叫一聲：「她便是馮令坤的女兒馮若蘭？難怪她身上那股香氣，甚是熟悉！咦，這兩位必是吳叔叔的兒女，吳槐和吳芙蓉了！想不到他們也都長大了！」此三人乃是他兒時的同伴，他自己長大，別人當然亦會長大！

這刹那，余顧南心情十分興奮，恨不得跳出去相認，但不知爲何又有陌生感，不禁猶疑起來。

就在此刻，林內忽然衝出三條漢子來，分別向三小撲去。馮若蘭直至此時才神魂歸體，急忙嚷道：「快聚在一起，發訊號！」她抽出柳葉刀，向吳芙蓉走去！

吳槐剛呼叫了一聲爹，已被一條漢子纏上，那漢子武功甚高，吳槐一柄鋼刀揮得雖急，仍然只有招架之力！余顧南一看那三條漢子的身法，已知三位兒時同伴難以抵擋，是以立即抽刀衝了出去。

攻打馮若蘭的那條漢子，左額上有團青痣，空手赤拳對付馮若蘭，仍然輕鬆得很，余顧南一至，喝道：「大男人欺侮一位小姑娘，算得甚麼英雄！」他玄鐵寶刀橫劈過去，便將那漢子逼開！

「臭小子，沒你的事，膽敢破壞大爺們的好事，莫非嫌命長！」

余顧南回頭對馮若蘭道：「馮小姐尚呆在這裡作甚？還不呼救！」馮若蘭

雙頰泛起兩團紅暈，這才高聲呼救，並跑去助吳芙蓉，她一步一回頭，似乎尚未敢肯定這少年郎便是自己日夕思念的心上人！

余顧南與那漢子鬥了十來招，他近來刀法大進，加上經驗豐富了，逐漸佔了上風，那漢子不敢大意，自身上抽出一根短槍來，但仍未能扳回劣勢。

吳芙容因爲得到馮若蘭之助，尚可以應付，那邊廂的吳槐可就危險了，尚好此刻來了救兵，只聞一名年近五十的漢子喝道：「休傷吾兒！」揮刀替下吳槐。

余顧南回頭瞥了一眼，認得來者正是吳錦新，心頭放下一塊大石，又聞那漢子罵道：「姓吳的，你別逞英雄，馮令坤給了你甚麼好處，你要替他賣命！在西威鏢局當個副總鏢頭，値得多少銀子？」

吳錦新冷冷地道：「吳某食人之祿，便得分人之憂，怎及得你們嶗山三鶴言而無信！哼，言而無信也就罷了，爲何暗中偷襲！」

「嘿嘿，言而無信的是馮令坤，不是咱們，他付給咱們的酬勞太低了，今日本想擄走他女兒，好向他索償，不想被你們破壞！哼，咱們嶗山三鶴的脾性，你該知道，日後可有與汝算不清的賬！」

自吳錦新呼出嶗山三鶴的外號之後，余顧南便一直在思索一件事，此刻方問道：「吳叔叔，此三人便是魯揚武、鄧森和夏吉麼？」

吳錦新驟聽一位陌生青年喚自己叔叔，微微一怔，轉頭瞥了一眼，詫聲問道：「閣下是誰，因何稱吳某爲叔叔？」

余顧南道：「吳叔叔你認不出我麼？我便是雁兒呀！」

此言一出，吳錦新四人均先是一呆，隨即大喜呼叫起來：「你就是余顧南？」

馮若蘭嬌軀一震，心中叫道：「果然是他……」

「正是小侄！」余顧南再問：「吳叔叔，便是此三人殺死我伯伯的？」

吳錦新與夏吉鬥個平手，有力回答他的話：「就是他們三個，當年殺死你伯伯！」

余顧南咬牙道：「今日少爺非殺死你們三個不可！」

「憑你一個後生小子，要想殺死咱們三人？嘿嘿……」魯揚武冷笑一陣，又問道：「你伯伯是誰？」

「昔日西威鏢局副總鏢頭余亞神！」

魯揚武輕哼一聲：「原來是那老不死的！你這小子的武功，是跟他學的？」

「廢話！你管少爺跟誰學武！」余顧南志切報仇，攻勢更猛，更佔了上風，遠處又傳來一陣脚步聲，嶗山三鶴大驚，魯揚武向兩位拜把兄弟打了個暗號，示意溜走。

那鄧森在三兄弟之中，武功雖然最差，但心智最高，心想今日要想全身而退，若不抓個人作人質，恐怕不容易。是以賣了一個破綻，引馮若蘭的刀扎了過去，他猛地一偏身，冒險探出左臂，五指抓住吳芙蓉的左手腕！

吳芙蓉驚叫一聲，右手刀慌忙劈回去，鄧森擧刀用力一格，噹的一聲過後，吳芙蓉五指抓不牢鋼刀，跌落地上，鄧森用力住懷內一拉，恰好馮若蘭的刀劈至，他猙笑一聲：「馮小姐，你有種的便殺了她吧！」

馮若蘭吃了一驚，她刀劈得猛，電光石火之間回收不及，急切之間只好猛力擰腰，將刀劈在空處，自己失却重心，幾乎摔倒，鄧森乘勢把她踢翻，再將刀架在吳芙蓉的頸上，喝道：「都給二爺住手！」

變生肘腋，余顧南和吳錦新欲救無從，只好都收刀退後，余顧南喝道：「快放下人，待少爺一人陪你們三人玩玩！」

鄧森哈哈笑道：「你以爲二爺是三歲小童麼？這許多人在此，二爺怎肯立於危墻之下！」

余顧南回頭望去，這才發現來了許多鏢師及趟子手，他們作扇形散開，欲包圍嶗山三鶴。魯揚武問道：「你們誰敢再踏前一步，老二你便殺了那小妮子！」

「一刀殺死，不是便宜了她麼？」鄧森怪笑道：「小弟要解下她之羅裙，便宜一下西威鏢局的弟兄們，這才夠意思！」言畢大笑不已。

吳錦新怒道：「姓鄧的，你待怎地？莫以爲扣住小女，馮總鏢頭便會答應你們的要求！」

魯揚武問道：「你如此替西威鏢局賣命，爲何馮令坤此刻尚不現身？眞不夠意思！」

馮若蘭道：「我爹早已離開，離此起碼三百里，他如何能來？」

「小妮子竟敢欺騙大人？快喚他出來！咱們黃昏時還見到他！」

吳錦新向她打了個眼色，馮若蘭回頭道：「快請七叔來一下！」未幾，一名趟子手帶來了一位長相甚似馮令坤的老漢來，馮若蘭道：「七叔，你把鬍子長鬚扯下來！」

那人拉下臉上的化裝，果然不是馮令坤。吳錦新道：「如何？放不放人？」鏢局恐人劫鏢，常使金蟬脫亮之計。

嶗山三鶴低聲商量了一陣，仍由魯揚武發言：「咱們三兄弟素來恩怨分明，而且各爲其主，是以咱們也不願爲難令嫒，只要你們退開，咱們便放了她！」

余顧南問道：「若咱們退後，你們食言不放人呢？」

魯揚武哈哈笑道：「你不相信，魯某亦無可奈何！肯與不肯，在乎你

們！其實要是打下去，吃虧的絕對不是咱們三兄弟！嘿嘿，起碼也得找十個八個墊背！」

余顧南回頭望一望吳錦新，吳錦新沉聲道：「吳某且信你們一次，你們都已是成名的人物，料不會爲難小女，大家退後！」趙子手們都依言退後。

魯揚武道：「咱們會將令嫒放在樹林裡，但未得咱們三兄弟許可，諸位不可進內……」

鄧森接口道：「否則便殺了她，你們可別怪咱們心狠手辣。」

余顧南道：「若你們不開聲，咱們幾時才進林？」

魯揚武哈哈笑道：「兩頓飯工夫之後，便可入林，走！」他揮手示意兩位拜把弟弟拉吳芙蓉進林，自己殿後，未幾都隱在林內，只聞吳芙蓉驚叫一聲，便沒了聲音。

吳槐急問：「妹子妳如何了？」

魯揚武喝道：「她不會有事，你們不許進來！」此後再無聲音，衆人一顆心怦怦亂跳，恐吳芙蓉遭不測，吳錦新父女連心，更如熱鍋上之螞蟻。

余顧南道：「吳叔叔，咱們悄悄繞至林後截住他們！」吳錦新欣然同意，下令其他人仍守在附近，隨余顧南繞路而去。

馮若蘭見余顧南如此關心吳芙蓉，心中悽酸，暗道：「原來在他心目中，我還不如吳芙蓉！哼，她文才武功容貌都不如我，爲何他……唔，莫非他還記恨小時候，我對他兇？不會不會……後來他不是爲了救我，而弄至母親自縊，自己無家可歸麼？証明他不恨我……但今日爲何對我這般冷淡？剛才他分明已認出了我……」

她抬頭望去，已不見了余顧南，忽然心中一動，忖道：「待我試一試他！」當下她轉身向遠處走去。

吳槐忙問道：「小姐，妳去何處？」

馮若蘭沒好氣地道：「姑娘要去解手，難道要事先向你申請？」吳槐吃她搶白，垂下頭來，神態並不太窘，看來經已習慣。

馮若蘭悄悄繞路躲進樹林裡，俄頃但見余顧南和吳錦新帶着吳芙蓉自遠處走過來。余顧南問道：「吳小姐，那三廝去了何處？」

吳芙蓉嗚咽地道：「我被他們縛在樹上，又不能轉頭，怎會知道！」

余顧南歉然道：「對不起，我報仇心切……吳姑娘無恙便好……」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問道：「吳叔叔，剛才魯揚武說什麼馮總鏢頭言而無信，是什麼意思？」

吳錦新結結巴巴地道：「那是今春的事……嗯，賢侄這幾年在何處？怎地不到洛陽探咱們？」

馮若蘭在旁聽到，暗道：「他早把咱們忘掉，又怎會到洛陽！」

余顧南道：「小侄剛滿師下山，來杭州湊熱鬧，不想在這裡遇到你們！嗯，今春西武鏢局，到底與嶗山三鶴發生什麼瓜葛？」

吳錦新乾咳了一陣，方道：「今春，咱們保了一宗紅貨去齊州歷城，總鏢頭因爲知道京東兩路(今山東省)的綠林好漢一定會下手，因此跟嶗山三鶴商議，若能說服諸綠林好漢，便送一筆花紅給他們，後來果然成功，不知他們爲何又來找麻煩！」

「總鏢頭沒付酬金花紅？」

「付了，不知他們爲何不滿意！」

吳錦新急拉着愛女離林而去，余顧南因馮令坤貪利，與嶗山三鶴勾結，心中甚是不快，又惦記着師父，又想替伯伯報仇，是以不想再在此勾留，出了林便向吳錦新告辭。

吳錦新道：「賢侄，咱們多年不見，今日又得你助小女……咳咳，咱們先聚一下吧！嗯，馮小姐平時老在念着你……你的事，她深覺內疚，若非你爲了救她，也不會弄至後來……」他回頭叫道：「若蘭，若蘭，雁兒來了，你怎地反而躲起來了！」

余顧南道：「吳叔叔，小侄得去報仇，不便久留了，他日有機，必去西京找你！」言畢也不管吳錦新會否再挽留，便吸氣急追！

「這孩子！」吳錦新回頭問兒子，「槐兒，若蘭呢？」

吳槐結結巴巴地道：「她去解手……」

馮若蘭素來倔强，一見余顧南毫不關心自己，發了脾氣，暗道：「小雁兒，你如今翅膀硬了，會忘記當日寄居在我家的日子！你越不想見我，本小姐越要你天天對着我！」她偷偷向林走去，到邊緣，探頭一望，不見西威鏢局的人，只見余顧南的背影，便緊躡其後，追了上去。

＊　＊　＊

余顧南一口氣向北馳了六七里，自覺已可追上嶗山三鶴，可是連個影子也不見，有點洩氣，住步忖道：「這三廝走那個方向？爲何至今尚不見師父的踪跡？莫非他們都不是走這條路？」

抬頭望去，天已濛濛亮，他在樹下運功調息了一陣，決定往來路走去。自齊雲高陷入機關中至今，他未吃過一粒米，經過一夜的廝殺奔馳，此刻又飢又渴，然郊野中，那有賣吃的地方？

余顧南心急如焚，强振精神，往來路馳去。走了一陣，心頭一動，忖道：「不好，我向此走，又要遇上西威鏢局的人，少不免又要費一番周章！」當下略一考慮，改向東行。

也不知走了多久，方至一小集，此時，店舖剛開，尚未有食物供應，余顧南便蹲在小攤之前喝豆乳送油條，但覺這粗賤的東西，比山珍海錯還好吃，不覺連盡三碗豆乳、六條油條，這才搓搓肚子，欲結賬離開，卻聞旁邊有人低聲道：「帮主已下了船沒有？」

另一個輕聲道：「何止下船，已經啟航揚帆，任他齊雲高再厲害，也追不上！」

余顧南側頭望了一眼，那兩條漢子，一個年逾三十，身材肥胖，另一個年紀較輕，長相斯文英俊。年長的道：「提起那齊雲高，的確厲害，咱們尚未來得及斬斷麻繩，已被他利用上，幸好只來了幾個人，否則帮主是否能夠脫險，也有疑問！」

年輕的不以爲然地道：「齊雲高再厲害，也未必勝得了帮主！」

「莫忘記，尚有翦仲台、信水君和拓跋齊天，每一位都是跺跺足，便能震動武林的人物，帮主又非三頭六臂，實在是……」

年輕的語氣帶點威脅。「裴兄，莫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更莫忘記你是香主，若連你也沒信心，又怎叫咱們繼續呆下去？這種話對小弟說說尚無問題，若讓別人聽見，可不大好！」

年長的乾咳兩聲，「咳咳，愚兄也是以事論事，並非對本帮及帮主無信心！」

余顧南心中閃過一個念頭，拋下錢走到牆角等候，過了一陣，那兩個漢子亦吃飽，正向這邊走過來，余顧南待他們走近，方突然抽刀架在那年輕的漢子頸上，喝道：「別叫，答我的話！」

那年輕漢子臉色一變，陰笑道：「誰敢動與魔教一根毫毛，不怕全家死絕？」

余顧南冷笑道：「少爺若害怕的，便不敢動你們。與魔教又如何？嚴敬重少爺也照打！」

那年輕漢子登時不敢作聲，年老的忙問：「閣下是什麼人？有話好說！」

「你別抽刀！」余顧南道：「嚴敬重逃去那裡？齊雲高他們又去了何處？」

那年老的結結巴巴地道：「咱們地位低微，怎知道帮主去何處？至於誰是齊雲高，在下更不認識！」

「少爺剛才已將你們的話全聽在耳內，再不老實招來，便先殺了他！」

年輕漢子驚呼道：「不要，他是香主，一定知道，少俠請問他……這與我無關！」

年老的冷笑道：「要招你自己招！」言畢慢慢退後。

余顧南喝道：「你敢再退後，少爺便立即殺了他！」

年輕漢子急道：「裴兄，您千萬別坑害小弟！」

姓裴的道：「錢兄，你性命要緊，還是自己想辦法解救吧！」

姓錢的苦着臉道：「小弟如今有如组上之肉，還有什麼辦法？」

余顧南道：「從實招來，便可保住性命，這事簡單得很！少爺喊三聲，你若不招，便不客氣……一——二——」

話音未落，姓錢的已叫道：「我招供！嗯……帮主他們準備在海州上岸，至於齊雲高，咱們已知他沿海苦追，後來情況如何，可不知道！」(海州在今之連雲港附近。)

余顧南手上一緊，刀鋒觸及其喉頭，喝問：「到了海州，又去何處？嚴敬重老巢在何處？」

姓錢的道：「帮主會去那裡，咱們眞的不知道，他臨走時通知咱們在原處待命！你不信，可問裴香主！」

那姓裴的接道：「少俠，此乃事實，咱們的確不知道，少俠就算殺死咱們，咱們也只有這幾句話！」

余顧南收了刀，將姓錢的推開，道：「你們走吧，若讓我查到你們所說不實，回來必與你算賬！」言畢揚長而去。

余顧南向東直走，未幾已至海邊，但見帆影點點，三兩隻海鷗在空中盤旋，漁夫們都在忙碌。余顧南深深吸了一口氣，向北信步走去，走了一陣，來到一個小集，那裡全是漁夫，或在吃早飯，或在賭錢，呼呼喝喝的，好不熱鬧。

余顧南走至一個麵攤前，抱拳問道：「這位大叔請，在下有一事麻煩您……」

那老闆抬頭看了他一眼，沒好氣地道：「要吃東西便坐下來，有屁便放，別擋住我的財路！」（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項中英假冒谷飛雲，把全家小姐污辱，谷飛雲上門解釋，獲全夫人接納，欲把女兒許配給他，但被谷飛雲婉拒；離開全家，谷飛雲接下羊角道人的那一掌毒發，逢自珍忙扶他往破廟，運功迫出毒後，谷飛雲往找食物，適時，羊角道人追至，抓着逢自珍，幸馮鎮遠亦至，羊角道人才知逢自珍是馮鎮遠之女馮小珍，正放開手，却被馮小珍刮了記耳光，馮鎮遠忙命女兒道歉，馮小珍却不依……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東方玉・文
可飛・圖

東風傳奇

往探秘寃家路窄　欲擒拿被人施襲

羊角道人怪笑一聲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馮大小姐千金之軀，和一個採花淫賊，孤男寡女，深夜之間，同處無人荒廟，貧道縱或誤會，也屬人之常情，豈能全怪貧道？」

馮小珍氣道：「你胡說些甚麼？」

馮鎮遠臉色鐵青，厲聲喝道：「馮興、馮勇，你們把小姐送回莊去！」

馮小珍尖聲道：「我不回去。」忽然喜道：「大哥，你回來得正好。」

衆人一齊回頭望去，果然看到有一個人從大門外往裡行來。

這人就是谷飛雲，他手中還捧着一大包東西，看到廟中來了這許多人，也不覺微微一怔！

羊角道人首先發出一聲陰惻惻的冷笑，說道：「好小子，你在信陽全家莊犯下江湖大忌的採花案件，還敢誘拐良家閨女，如今人贓俱獲，你還有何說？」

歸二先生一直緊閉着嘴唇，這時斜着不屑的眼光，瞧了谷飛雲一眼，哼道：「小小年紀，就敢做出如此無法無天的事來，再過上十年、二十年，還有甚麼事做不出來的？這種敗類，武林中容不得他！」

他是武當名宿，說出來的話，自是極有份量。

谷飛雲聽了羊角道人的話，不覺劍眉一剔，喝道：「羊角道人，你說甚麼？」

羊角道人陰笑道：「貧道說甚麼，大家都聽到了，你會聽不清楚嗎？」

谷飛雲正容道：「在下今天早晨曾去過全家莊，昨晚之事，分明有人冒在下之名，意圖嫁禍，業已由全家大小姐當面指認，証明並非在下，此事在下正在調查之中，只要抓到淫賊，即可眞相大白……」

他口氣微頓，接着指指馮小珍，又道：「至於這位馮姑娘，在下是今天早晨在信陽城外一處豆漿攤上認識的，她身着男裝，自稱逢自珍，和在下極爲談得來，才結伴同行，在下直到此時，才知道她是女兒之身，怎能說在下誘拐良家閨女？你是因爲在下昨天勝了你的寶貝徒弟，一直懷恨在心，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你身爲三清弟子，這種壞人名節、無中生有的話，虧你也說得出來！」

馮小珍搶着道：「大哥到全家莊去，是和我一起去的，他說的話，我可以証明。至於我和大哥結爲口盟兄弟，清清白白，這有甚麼不對？」

「住口！」馮鎮遠大聲喝道：「馮興、馮勇，你們還不把她押回莊去？」

馮小珍負氣的道：「我說過不回去，就是不回去！」

馮鎮遠一張紫膛臉氣得煞白，兩道充滿怒意的目光，一下投到谷飛雲臉上，沉喝道：「小子，老夫今晚非劈了你不可！」

隨着喝聲，右手緩緩舉了起來！

馮小珍一下閃到谷飛雲身前，急叫道：「爹，你相信女兒，我們是清白的。」

馮鎮遠氣怒已極，瞋目喝道：「賊婢，妳還幫着他！」呼的一掌，朝女兒當頭劈落！

歸二先生忙道：「馮莊主息怒。」

隨着話聲，右掌朝上推起，他出手看去極緩，却正好架住了馮鎮遠落下的掌勢。

等他架住馮鎮遠的手肘，才發現谷飛雲早已帶着馮小珍閃了開去。

羊角道人却在谷飛雲閃出之際，沉笑一聲：「小子還不躺下？」

手中拂塵陡地攔腰掃去。

谷飛雲雖然帶着馮小珍一同閃出，但他好像背後長着眼睛，羊角道人拂塵朝左揮去，他一個輕旋，帶着馮小珍朝相反的方向旋出。

馮鎮遠厲喝一聲：「小子，你還不把小珍放下？」

一面朝馮興、馮勇二人喝道：「給我截住他！」

馮興、馮勇一左一右，朝谷飛雲欺近過去。

谷飛雲放開了馮小珍，冷笑一聲道：「馮莊主，在下希望你弄清楚是非曲直。」

羊角道人沉聲道：「小子，你已成甕中之鱉，還不束手就縛？」

右手一揮，呼的一聲，一蓬拂絲化作千百縷銀針，銳利如錐，急襲而至！

谷飛雲聽得劍眉挑動，怒聲喝道：「好個妖道，你那寶貝徒弟才是眞正的淫賊，你却指鹿爲馬，故意誣衊在下，還誣衊馮姑娘，今晚之事都是你挑撥而起，在下一再忍讓，你還以爲在下怕了你嗎？」

身形突如逆水游魚，乘隙欺入，右手一探，一把扣住了羊角道人執拂的右手，左手奪過拂塵，人已回到原處，把奪來的拂塵朝地上一擲，微哂道：「羊角道人，你還不是谷某的敵手，谷某不想傷你，你可以走了。」

如論眞實功夫，羊角道人數十年修爲，谷飛雲決不會是他對手，但谷飛雲剛才使出來的乃是南山老人傳他的「捉雲手」，(當時說是捉蛇手法)，雖然招式簡單，却是神妙無方，不僅是羊角道人，連歸二先生和神拳裴通、馮鎮遠等都看得聳然動容，給他唬住了。

羊角道人幾乎毫無還手之力，也沒有掙扎的時間，就被人家奪下拂塵，這對他來說，當眞幾十年來還是第一次。

他在武林中是有名頭的人，何況還有武當歸二先生、神拳裴通和馮鎮遠等人在場，縱然心有未甘，也不能耍無賴。

他只是怔得一怔，就點着頭道：「小施主中了我一記子午陰掌，仍能安然無恙，足見高明，貧道也許眞的不是你對手，今晚貧道認栽。」

說完，俯身從地上拾起拂塵，往外就走。他這一走，日後給谷飛雲帶來很多痲煩，此是後話。

馮鎮遠一臉怒容，朝馮小珍沉喝道：「珍兒，爲父和歸、裴二位伯父是因妳無故失蹤，前來找妳的，妳隨爲父回去。」

馮小珍道：「爹，女兒和谷大哥結爲兄弟，是清白的，爹幸勿誤會，女兒要回去，自己會回去的，不是在爹心存誤會之下被逼回去的……」

谷飛雲道：「兄弟，你應該隨令尊回去，妳我結爲兄弟，是因我並不知妳是一位姑娘，結伴同行，自無不可，但如今已經知道妳是女的了，路上就諸多不便，妳還是回去的好。」

馮小珍眼中蘊滿淚水，哽聲道：「好，我回去。」

說罷，急步趨出大殿，從天井右首牽着牲口，朝廟外走去。

馮鎮遠朝歸二先生、神拳裴通二人拱拱手道：「二位道兄請。」

歸二先生回頭看了谷飛雲一眼，心中很想規勸這年輕人幾句，免他誤入歧途，但看了這一眼之後，到口的話又嚥了下去，那是因爲他對谷飛雲總是有先入之見，覺得這年青人生性桀傲，不可救藥，日後總是武林之患，因此不禁臉露不屑之色，舉步就走。

裴通、馮鎮遠和兩名莊丁一起退出三官廟大門之時，馮小珍早已躍上馬背，雙腿一夾，牲口發出一聲希聿聿長鳴，洒開四蹄，絕塵而去。

馮鎮遠眼看女兒負氣而去，氣得直是跺脚，怒聲道：「這賤婢簡直反了！」

谷飛雲目送衆人走出山門，才發現馮小珍方才說的是氣話，她竟然一個人負氣走了，一時不禁又替她擔心起來，她一個人不知去了那裡？

他微微搖了下頭，伸手從神案上取下紙包，裡面有饅頭，鹵牛肉、鹵蛋，足夠兩個人吃上兩頓，這是他從二十幾里外的鎮上買回來的，現在只有自己一個人吃了。他緩緩走到簷前石階上坐下，打開紙包，撕着饅頭慢慢的吃着。

方才場面那麼熱鬧，現在就顯得孤單冷清了，自己和馮小珍相處不過一天時間，自她走後，自己竟然會不時的想起她來，好像失落了甚麼似的。

接着他又想起宇文瀾和西鳳女狀元許蘭芬、女探花荊月姑，一個個笑靨如花的倩影，像電光般在面前浮現！

最後一個則是面蒙輕紗的姑娘——全依雲，從她面紗中，隱約可以看到的面貌輪廓，清麗之中含有剛毅之氣，口氣也在嬌柔之中，含有斬釘截鐵的堅決！

她雖然被那淫賊蹂躪，但心志是清白的。

她的不幸遭遇，實因自己而起！

谷飛雲雙手緊握着拳頭，切齒的道：「我就算不殺死他，也誓必廢去他的武功！」

這一決定，也就決定了明日的路程，他準備找上西峯山莊去。

第二天一早，牽着馬匹走出廟門，行沒多遠，就遇上一個老農夫，谷飛雲跳下馬背，迎着拱拱手道：「請問老伯一聲，大別山的西峯坳，不知如何走法？」

那老農道：「西峯坳老漢是不知道，但大別山小哥要朝南走才行，約莫六七十里光景，到了宣化店，再問一聲，就差不多了。」

「多謝老伯。」

谷飛雲拱拱手就翻身上馬，依照他說的方向，朝南首一條石板路上行去，趕到宣化店，還不到午牌時光。

這裡倒是一個很大的市集，大街上商肆櫛比，行人車馬，往來絡繹！

谷飛雲在一家茶樓門口下馬，一名小廝過來接過牲口，一面抬抬手道：「客官請高升樓上雅座。」

谷飛雲跨進大門，迎面就有一道寬闊的樓梯，寫着「樓上雅座」四個金字。

樓上果然是雅座，每張八仙桌，都有八把雕花太師椅，顯得古色古香，走道寬敞，人聲較靜。

這時茶客不多，不過三成座頭，谷飛雲找了一張臨街的座頭坐下。

伙計過來問道：「客官要喝甚麼茶？」

「清茶就好。」谷飛雲隨口說了，接着問道：「伙計，你知不知道大別山西峯坳離這裡遠不遠？」

伙計道：「從咱們這裡入山，就是大別山的起點，山區可大啦，聽說有幾百里方圓，西峯坳這名詞，小的好像聽說過，只不知在那裡，待會小的去跟掌櫃問問，他一定知道，回頭再來告訴客官。」

谷飛雲道：「多謝你了。」

伙計道：「不用謝。」轉身退了下去，一會工夫，就端着茗碗送上，一面說道：「小的已經問過掌櫃了，西峯坳還在東首，客官到了金家寨，再問好了。」

谷飛雲問道：「從這裡到金家寨，不知遠不遠？」

伙計笑了笑道：「小的沒去過金家寨，不知道還有多遠，但小的料想客官一定會這樣問的，所以也問了掌櫃，據掌櫃說，咱們這裡離金家寨還遠着哩，大概總有兩三百里吧！」

谷飛雲道：「謝謝你。」

「不謝。」伙計問道：「客官要在這裡用飯吧？要些甚麼酒菜？小的先給你吩咐下去，待會到了吃飯時光，就可以早些給你送來了。」

「也好。」谷飛雲點了酒菜，伙計退去之後，就隨手端起茗碗，輕輕喝了一口。

就在此時，只聽街上馳來一陣急驟的馬蹄聲，一共有五匹馬在斜對面的一家客店門前停住，此時已紛紛翻身下馬。

第一匹馬上是一個身穿香灰色綢衫的青年，赫然正是自己要找的項中英，業已領先朝客店中走入。後面四騎，當然是他的隨從了，跟着走入客店。

谷飛雲心中暗道：「這倒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省得自己長途跋涉，找上西峯坳去了！」

接着想道：「啊，他這時候就投店，看來在這裡有事，那麼今天就不會走，自己不如晚上再去找他。」

想到這裡，不覺又喝了一口茶，才把茶碗放下。

這一瞬工夫，樓上食客漸漸多了，人多了，談話的聲音也自然嘈雜起來，他又回頭朝街上看去，瞥見一個苗條人影朝對面客店中走入，雖然只是驚鴻一瞥，但他直覺的感到這位姑娘的後形十分眼熟，只是一時之間，想不起在那裡見過。

快近晌午，伙計果然第一先給自己送來酒菜。

谷飛雲要找的人就在對面客店之中，下午就不用再趕路了，難得浮生半日閒，也就自斟自酌的喝起酒來。

現在，樓上已經全堂爆滿了，兩名伙計忙得滿頭大汗，應接不暇，靠近山區的一個小鎮甸，生意居然會有如此興隆！

谷飛雲目光一瞥，却發現了一個不尋常的現象，那就是全堂食客，幾乎全是隨身携帶兵刃的赳赳武夫，沒帶兵刃的，大概只有三個人，除了自己，只有左首靠中間一張桌上的父女兩個人了。

一個是身穿一襲青衫的中年人，年約四旬左右，膚色白淨，隱隱泛着晶瑩光彩，嘴唇上留了八字鬚，頷下有一把黑鬚，看去像個飽讀詩書之士，連指甲都留得很長。

一個是身穿紫色衣袴的小女孩，約莫十二三歲，生成一張蘋果臉，還有一雙黑白分明靈活的大眼睛。

谷飛雲心中不禁一動，暗道：「這裡來了這許多武林朋友，決非無因，莫非這裡發生了甚麼事？」

心中想着，也就注意起鄰近桌上的談話了。

只聽有人走近右首一桌，哈了一聲道：「張老哥也在這裡，眞是巧極！」

這時右首桌上有人站了起來，大笑道：「原來是郭老哥，來，來，快請坐下，兄弟給你介紹。」

他介紹了同桌的兩人，大家說了些久仰的話，那姓張的問道：「郭老哥遠從大洪山趕來，莫非也是到白山關去嗎？」

姓郭的道：「不瞞張老哥三位說，兄弟是奉山主之命，趕來瞭解情況的

，白山關究竟發現了甚麼古怪事兒，張老哥能否賜告一二？」

姓張的道：「來，郭老哥先喝一杯，聽兄弟慢慢的說。」

於是兩人對乾了一杯。

姓郭的道：「張老哥現在可以說了？」

姓張的道：「詳細情形，兄弟也說不上來，從白山關進去，約莫二十來里，有一處百丈高的石崖，因爲無處可以攀登，大家叫它通天崖，大概在半個月之前，附近居民在睡夢之中，都聽到有人在耳邊說話，說通天崖活佛下凡……」

谷飛雲心中暗道：「這和武林人物有甚麼關係呢？」

姓張的續道：「十天前，附近居民在睡夢中聽到驚天動地的一聲轟然巨響，接着紅光滿天，大家紛紛趕去，紅光漸漸隱去，通天崖山谷崩坍，裂開了一個黑黝黝的石窟，幾個年輕力壯的小伙子心生好奇，紮了幾枝火把，進入石窟，才發現石窟內相當廣大，可容數百人，北首一處石壁上，三丈高處，天生成一個半圓形的座位，底下是一個白石雕刻的蓮花座，上面瞑目枯坐着一個白髮垂地、白鬚過腹的黃衣老僧，枯瘦得只剩一把骨頭，不言不動……」

那姓郭的忍不住問道：「這老和尚是活人還是死人？」

「不知道。」那姓張的道：「那蓮花座下，另有一方兩尺見方的石碑，寫着：『有緣之人，得我通天寶笈，列我門牆』。大家有此發現，紛紛跪下叩拜，當時一傳十，十傳百，立時傳了開去，方圓百里，趕來的人不在少數，到了第三天，地底傳出隆隆之聲，石壁上的蓮花座和座上的黃衣老僧倏然隱去，石壁上不留絲毫痕迹，三天來不少人找遍了石窟，也找不到『通天寶笈』，大概就是這樣了。」

谷飛雲心中暗道：「這件事倒是新鮮得很，這些人大概都是想去尋找『通天寶笈』的，自己何不跟他們去瞧瞧？」

伙計送上麵來，谷飛雲匆匆吃畢，回頭看去，中年人父女不知何時已經走了，食客們也有三分之一會賬下樓，鄰桌四人也已吃畢，正待離去。

谷飛雲等他們付賬下樓，跟着會過酒賬，下得樓來，順手取了十幾文錢交給小廝，告訴他自己的牲口暫時存放在這裡，就遠遠跟着前面四人，其實他後面還有三三兩兩的人跟着下來，這些人同是往通天崖去的，自然成了同路之人。

從宣化店到白山關，不過二三十里路程，而且還是一條大路，但從白山關起，已是崎嶇逼仄的山路。

這樣走了半個時辰，就到了地頭，一座峻拔的高峯左側，是一個幽深的山谷，途中有許多大石，一看就知是從高山上滾下來的，遮斷了去路，必須時起時落，越過大石前進，因此不會武功的人，就會走得十分吃力。

石窟就在山谷盡頭，洞口足有一人多高，可容四五個人並肩走入，裡面相當黑暗，差幸進去的人都備有千里火一類的東西，遠遠看去，就像螢火般在黑暗中浮動！谷飛雲前面四人都帶了火摺子，跟在他們後面，極爲方便。

石窟內果然極爲廣大，此刻差不多也有上百個人在四處活動，敲敲打打，尋尋覓覓，但看去還是有疎朗朗的感覺。

前面四人進入石窟之後，就一路朝北首石壁行去。這是所有進入石窟的人必經的路線，縱然北首石壁上蓮花座和黃衣老僧早已隱去不見，但初來的人，第一件事，自然要先去瞻仰這座石壁了。

谷飛雲跟在他們身後，走近石壁，那姓張的和姓郭的兩人，不約而同地舉起火摺子，朝石壁上下仔細照着察看。

谷飛雲自然也凝足目力看去，但覺這方石壁渾然天成，看不出有甚麼異樣，心中暗道：「如果眞如姓張的所說，石壁上本來有一個半圓形的窟窿、一個白石蓮座，座上瞑目趺坐了一個老僧，三日後忽然隱去，這豈不是個奇蹟？怎麼會一點痕迹都沒有的呢？」

正在尋思之際，忽然聽到耳邊響起極其低沉、細如蚊蚋的蒼老聲音說道：「小施主遠來，正是有緣之人，可於今晚初更再來。」

谷飛雲聽得出，這人是以「千里傳音之術」說話的，心頭不覺一楞，自己居然會是「有緣之人」，這許多人中，他居然會選中自己！

心中想着，目光瞥處，忽然看到項中英和他四個隨從也在人叢之間，心想：「好小子，等你出去，再找你算帳！」一面舉步朝石窟外行去。

走出山谷，只聽一個小女孩的聲音問道：「師公，你看這座石窟的出現，會不會有甚麼古怪？」

師公是個清朗聲音，笑着說道：「天下將亂，必有妖孽，這也並不足奇！」

谷飛雲抬目看去，右首一片松林前的大石上，坐着兩個人，正是在茶樓上見過的青衫中年文士和紫衣小女孩。

中年文士看到谷飛雲，就微笑頷首。

谷飛雲心中有事，也只和他點着頭，就匆匆過去，一直來至白山關附近，地勢才漸趨平坦，這就找了一塊平整的大石，坐下來休息。

這樣足足等了將近半個時辰，從通天崖出來的人絡繹不絕，終於看到項中英和他四個隨從一路走來。

谷飛雲等他走近，霍地站起身來，喝道：「項中英，你還認得谷某

嗎？」

項中英微微却步，冷然道：「你是谷飛雲？找本公子有甚麼事？」

谷飛雲道：「谷某已經在這裡等候多時，就是要向你討個公道！」

項中英依然冷峻的道：「本公子和你毫無瓜葛，你要討甚麼公道？」

兩人這一相峙，立時有許多經過的人紛紛圍了上來。

只聽有人低聲說道：「他是西峯山莊的二少莊主，那個是甚麼人？」

另一個道：「不知道，但他敢向西峯山莊項二少莊主尋釁，只怕也是大有來頭的人呢！」

「哈哈！」谷飛雲仰首朗笑一聲，雙目精光陡射，沉喝道：「項中英，你在信陽假冒谷某之名，做得好事！」

項中英身後四名隨從中有人冷笑道：「我們二少莊主會冒你的名？你是甚麼東西？」

另一個道：「這小子也不撒泡尿去照照，江湖上有誰知道你尊姓大名？」

谷飛雲冷然道：「項中英，你說，你假冒谷某之名，在信陽做下天人共憤的採花勾當，你承不承認？」

「這小子簡直胡說八道！」

「他是沒事找事，活得不耐煩了！」

「揍他，上！」

四個隨從呼喝着，各自亮出單刀，正待一擁而上。

谷飛雲瞋目喝道：「你們這些狗仗人勢的東西，還不給我站住！」

口中喝着，右足在地上輕輕蹴了一下，飛起幾粒石子，打中那四人穴道，立即如響斯應，站立不動。

谷飛雲傲然一笑道：「好了，項中英，現在你老實說，自己做的事，你承不承認？」

項中英色厲內荏，大喝一聲：「老子和你拚了！」

聲出劍發，疾刺谷飛雲小腹。

他自知不是谷飛雲對手，先下手爲強，這一劍乃是孤注一擲的拚命招式，急如閃電，倒也十分凌厲！

圍觀的人眼看項中英四個隨從掣出鋼刀，作勢欲撲，又忽然停住，正感奇怪，如今又看項中英這一劍說刺就刺，谷飛雲手無寸鐵，又和他站得如此之近，只怕連躲閃的機會都沒有！

古人說得好，棋高一着，縛手縛脚，谷飛雲的武功，自然要比項中英高出許多，沒待對方長劍刺到，左手一探，就一把扣住了項中英的執劍右腕，冷笑道：「說，你承不承認？」

項中英右腕被他「捉雲手」抓住，宛如毒蛇被扣住七寸，全身半點力道也使不出來，心頭急怒交迸，切齒道：「小子，有種你就殺了我！」

谷飛雲道：「我只是問你，冒我之名，做下採花案件，是不是你？」

項中英氣得脹紅了臉，怒聲道：「是我幹的，你又待怎樣？」

「那好，你終於承認了！」谷飛雲道：「我要把你送到信陽……」

「啊！」項中英大叫一聲，右手急忙掩住右眼，忽的倒縱出去，血從他指縫間流了出來。

谷飛雲也突覺右腕一痲，五指無力，鬆開了手，急忙低頭看去，自己「曲池」上，不知何時被打中了一支細如髮絲的銀針，才拏不住項中英的，急忙用左手兩個指頭，起下銀針，用食指在穴道上按了兩下，這一耽擱，再抬目看去，項中英業已走得不知去向。

心頭不禁暗暗納悶，忖道：「這放針的人，一支射中項中英的右眼，分明是不齒項中英的爲人，才會打瞎他一隻眼睛，以示懲戒，但爲甚麼又打自己一針，迫使自己放開項中英，任他逃走呢？」

接着跨上兩步，用手掌在項中英四名隨從身上各自拍了一掌，起下石粒，一面說道：「你們回去告訴項中英，他蹂躪了人家姑娘，自己去承當，也許可以成爲好姻緣，如果三個月之內不去的話，我還是會把他抓去交給人家的。」

說完，沒待他們回答，轉身就走。

＊　＊　＊

項中英右眼中針，痛徹心肺，他只當是谷飛雲出的手，心頭雖然怒恨已極，但依然十分清楚，自己一直在告訴自己，決不能落入谷飛雲的手裡。

此時掙脫谷飛雲的五指（他還以爲是自己掙脫的），慌不擇路，一路只是提吸眞氣，奮力奔掠而行，不知不覺又回到了通天崖下。

只聽耳邊響起一個蒼老的聲音說道：「項中英，你右眼中的是盲師太的度厄金針，快停下來讓老僧瞧瞧，若是血流得過多，只怕要永遠變成獨眼龍了！」

項中英奔行之中聽到話聲，不覺脚下一停，仰臉問道：「老師父就是要弟子二更後到通天洞來的老師父嗎？」

原來項中英被約在二更後到通天洞來，由此可見被約到通天洞來的「有緣之人」，不止谷飛雲一個，老和尚葫蘆裡究竟賣甚麼葯呢？

只聽蒼老聲音笑道：「除了老衲，你說還會有誰？」

項中英喜道：「果然是老師父。」

蒼老聲音道：「你上來吧！」

＊　＊　＊

谷飛雲因通天崖石窟中人以「千里傳音」之術要自己初更再去，年輕人總是有好奇心的，自然想去一覷究竟，因此沒有再回宣化店去（他的牲口還留在宣化店），傍晚時分，就在白山關附近一家饅頭舖裡，買了幾個饅頭充飢，等到天色漸黑，就往通天崖山徑行來。

抵達石窟，離初更還早了半個多

時辰，就在窟外一塊大石上坐下。因爲蒼老聲音約的是初更，自己來得早，自然要等到初更再進去。

那知剛在大石上坐下，就聽耳邊響起那蒼老聲音說道：「小施主果然信人，而且向道虔誠，實是可喜，你既然來了，就進來吧！」

谷飛雲聽得一怔，急忙站起，恭聲應了聲「是」，就舉步往石窟中行去。

剛跨進石窟，只聽蒼老聲音又道：「好，小施主站着勿動，現在要記好步數，先朝前走七十二步，再聽老衲口令。」

谷飛雲答應一聲，依言朝前走了七十二步。

蒼老聲音又道：「現在身向右轉，再走七十二步。」

谷飛雲只覺他聲音在耳邊響起，却分辨不出聲音是從何處傳來的，依言身向右轉，又走了七十二步。

蒼老聲音又道：「再向左轉，走七十二步。」

谷飛雲依言轉身，又走了七十二步。

蒼老聲音又道：「再向右轉，走七十二步。」

谷飛雲依言轉身，又走七十二步，現在已經深入石窟右首，他縱然修習佛道二門內功，已有相當火候，至此也感到眼前一片黝黑，無法看清周遭景物。

只聽蒼老聲音又道：「好！你現在站着勿動，在你前面有一個石窟，你先要伸出右手，扶住石壁，彎腰走入，一路都須扶着石壁而行。」

谷飛雲眼睛看不到東西，只好緩緩伸出右手，果然摸到一堵凹凸不平的石壁，左手接着也伸出去向空摸索，然後彎着腰，緩慢的跨出步去。

走了兩步，發覺自己果然已走入一個狹仄的洞窟之中，不，應該說是像一條夾道，兩邊是粗利的石壁，中間僅容一個人通行，而且極爲彎曲，脚下又時高時低，走得稍一不愼，不但會撞得頭破血流，至少也會把你衣衫勾破。

這一段路，也不知走了多少時光，更不知這樣彎彎曲曲的走法，已經走了多少遠近。

就在此時，只聽蒼老聲音說道：「好了，你前面不遠，再有三步光景，有一塊很大的崖石阻住去路，你要從石上爬過來，不過要注意，這崖石和窟頂相距不到兩尺，小心碰破了頭。」

谷飛雲口中答應一聲，心裡暗暗奇怪，他以「千里傳音」指點自己路徑，這點並不奇怪，但奇怪的是他怎知自己已經走到那裡？他好像親眼目覩一般，甚至連步數都算得如此精確！

心中想着，就摸索着朝前走了三步，果然手指已可觸摸到粗嶙的崖石，這就手足並用，往石崖上爬去。

石崖不過兩丈來高，就爬到頂端，用手朝上摸去，距窟頂還不到兩尺，大概僅容一個人伏卧着爬過去，當下不再思索，頭先身後，朝前爬去。

爬過石崖頂端，大約三丈左右，崖石開始成爲極陡的斜坡，谷飛雲慢慢的倒轉過去，成爲頭上脚下，再手脚並用朝下爬去，也不過二三丈光景，就踏到實地了。

這裡只有一條路可行，谷飛雲依然一手扶着石壁，緩步行去，所經之處，極像一條長廊，約莫走了八九丈遠，業已走到盡頭處，右手摸到右首石壁間，像是一道門戶，這就身向右轉，舉足跨入。

這是一間相當寬敞的石室，室中已有燈光，雖然一燈如豆，但至少已可使自己看到物事。

石室正中間有一張石榻，邊上有一張石几和一張石櫈，几上有一盞油檠，整個擺設，僅此而已，因此更顯得地方寬敞。

谷飛雲心中暗道：「這蒼老聲音把自己引到這裡來，不知有甚麼用意？」

心念方動，只聽蒼老聲音已從石壁間傳了過來，說道：「小施主，現在可以坐下來休息了。」

谷飛雲細審蒼老聲音，果然是從正中間石榻上面的壁間傳出來的，但整堵石壁毫無半點痕迹，忍不住問道：「老師父，你在那裡？」

蒼老聲音藹然笑道：「老衲就在這座石壁中，你相不相信？」

谷飛雲縱然不信，但口中依然說道：「老師父是有大神通的神僧，在下自然相信。」

蒼老聲音呵呵一笑道：「小施主先請坐下來，老衲有話要和你說。」

谷飛雲依言在石櫈上坐下，面對石榻，說道：「老師父請說。」

蒼老聲音問道：「小施主姓甚名誰？」

谷飛雲道：「在下谷飛雲。」

蒼老聲音又道：「小施主何方人氏？」

谷飛雲道：「在下不知道。」

蒼老聲音訝異的道：「你怎麼會不知道自己是甚麼地方人呢？」

谷飛雲道：「在下從小是由家師扶養長大的。」

蒼老聲音問道：「你師父是誰呢？」

谷飛雲道：「家師法號孤峯上人。」

蒼老聲音問道：「是那一門派的？」

谷飛雲道：「家師沒有門派。」

「如此甚好。」蒼老聲音欣然道：「令師既然不屬那一門派，小施主是否願意改拜老衲爲師？」

谷飛雲聽得一怔，他沒想到蒼老聲音會提出要自己拜師的話來，不覺遲疑的道：「這個……老師父請原諒，常言道一日爲師，終身爲父，何況在下從小又是恩師撫養長大的，在下豈

可見異思遷？」

「好，小施主能夠不忘本，不見異思遷，果然是個好青年。」蒼老聲音續道：「但自古以來，帶藝投師多的是，江湖上更有不少人藝成之後，到處訪求名師，總成大器，所以轉求多師，才能集諸家之長，只要你不叛師背道，違反師訓，並不算是忘本。」

他不待谷飛雲開口，接着又道：「何況小施主與老衲有緣，學成通天寶笈，不出十年，即可獨步武林，傲視天下，此一機緣，小施主若是當面錯過，一生追悔莫及，好了，老衲給你一天時間，小施主仔細考慮考慮。」

谷飛雲叫道：「老師父。」

蒼老聲音藹然笑道：「小施主可是願意了？」

谷飛雲道：「在下想請問，老師父的法號如何稱呼？」

蒼老聲音呵呵一笑道：「你到時自知。」

就寂然不再有聲音。

谷飛雲已從蒼老聲音說話的語氣中，聽出這老和尚決不會是正派中人，因爲正派中人絕不會山崩窟現，自稱活佛下凡，再以「通天寶笈」爲餌，吸引武林中人來此，造成如此神秘氣氛，但他究竟有何目的呢？

像他剛才要收自己爲徒這一點看來，那是想以收徒爲名，擴展勢力了。

「自己既不想拜他爲師，那就不再留在這裡了！」心念一動，立即站起身，想從來處退出去，那知目光一注，方才自己進來之處明明有一道門戶，這時已經變成一堵石壁，那裡還有甚麼門戶？

他凝足目力，仔細察看，但因整座石壁凹凸粗糙，即使有門戶痕迹，也不易看得出來。

「這裡會有機關？」

「自己被關在這座石室之中，看來不拜他爲師，是不會放自己出去的了。」

谷飛雲頹然回到石欖上坐下，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才好？

從種種迹象看，這蒼老聲音的老和尚的武功一定很高，自己決不能拜他爲師，但不拜他爲師，又如何能脫身呢？

就在他心思起落之際，突聽身後右側發出極爲輕微的聲響，急忙轉身看去，但見右首下方石壁業已裂開了一條大縫，正有一個人探首伸了進來。

（這間石室略呈長方，如果是朝正南的話，那麼石榻是在石室北首，石几和石欖靠近石榻，是在西邊上首，谷飛雲是從東邊下首的一道門進來的，如今門戶不見了，已成爲一堵石壁。這回石壁間裂開一條大縫，是在西邊的下首，也是谷飛雲進來時那道門戶的正對面）

這是一張頗爲清新可喜的蘋果臉，還霎着一雙靈活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她就是在茶樓上見過、叫青衫中年文士「師公」的紫衣女孩，她才探進頭來，人也很快閃了進來。

谷飛雲看着她，驚奇的道：「妳……」

他剛說出一個「妳」字，紫衣女孩立即伸出一根食指，豎在嘴唇上，輕「噓」了一聲，才壓低聲音道：「快別作聲，是我師公要我來救你的，快跟我出去。」

谷飛雲低聲問道：「那老和尚呢？」

紫衣女孩道：「有十幾個人和你一樣，被他賺了進來，現在正在逐個談話，不會注意到你，你才有逃走的機會。」接着催道：「快走吧，被他發覺，我們就走不了啦！」

說完，當先朝右首石壁縫中閃了出去。

谷飛雲知她說得不假，急忙跟着從石縫中閃出，這是一條甬道，每隔丈許，壁間都有一盞燈檠，是以並不黑暗。

紫衣女孩等他閃出，就回頭悄聲道：「你脚步要盡量放得輕些，別驚動了老魔頭。」

谷飛雲點點頭，由紫衣女孩領着他，由甬道轉入一條狹仄小徑，就沒有燈光了。

紫衣女孩伸過手來，說道：「喂，你拉着我的手走就好。」

谷飛雲奇道：「妳看得見嗎？」

紫衣女孩咭的笑道：「我自然看得見了。」

谷飛雲心中有些不信，自己從小練功，少說也練了十幾年，還看不見，她小小年紀，難道內功會强過自己不成？心中想着，還是伸出手去，牽住了對方的小手。

走沒多遠，發現紫衣女孩前面依稀有光，不覺笑道：「原來妳早就準備了火摺子！」

「才不是呢！」紫衣女孩轉過身來，眨着眼睛笑道：「你看，這是火摺子嗎？」

原來她胸前掛着一條極細的金鍊，鑲了一顆有葡萄大小的淺紫珠子，閃發出淺紫色的珠光！這條鍊子本來掛在衣衫裡面的，到了小徑才取出來的。

谷飛雲道：「妳這顆珠子，一定很名貴了。」

紫衣女孩笑了笑，轉身朝前走去，邊道：「還能祛毒呢！」

谷飛雲道：「妳怎麼進來的？」

紫衣女孩道：「我是跟着人家身後進來的，他們一行一共有四五個人，才不致被老魔頭發現，如果只有一個人，我跟在他身後進來，就算脚步再輕，也瞞不過他的耳朵。」

谷飛雲道：「這老和尚有這麼厲害？」

紫衣女孩道：「要不是他正在專心和人談話，我們經過長廊，就會被他發現了。」

谷飛雲問道：「對了，妳師公是甚麼人？」

紫衣女孩道：「師公就是師公咯！」

谷飛雲道：「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問妳，妳師公姓甚名誰？」

紫衣女孩甩了下頭道：「師公已有多年不用姓名了，我也不知道，你自己去問他老人家吧。」

石縫小徑一路曲折而行，不多一會，就已走到一座高曠的石窟。

谷飛雲認得出，這裡就是自己進來時的石窟，只是自己進來時是在石窟右首，現在是在石窟的左首靠壁處。

紫衣女孩一手迅速用手掌掩住胸前的珠光，一手拉着谷飛雲蹲下身子，低聲道：「不可出聲。」

谷飛雲跟着蹲下。

紫衣女孩拉着他又道：「快走。」

谷飛雲任由她拉着，兩人貼着石壁疾行，直等繞到石窟出口，紫衣女孩拉着他點足縱起，朝石窟外飛掠出去。

谷飛雲但覺她這一掠，竟然帶着自己飛縱而起，宛如有一股大力托着自己飛行一般，眨眼就穿出石窟，落在離石窟五丈之外。

紫衣女孩五指一鬆，放開谷飛雲的手，說道：「好了，現在沒事了。」

谷飛雲道：「妳發現了什麼？」

紫衣女孩睜大眼睛說道：「剛才你沒看到老魔頭的徒弟嗎？他就站在石壁下，要是給他看到，就麻煩了。」

谷飛雲道：「那我們從石窟縱出來，他沒看見嗎？」

紫衣女孩哦了一聲，笑道：「他只在石壁下停了一停，就閃身走了，所以我們要走得快些才行。」

谷飛雲聽得暗暗驚奇，她說的這些，自己幾乎一無所覺，不禁看着紫衣女孩怔怔的出神。

紫衣女孩被他看得蘋果臉上不由一紅，說道：「我們快些走吧，師公還在外面等着我們呢。」

說完，甩着髮辮，轉身朝前掠去。

谷飛雲隨着掠起，緊跟在她身後，一面問道：「在下蒙姑娘相救，還不知道妳叫什麼名字？」

紫衣女孩回頭道：「我才不告訴你呢，你去問師公吧。」

身形突然加快，一路上大石纍纍，她在石上宛如點水蜻蜓，起落如飛。

谷飛雲跟在她身後，不甘落後，立即提吸眞氣，展開輕功，一路緊追，也只能保持現狀，和她相距兩丈遠近，再也無法拉近距離。

心中止不住更是驚訝，此女一身內功，居然不在自己之下！她叫青衫中年文士爲「師公」，那麼她該是中年文士妻子的徒弟了，只不知中年文士夫妻是何來歷？

退出峽谷，紫衣女孩却朝東首一條小徑奔去。

谷飛雲問道：「妳這是去那裡？」

紫衣女孩一面跑，一面回頭道：「師公要我帶你去見他，你不是也想去見見我師公嗎？你怕我把你賣了？」

說話之時，她前面路上正有一方大石。

谷飛雲急忙叫道：「小心，大石！」

紫衣女孩依然沒有轉過頭去，口中笑着說道：「放心，它不會碰上我的。」

果然在她說話之時，身子已經像一縷輕煙般從大石上飄飛過去。

谷飛雲看得又是一怔，忖道：「她這是什麼身法？」

思忖之際，紫衣女孩忽然捨了小徑，朝一座小山上登去，谷飛雲跟着她上去。

小山並不高，轉眼工夫便已登上山頂，青衫文士就坐在幾棵高大的松樹之下。

「師公。」紫衣女孩縱身凌空飛撲過去，身在空中，說道：「弟子遵命把他帶來了。」

話落，人也翩然落到青衫文士身邊。

谷飛雲急忙趨了上去，恭敬的作了個長揖，說道：「在下谷飛雲見過前輩，多蒙前輩援手。」

青衫文士朝他微微一笑道：「小兄弟不用言謝，我和令師多年方外之交，遇上了，焉得不管？」

紫衣女孩奇道：「師公早就認識他了？」

青衫文士含笑道：「會蹴石打穴的，武林中只有一個人，師公豈會看錯？」

谷飛雲道：「前輩和家師既是舊識，請恕晚輩不知不罪，前輩道號不知如何稱呼？」

青衫文士微笑道：「我叫岳維峻。」

「啊！」谷飛雲驚奇的望着青衫文士，說道：「前輩就是崑崙派的岳掌門人？」

他心裡明知對方便是崑崙派掌門人岳維峻，但總是有些不敢相信，岳維峻五十年前就出道江湖，就算他那時候是二十歲，如今也該有七十歲了，但眼前的岳維峻，看去只不過四十五、六歲。

紫衣女孩朝他撇撇嘴道：「師公不是崑崙派掌門人，難道還有第二個人不成？」

岳維峻含笑道：「小兄弟是聽誰說過我的賤名的？」

谷飛雲道：「晚輩曾聽南山老人說過，五十年前，前輩和金母動過手的故事。」

（未完・七）



上文提要：了塵、秦萬年捉到嫖妓、嫖艷尼的小羅，交給潘奇神醫，要將他解剖，解開此人的特殊功能之謎，而姜軟軟和小五子捉到的小羅却否認曾去勾欄嫖妓，到底那個是眞的，把二女弄糊塗了，爲了要救被解剖的小羅，不顧男女之嫌把他救走，以便對証一下，結果二女捉到的小羅走掉，回頭另一個小羅又走掉了……眞的小羅在賭場遇上玄陰教副教主歐陽芳菲，因賭技比輸，被她纏上……

乳虎雛龍傳奇故事集／司空羽・文　可飛・圖

乳虎雛龍

略施小計謀　救走七女人

小羅此刻的體能，溜是很難的。在目前唯一的辦法是使她自動打退堂鼓。

小羅的心眼多，反應快。

大概上帝偏愛一個人就會賦予他一副靈活的頭腦。

小羅在一個魚攤子上丟下一塊碎銀子，抓起一條臭魚，往褲襠中一塞。這工夫歐陽芳菲回頭道：「小羅，你在幹甚麼？」

「沒……沒有甚麼，只是下面有點癢癢的……」

「小色狼！猴急甚麼？一會就會讓你樂個夠。」

「我也是這麼想，所以一想身上就發熱，一熱嘛，也就癢起來了！老妹子，妳可別笑話我。」

歐陽芳菲帶他進入一家客棧，要了個房間。

她把門閂一插，就上了床，道：「小羅，過來。」

小羅來到床前，歐陽芳菲嗅了幾下，道：「是甚麼味道？」

小羅道：「沒有甚麼味道呀！」

「不，不！有很大的臭味。」

小羅道：「八成是妳自己身上的味道。」

「胡說！我身上才沒有味道，還洒了古龍水呢！」

小羅道：「老妹子，妳別刁難成不成？」

「不對，你身上眞的有臭味。」

「老妹子，妳怎麼可以吊上人家的胃口又挑毛病？」

「小羅，你身上怎麼會有臭魚爛蝦的味道？」歐陽芳菲貼近他的下身嗅了幾下，用手捂着鼻子。大聲道：「沒有錯，你身上一定有甚麼暗毛病。」

小羅吶吶道：「只不過是一點小毛病而已。」

「甚麼小毛病會有這麼大的臭味？」

「以前患過下疳和白濁……」小羅道：「前些日子在金陵嫖妓，又他娘的賺了回扣，據大夫說是甚麼『菜花』……」

歐陽芳菲「呸」地一聲吐了一口唾沫在他的下身上，穿窗而出，還罵着「臭魚爛蝦」。

小羅自褲襠中掏出那條臭魚丟在地上，大笑離去。

* * *

小羅的一碗牛肉麵還沒吃完，發現那個和尚又站在他的桌邊，門外還站着一個年輕人。

這年輕人一身華服，人品不錯，只是有點油頭粉面。

「小羅，你學不學我的武功？」

「我對你說過，絕對不學。」

「爲了鄭重，你再重複一句。」

「不學，不學，絕對不學，聽清楚了沒有？眞是笑話！難道有豬頭還怕送不上廟門？」

和尚來到門外，對那年輕人指指

小羅，道：「他就是小羅，經常和你的表妹姜軟軟泡在一起。」

年輕人進入牛肉麵舖在小羅桌邊道：「出來。」

小羅在喝牛肉湯，道：「我當然要出去。」

「快點！」

「我吃完了自然會走的，你是甚麼人？」

「我叫常有慶。是姜軟軟的表哥。」

小羅大驚道：「你是人還是鬼？」

「小子，你敢罵人？」

「我爲甚麼要罵你？軟軟是說過她有個表哥，但去年掉到糞坑中淹死了！莫非有兩個表哥？」

「你簡直是放屁！小子，我在外面等你。」

小羅道：「好哇！你可別跑了。」

「笑話！只怕你趁機溜了。」

「我溜？」小羅看看雙手，道：「我這雙手惹過不少的禍，不小心打死好幾個人，所以我現在十分小心，也可以說盡量忍耐，有人指鼻子罵我，有時也只好算了！」

常有慶道：「你是個龜蛋，軟骨頭！」

常有慶在門外等，和尚似乎已不見了。

牛肉湯喝完，又叫掌櫃的添了大半碗。

常有慶又等了半個時辰，不見他出來，道：「小子，你如果不敢出來，給我磕個頭，我就放你一馬。」

小羅道：「你怎麼這點耐心都沒有？是不是想找個理由下台離去，其實你要走就走吧，我不會對別人說的。」

常有慶大喝一聲：「滾出來！」

小羅道：「我吃一頓飯的時間你都等不及嗎？」

這工夫牛肉舖掌櫃的又自動爲小羅添了一碗牛肉湯。

這是因爲老掌櫃的都看不慣常有慶的跋扈態度。

也可能是掌櫃的以爲小羅不敢出去，就幫他拖延時間。

小羅一連喝了五碗牛肉湯，頭上直冒白氣。

這種天氣頭上會冒白氣，掌櫃的和其他食客都很奇怪，而小羅自己以爲，能冒氣了，大概也差不多了。

又磨蹭了一會，站起來問掌櫃的廁所在那裡，掌櫃的指指後面，又低聲道：「老弟，後面的牆很矮……」

言下之意是叫他方便完了之後自後面翻牆逃走。

小羅道：「謝謝大叔……」

他往後走，常有慶怕他跑了，也跟到後面。

但因這種廁所的氣味太大，他遠遠地站着。

小羅又磨蹭了數盞茶的工夫才提着褲子走出來。

常有慶道：「你現在還有甚麼話說？」

小羅道：「我沒有話說，不知你和那和尚是甚麼關係？」

常有慶道：「我和他甚麼關係也搭不上，今天在路上遇見他，他說你這小子癩蝦蟆想吃天鵝肉，一天到晚泡我的表妹軟軟。」

小羅低聲道：「你和她的交情到了甚麼程度？」

「嘿！親親抱抱哩！家常便飯！」

反正吹牛不犯死罪。

小羅在他耳邊道：「我們常在一個池中洗澡，一床睡覺，而且她每天要給我捏脚一次。只不過我們還沒有那箇。」

「小賊，你敢侮辱我的表妹？」

「侮辱？」小羅道：「你以爲你表妹是甚麼？天仙？好好！你可知道軟軟身上哪個部位有一顆紅痣？」

常有慶一楞，他當然不知道，也可能是小羅唬他。

小羅道：「不知道是不是？告訴你，就在她的肚臍以下，丹田右下方……」

常有慶忍無可忍，一拳迎面砸到。

掌櫃的很爲小羅躭心，他看出小羅也很滑，只是這小子使人看得順眼。

小羅一偏頭，足尖一墊，身子略偏，「蓬」地一聲，正中他的右肩，被打的人沒事兒，常有慶甩手退了一兩步。

這一手還眞摸不透，都以爲小羅在強忍痛楚。

常有慶這一拳心裡有數。這反震之力差點震斷他的手腕。

可是他不信，因爲他的兩儀拳掌在武林中極有名氣。

這一拳用了九成力道，但小羅一閃，常有慶栽到門外去了。

食客們大笑，小羅向相反方向走了。

和尚在小街轉角處偷看，他晃着腦袋，莫測高深。

常有慶還不死心，疾追之下，仍被小羅跑了。

* * *

小羅奔出五七十里，坐在大樹下休息。

由於這亭亭如蓋的大樹下很涼快，不久就倒在草地上睡了。

這工夫來了兩個女人一老一少，少的不過十五六光景，老的應在四十以上。

這四十多歲的婦人顯然是少女的女僕。這女人提了個沉重的蔴包。

「小姐，我們休息一下，這條豬死重死重。」

小羅雖然倦極睡着，但有人走來自然會醒，只是他並未睜眼。

少女坐在岩石上，搖着羅扇，道：「馬嫂，眞熱死人了！這個小子也和

豬差不多,來了人都不知道。

馬嫂也看看草地上,道:「年輕人嘛!走累了就會睡得很沉。」

少女道:「這小子一定是武林中人。」

「可也不能這麼看人。」馬嫂生了一張馬長臉紅鼻頭,和少女的端麗、細嫩,以及天眞無邪相比,予人十分强烈的印象。

小羅是大字型仰卧地上,瞇着眼打量二女。

他覺得美的女人站着、坐着,甚至躺下都美。

這個小妞麗質天生,可惜坐相不大好看。

「馬嫂,我又以爲這小子是武林中人。」

馬嫂道:「怎見得他是武林中人?」

「我爹說過,有些人能使用多種暗器,全身都是。」

「不錯,的確有這種人,但不多見。」

「這個人八成是個暗器高手。」

「小姐,妳怎麼知道他是……」

小妞指指小羅的下體,道:「妳看他的褲子裡凸起,挑得高高地,那不是暗器是甚麼?」

馬嫂是過來人,聽了小姐的話,差點忍不住大笑。

「馬嫂,妳是不是以爲他不是暗器高手?」小妞不服氣地道:「那妳說,他褲子裡挑起高高的是甚麼東西?」

「小姐,快別說了,那是男人的……」她貼在小妞耳邊說了幾句話,小妞面紅耳赤。

小羅的身子顫抖了一下,因爲他也差點笑出聲來。

就算她只有十五歲,也該知道這種事的。

由此可見,這妞兒是如何純潔而幼稚了。

這工夫小妞突然臉色一寒道:「馬嫂,妳說這小子會不會早知我們來此而故意豎起來讓我們看到?」

馬嫂打量小羅一陣,微微搖頭。

「不會?」小妞道:「爲甚麼別的男人就沒有這樣?」

馬嫂道:「小姐,男人睡眠時,尤其是年輕男人,由於陽氣下降丹田,那東西就會勃起,而且往往歷久不倒,堅如鐵杵,這沒有甚麼……」

「不行,我要教訓他一頓,算是對他惡形惡狀的懲罰!」

馬嫂道:「算了,小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老爺子交代過,不要在外面惹事,暴露身份。」

小姐懶洋洋地站起來,似乎很不想走。

這天氣任何人都不願離開這樹蔭的。

只不過小妞的目光却停在小羅的臉上。

她不敢再看他褲中的「暗器」。

她不怕任何奇門暗器,但看到這種「暗器」,就會耳熱心跳。

馬嫂提起沉重的蔴袋,袋內忽然「蓬蓬蓬……」一連放了七個響屁,而且奇臭。

馬嫂忙不迭地丢下,立刻向上風頭竄出七八步,罵道:「這個臭小子,竟敢在老娘身邊放騷。」

小妞也掠出一丈以外,掩鼻詛咒。

這工夫蔴袋「蓬」地一聲裂開,躍起一人。

小羅大爲驚奇,道:「葛三刀!」

「小羅……」「葛三刀」張開雙臂奔上,兩人摟緊。

馬嫂和小妞楞在那兒,似乎想不到他們是好朋友。

由兩人的驚喜看來,他們的確交非泛泛。

「葛三刀」穿了一身黑衣,左臂上別了一塊蔴布。

這當然是表示帶孝。

「老葛,你爲誰帶孝?」

「還不是爲你!上次被兩個老賊所擒,我聽說他們要解剖你,後來我自解了穴道,發現他們正在解剖你,我當時昏在窗外,我醒後,還沒有解剖完,本想殺進去,只不過我知道是白送上一條爛命,要爲你報仇,就必須苟活再行設法。小羅,你已經被解剖了,怎麼會活生生地站在這兒?剛才我在蔴袋中就猜出是你,但怕弄錯,也怕你不是她們的敵手,所以才放屁把她們薰開,自解穴道,破袋而出。」

這工夫馬嫂道:「臭小子,你還要進入蔴袋中。」

小羅道:「這位大嫂,到底是怎麼回事,我的朋友怎麼得罪了二位?」

馬嫂道:「他罵我們小姐是『小喇叭』!」

小羅道:「小喇叭有甚麼關係,不過是開開玩笑!妳們就叫我大喇叭好了。」其實「小喇叭」是一句下流話。

「胡說!」馬嫂怒道:「看來你們兩個同樣的下流。」說着就攻上來,似想三五招內生擒「葛三刀」。

小妞也沒閑着,撲向小羅。

「葛三刀」知道馬嫂的厲害,接了兩招就撤出刀來。小妞武功怪異,雖只用了五七成內力,仍是凌厲無匹。

小羅暗暗吃驚,這小妞的功力比了塵和姜開基等人高明多了。

巧的是,此刻正好小羅左手心的粉紅圈圈出現,在三十招上,抓住了她的肘關節一帶,小妞收勢不住栽入他的懷中。

小羅低頭,小妞正好仰頭。

小羅忽然把兩片嘴唇壓在她的紅唇上。

小妞大力擺頭,小羅又吻了她的面頰一下。

那知小妞忽然大哭起來,道:「馬嫂,這小子是色狼,他親我的嘴,他果然不是好東西。」

馬嫂已把「葛三刀」逼得手忙脚亂,行將生擒他,但見小姐被制住,立刻放棄「葛三刀」來救小姐。

馬嫂往上撲,被小羅一脚踹出。

馬嫂是行家,不由大驚,這小子居然是個頂尖高手。

小妞一直在哭,小羅就怕女人哭,鬆了手,一拉「葛三刀」,二人狂馳而去,小妞要追,馬嫂阻止了她。

「小姐,這小子眞的親過妳?」

「馬嫂……難道騙你不成?」

「好!我回去告訴老爺子,非逮住他不可。」

「不要告訴我爹!」

「小姐,妳看不出來?這小子的武功奇高,咱們兩個聯手也未必有把握。」

「我知道。」

「除非老爺子,別人制不住他。」

「還是那句話,不要告訴我爹!」

「好好!我不說,只不過小姐被他佔了便宜,我實在沒用,再說對老爺子的俠名也有損的。」

「他目前並不知道我的身份,自不知我爹是誰。」

＊　＊　＊

小羅和「葛三刀」奔出十來里路,慢了下來,道:「老葛,你怎麼會在她們的蔴袋中?」

「別提了!」

「你爲甚麼要罵她『小喇叭』?」

「我在路上哼小調,她們說太黃,罵我下三濫,我被罵急了就回敬一句『小喇叭』,就是這樣。」

「結果你被她擒住?」

「小羅,你別往我臉上貼金了,是馬嫂在七、八十招制住我的。」

「老葛,你也不用難過,這主僕二人一定大有來歷。」

「我也這麼想。」

「栽在她們手中不算丢人。」小羅道:「有件事我實在摸不清,你是不是親眼看到我被解剖了?」

「是啊!正因爲看到躺在解剖床上年輕人的臉正是你,而且,開膛破肚,鮮血淋漓才當場昏倒的。」

「怪就怪在這裡對不?」

「你是說……」

「『狂風』秦萬年抓住了我們,要解剖我,而我被二女救出的對不?」

「對。」

「既然我被救走,那解剖枱上像我的年輕人又是誰?」

「我當時以爲是你,所以逃走後爲你戴孝,發誓要爲你報仇。」

「你沒看錯?」

「看錯甚麼?」

「解剖枱上的年輕人像我?」

「我以爲那就是你。」

小羅道:「眞奇怪。有好多的事我想不通。」

「小羅,甚麼事想不通?」

小羅想了一會道:「這些奇怪的事,我從未對任何人說過,即使小五子和軟軟和我那麼近,又救過我,我還是沒有說,因爲這件事非同小可。」

「葛三刀」道:「小羅,既然如此重要,你不必對我說。」

「不,我可以不對任何人說,你却例外。」

小葛目蘊淚光,這淚光反映着友誼的光輝。

爲朋友戴孝雖是舉手之勞,但很少人能作到。

小羅拍拍他的肩胛,道:「我一定要告訴你。」

「小羅,承你這麼瞧得起我……」

「老葛,你看我的左手。」他伸出左手。

「你的左手怎麼樣?」

「你仔細看,掌心有沒有很淡很淡三個套在一起的粉紅色圈圈。」

「有……有。這是怎麼回事?」

「我也不知道。」

「是病態,中了毒還是另有原因?」

小羅道:「這個我也弄不清。既無病痛,也無中毒的症候,這粉紅色的圈圈時隱時現,出現時武功頗高。」

「葛三刀」道:「這就難怪你的武功忽高忽低了。」

小羅道:「只不過,我也不知道何時會出現,出現多久會隱去?所以我有時很煩惱。」

「甚麼時候才發現掌心的圈圈?」

「大約在兩年以前。」

「小羅,我一直不知道你的師承。」

小羅攤攤手吁了口氣,道:「我和你一樣。」

「一樣?這是甚麼意思?」

小羅道:「我也不知道是誰教我武功的。」

「葛三刀」笑笑道:「小羅,我不怪你。」

「不怪我甚麼?」

「人總會有些秘密不便告訴別人。」

「我對你沒有秘密。」

「算了吧!小羅,你有這麼高的武功,會沒有師承?就是說到天亮我也不信。」

「老葛,你畢竟還是不瞭解我。」

「就這件事來說,我的確不瞭解你。」

「告訴你,我眞的不知道教我武功的人是誰?他道貌岸然,一派斯文,甚至仙風道骨……」

「你不是說沒有師承?」

「應該算是沒有。」小羅低聲正色道:「我是在夢中遇見這人,他在夢中教我的,此後再沒有作同樣的夢。」

「葛三刀」楞了好一會,吶吶道:「這簡直是神話。」

「我知道你不信,但你應該相信我的人格。」

「小羅,非但我不信,任何人都不會相信。」

小羅道：「那夢中人教了我武功之後，對我說了一句話，他說我會短命，甚至活不到二十歲。」

「葛三刀」焦急地道：「不……不，他胡說。」

小羅道：「以他的神通來說，也許不是胡說，但他最後仍然說了半句話，他說：除非……」

「沒有說出『除非』以下的話?」

「沒有，不知道是甚麼意思，好像是我會夭壽，除非如何如何才不會短命。」

「葛三刀」道：「小羅，吉人天相。」

小羅笑笑，他似乎不信這句話。

如果吉人果眞「天相」，根本就不該讓他短命的。

暮色中，遠處出現了幢幢人影。

最初二人還未注意，不久，他們發現四面八方都有人。

「老葛，好像是衝着咱們來的。」

「葛三刀」道：「看來至少有三四十人之多。」

小羅道：「而且此刻又不是適宜動手之時。」

「葛三刀」道：「只是不知道都是些甚麼人物。」

小羅道：「就算都是了塵和姜開基那流的，三十來人也應付不了。」

「葛三刀」道：「左邊山溝，快走！」

四周包圍的人大約距他們還有數百步光景。

天色已黑，附近草木頗密，二人往山溝中的草木中一鑽，向西南疾竄，加之有風，在草木中弄出點聲音也不會被發現。

他們一口氣逃出五六里外。

這兒地勢甚高，視野廣闊，有人自任何方向來此都可以看到。

兩人坐下來，「葛三刀」道：「小羅，我不以爲你會短命，他最後那句『除非』就暗示你五行有救。」

小羅笑笑，道：「我並不很在乎，我看得開。」

「小羅……」「葛三刀」道：「如果你走了，我一定跟你去。」

「不要這樣，老葛，如果有那一天，我要你活着。」

「小羅，我們認識到現在，還不知道你的身世。」

小羅道：「我的父母都去世了。」

「是誰把你弄大的?」

「我的父母。」

「不是很矛盾?」

「不矛盾，我的父母在我十四歲時去世的。」

「伯父母是如何去世的?」

「夜晚入睡還好好的，但第二天早上沒有醒過來。」

「身上無傷也未中毒?」

「沒有，名醫看過，都說是奇怪的死亡。」

這時忽見一個華服的中年人，帶了七個年輕女人不疾不徐而來。

「葛三刀」道：「小羅，恐怕不妙！」

小羅道：「你認識這個人?」

「不認識，我只是想，一個中年人能帶這麼多年輕美女出遊，必非泛泛之輩。」

小羅道：「這說法當然有理，就是看這中年人的步伐也能看出來。」

「葛三刀」道：「八成是剛才三十多人中的一部份，快走。」

小羅道：「不必了！也許可以應付兩下了。」

「怎麼?你有把握?」

「不是很有把握，却不會像不久前遇上那三十多人一樣狼狽。」

「是不是你的左手……」

小羅把左手往他面前一伸，在月光下隱隱可見三個圈圈。

不是很清楚，但仔細看可以看到。

「葛三刀」道：「是剛出現還是快要消失了?」

「剛出現。」

「葛三刀」道：「這我就放心了，自出現到消失這段時間有多久?」

小羅道：「不太規律，大約半個時辰左右。」

「和下一次出現的間隔有多久?」

「一般來說，大約一個半到兩個時辰。」

這工夫中年人已到達二人身旁三四步之地，七個少女，都不過二十左右，沒有一個超過二十五歲的。

而且個個美貌如花。

「葛三刀」心想：這些女人摟着睡覺固然好，就是看看也舒服。

中年人道：「誰是小羅?」

小羅道：「我……」

「葛三刀」抱拳道：「在下就是小羅，不知這位大俠是誰?」

中年人道：「我是誰一會就知道了。只怕你不是小羅。」

「葛三刀」道：「既知我不是小羅，爲甚麼又要問誰是小羅?」

中年人道：「這件事非同小可，當然要驗明正身。」

「驗明正身?」「葛三刀」摸摸脖子上的刀口道：「怎麼?要送我們上法場啊！我們犯了甚麼罪?」

中年人道：「小羅心裡清楚。」

小羅道：「我心裡並不清楚。」

中年人道：「你到處玩弄女人，雖然也有大部份女人是自願的，但常犯色戒終非善類，另外還犯有搶劫、殺人及放火等罪行。」

小羅道：「你見過小羅玩女人，殺人及放火?」

「我……」中年人道：「我沒見過，是別人說的。」

小羅道：「我說你弄錯了，我沒有犯那些罪行，而且很多人都弄錯了，另外有個人和我長得很像。」

「狡賴！我會信你的鬼話?」

小羅道：「怎樣你才信?」

「你如果能接我十招，我可以放你一馬。要知道，我是圍捕你的三十多人中的首領。」

「好吧！你是甚麼人，也不敢講嗎?」

「不是不敢講，而是怕說出之後，影響你的成績。」

小羅道：「那是不會的。」爲了保持旺盛的體能和攻擊力，趁手上圈圈十分清楚時展開了狂風驟雨式的攻擊。

七個女人「嘖嘖」稱奇。「葛三刀」也看呆了。

兩個人影糾纏在一起，有時分不出那個是中年人，那個是小羅。

小羅凌空翻撲，驟風勁氣，呼嘯湧射。

中年人的身法虛幻得宛如鬼魅，在月光下迷濛的光霧中忽隱忽現，二人的衣袂聲有如鬼嗥。

「啪」地一聲，二人分開。

小羅中了一掌，但甚輕微，道：「已過了十招。」

中年人道：「沒過，其中一招是一招二式的加强招。」

小羅道：「這叫强詞奪理，那有甚麼加强招?」

「葛三刀」道：「你到底是甚麼人?」

七個美女爲首的一個道：「我們老爺就是武林三絕『風、雷、雨』中的『暴雨』司空展大俠。」

兩小不由心頭一震，傳說「暴雨」名列三人之後，身手却是三人之冠。

小羅道：「眞是失敬了！」

「暴雨」司空展道：「小羅，聽說你在女人方面很兜得轉。」

小羅吶吶道：「這……」

司空展道：「小羅，我是追緝你的帶隊人，我要放你或整你都只有一句話。」

小羅道：「當然，只要講良心話就成。」

「難道本人不講良心?」

「司空大俠說吧！你要如何?」

司空展以傳音入密道：「請小俠教我一點小玩藝。」

「甚麼小玩藝?」在手心圈圈出現時，小羅也能傳音入密。

司空展道：「女人方面的……」

「司空大俠以爲我很高明?」

「少俠一夜之間連弄五個女人第二天再和小尼……可見你是此中高手，百戰雄師，佩服之至。」

小羅道：「司空大俠眞相信我行?」

「武林中人誰都知道少俠是高手。」

「似乎我不答應就不能脫身是不是?」

司空展道：「這樣兩不相欠，以後見了面也好說話。」

小羅道：「我答應你，這當然也要服藥。」

「你說的藥物是不是『禿雞散』?」

「司空大俠一定知道何謂『禿雞散』了?」

「據說有人配了一劑催情劑，丟在地上被一隻公雞吃了，這隻公雞不停在三隻母雞背上，直到三隻母雞頭上的毛都被啄光，公雞還未盡興！」

「對！」小羅道：「不過我這方子比『禿雞散』溫和些，你是知道，猛藥是傷身體的。」

司空展點點頭。

小羅道：「我的方子是素女經及玄女經上的精華，後人稱之爲『玄素之術』，即『房中術』的總稱。」

「小羅，聽你的口氣，果然是專家。」

「這太不敢當。不過對付女人嘛！」他笑笑，表示是小事一般，道：「包你馬上馬下，百戰百勝。」

司空展道：「本人一生別無所好，就是喜歡醇酒美人，而且不美不要，這七個女人是我所有的女人之中十五分之一，我還沒動過，特別留給你……」

「留……留給我?」他以爲耳朵有故障了。

「是啊！一來咱們眞是同好，有志一同，二來也是見面禮，三來也等於試驗品，小羅，你一次弄七個我想沒有問題吧?」

「這……」小羅心中一噱，世上居然有這種人，把自己選的女人給別人玩，玩過之後是否還能拾人的牙慧?

像吸二手烟一樣再留着他自己用?

小羅道：「老大哥，這恐怕不好吧?」

「怎麼不好?」

「老大哥的新寵，小弟怎麼可以捷足先登，讓老大哥接收二手貨?」

「不妨，這七個你用過之後，就送給老弟了。但是，如果小羅你虛有其名，是個銀樣蠟槍頭的話……」

小羅心頭一驚，立刻老練地聳聳肩，道：「放心，你如果帶來十四個，我也能照單全收，全部擺平。」

司空展很高興。這些年來一直在找這種方子。

只不過一般的醫生雖然宣傳可治腎虧、腎虛、早洩，甚至性無能諸症，却都是騙人的。

事實上光靠藥物不成，甚至還有很大的副作用。

比喻說有一種「淫羊藿」野草，就是壯陽之藥草，最初發現此草是見一山羊吃了此草，居然能和數十隻母羊「交合」，但人類僅服淫羊藿，並不能根治此病。

他把小羅帶到山野中一個別墅內。

「宇內三絕」都有幾處別墅，先備酒招待二人，然後他交代七女，要乖乖地陪小羅，不許拒絕。

於是要小羅帶七個美女入房。

天下之大，無奇不有。小羅出道不久，却見過不少的怪人怪事。像司空展這年紀，已見望五之年，還整天弄女人，眞是可笑可嘆。

有所謂：色慾火熾，而一念及病時，便興似寒灰，名利飴甘，而一想到死地，便味同嚼蠟。故人常憂死慮病，也可以消幻業而長道心。這幾句名言似乎對司空展沒有多大用處。

「司空大俠，在下必須把話說在前面，做這種事，最忌偷看偷聽，一旦有人偷看偷聽，就不靈了，那可就不能怪小弟哩！」

司空展道：「放心，我不會偷看，我在這兒和令友對酌等你，大約要多久？」

小羅道：「總要三個時辰吧！」

「要那麼久？」

「老兄，這是七個，每一個都要打發，不是吃三鮮麵，唏哩呼嚕就淸潔溜溜哩。」

「好好，只要你行，隨便你多久都成。」

小羅帶着七個女人進入內宅，關上門窗熄了燈，然後低聲問七個女人道：「你們願不願意和我作這事？」

七個少女大多搖頭。

小羅道：「看來妳們還是好女子，這是對的，一個女人不能隨便和男人作這種事，可是妳們是屬於他的，又不能不服從他對不對？」

「是的，少俠，你要成全我們。」

小羅道：「我的確想成全妳們，但妳們一定要合作。」

「怎麼合作？」

「和我在一起大睡三個時辰，然後把頭髮弄散，衣衫不整，裝出疲憊不堪的樣子……」

「爲甚麼要這樣？」

「妳們的主子要拏妳們作試驗品，試試我對女人的『功夫』如何？這是很不人道的行爲，妳們必須配合行事，事後要對他說我很厲害。」

「甚麼厲害？」

「不要多問，就說厲害，沒完沒了就成了，他會懂的。」

「這樣對我們有甚麼好處？」

「妳們剛才沒聽到他對我說過嗎？只要証明我眞有一套，就把妳們送給我作見面禮。然後，離開司空展，我就放了妳們，妳們愛去哪裡就去哪裡。」

七女自然高興，答應他全照他的意思去作，且讚他是個眞正見色不惑的君子。

前面的司空展和「葛三刀」已喝了七、八壺酒，時間慢慢溜走，已到了三個時辰，也有點不耐了。

「葛三刀」道：「司空大俠要沉住氣。」

司空展道：「我已經很沉得住氣了。」

「請記住，那是七個女人。」

「是的，七個女人，且要雨露均霑。」

「不僅如此，司空大俠，如果僅是雨露均霑，那就不是小羅。」

司空展雖是主動求人，却也不是滋味。

把自己的女人送給別人弄，後果如何還不知道？

只不過他已有了決定，如果名實不符，他不會輕易放過小羅的。

就在這工夫，小羅神采飛揚地來到花廳門外，道：「司空大俠，時間是不是超過了一些？」

司空展盯住小羅。

他幾乎不信，和七個年輕女人折騰了三個半時辰的人會如此輕鬆。

就算他年輕吧！人身畢竟不是鐵打的，有所謂：酒是穿腸毒草，色爲刮骨鋼刀。

他懷疑小羅會不會根本沒有碰這七個女人？但憑他的人生經驗，又以爲世上不會有這種有把持的男人。

七個美得冒泡的女人在一張床上，會不動心？

除非他是個「無能」的人。

一個無能的男人會被渲染成一個百戰不疲的房中高手？

就在這時，內院蹣跚走出一個妞兒。

司空展的目光凝在這年輕女人身上。

她鬢亂釵斜，粉脂凋零，衣衫不整，一臉的疲憊倦容，顯示她盡耗了全力來應付小羅。

她走路搖擺不定，如風中飄柳。

她進入花廳時，含淚道：「老爺……這個人簡直不是人……他是個魔鬼……」

司空展先是驚異，然後目光中跳躍着激動和興奮。

這工夫內院又跌跌撞撞跟蹌走出兩個人。

汗水把秀髮都沾在額頭上，雙目無神，步伐維艱，好像走過百餘里路似的，甚至有如生了一場病。

「老……老爺……這是一頭虎……一頭豹子……沒有像他這樣的人，他的精力好像取之不盡……」

司空展的表情十分複雜。

也許他在這一會萬分慶幸，終於找到了一個眞正的男人。

黃帝御一千二百女而飛昇。他只記取這一點，不記取「天法道，法道自然」的名言，還可能和果報不顯有關吧？很多人作壞事，是由於不信天理之說。

他們會以爲在詩人心目中，花香鳥語，這世上的一草一木都是可愛的，但往另一方面去看又如何？

人捕蛇、蛇吃蛙、蛙捕蟲、大蟲吃小蟲。大魚吃小魚，魚吃蝦……所以他們以爲沒有神。

因爲他們以爲神如果創造了人和這世界，就未免太殘酷了。神那會要

人到世上來受罪？

事實上，佛法認爲世上一切善惡都是由人類造成，所謂自作自受，共作共受。

這是「業感」定律，和神教恰恰相反，而果報是有來世的。

不信天理的人，必須要爲自己的率性而爲找個理由。

司空展功成名就，也可以說是名利雙收。

他名列「三絕」之末，論功力却是「三絕」之首。

人在奮鬥爭得名利之後，享樂是必然的後果。

而享樂的代稱，往往就是濃縮人類的生命，所以大多數帝王得到天下不久就猝亡，正是這種心理作祟——我千辛萬苦得到天下，人生苦短，不樂爲何？

人生本已夠短，他們又把它縮得更短了。

就在這時，後面陸陸續續又出來四個。

其中一個走了七步撲在地上，另一個去拉她時也倒地不起。

到此，司空展終於服了小羅。

他狂笑着道：「小老弟，老哥哥甘拜下風，僅此一次，就該拜你爲師，這七個女人就送你作見面禮吧。」

小羅向葛三刀眨眨眼，道：「老哥哥，這可不敢當。」

「怎麼，是否嫌這禮太薄了？放心，老哥哥自然還會送上一份薄禮，以壯行色！」他大聲吆呼着：「來人啊。」

「老爺請吩咐！」一管家漢子在門外躬身候遣。

「到帳房支銀一千兩，要開大票號的銀票。」

「是。」

「老……老爺……我們快死了……要不是我們堅決不再給他……今夜我們眞會……」

「好好！」司空展揮揮手，對七個淌着淚的年輕女人道：「妳們下去收拾收拾，也順便到帳房去各支五百兩銀子，跟羅少俠走吧！」

有個女人道：「老爺……要我嫁給這位少俠，我恐怕活不久的……」

「不會的，成爲夫妻之後，日常夫妻生活就不會那樣了。」

七女走後，司空展抱拳道：「老弟，自今日起，咱們就建立忘年之交吧。你叫我一聲大哥，我叫你老弟，有甚麼要老哥哥幫忙之處，你自管說。」

小羅道：「謝謝老哥哥關照。」

司空展道：「老弟，現在就把你的訣竅教給老哥哥，以及說出那個方子吧。」

「老哥，我們只來談『回精化炁，由氣育神』之說，這箇你是大內行，不須我囉嗦。」

「是的，這箇我知道。」

「但精是怎麼生的？甚麼營養能補充精子？你知道嗎？」

「這……」司空展苦笑攤手。

「精是睪丸製造的。『火兒猛』是蛋白質生成的，所以要精力充沛，要由兩方面來着手。」

「哪兩方面？」

「第一，每日要搓揉睪丸一至三次，每次一百下，使之產生新陳代謝的活力，不停地製造精液，人就會變成生龍活虎一樣。」

司空展都記在紙上，他的全神專注比當年入塾聽老師講「三字經」及「百家姓」還要認眞。

小羅道：「就像人的雙腿一樣，生來就是走路的，如果一個人成年累月躺在床上，要出門就坐車乘轎子，他的雙腿就會退化甚至癱瘓。」

司空展很信服，因爲小羅說的確是實話。

小羅道：「又如人不常用腦，腦就會退化一樣。」

「再舉一例，太監被壓碎睪丸（古希臘及羅馬的顯要家族，也用太監，以毀掉睪丸爲主。）就會變成娘娘腔，即爲例証。」

司空展點頭，葛三刀心想：「這小子甚麼都懂，就算是胡扯吧，能唬住這老小子也不容易。」

小羅道：「既然睪丸是男性荷爾蒙的工廠，原料就要隨時補充，最好多吃蛋白質及魷魚。」

司空展眞是佩服得想跪下三拜九叩。

然後小羅道：「老哥，拿筆硯來開方子。」

文房四寶取來，小羅的毛筆字寫得像蟹行文一樣，先寫下了「極要方」三字，附註男女和合處方字樣。

下面寫着：蛇床子二分、兔絲子二分、巴戟天皮二分、肉蓯蓉二分、遠志一分「去心」、五味子一分、防風一分。研末配酒，每次服用半錢，二十日見效。

第二處方名爲「耆婆方」：枸杞、菖蒲、兔絲子各一分，混合篩好，日食三次，每次一匙，有奇驗。

開好，司空展視爲至寶，這時小羅也起身告辭，而七個女人已準備就緒，要跟他下山。

司空展親身送他們至半山腰，珍重道別。

下山後僱車，疾行一天半夜，已在百里之外，這才遣散七女，七個少女千恩萬謝而去。

「小羅，我就想不通，這一套你又是怎麼學來的？」

小羅道：「我無意中看了一本藥書。」

「你說的『火兒猛』是甚麼玩藝。」

小羅道：「那是洋名稱，就是人類精液中的主要成份，我看的那本藥書中，中西醫藥都有，只可惜我不太重視他，後來放在身上丟了。」

葛三刀道：「你用的方子眞有

用？」

小羅笑笑，道：「當然。」

葛三刀道：「那不是作孽？」

小羅道：「你以為我會助紂為虐，使他糟塌女人！」

「你這話不是矛盾了，你不是說那方子有效？」

「對，一開始有效，但不出三個月，就會丟盔卸甲了。」

「怎麼？三月後就變成六點半了？」

小羅點一點頭道：「若不如此，在他有生之年，還會有多少女人遭殃？」

葛三刀道：「剛才你和七個尤物同床而睡，難道眞的能雨露均霑，把她們弄得骨頭都散了開來？」

小羅正色道：「你眞以為我是那種人？」

葛三刀吶吶道：「莫非是那些女人裝出來的？」

「不這樣又怎能使她們脫離苦海？」

葛三刀笑道：「小羅，你在這方面是不是很有兩下子？」

小羅搖搖頭，道：「我沒有試過。」

「難道到目前為止，你還是處男？」

「我並不希望別人非相信這一點不可。」

葛三刀拍拍小羅的肩胛激動地道：「我葛大海是個卑微的人，竟能交上你這麼一位君子，眞是前世修來的。」

「老葛，咱哥倆不必客氣，現在咱們已見過『宇內三絕』中的兩個，却都不是甚麼好人對不？」

「對，也許第三個會是個好人。」

* * *

小羅和葛三刀二人在一家野舖子吃飯。

這兒在兩個鎭甸之間，賣飯食也賣茶。這野舖子後面有個很大的葡萄架，下面還有五六桌賭。

小羅道：「聽到沒有？這兒不但賣飲食，還開賭場。」

葛三刀道：「是不是手又癢了？」

小羅搖搖頭道：「這種地方不會有像樣的賭局。」

話沒說完，忽見一個漢子走來，道：「兩位貴客要不要玩玩牌九和骰子，大小賭局都有。」

葛三刀道：「最大有多大的輸贏？」

「不一定。牌九和骰子一個時辰下來有過三千兩的輸贏。至於『撲克』牌……」這人笑笑道：「二位聽說過沒有？」

小羅道：「『撲克』？甚麼叫『撲克』？」

「這是西洋傳來的一種賭術。」這人賣弄地道：「這種洋紙牌可玩的種類很多，如『梭哈』、『羅宋』、『二十一點』以及『派司馬雜』等等。不過這洋牌花樣雖多，老賭客一學就會。」

葛三刀道：「這洋玩藝一定很有意思。」

小羅道：「好吧，咱們去看看再說……」

一共五桌，有牌九、骰子、麻將和「梭哈」，小羅掃視了幾眼就對葛三刀低聲道：「不好。」

葛三刀道：「怎麼？有對頭在此？」

小羅道：「不，我發現有些賭場中見過的熟面孔。」

「難道咱們還怕了他們？」

「老葛，只怕這賭局是為咱們而設的。」

「這不會吧？五桌賭會是專為我們而設的？」

小羅道：「你作我的助手，千萬小心。」

讓出一桌，請小羅和「葛三刀」入座。

小羅坐下，葛三刀站在他的身邊。

講好了賭「梭哈」。但其中一人提出了一種怪賭法。

葛三刀一聽，不由微微色變，他連聽都未聽說過，這種賭法。

原來在發牌前先擲骰子，像牌九一樣，每發一張牌擲骰一次。因而發牌的順序往往是反其道而行。

而且擲骰是輪流，這麼一來，幾乎無法弄詐作假。

葛三刀道：「沒聽說過這種賭法，算了。」

提出這賭法的漢子道：「正因為這樣，才會公平，不必再躭心誰會玩假，作牌及詐賭等等。」

小羅看看左手掌心，道：「這賭法一定夠新鮮刺激，不過，以前未玩過，還是先看朋友們玩兩次再說吧。」

他站起讓出位子。

這時忽然有人冷冷地道：「老弟，那個位子既然坐下來，就必須賭兩把。」

小羅道：「先看看再賭總可以吧。」

原來這人竟是軟軟的表哥常有慶。

他實在不服小羅，表妹對此人着迷他想不通。

因而他盯上了他，他以為小羅實在沒有甚麼好。

賭「梭哈」每發一張牌之前必先打骰子，沒有這賭法。

常有慶說，賭是人發明的，要怎麼賭，就可以怎麼賭。

所有的人都贊成，小羅不能反對。

一個賭場高手，要能接受任何一種挑戰才行。

只不過此時，他是一點把握也沒有。結果這一場他輸給了對手。這人四十左右，顯然是個大老千，老油子。小羅如不是在低潮時應能有把握對付他。

（未完・四）

上文提要： 傷心女以爲花衣門主是殺母仇人，花衣門主以爲傷心女覬覦地底之城的財寶，雙方各執一詞，莫衷一是。金雷從死去的貴婦身上拾得遺箋：傷心女是寒蘭蘭，花衣門主是小芸，名份雖是主僕，實是義女，仇家是寒門易管事，還有百毒門，經過一場誤會，二女和解，誓復此仇……金雷和胡中玉分手，無意中發現金陵仙女被金船船主遺棄，騙財、騙色，還想害命……



新派武俠長篇

逍遙客·文　可飛·圖

江湖情仇恩斷消

金陵女獲救脫險　蘇藥王施毒捉人

瘋女那副樣子，誰又會相信她是昔年名滿江湖的金陵美女呢。

金雷忖道：「念在她和兩位師父的關係上，我該救她！」

他想立刻出來救那個瘋女人，可是他此刻如果稍有舉動，則他的行踪便要整個暴露出來了。

他暗暗想到：「尋個適當的時機再下手！」

武祖棋斜睨了那瘋女一眼，道：「我去請船主來！」

他身子輕輕飄去，健步往內院行去，沒多久，只聽雜亂的步履聲漸漸傳來，一個錦袍繡靴的中年人由幾個不同服色的漢子陪伴而來。

武祖棋有若一隻狐狸，靈巧的跟在那人後面。

金雷雙目通紅，忖道：「果然是金船船主，果然是金船船主！」

登時一股憤恨的怒火在他心湖中燃燒起來，金銀島的那一幕情景重新浮現在他的眼前，他雙拳握緊，道：「我要給兩位師父報仇！」

金船船主望了吊在半空的金陵仙女一眼，哈哈大笑道：「金陵仙女，你也有今天！」

金陵仙女彷彿突然清醒過來，大罵道：「沒有良心的東西，你的心給狗吃了！」

金船船主冷喝道：「住嘴，給我鞭打！」

身旁一個漢子一躍而出，揚起手中蟒皮長鞭，狠命的抽擊着那個可憐女人，她彷彿無知覺樣的縱聲長笑，笑得沒有一個人不心寒膽顫。

終於她熬受不了鞭苦的痛苦而暈了過去。

金船船主滿意地道：「這個騷貨不給她點厲害，她是不曉得我幹甚麼的！」

武祖棋上前道：「船主，可要殺了？」

金船船主嘿嘿地道：「那不需要，我要留下她的生命，給血影人和碎心客看看，讓他們曉得，他倆爭的女人在我的手中變成了甚麼東西！」

武祖棋低聲道：「船主，這恐怕不好。」

金船船主一怔道：「甚麼地方不好？」

武祖棋嘿嘿笑道：「這女人如果逢人便說你霸佔金銀島珠寶的秘密，對你絕非是件好事，照屬下的意思，不妨一刀了結！」

金船船主冷笑道：「你把我看得太小了。」

武祖棋惶恐的道：「那裏，那裏，我只是爲船主着想！」

金船船主道：「這個你盡可放心，我已把蘇藥王請來了！」

武祖棋似乎一震，道：「那個專玩毒的老頭子？」

金船船主嗯了一聲道：「他有辦法使她變得又醜又老，又聾又啞，最後

連自己姓甚麼都記不得了，你看這不比殺了她更絕？」

武祖棋笑道：「如果血影人和碎心客見了不氣炸了肺才怪！」

金船船主道：「傳說血影人和碎心客都沒有死，他們最近還在少林寺出現，我爲了要他們兩個活活氣死，故意擺上這一招絕招！」

他轉首道：「把蘇藥王請來！」

蘇藥王是個道道地地的江湖郎中，一副奸滑陰沉之相，兩隻綠豆眼睛只能看白花花的銀子和黃澄澄的金子，他一身灰藍長袍，一搖一擺的行了過來。

金船船主道：「蘇藥王！」

蘇藥王低聲的道：「船主，你說是她？」

金船船主嗯了一聲地道：「正是這個女人！」

蘇藥王嘿嘿地道：「人倒長得蠻不錯，雖然她現在蓬頭散髮，可是她那清秀的輪廓上，以及她不錯的身材上，也可想見她昔年必是個出色的美人！」

金船船主嘿嘿地道：「她是金陵第一美人！」

蘇藥王哦了一聲道：「原來是她！」

金船船主道：「你蘇藥王自認是天下百草之王，現在我要你使出你的獨傳秘技，把她弄得又醜又老，又聾又啞，還要她把以前的事通通忘掉！」

蘇藥王沉思道：「這未免有點太可惜了。」

金船船主一怔道：「可惜甚麼？」

蘇藥王笑道：「可惜這樣一個美人便要毀在幾種草藥之上，我蘇藥王曾利用苗疆一種百日毒，殺死數百白道高手，但都沒皺過眉頭一下，却單對她有點於心不忍！」

金船船主嘿嘿地道：「你也會憐香惜玉？」

蘇藥王大笑道：「人之常情！」

金船船主冷冷地道：「我請閣下來是要你辦事的，不是要你對我的女人評頭論足，想入非非，如果閣下認爲不願下藥，那麼本船主也可以另請高明了！」

蘇藥王嘿地一聲道：「船主，我蘇藥王只不過覺得可惜而已！」

金船船主冷冷地道：「沒甚麼好可惜的，你蘇藥王盡量用藥！」

蘇藥王道：「欲使她變得又醜又老，又盲又聾，還要她忘掉過去未來，這種藥必須調配得好，否則藥量過輕過重都不足以變成那個樣子。」

金船船主冷冷笑道：「不要賣弄你的才學，還是用藥吧！」

蘇藥王道：「船主吩咐的事那敢不從！」

他自懷中拿出一個玉瓶倒出一蓬紅色粉末，道：「把她放下來！」

武祖棋拔劍削斷吊在空中的繩索，金陵仙女的身子立即落在地上，經過一下的重摔，她突然又清醒過來，睜開雙眸左右一瞥，大叫一聲，拔足奔去。

金船船主沉聲道：「抓回來！」

武祖棋一揮手，三個佩劍漢子縱身躍去，金陵女惶悚的朝那堆草堆後面奔去，她因爲身上鞭傷極重，還沒跑出多遠，那幾個漢子已追蹤而至。

突然——

半空中閃過一道顫爍的刄光，斜斜劈在一個漢子的身上，那漢子慘烈的一聲悲叫，在地上翻了個滾，吼道：「有人偷襲！」

這一劍來得太突然，倉卒間無人知道有人藏在那草堆之後，另外兩個漢子一呆，登時楞楞地立在那裏。

金雷身子一躍而出：「誰敢再動她一下。」

金陵仙女抖顫的道：「你，是誰？」

金雷冷冷地道：「我姓金！」

金船船主嘿地一聲道：「閣下好俐落的身手，居然隨手一招，便將本船主的護院武士殺傷，這在本船主的經歷中，還是頭一次！」

金雷冷笑道：「閣下可還認得在下！」

金船船主搖搖頭道：「沒有絲毫印象！」

金雷大笑道：「閣下是貴人多忘事，那會記得在下這個無名小卒，可是閣下的臉，在下是一輩子都忘不了！」

金船船主一楞，道：「那麼閣下是本船主的故人了？」

金雷不屑的道：「可以這麼說！」

金船船主登時楞在當地，在他記憶中，他絞盡腦汁也想不出在那裏見過這個年輕人，可是這青年人口口聲聲說是認識自己，那麼他和自己到底在那裏見過面？

剎那間，無數的問號湧進這個一代梟雄的心目中，但他却茫無絲毫頭緒，怎麼也想不起來。

這也難怪，當金雷在金銀島的時候，那是好幾年前的事情，雖然是短短的數年，這其間的變化可眞不小，金雷由一個少年一下變爲一個健碩的青年，金船船主自然是一下子認不出來了，況且他那時根本沒有留意那個少年！

金船船主楞楞的道：「我們在那裏見過面？」

金雷冷冷地道：「金銀島！」

金船船主面色陡變了一變道：「你怎麼知道那個小島！」

金雷哼了一聲道：「金銀島不是你金船船主的私產！」

金船船主沉聲道：「那地方豈是你能知道的！」

金雷冷冷笑道：「我不但知道那個賊窩，還知道你是那裏的賊頭！」

金船船主變色道：「本船主本來就是幹黑市買賣起家的，這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你在這裏胡說八道，始

終沒有抖出你的底子，閣下是不是故意要來揭我的瘡疤！」

金雷怒聲道：「我叫金雷，這個名字對你也許不會太陌生！」

蘇藥王變色道：「你叫金雷？」

金雷冷冷地道：「不錯！」

蘇藥王嘿嘿地道：「眞沒想到不空禪師的兒子竟會是你，嘿嘿，本門派出多名弟子正在懸出千金重賞捉拿你，沒想到你自己送到我姓蘇的手中！」

金雷大笑道：「你是那一門派的？」

蘇藥王道：「萬毒之尊——百毒門！」

金雷悲涼的一笑道：「百毒門，百毒門，哈哈，你竟是百毒門的！」

蘇藥王得意的道：「你也知道百毒門的大名！」

金雷滿面殺機的道：「你如果不說出百毒門三個字，也許還能活多兩天，但現在我金雷決不會讓一個百毒門的人隨便跑出我的手裏去！」

盈滿在眉梢的殺機倏地一濃，手中碧血劍緩緩的揚了起來，一縷縷冷寒的劍光流散在半空之中！

蘇藥王大叫道：「你也敢和本藥王動手？」

一股寒意自他心底之中湧了起來，直泛肌膚。

金船船主的身子陡然晃移而來，擋在蘇藥王的身前。

他一揮大袖道：「你如果和姓蘇的有恩怨，可到外面動手，在本船主的家裏，不論是誰，今日都不准動手！」

金雷暗忖道：「他自身難保，還在那裏硬逞英雄！」

金船船主繼續道：「看在本船主的面子上！」

金雷大叫道：「你的面子有甚麼好看的！」

金船船主面上抽搐了一下，道：「嘿嘿，金朋友既然不把本船主看在眼裏，本船主自然無話可說，只是大家都是故友，犯不着這樣一見面便動刀動槍的，本船主今日願和金朋友結個善緣，有甚麼話待會兒再說，現在裏面請，本船主今日作東！」

金雷冷笑道：「你要搗甚麼鬼還怕我不知道。」

金船船主大笑道：「金朋友如果有那種想法就顯得太沒風度了，名門弟子，年輕高手，江湖上誰不敬重十分，本船主也許有甚麼地方開罪了金朋友，看在同道的面上，冤家宜解不宜結，本船主待會兒定給金朋友一個較滿意的答覆！」

金雷冷冷地道：「咱倆的事恐怕解不開了。」

金船船主大笑道：「不會！不會！」他轉頭道：「老武，擺酒！」

武祖棋躬身道：「是。」

金船船主一擺手道：「金朋友，裏面請！」

那金陵仙女此刻恐怖的道：「你不要去！」

金雷長笑道：「諒他奈何不了我們！」

他此刻只覺豪情萬丈，雄心陡起，目中所見，只覺這些陰險無比的黑道人物微不足道，輕輕扶着金陵仙女隨着金船船主朝大廳行去。

大廳中，武祖棋早已命人擺好了酒席，金船船主招呼金雷和金陵仙女上坐，然後和蘇藥王等陪坐於旁。

一會兒，酒菜擺上，金船船主擎杯而起，道：「金朋友，本船主敬你一杯！」

金雷道：「在下不喜此道，還是免了吧！」

金船船主淡然的道：「金朋友未免太客氣了！」

蘇藥王把桌子一拍，道：「你姓金的是甚麼東西，金船船主這樣相敬，你不但不給面子，還在故意神氣，難道憑姓金的那塊子還能比金船船主的名聲大麼？你也不想想昔年金船船主在海上的雄風，江湖上那個不聞名喪膽，而你……」

金雷怒聲道：「你是甚麼東西？」

蘇藥王躍身而起道：「百毒門第十三代弟子蘇藥王可不怕你！」

金雷冷笑道：「擺下道來！」

蘇藥王道：「好。」

他正要施出毒門絕技之時，只見金船船主朝他施了個眼色，他心中一動，坐了下去，道：「看在金船船主的面子上，本藥王先不跟你計較。」

金雷面上殺機一湧道：「只怕你是不敢！」

金船船主面色突然沉了下來，冷寒的凝視在金雷的臉上，在這時他腦海中念頭直轉，突然轉出一個又毒又狠的念頭。

金船船主腦海中閃動着無數的念頭，他似是下了更大的決心，面上由深沉而變得凝重，舉起杯子一飲而盡，大聲道：「金朋友，你不喝我也敬你！」

蘇藥王冷笑道：「船主，你似乎對他太忍讓了！」

金船船主斜睨了他一眼，道：「金朋友遠來是客，咱倆自然得先敬他一杯！」

蘇藥王微愕道：「他姓金的也太不把我這批江湖朋友瞧在眼裏了。」

金船船主喝下那杯酒後，嘿嘿地道：「金朋友，咱們現在可以打開天窗說亮話了，閣下的身手至今沒有抖露一下，似乎是太說不過去了！」

金雷淡淡的道：「你難道眞的把金銀島的事全忘了？」

金船船主道：「本船主確實是金銀島血影人的手下一名船主，但那是數年之前的事，本船主如今洗手不幹，歸隱山林，金銀島的江湖好漢全已解散！」

金雷冷笑道：「閣下是如何脫離金銀島的？」

金船船主一怔道：「江湖英雄好聚好散，難道還有別的隱情？」

金雷滿面憤怒的道：「血影人是你拜把老大，你不但勾引他的妻子，而更可惡的還把他弄得幾乎死去，盜亦有道，閣下這種無情無義的行徑恐怕天理難容！」

金船船主變色道：「誰告訴你的？」

金雷冷冷地道：「我親眼看見的！」

金船船主嘿地一聲道：「滿嘴胡說，我金船船主豈會做出這種事情？金朋友，我倆往日無怨，近日無仇，我不知道閣下爲甚麼當着我手下與朋友之前，故意損毀本船主名譽。」

金雷冷哼一聲道：「天理昭昭，人神不容！」

金船船主突然一笑道：「金朋友，你是血影人的甚麼人？」

金雷道：「他的傳人！」

金船船主心弦大顫，道：「血影人何時收過弟子？」

金雷道：「在閣下離島的那一天，區區便拜在他的門下，那時你正載着滿船金銀珠寶，帶着島主夫人乘船而去！」

此話一出，金陵仙女哇地哭了起來，道：「我上了這個騙子的大當，他甜言蜜語的引誘我，當他奪了島上全部珠寶之後，便對我百般凌辱，百般折磨，我被迫得沒有辦法，只好故意裝瘋，只望能血刃此仇！」

金船船主大怒道：「胡說，你這女人我根本不認識你！」

金陵仙女哈哈大笑道：「你不認識我，哈哈，這話恐怕是欺人之談！」

蘇藥王沉聲道：「這兩個瘋男瘋女在這裏損毀金船船主的名譽，這種人可殺不可留，船主，你還不動手更待何時？」

金雷冷笑道：「諒閣下還沒有這個本事！」

蘇藥王狠聲道：「對付你這種後輩，還不用本藥王親自動手！」

金船船主把手一擺，道：「藥王算了，冤家宜解不宜結，既然金朋友能找上這裡，便是瞧得起本船主，我們怎可無禮？」

他朝金雷微微一笑道：「當年那件事，不管是眞還是假，暫且不去追究，金朋友是一個識大體的聰明人，你有甚麼條件不妨直說出來，本船主定不使金朋友失望！」

金雷道：「我的條件你恐怕辦不到！」

金船船主嘿嘿一笑道：「憑我目前的財富和力量，還很少有辦不到的事情，金朋友，你不妨直說出來，大家也可商量商量！」

金雷冷冷地道：「我要你的腦袋！」

這話方逝，金船船主和在座的那些人面色齊是一變，尤其金船船主更是混身一抖，蒼白無色的臉，雙目瞪着金雷。

他嘿嘿地道：「金朋友眞會開玩笑！」他繼續道：「在這個世間上講究的是財富，有了財富甚麼事都能辦到，金朋友何不往遠處看，能享受時便享受！」

金雷楞了楞，道：「我不知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金船船主嘿嘿的道：「我想化解開咱倆的恩怨！」

金雷悲憤的道：「我兩個師父都差點死在你的手裡，這股解不開的恩怨，我不知道閣下有何本領能輕易化開！」

金船船主道：「我有辦法！」

他拍拍手，道：「傳玉夫人！」

不多時，一個身帶環珮的美艷少婦緩緩而來，這個婦人不大，頂多不過二十歲，可是那臉上所帶的俏媚，却是難得一見的尤物。

她嬌滴滴的道：「甚麼事呀！」

金船船主哈哈的道：「給我準備珍珠一串，黃金白銀各百封！」

玉夫人道：「要那麼多東西幹甚麼？」

金船船主道：「買你丈夫這顆腦袋。」

玉夫人笑道：「甚麼人有這樣大的本事，居然敢買你的腦袋，有這樣一號大人物，你怎麼也不給我介紹呀？」

金船船主斜睨了金雷一眼，道：「這位便是金少俠！」

玉夫人淡淡的道：「高明當前，你們怎麼也不請教請教！」

蘇藥王嘿嘿地道：「自然要討教！」

玉夫人突然長嘆道：「可惜我不會武功，否則今日這種機會，我可不會放過！」她眉目傳情的在金雷身上一溜，又道：「金朋友，你和咱家那半口子有甚麼過不去，一定要拿下他的腦袋，你難道不看在咱家的面上算了？」

金雷冷冷地道：「你是甚麼東西？」

玉夫人哈哈地道：「我是金船船主的三夫人，姓玉，雖然不懂甚麼武功，可是江湖上却也送我一個名號，叫我玉無魂。」

金雷冷冷地道：「沒聽過！」

玉夫人笑道：「玉無魂這名字的由來，是因爲每一個男人只要見着我的，沒有一個不魂飛魄散，神魂顚倒，所以我雖然沒在江湖上混過，知道我的人却不少！」

金雷不屑的道：「天下無恥的人幾乎都在這裡了！」

金船船主雙眉一皺，道：「夫人，拿東西來！」

玉夫人玉手一探，道：「已給你準備好了！」

隨着她玉手探處，只見一個少女捧着紅漆方盤而來，上面放着十串圓潤明亮的大珍珠，金銀百封則由另兩

個使女送了過來。

金船船主沉聲道：「金朋友，你是聰明人，我倆的恩怨何不以這種方式解決，現送上珍珠十串，金銀各百封，你帶着這批東西我相信定可安逸舒適過完下半輩了！」

金雷淡淡的道：「銀錢財帛，我看的也比你搶的多！」

金船船主一怔道：「天下財富以金銀島爲最，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金雷冷笑道：「金銀島的財富在人家眼裡還不如九牛一毛！」

金船船主眼睛都直了，大聲道：「誰？誰有這麼多財富？」

玉夫人道：「恐怕除了皇帝老兒外，再沒有第二個人了！」

金雷哼了一聲道：「也許還有你不知道的！」

金雷繼續的道：「我說個地方你便知道了！」

金船船主揮手道：「請說，請說。」

金雷道：「『地底之城』這個地方，閣下總有個耳聞吧！」

蘇藥王神情陡變，道：「地底之城，嘿，姓金的，你說的可是近數年來流傳江湖的地下之城，嘿，你可進去過？」

金雷冷笑道：「何止進去過，還在那裡住過一段日子呢！」

蘇藥王凝重的道：「金朋友，你這話可是眞的？」

金雷冷冷地道：「閣下問得太幼稚了！」

蘇藥王轉首朝金船船主問道：「船主，你認爲他的話可靠不可靠？」

金船船主道：「絕對可信。」

蘇藥王大笑道：「既然連船主都認爲可信，本藥王就請船主今日務必要將這姓金的朋友留在這裡了，百毒門目前正在追尋這件案子，如果船主能幫本門之忙，將來地底之城的財富，當可與船主二一添作五！」

金船船主嘿嘿地道：「當然，當然！」

他一揮手道：「蘇兄現在可一施百毒門絕技！」

蘇藥王嘿嘿地道：「那是自然！」

金雷哈哈大笑道：「二位當眞是財迷心竅，死到臨頭，還在做發財夢，只怕二位還沒摸到地底之城的門，便進了鬼門關！」

金船船主淡淡笑道：「金朋友，這事與本船主沾不着邊，蘇藥王身爲百毒門弟子，他對地底之城的事相當感興趣，所以……」

蘇藥王一楞道：「船主，你！」

金船船主冷冷地道：「本船主只是表明立場而已！」

蘇藥王嘿嘿地道：「百毒門做事素來不要他人幫助，船主既然對這件事沒有興趣，本藥王自然不敢勉强……」

他雙目一轉，道：「金朋友，本藥王有個不客氣的要求！」

金雷冷冷地道：「請說，請說！」

蘇藥王深沉的道：「在下想請金朋友去百毒門一趟。」

金雷道：「這正是我所希望的！」

蘇藥王大喜道：「你是答應了？」

金雷冷笑道：「百毒門之行，在下是一定要去的，不過現在還不是時候，等我的事情都了了，那時蘇藥王就是不請，我姓金的也要去拜訪！」

蘇藥王道：「假如本藥王定要金朋友去呢？」

金雷道：「你還沒那個面子！」

「嘿嘿！」蘇藥王大笑道：「金朋友眞是自尋麻煩哪！」

金雷冷笑道：「你難道還準備硬請？」

蘇藥王嘿嘿地道：「不錯，不錯，蘇某如果把金朋友請去百毒門，嘿，嘿，恐怕百毒門門主都會親自見見你……」

金雷雙目一紅，道：「閣下恐怕請不動我了。」

蘇藥王嘿地一聲道：「百毒門是以玩毒著稱，蘇某對於這方面也曾涉獵過不少，今日便以小手法讓金朋友開開眼界……」

他身子忽然之間躍了過來，抬頭一看，只見大廳之外正有一窩燕子在吱吱而叫，蘇藥王長臂一揮，道：「着！」

但見那些燕子彷彿被甚麼東西釘了一下似的，拍拍雙翅，俱摔落地下，混身焦黃，垂目而死。

金雷怒聲道：「南燕爲有益之鳥，你隨手殺之，心狠可見，我金雷今日既然遇上了，決不讓你蘇藥王逃出手去……」

可是他心中對這蘇藥王這手玩毒的本領，暗中不得不深具戒心，因爲憑對方這身毒功，殺人於無形，隨時都會着了對方的道兒。

蘇藥王得意的道：「百毒門是天下玩毒的老祖宗，天下萬物，隨手殺之，你金雷在江湖上雖有名聲，但要和百毒門相抗，那只有死路一條……」

金雷晃身而至，道：「你要怎麼樣？」

他面如寒冰，目若炬光，凜然之態，威不可犯，蘇藥王終非正道，驟見他那種旁若無人，凜然威武，雄風洋溢的神態，氣勢不禁爲之一奪。

他故意壯壯聲勢，大聲道：「我要把你擒往百毒門……」

但見他大手一揮，一蓬烏溜溜的光華自掌心中旋射出來，在空中一個閃晃，陡然朝金雷的身上拍來。

四週响起許多人的驚詫，道：「五毒功……」

金雷飄身略退，一手劈出道：「雕蟲小技！」

蘇藥王却哈哈大笑道：「你已中毒了……」

金雷冷笑道：「我倒不相信。」

蘇藥王哼一聲道：「我故意以五毒

功吸引你的注意力，然後在不知不覺中施出百毒門最厲害的毒技——無影之毒，使你在驟不及防的情形下，中了劇毒……」

金雷冷冷地道：「你對無形之毒那麼有把握？」

蘇藥王一怔道：「當然，百毒門的毒技天下有誰不知？」

金雷飄身道：「無影之毒中了之後有何現象？」

蘇藥王嘿嘿地道：「全身無力，肋下第三根小骨運氣略有酸疏！」

金雷淡淡的道：「我却沒有感覺！」

他話未說完，陡然面色一變，身子搖晃而顫，面色在刹那之間變得蒼白，雙目一垂，盤膝坐在地上。

蘇藥王大喜道：「怎麼樣？我的無影之毒是否眞的厲害？」

金船船主大手一揮，道：「蘇兄果然厲害！」

蘇藥王冷笑道：「船主並沒將本藥王放在眼裡。」

金船船主嘿嘿地道：「那你可錯了，我恨這姓金的並不亞於你老兄，只是我故意使他相信我，對我不再存有戒心，嘿嘿，那時再覷準機會殺他！」

蘇藥王不悅的道：「你只是怕他的武功而已……」

金船船主怨毒的瞪了金雷和金陵仙女一眼，道：「我要以萬兩白銀買他們兩人生命！」

金陵仙女大怒道：「你敢動他一指試試……」

她此刻已經恢復原有神智，收斂那種痴瘋之態，身子一躍，站在金雷身邊，伸手把碧血劍拔了過來。

金船船主冷冷地道：「給本船主放下那把劍……」

金陵仙女怒聲道：「你要是敢再進半步我便舉劍殺你！」

她緊緊握着碧血劍，一蓬奪目的冷芒泛射而起，金船船主和蘇藥王俱知道碧血劍是天下最鋒利之劍，稍沾則死，因此兩人誰也不敢輕舉妄動。

況且金陵仙女的武功雖不怎麼樣，但多年苦練也是相當可觀，金船船主朝蘇藥王瞥了一眼，問道：「蘇兄何不再一使百毒之技？」

蘇藥王嘿嘿地道：「當然可以，不過小弟有個條件……」

金船船主一怔，蘇藥王道：「這姓金的由本藥王帶走！」

金船船主冷哼的道：「藥王兄，這小子跟我有血海之仇，你是知道的，他一日不死，我一日難安，所以本人之意是立刻將他處死。」

蘇藥王的臉上直皺眉頭，道：「嘿嘿，船主，金雷目前對百毒門太重要了，只要他說出地底之城的位置，百毒門便會成爲天下之主，所以本藥王將不惜任何代價，把他送回百毒門，至於他的生命，這個你盡可放心，我不會讓他留在世間！」

金陵仙女聞言大顫，忖道：「我必須把他弄走！」

她正欲抱起金雷奮力突圍之時，金船船主和蘇藥王已雙雙欺了過來，她一揮碧血劍，沉聲道：「給我退回去。」

果然，這兩大高手被她長劍硬生生的逼了回去。

陡地，她的耳邊响起一縷話聲：「你不要管我，速逃離這裡，百毒門和我有血海深仇，我要跟他去百毒門，你放心，無影之毒對我不發生絲毫效力……」

金陵仙女也以密音傳語問道：「你眞的沒事？」

金雷道：「沒事！」

金陵仙女繼續道：「我出去之後在那裡等你？」

金雷道：「你可盡速去少林寺找我兩位師父，他們已看破紅塵，淡薄名利，斷不會爲難你，況且兩人都那麼愛妳！」

金陵仙女道：「好！」

她的身子驀地掠了過來，揮起碧血劍攻將出去，照着金船船主的身上劈去，金船船主誤以爲她欲要拚命，身形一挪，閃了開去。

金陵仙女躍空而走，道：「蘇藥王，這筆仇我要報回來！」

金船船主厲聲道：「用毒，用毒！」

蘇藥王冷冷地道：「她跟我還沒甚麼過不去的！」

金船船主怒聲道：「她是個危險人物，放了她無異是縱虎歸山！」

蘇藥王哼了一聲道：「那是你的事！」

他此刻面上冰冷，仿如刹那間和金船船主結下了無比深仇似的，冷冷的斜睨了金船船主一眼，移身朝金雷行去。

他冷冷地道：「本藥王要帶他走了！」

金船船主嘿地一聲道：「蘇兄請暫留步！」

蘇藥王回身道：「還有甚麼事？」

金船船主道：「這姓金的我要留下來！」

蘇藥王冷笑道：「百毒門的門人做事是最忌他人要插上一脚，閣下硬要這姓金的是甚麼意思？是不是認爲本藥王好欺？」

金船船主長吸口氣，道：「此人和我有仇，不能留下！」

蘇藥玉道：「他此刻對百毒門來說實在是太重要了，也許本門可從他的口中得到地底之城的秘密，所以這個人我是一定要帶走！」

金船船主道：「你難道一點都不給本船主面子？」

蘇藥王搖頭道：「恕難照辦！」

金船船主道：「你是要和我過不去了？」

蘇藥王道：「那是你堅持己見！」

金船船主直皺眉頭道：「蘇兄，咱們念在以往的交情上，不要太傷和氣，這樣好了，人你帶走，但在帶走之前，本船主有個小小的請求——」

蘇藥王嗯了一聲道：「說來聽聽！」

金船船主道：「由本船主親自將他武功廢了！」

蘇藥王一楞道：「爲何把他武功廢了！」

金船船主道：「斬掉他雙手雙脚，只留下他的命！」

金雷此刻根本沒有中毒，由於他在金銀島在無意中喝了那條不知名的怪蛇之血，眼下已是百毒不侵之體，聞言之後，心弦不禁一顫。

他忖道：「金船船主眞毒！」

耳邊已傳來蘇藥王的話聲道：「不行，那樣他會流血而死！」

金船船主怒聲道：「你難道一點都不給本船主留面子！」

蘇藥王道：「你何不另想法子，何必一定要斬去雙手雙足……」

金船船主大笑道：「好！」

他躍身開去，伸手往金雷身上點來，道：「我只點他四處重脈血路，一樣可廢了他的武功！」但見他手指亂揚，銳利的指勁在金雷身上直點，手法之快，連蘇藥王都驚詫不已。

金雷却將全身血脈封閉，忖道：「他心之毒頗似蛇蝎！」

此刻他已封閉全身穴道脈絡，金船船主誤以爲他中毒已深，不能抵抗，點完之後，轉身而退。他哈哈大笑道：「蘇兄，你可請了！」

蘇藥王抱起金雷，道：「咱們後會有期！」

他身子一晃而去，刹那間便奔了出去，金船船主深沉的仰空直笑，面上的神情顯得更加恐怖……

金陵仙女仗着那柄舉世名刃，總算是衝殺出這片陰森的大院子，她一路狂奔而去，身後傳來的叫嚣和叱喝，終於漸漸的疏遠了。

她緩緩的停下身來，喘聲道：「好危險！」

當她眸光落在那柄千古神刃上之時，她的心弦的確是震顫了數下，自己夢寐以求的碧血劍，沒想到未經絲毫爭奪，而輕易的弄到自己手中。

她忖道：「這柄碧血劍如果是我的，江湖當可去得……」

可是一股難以說明的羞耻之心，刹那間湧滿了她的思潮之中，她輕輕理了一下額前亂髮，忖道：「我這樣拿走碧血劍不是太可耻了嗎？」

金雷曾不顧性命的援救她，也曾大義凜然的饒恕了她的生命，自己如果再將他的隨身寶刃帶走，在江湖上豈不要永留惡名。

她長嘆道：「我不能一錯再錯！」

她回身行去，道：「我必須將這柄劍還給他，他去百毒門沒有趁手的兵器，豈不等於是以卵投石，自取死路……」

當她去而回轉，再次停留在那大院外面時，她再次衝進去的勇氣，不覺一洩，站在那裡呆呆發楞。

她腦海中靈光一閃，忖道：「蘇藥王既然要把金雷帶回百毒門，一定會出來，我不妨在這裡等着，等蘇藥王出來後再將碧血劍還給他，那時神不知鬼不覺……」

她精神隨着一振，尋一處很濃密的樹叢裡，躲在那裡望着那個大院門，時間在緩緩溜去，突然，她發現蘇藥王自大門中跨了出來。

金陵仙女躍身而起，忖道：「果然給我等着了！」

蘇藥王挾着金雷跨步而出，雙目朝四處一望，喝道：「車伕！」

但聞一陣轔轔的馬車之聲由遠而近，一輛烏篷烏門的大篷車緩緩馳至蘇藥王的身前，停了下來。

車上那個白髮馬伕輕聲問道：「藥王，去那裡？」

原來蘇藥王是個最注重享受的人，他爲了擺足自己的威風和滿足自己的享受，無論是去那裡，都由馬車代步，而那車伕則是他多年的忠僕。

蘇藥王道：「桃花村！」

車伕訝聲道：「桃花還未謝，爲何去那裡？」

蘇藥王道：「你別多問，只要加鞭趕路，我有重要大事回去報告……」

車伕道：「好！」

他一揚手中長鞭，刷地一聲抽在健馬身上，但聞嘶地一聲，蹄翻沙揚，那輛篷車遠遠而去！

「嘿！」

路上，車伕不停的吆喝着，鞭聲，蹄聲，混淆在一片滾滾的沙影之中，金陵仙女像影子一樣，遠遠的跟在篷車後面。

篷車沿路狂奔而去，根本沒有停車的意思。

金陵仙女遠遠跟着忖道：「我不相信他會永遠不停車！」

黃昏後，這輛篷車由黃土路面大道，漸漸馳進草叢小道，此際暮靄四合，大地已漸漸黑暗。只聽蘇藥王喝道：「老賈，前面可有個吳王廟？」

車伕老賈嗯了一聲道：「還有半里路的光景……」

蘇藥王道：「給我停下來歇歇！」

半里路瞬間便至，吳王廟在這荒山之中，只剩下殘頹的外殼，但這對一個客旅來說，也未嘗不是一個棲身之處。

篷車戛然而停，蘇藥王下了車，閃身進了破廟。

車伕老賈道：「藥王，那個人怎麼辦？」

蘇藥王道：「他已中了本藥王的無影之毒，此刻像個死人樣，沒有本藥王的獨門解藥，恐怕這輩子永遠醒不過來。」

老賈道：「這個人是誰？」

蘇藥王道：「金雷！」

老賈身子一震，道：「碧血劍的傳人？」

蘇藥王回身道：「你說甚麼？」

老賈道：「我說他是碧血劍的傳人？」

蘇藥王低聲自語道：「碧血劍，碧血劍！」

他彷佛突然記起那柄千古神劍似的，躍身而回，伸手把車門開拉，在金雷身上一瞥，登時失望的退了下去。

老賈道：「怎麼啦？」

蘇藥王道：「我沒有那個命運。」

那老賈愕了一愕道：「碧血劍難道不在他的身上？」

蘇藥王嗯了一聲道：「落在一個女人手裡。」

他緩緩的進了吳王廟，尋一個乾淨的地方，低垂雙目，暗暗思索起來，那車伕也輕巧的坐在他身邊。

金陵仙女見機會難再，偷偷的溜至篷車之後，低聲道：「金雷。」

金雷以傳音道：「你還回來幹甚麼？」

金陵仙女道：「我來還劍！」

金雷道：「這太危險了，如果蘇藥王知道我根本沒有中毒，他豈會帶我去百毒門，你快點去少林寺吧，此地斷非久留之地！」

金陵仙女道：「若不把碧血劍親自交給你，我心中難安！」

金雷笑道：「憑我的武功，不用劍也是一樣！」

金陵仙女凝重的道：「話不是那麼說，此去百毒門，凶險無比，不管你武功怎麼高，還是要有一柄護身的兵器，碧血劍是令尊化了將近半生心血得來的兵器，你必須善待它！」

金雷心中一楞，忖道：「這也是實情！」

他低聲道：「好吧，你把碧血劍遞進來吧！」

金陵仙女急忙把碧血劍投了進去，道：「要藏好，當心給蘇藥王發現……」

金雷道：「我曉得！」

話語未落，半空之中突然响起三長兩短的長嘯，金陵仙女神情一變，溜身黑暗之中奔去。

只聽蘇藥王長聲道：「是侯爺來了麼？」

遠處傳來一聲森森沉沉的話聲道：「老蘇，咱們許久沒聚會了！」

此刻滿空一片昏暗，濃濃的暮色已低垂大地，但聞叢林之中，响起一片哇哇之聲，數個白衣漢子手揮長竿，緩緩而來。

在這羣白衣漢子的前面，數不清的大金錢青蛙一蹦一跳的奔來，蘇藥王躍出吳王廟，大笑道：「你這老毒物，又帶着你的蛙子蛙孫去那裡？」

那位被稱爲侯爺的漢子四方臉，大斜眉，搖搖晃晃的揮手而來。他朝那輛篷車瞥了一眼，道：「來護送你回門呀！」

蘇藥王一楞，道：「你怎麼知道我要回百毒門！」

那姓侯的嘿嘿大笑道：「百毒門的事情，我那件不知道，你雖然離開金船船主那裡不及半日，江湖上却都知道碧血劍的傳人金雷已落進你的手中！」

蘇藥王嘿地一聲道：「消息倒是眞快！」

那姓侯的漢子道：「金船船主早已把這件事傳出去！」

蘇藥王怒聲道：「他果然是在暗中出賣我！」

他一揮手道：「侯爺，先進廟中歇歇！」

那姓侯的漢子搖頭道：「現在不是時候，咱倆最好連夜趕路，我侯判官已奉夏門主之命，前來護送你立刻回百毒門！」

蘇藥王道：「夏門主已知道了？」

侯判官嘿嘿地道：「百毒門的事，可無人能瞞住夏門主……」

蘇藥王笑道：「有侯爺護送，我蘇某甚麼也不在乎……」

侯判官搖頭道：「你也太瞧得起我侯判官了！」

話語之間，陡見那羣拳大般的金錢蛙一陣不停的騷動，彷彿是發現了甚麼，瞪着那淒厲的眼睛，鼓着大肚子直叫。

侯判官嘿地一聲道：「這裡還有朋友躲在這裡！」

他一揮手之下，那數個白衣人身子已凌空而起，停立在草尖之上舉目遠眺，像是追尋甚麼似的。

蘇藥王一楞道：「你怎麼知道此地有人？」

侯判官大笑道：「我這羣蛙子蛙孫全是苗疆千人谷中的金錢蛙，經過本大爺的訓練之後，不但能躍身襲人，更善於瞭望，只要有人經過這裡，牠們便會發出叫聲，通知本大爺！」

巨蛙連聲大叫，刹那間响遍四野……

侯判官朝那幾個白衣人，道：「在左邊第四棵樹上！」

那幾個白衣人身形眞是快若疾風，捷似靈猴，陡然將那第四棵大樹團團圍住，仰首上望，果見一道黑影隱身在綠葉之中。

只聽一聲大喝道：「下來吧！」

隱身在綠葉之中的金陵仙女聞言大駭，她想此刻欲躲已是不能，怒聲一笑，閃身朝樹下跳了下來。

身子一沉，冷笑道：「你們找姑奶奶幹甚麼？」

蘇藥王一怔道：「好呀，原來是你，本大爺正找不着你呢？」

侯判官道：「你認識她？」

蘇藥王目光陰沉，冷冷冰冰的在她身上溜來溜去，始終沒發現那柄碧血劍。

（未完・十七）


國際
希爾頓
好嘢自然受歡迎
HILTON
U.S.A.
Kings
HILTON
U.S.A.
Super Longs